武俠世界
$2.00
58

·特別介紹·

龍驤君繼“美人局故事”後最新創作：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 **冷槍追魂**



美人局故事已完，J·A·S·也已宣告解散。然而呂奇的故事却沒有完，他是一個富有傳奇性的人物，自然就有許多傳奇性的故事發生在他身上了。請看——「遊俠呂奇故事」。保証一部比一部精彩。請留意本期第45頁。★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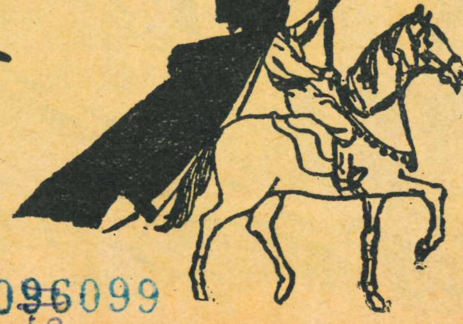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45.00
一年港幣	$ 8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1.00
一年港幣	$10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58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096099
69

緊張！曲折！神奇！



超時代
科學幻想
鬥智小說

魏力著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
遠涉蠻荒深入海底
內容：包羅萬有
文筆：生動活潑
每部定價港幣一元六角

巧奪死光鏢　血戰黑龍黨　火海生死鬥　海底火龍　地獄鬥　勇破火箭場　神秘高原　雷庫驚魂　死亡織錦　電眼怪客　氷川亡魂　奪命紅燭　智擒電子盜　死亡爆炸網　殺人獎金　隱形奇人　高空喋血　怒殲惡魔團　連環毒計　秘密黨　旋風神偷　天外恩仇　大破暗殺黨　魔爪餘生　血濺黃金柱　神秘血影掌　鑽石雷射　北極氫彈戰　潛艇迷宮　玻璃僞鈔模　黑暗歷險　人形飛彈　軍械大盜　斷頭美人魚　蜘蛛陷阱　無敵兇手　沉船明珠　無價奇石　失踪新娘　怪新郎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出版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

金庫奇案　龍宮寶貝　珊瑚古城　獵頭禁地　魔畫　死神宮殿　復活金像　遙控謀殺案　地道奇人　蜜月奇遇

鐵拐俠盜故事

馬雲・文
培新・圖

變色玫瑰（上）



午夜血案　天涯追兇

夜深人靜，街道上沒有車輛，沒有行人，這是繁華都市中最寧靜的時刻。

是凌晨三時了。

「鐵枴俠盜」呂偉良由一個賭局中出來，他贏了錢，但是，他沒有再賭下去，因爲他還有一個更重要的約會。不！這也不能算是什麼約會吧，因爲他事前並沒有跟這個人約好。那麼，這麼深夜了，他還要到那兒去幹什麼？

祇見他駕駛着那輛銀灰色的汽車，到達一條僻靜的馬路。他把車子停好，拄杖走向一幢樓宇，他仰頭望望，絕大部份的窗口，已經沒有燈光。

這幢樓宇的三樓，是住了一戶姓何的人家。戶主何爭是一個問題人物，表面上是個富商，但實際上，背後他幹一些什麼，沒有人知道。

呂偉良好不容易才等到今晚這個機會，何爭深夜時份才乘飛機離開本市。

他拄杖走到露台底下，利用鐵杖中的「銀綫鋼鈎」首先攀登二樓，再由二樓爬上三樓的露台去。

三樓露台的落地巴黎式長窗，玻璃門祗是虛掩着，這跟呂偉良獲得的情報，又有點距離，因爲他聽人說過，何宅裏門戶非常嚴謹。也許，今晚就由於宅裏的主人遠行，所以有點例外吧？

呂偉良的心裏就這麼想着！

豈料就在這一刹那間，他聽到了一陣急促的步履聲，自屋子裏傳出！

這種不尋常的聲音，令到他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呂偉良是個對夜行非常富於經驗的人，他一聽到步聲移向玻璃門這邊，便立卽竄向露台一角，躲到一棵葵樹背後去！

玻璃門雖然加上輕紗，內面也拉上了一幅厚簾，但是，由於門是虛掩着的，所以那輕輕的步履聲，在夜深人靜中聽來，仍然相當淸楚。

也是呂偉良剛剛躲到那棵盆栽葵樹背後之際，那度玻璃門就給人拉開了。

一條人影，出現眼前，那赫然是一個女人的身形。

朦朧星光底下，呂偉良又看見那女人攀登露台的欄杆之上，轉眼已經跳了下去！留下的祇是一陣香水的氣味。

他下意識地吃了一驚，但當他衝至欄杆邊緣下望時，便覺得自己替那女人担心是多餘的。因爲那女人身形輕巧，縱身躍下後，轉瞬便消失在黑夜的街頭之中。

呂偉良歎了一陣，這分明是行家。眞想不到她

的消息比呂偉良更加靈通，起碼他現在就來遲了一步。不過，看她匆匆忙忙的，可能是新手吧？

呂偉良不禁在心裏暗自想！

他正待盤算着是否改變初衷，屋內已經亮起了燈光，有人吵了起來：「噢！不好了，鬧出人命啦！大家快些起來啊！」

「鬧出人命？」呂偉良心裏一凛。但是，他却沒有多餘的時間再想下去，因爲憑他的經驗，在這種情形底下，越快離開這裏就越妙。

於是，呂偉良鐵杖一撐，身形翻過欄杆，凌空打了一個筋斗，輕飄飄地落下了街心，隨卽駕車離去！

本來他企圖在街口那邊，找回剛才匆匆離去的那個神秘女郞，可是，街道之上，鬼影也找不到多一個。

車子拐了彎，進入紅燈區，這兒有好幾間通宵營業的酒吧！呂偉良把汽車停好，走進了其中一間命名爲「李白」的酒吧。

這裏面鬧哄哄的，跟外面街道上的沉寂，剛好成了一個强烈的對照。呂偉良拄杖走到酒櫃前的圓型旋轉椅上，坐了下來。

他要了一杯啤酒，但酒未到，他便無意中在酒保背後的鏡子裏，看見一件令他渾身震盪的事——一個穿了黑色衣服，滿頭金髮披肩的女郞，正由門外走進酒吧裏來。這身形呂偉良感到非常之熟悉，因爲他在數分鐘之前，就曾經見過。

她却若無其事地，走向酒櫃這邊來，一個酒鬼寃寃氣氣地纏住她，給她一掌推開。

酒保給她一杯威士忌滲水，同時對她說道：「勞絲，剛才有個姓湯的跑來找你，我說你陪人客出去了，今晚不會再回來啦。」

「對了，你做得對，阿胖，我就是不喜歡整天對住一張同樣的面孔。」她呷了一口酒，呻了一口氣。

呂偉良捧着一杯啤酒走過去，在她身旁的一張圓椅坐了下來。勞絲斜睨着他，「哈囉」一聲，向他打招呼。

呂偉良道：「勞絲小姐，可以陪我到卡座那邊去喝一杯嗎？」

勞絲打量着他，已經自圓椅上站直了身子，她沒有答話，直捧住酒杯，走向卡座那邊。呂偉良並沒有跟其他座上的酒客一樣，與吧女併肩兒排排坐，他祇坐在她的對面座位上。勞絲因此亦更加出奇地瞪住了他。

呂偉良呷了一口啤酒，把杯子放下，問道：「我們似乎在那兒見過面了？」

「就在這間酒吧裏。是不？」

「不！絕對不是這裏。幾分鐘之前，小姐你在什麼地方？」

勞絲面色一沉：「這是什麼意思？」

「你跟何先生是朋友吧？」呂偉良若無其事地，又喝了一口啤酒。

「那一個何先生？」

「富有的何乎先生。」

「我並不認識這個人，我看，你可能喝醉了。對不起！我失陪啦！」她說着，隨卽站了起來，要走！

可是，呂偉良一手拖住她，運暗勁一扯，令到她身不由主地，坐了下來。

她吃驚地瞪住呂偉良，沉聲問道：「你想怎麼樣？」

「我的行動，要看你的態度而定。告訴我，你到何家去幹什麼？」

「我並沒有到過什麼何家。先生，你一定認錯了人，也許你喝得太多了。」

「告訴你：我到這裏絕不會早過你一分鐘。你醉了，我也不會醉。何況，你這美妙的身段，和幽蘭似的香水氣味，我不會這麼快就忘記得一乾二淨的。」

「……」勞絲咽了一口氣，出奇地問：「你……你是警察？」

「你想想吧，世界上有沒有肯請一個跛子做警察的？」

勞絲正想再說一些什麼，酒吧的門給人推開，走進兩名大漢來。

他們東張西望，視綫終於停留在呂偉良和勞絲的卡座上。

勞絲嚇了一跳，連忙舉杯痛飲，呂偉良注意着她的手在微微發抖。

二名大漢衝過來，一名出示證件，說道：「我們是警探！」

另一名在旁虎視眈眈。

勞絲的酒杯幾乎摔在地上！呂偉良瞥了他們一眼，呷了一口酒，說道：「兩位請坐下來，喝一杯吧！千萬不要在公共場所搗亂秩序。」

二名警探交換了一個眼色，分別坐到卡座上來，一個坐在呂偉良的身邊，另一個阻塞了勞絲的去路。

坐在呂偉良身邊的，是一名探目，他問道：「幾分鐘之前，閣下在什麼地方？」

呂偉良瞪了勞絲一眼，祇見她面青唇白，渾身不安的坐在那警探身邊。

那探目又再加强他的語氣問道：「呂先生，你有沒有聽到我在問你？」

呂偉良笑道：「聽你的語氣，好像又發生了什麼大窃案了，是不？」

「不是窃案，是一宗命案。」

「命案？」呂偉良怔了一怔，又呷了一口酒，說道：「別說在下已經收山，就是最活躍的時期，也不喜歡殺人的。」

「可是，有人看見閣下的車子，數分鐘之前在何家附近出現。」

「我還以爲發生了什麼事，原來又是一宗交通案件。怎麼？你所說的何家，是不是禁區，也許我看不淸楚路牌，所以誤闖了。」

「別裝蒜了，跟我走！」探目捉住呂偉良的手臂。

呂偉良沒有掙扎，祇注意着勞絲的表情。

勞絲突然說道：「你們寃枉好人啦！」

呂偉良又是一怔！

探目與探員也感到意外，忙向她問道：「你說什麼？」

勞絲說道：「我一直跟他在一起，半晚以來，從未離開半步，數分鐘之前，我們一起遊車河，既未殺人，亦未誤入禁區。」

二名警探交換了一個眼色。探目問勞絲：「你叫什麼名字？」

「勞絲，這兒的吧女。」

「你可以簽個字，保證你的話是眞實的麼？」

「當然可以。」

探目掏出一本記事册，讓勞絲在上面簽了押，做了呂偉良的時間證人。呂偉良看見她的額角滲出了汗珠。

就在這時，又有二名警探走入酒吧裏來，他們是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夏維聽了先前二名手下的報告，對呂偉良說道：「他們在附近找到你的車子，想不到你果然在這兒喝酒。」

呂偉良故意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何乎的兒子，不知怎的，在寓所被殺。有人看見你的車子在數分鐘前經過那兒附近，這一區的巡邏車奉命追查你車子的下落。」夏維探長瞥了勞絲一眼，「旣然這位小姐證明整晚與你在一起，我們姑且放過你。但是，萬一給我們指紋部的人在現場找到閣下指紋的話，你可別連累這位小姐啊！」

呂偉良笑道：「我一向就是個頂天立地的大丈夫！怎會連累別人呢。」

夏維探長終於帶着他的三名手下走了。

勞絲鬆了一口氣，把那小半杯威士忌滲水一口而乾！

呂偉良道：「謎面很富有神秘色彩，現在該是揭開謎底的時候了。」

勞絲召酒保再要了一杯威士忌滲水，又對呂偉良說：「你喝什麼酒？今晚我倒貼。」

「那豈不是無私顯見私？」呂偉良笑了笑，「我不是那種用慣女人錢的人，何況我還贏了錢，今晚的東道是我，你可以盡情地喝！」

呂偉良又要了一杯凍啤酒。勞絲笑道：「你不似是個上慣酒吧的人。」

呂偉良道：「太夜了，這是唯一可以鎭靜神經的地方了。」

「眞想不到，我們原來是行家。」

「行家？」

「是的，奇怪麼？」勞絲微微一笑，燃着了一支香烟，「其實一點也不奇怪，我本來想到何乎那兒去發財的，想不到黑暗中却踢着了一條死屍，把我嚇個半死！」

「這麼說來，你也不是兇手。」

「當然不是啦，我給那條死屍，幾乎絆倒，想發點橫財發不成，反而嚇醒了屋子裏的人。」勞絲深深地抽了一口烟，「你怎麼會見到我的？」

「我的車子偶然經過那兒。」

「幸而是你，如果是警探，一切也完了。」

「你入行多久了？」

「我祇是偶一爲之，沒有所謂入不入行。」

「聽見酒保說，有個姓湯的找你，他是誰？」

「捧場客。」

呂偉良笑道：「你這麼多捧場客，還要幹副業，似乎太不知足了吧？」

「如果個個知足，就天下太平了。你沒有看見社會上的富豪名流麼？他們有十萬，就希望擁有一百萬，有了一百萬的，便又希望成爲千萬鉅富，有了一千萬的，又希望富甲一方，等到他富甲一方時，大概又想成爲一國之君了。因此，世界也就永無寧日。」

「想不到你會說這一番話。」呂偉良又問：「你是那一國人？」

「你猜猜看！」

「你會講本地話，但樣子却像外國人。」

「那就兩者兼備吧。」勞絲輕輕一笑，「我是混血兒，父親是外國人，母親是本地人。」

「難怪人家都說，混血女郞才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種。看來這話不假。」

勞絲臉兒紅了一陣，把酒保送來的一杯酒呷了一大口。她正想說話，視綫突然移向酒吧的門口，大門開處，走進一個年約三十許的男子。他的眼睛在四下裏搜索，終于停在勞絲的身上。

勞絲深深地倒抽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道：「那傻瓜又來了，眞討厭！」

呂偉良瞥了那男子一眼，忍不住問道：「他是誰？」

「就是那個姓湯的捧場客。」勞絲站了起來，「對不起，我必須敷衍他一會兒。」

呂偉良看看腕表，說道：「不！我也要走了，改天再見吧！」

呂偉良結了賬，離開那間李白酒吧！

翌日，全市報章報導了富家子何占士被殺的消息，他的父親何爭也由東京匆匆趕了回家。

根據報章的消息，兇器是一把尖刀，揷正死者的心臟部位。現場上，並無任何痕跡遺下。兇刀上旣無指紋，也沒有綫索可尋。

阿生看了那段新聞之後，喃喃地說：「這麼乾淨俐落，簡直是個老手。」

呂偉良沒有把勞絲的事告訴他，但是，經過想了一整晚之後，他覺得殺死何占士的兇手，最有可能的就是勞絲。因此，他決定要去找勞絲再談一談的。

呂偉良沒有把這意思告訴阿生，獨個兒駕車到李白酒吧去。

這時祗是上午十一點，酒吧還未開始營業，他們的營業時間通常是由午飯之後至深夜，有些則直落至翌日淸晨爲止。

呂偉良正要離去，忽然有人在背後把他叫住，呂偉良回頭一看，發覺就是那個姓湯的。

呂偉良站住了脚，姓湯的男子走過來，自我介紹道：「我叫湯彼德，先生，我知道你一定認識勞絲的，是不？」

「是的，什麼事？」呂偉良說。

湯彼德道：「請問你，可知道勞絲的香閨在何處？」

「你是她的朋友，怎麼會問我？」

「昨晚我看見你們在一起，我知道閣下也是她的朋友。坦白說，我正担心勞絲可能有危險。」

「危險？」呂偉良問道：「什麼危險？」

「昨晚你走後不久，有個好像是黑社會的人到來找她，我似乎聽到他們談及什麼保護費，後來，勞絲就給他們帶走了。我越想越不對勁，所以一早來找她，偏偏那酒吧中的人，却又不肯講出她的居處。」

「你爲什麼這樣關心她？」

湯彼德的表情有些尷尬，說道：「不怕坦白告訴你，我愛上了她！」

「所以你晚晚來捧場，是不？」

「是的。除此之外，我要解開一個謎的答案，我懷疑勞絲可能就是我的舊愛人。」

「這是文藝言情小說一般的情節啊！」

「我不是憑空虛構，是有根據的。」

「你的舊愛人叫什麼名字？」

「玫瑰。」

「嗯！玫瑰？」呂偉良道：「玫瑰的英文譯音正是勞絲，難怪你說有根據了。」

「並不就是名字的英文譯音那麼簡單，樣兒也是差不多一樣呢。」

「如果是眞的，倒也是奇情小說的好題材。怎麼？她承認了吧？」

「沒有。」湯彼德嘆了一口氣。

「你的愛人玫瑰，多久不見了？」

「好幾年啦，最近我才從外國回來。」

「勞絲是個混血兒，玫瑰也是嗎？」

「不！玫瑰是中國人。」

「有沒有一把金頭髮？」

「沒有。」

「那麼，你可能認錯人了。」

「但是，頭髮的顏色，是可以漂染的。」湯彼德說。

「她有什麼理由要隱瞞自己的身份呢？」

「例如惡勢力的壓迫，又或者她患了失憶症之類，都是極有可能的事。」

「聽你這麼說來，既不是文藝言情，又不是奇情小說，倒似是偵探小說呢。」

湯彼德一本正經道：「先生，別開玩笑了，你可以幫我一個忙，查查她的住址麼？」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好吧，你在這兒等我一等。」

說完他就走進李白酒吧裏去。

一名睡眼惺忪的酒保說：「你幹什麼的，剛才我已經告訴過你，勞絲沒有這麼早來啦！」

呂偉良掏出腰包來，露出了一大叠鈔票，道：「兄弟，我不妨坦白對你說吧，我要追求勞絲，希望你把她香閨的地址告訴我。」

鈔票像咖啡一般提神醒腦，那酒保睡意頓失，接過呂偉良遞過來的錢，把一個地址告訴呂偉良。那是：河邊道三十三號四樓。

呂偉良拄杖離開酒吧，回到汽車旁邊，湯彼德正在那兒等着他。他邀湯彼德坐進車中去，直駛向河邊道。

湯彼德道：「你眞有辦法。先生，你貴姓？」

「小姓呂，呂偉良。」

「這名字好熟，嗯！在那兒聽過了？」湯彼德橫眼瞪住呂偉良，忽然又叫了起來：「我想起了，

閣下就是『鐵枴俠盜』！」

呂偉良沒有答他，祗是笑了笑。

最後，他把車子停在河邊道路旁，拄杖按址去找勞絲。

可是，拍了半天的門，也沒有人出來。

隣居一個老太婆探頭出來向他們問道：「你們找誰？」

「請問你，這裏是不是住了一位勞絲小姐？」湯彼德搶先問道。

老太婆不耐煩地說：「是不是那個吧女？」

「對了。」

「她有時三幾天也不回來，有時則睡到下午才出去，好心你們別吵了，眞討厭！嘿！」

老太婆沒好氣的，「砰」然一聲，把大門關上了。

湯彼德洩氣地說：「怎麼辦？」

「讓我們進去看看。」

「她不開門，怎麼可以進去？」

「我有她這兒的鎖匙。」

「眞的？」

呂偉良笑了笑，自口袋裏摸出一根鋼綫，眨眼將門打開了。

湯彼德恍然大悟，道：「我差一點兒忘記了閣下是一位江湖好漢！」

呂偉良打了一個手勢，禁他別太高聲說話。

這是一個最小型的住宅單位，祗有一廳一房，不足四百尺的地方，但有雪櫃，也有電視機，陳設得也算是過得去。

湯彼德在睡房的床頭几上，發現了一個相架，壓在相架玻璃底下的，竟是一幀他和玫瑰合映的照片。他驚喜莫名地叫了起來：「是她！果然就是我的玫瑰！」

呂偉良這時正在屋內各處搜索，聽到了湯彼德這麼說，立刻拄杖走入房間裏去。

是的，照片是湯彼德和一個中國女郞的合照，那麼，湯彼德不會是憑空虛構，勞絲可能就是他的愛人玫瑰。

可是，屋子裏，人也找不到一個，她到那兒去了？

湯彼德呆在一旁，怔怔地瞪住那張照片，流出了熱情的淚水來。

呂偉良不慣看這種場面，說道：「你該高興才是，還哭什麼呢？」

湯彼德哽咽道：「她變了。爲什麼她不承認是我的愛人？」

「傻瓜，如果她眞的變了，這合照又怎會在此出現？也許她另有苦衷。」

「她有什麼苦衷？」

「你等着問問她好了。」

話猶未完，又有人按門鈴。

湯彼德就想跑出去開門。給呂偉良一手拖住，道：「如果是勞絲，她是這裏的主人，應該有門匙才對吧！」

湯彼德想了想，道：「是的，那麼，這又是誰？嘿！我想起了，一定是她的姘頭吧？」

「別吃乾醋，讓我看看。」呂偉良在門眼窺了一眼，不由得吃驚地說：「原來是一班打手！」

「打手？」湯彼德也吃驚起來。

呂偉良道：「是的，我認得帶頭的一個，他叫大隻廣，是大哥成的一名得力手下。」

「那怎麼辦？」

這時候，門外按鈴的人不耐煩，用拳頭擊動門板，「隆」然有聲！

「你們幹什麼的？整天在吵……」這是隣居老太婆的聲音。

「我們找勞絲的。」大隻廣答道：「請問你，她在家嗎？」

「我怎麼知道？剛才又有兩個男人來找她。唉！看來我非遷居不可了，難怪人家都說，大厦環境複雜。」老太婆又狠狠地說：「你們再吵，我報警啦！」

說完又是「砰」然的一聲，響得整幢樓宇在搖盪！

呂偉良以爲大隻廣一班人會走了，想不到，大隻廣這時却對他的一班手下說：「看來她不可能這麼早出去的，撬門進去，看她今天揷翼難飛！」

湯彼德當然也聽到了，心裏一凛，低聲對呂偉良說：「怎麼辦？」

呂偉良拖住他，指指後面一個窗口，問道：「你有胆跳下去麼？」

湯彼德往下俯視，這兒離地足有四十尺以外，說道：「別開玩笑了！」

呂偉良想了想，又指指一條水渠，道：「攀住這兒，慢慢下去……」

可是，話未說完，門已經被大隻廣的手下撬開了。

二人回頭一看，大隻廣一班人已經湧了過來，將他們包圍住。

呂偉良認得大隻廣，向他笑道：「今天是什麼風啊？」

大隻廣「哼」地一聲說：「別賣關子了，那賊婆娘在那裏？」

幾個大漢已經分別衝入睡房，廚房和浴室等地

方去搜查。

呂偉良道：「不怕對你說吧！我們也是來找她的。」

「我正奇怪勞絲何來這種好胆色，原來是找到了你這個後台。」大隻廣向他手下打了一個眼色，「把勞絲交給我，彼此還好過一些，否則，可別怪老子不客氣啦！」

呂偉良苦笑道：「你們以為在下改了行，做拐帶人口的麼？我又怎麼知道勞絲去了那兒啊？」

湯彼德看不過眼，也挺起胸膛說道：「是的，呂先生是眞的不知……」

大隻廣一掌推倒他，湯彼德整個兒跌倒在沙發椅之上。

呂偉良面色一沉，道：「別恃住人多，也不要欺老子少了一條腿，我的容忍是有限度的！」

大隻廣一言不發，衝前一步，拳發連環！

呂偉良急走輕縱，身隨杖轉，閃避了幾招，已竄向房門口那一邊。

大隻廣帶來的幾名手下，分別封住了大門口，他們顯然要呂偉良作困獸之鬥！

湯彼德趁住各人的注意力集中呂偉良身上的時候，就想奪門而去，可是，給守在大門的大漢用力一推，又跌回沙發椅去！

呂偉良拄杖屹立，虎視着大隻廣道：「別欺人太甚，你也知道我這跛子並不好欺啊！」

「告訴你，今天老子就要你不能活着離開這裏。」大隻廣向他的手下打了一個手勢，又喝了一聲：「上！」

於是數名手持刀棒的手下齊齊殺上！呂偉良雖然曾憑手上一根鐵杖在江湖上打敗無數高手，但這兒地方淺窄，實在不易施展身手，加上傢俬什物的阻碍，偶一不愼，便不難喪生於刀棒之下。

呂偉良在亂刀中急竄，意圖接近湯彼德，可是，對方已看透了他的心事，二名打手持刀架在湯彼德的頸項之間，同時警告道：「你再過來，我就殺他！」

呂偉良覺得這樣糾纏下去，也不是辦法。大門既然被封，湯彼德又落入他們手中，倘若自己有什麼不測，勞絲等一會兒回來亦會有危險。

呂偉良看見大隻廣一班人蠻不講理，不禁想起他們的頭目大哥成來。他靈機一觸，鐵杖連發數招，「錚錚錚」擋煞刀棒密襲，隨卽縱身躍登窗緣，衆打手不由自主地呆了一呆！

大隻廣却格格大笑，道：「好啊！今天該是你的死期到了。」

手一揮，衆人齊齊攻上！

呂偉良反身彈跳，凌空飛撲，躍離窗緣，隨卽一按暗掣，「拍」地一聲，鐵枴杖的末端彈出了一束白綢，迎風散開，變成一朶浮雲似的小型降落傘，把呂偉良急劇下降的身體，吊在半空！

衆打手又是一呆，大隻廣也夢想不到他有此一着，忙着叫人追落街去，同時，叫手下把湯彼德帶走。

呂偉良看見一羣人衝到街下來時，他剛好降到地下。按了一下暗掣，把小降傘隱回鐵杖之內，横立街心！

呂偉良的凛然神態，與剛才被困樓內的時候，迥然不同，把急急衝到的衆打手，也嚇得不由自主地，急忙後退兩步！

大隻廣自後排衆而上，喝道：「姓呂的，今天你要活着逃去，除非加上一對翅膀吧！」

呂偉良道：「現在我倒要看你的了！」

話猶未完，大隻廣已持刀撲到，呂偉良手一揚，鐵枴横閃，「錚」的一聲，冒出了火花！大隻廣刀隨枴滑，削向呂偉良的手部。

呂偉良沉杖下點，直點對方脚尖；這一下子迫得大隻廣平地躍起數尺，呂偉良鐵杖急急往上一擦，大隻廣未到地，刀往下起，壓在鐵杖之上；呂偉良就趁住這一刹那間，右手運勁出擊，眼看這一掌將劈斷對方脚瓜——小腿部位。

可是，大隻廣身裁雖然高大，身手却靈活得很，但見他人未到地，持刀的手格住鐵杖，借力反彈，一下子「蝦公腰」彈向半空。

呂偉良一掌落空，急忙回馬防備。

大隻廣乘住身子下降之勢，斜裏飄至，人未到刀先揷到，呂偉良這一次倒看得清楚，鐵杖横格，「錚」的一聲，身形迅速一偏，回掌横拍對方腰部。大隻廣馬步未穩，已經「隆」然一聲，倒出丈外去了！

呂偉良一步也不肯放鬆，持杖縱前，數名大隻廣帶來的手下，立卽戒備。呂偉良並不把他們放在眼內，他早已看出一班人之中，就只有大隻廣有點武功，但畢竟他們手中所持的都是利器，在屋子裏無處伸展鐵杖時，難免吃虧。可是，現在街道上却不同了。因此，呂偉良横杖擺了一個出擊的準備姿勢！

豈料這一刹那間，警車「嗚嗚」之聲，不絕於耳。衆打手中，有人先將大隻廣扶進路邊一輛汽車裏去；其他的亦紛紛撤退！

這時警車的號角聲越來越近，呂偉良也不想落入警方手中，立卽駕車離去。

警方是接到這兒一些民居百姓的緊急電話，而匆匆趕來制止打鬥的。可是，當警車到達時，各人

已逃之夭夭。

呂偉良雖然駕車離開了現場，但却沒有忘記湯彼德的安全，他把車子迅速開到大哥成的架步裏去。那是西區一幢舊樓。

架步裏只有二名大漢把守住大門，他們看見呂偉良獨個兒拄杖趕到，反身正待將大門關上，但呂偉良快了一步，鐵杖前伸，夾在門縫之間！

呂偉良强行奪入屋內，二名大漢早已認出這特殊的標誌——鐵枴杖，但却不知道大隻廣等人剛剛才在不久之前與他交過手。因爲，大隻廣等人的車子所採用的路綫拉長了。

呂偉良問道：「大哥成呢？」

二名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瞪住呂偉良道：「你找他幹什麼？」

呂偉良道：「我有話跟他說，他在嗎？」

說着，他也不等對方答話，已拄杖內進！

可是，一種令他發夢也想不到的情景，登時又令到他呆在門旁。

在大哥成的「烟房」裏，有一個人倒臥地上，這個人顯然已經死了；他胸前放了一朶玫瑰花，腦門流出的血，已經開始凝結。

呂偉良很容易就可以認得出，那死者就是大哥成。

二名大漢看見呂偉良獃着不作聲，說道：「這是一個女人幹的兇殺案，呂老兄，你也不會相信的吧？」

呂偉良道：「你怎麼知道是女人幹的？」

「我當然知道，那婊子是一名吧女，她叫做勞絲。」

「什麼？這……這是勞絲幹的？」

「是的，大哥一定發夢也想不到自己死在一個女人的手裏。」

現在呂偉良才開始明白，大隻廣爲什麼聲勢洶湧的帶齊人馬去找勞絲，又指自己爲勞絲作後盾，原來是他們的頭目被殺了。

呂偉良問：「報警沒有？」

「大隻廣說，如果找到那吧女，先將她撕開兩邊，再研究是否報警。」

呂偉良心裏道：「這女兇手好厲害，大概是爲了反抗大哥成的壓迫，而出此下策吧？」

想到這裏，呂偉良又說：「是不是你們目睹勞絲行兇的？」

「不，是猜想出來的。」

「這很容易冤枉好人啊！」

這時候，門外湧進一股人潮，有人代那二名打手答話；這個人就是扶創回來的大隻廣。他對呂偉良說道：「我們不會冤枉好人的，我奉大哥之命，帶人去收保護費，當時我在車子裏，但我的手下回報說，她說沒有錢，但稍後時間，她會去見我大哥的。」

「這仍然不能証明她是一個殺人兇手。」呂偉良說。

「大哥胸前放着的那一朶玫瑰花，難道還不够麼？」

呂偉良想起了，根據早報報導，何占士的屍體上，也發現了一朶鮮艷非常的玫瑰花。但他仍故意問道：「玫瑰花就代表了勞絲嗎？」

「你如果跟她是好朋友，該明白這婊子最喜歡在襟前揷一朶玫瑰。」

「不怕坦白說，我是昨天晚上才開始認識她的，但當時我並未發現她胸前揷有一朶玫瑰花！」

大隻廣道：「你別再帮住她了，如果你還有點江湖道義的話，該把她交給我們！」

「我也在找她，你以爲我把她藏了起來麼？」

呂偉良又問：「那姓湯的呢？」

「我的弟兄認得他昨夜與勞絲在一起，所以，我對他也起了疑心。爲了查明白這命案眞相，我們已經把他帶到一個秘密地點去。」

「這是什麼意思？」

「你放心吧！我們不會難爲他的，除非你再迫我，否則，在查明了一切之後，我保証他無恙歸來的。」

呂偉良想了想，說道：「對不起，事前我並不知道大哥成死了，如果你早點說明白，彼此可以省回不少麻煩和氣力。」

大隻廣沒有剛才在勞絲家裏那一股氣燄，大概他的腰部創傷可也不輕，否則不會掩住腰眼彎着背。他說：「呂老兄，這件事，我正式請求你不要揷手。」

「這也可以，不過，我也有條件。」

「什麼條件？」

「第一：把姓湯的男子放出來，他是無辜的，因爲他和我一樣，正要找勞絲有話說。第二：如果找到勞絲，記得通知我一聲。」

大隻廣沉思片刻，終於說道：「好吧！算是賞臉給你。不過，也得讓我先問他幾句。」

「好！你要問也不妨問，但是，我相信他也不會知得太多的。」

「那麼請你跟我來。」

大隻廣說着，舉步欲行，但立卽又哭喪着臉，按住腰部，站在那兒不動！

呂偉良想起那一掌的勁道不弱，隨卽拄杖走前，指指客廳上一張貴妃床，道：「你們把他扶到貴

妃床上躺下，我看他可能傷了氣門。」

二名大漢把大隻廣扶到那張酸枝製造的貴妃床上躺了下來，呂偉良放下鐵枴杖，親自動手為他按摩，作有規律的舒筋活絡手術。

回頭呂偉良又問：「這裏有沒有酒？」

一名大漢答道：「有的。」

呂偉良順手把一顆藥丸交給他，叫他把藥丸放進白酒去搗爛，再替大隻廣塗在患處；大隻廣立即感到渾身血液暢順，腰部的痛楚頓失。

大隻廣謝過呂偉良，然後又帶他到同街一個地牢裏去。

可是，就在大隻廣走盡了那幾級梯階之後，他心裏便暗地吃了一驚。

地牢裏的光綫，本來就不足，大隻廣好像看見一個人倒在梯口轉角處。他再細看清楚，那倒斃地上的人，正是派來看管住湯彼德的人。

呂偉良也大感意外，他想不到湯彼德也能够有力量可以反抗一個這麼兇狠的打手。

大隻廣彎腰拾起一些東西，喃喃地說：「又是她——勞絲？」

呂偉良看見大隻廣手中執住的，是一朵鮮艷的紅色玫瑰花。

至此，呂偉良不禁也呆住了。他怔怔地說：「這女子好厲害，我還道是湯彼德自己走脫的呢！」

大隻廣瞧住那玫瑰花，出神地說：「她怎麼知道湯彼德被囚在這裏？」

「可以想像到的，她一直在暗裏跟踪你們。」

「對了。想不到，她比我們來得更辣。」大隻廣又說，「呂老兄，我們說好的，還算數麼？」

「當然算數。」

「我想求你幫個忙……」

「對不起。」呂偉良打斷了他的話頭，「我們既然有約在先，這事也只好暫告一段落。現在，在下要告辭了。再見。」

大隻廣無可奈何，只有目送呂偉良離開地牢。

「鐵枴俠盜」呂偉良駕車再訪李白酒吧，這時候，酒吧已經開始營業了。雖然說是開始，但僅是把大門打開而已，實際上還沒有顧客。

呂偉良與酒保談了一刻，知道這裏許多吧女都要向本區的黑社會交保護費。昨晚大哥成的手下的確來過了，那是由於勞絲的保護費一再推延之故。

小市民遭受黑白二道欺壓的事實，呂偉良知得不少，但是，以他一個人的力量，要把這些事一一揭發，那是不可能的事。為此，他只盡了所能，把一些最看不過眼的，揷手去理。往往亦因為這樣，跟黑社會與警方同樣過不去。

不過，呂偉良就是想不到，原來歡場中的兒女們，也遭此不幸。

呂偉良一向不反對黑社會，眞正的洪門中人是懂得申張正義，不欺壓弱者與女人的；可是，年來許多組織已經變了質，他們不是洪門的正統。所以，呂偉良對于這班烏合之衆，也漸漸引起反感。

即使如此，呂偉良也從來不賣警方的賬。雖然在一般人的眼中，警方是代表了正義一方的，但是，呂偉良耳聞目睹，就見過了不少怪現象：警察只懂得「執行法律與任務」，什麼是「正義」，他們從不知曉。甚至最高當局也只懂得化錢購來大批新式儀器，抓開快車的司機；反而刦殺命案連串發生，就只憑綫人的提供情報。

呂偉良看不過眼的事太多了，但這是現實；現實就令到這位俠盜的立場，處於超然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所以人們心目中的「鐵拐俠盜」，是那麼的可愛！

是的，這社會上的人，個個就抱住「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心理，要找多一個像「鐵拐俠盜」這種有胆有色，既不畏權奸，亦不怕惡勢力的人，委實不易。

呂偉良認為勞絲今天也許不會再出現在這酒吧裏，他跟酒保告辭，拄杖正待離開李白酒吧，突然眼前一亮，出現在酒吧門前的，竟然是勞絲。

呂偉良整個兒呆了一呆，反而說不出話來。

勞絲笑道：「你怎會這麼早？」

「為了看你啊！」呂偉良又問：「你到那兒去啦？」

「探朋友去。」一陣香風過處，她掠過了呂偉良的身邊，進入內面。「進來坐一會兒吧。」

呂偉良給她的一片鎭定而弄得有點莫名其妙。照計如果她就是接二連三殺人的兇手，不可能若無其事地，再在此出現的。

呂偉良在迷茫中，跟了她回到酒吧裏來。

他們在一個卡座中坐下，呂偉良一直瞪住她，她粉頰緋紅，嫣然一笑道：「怎麼？我的面色不太好，是不？」

「是的。」呂偉良故意說道：「而且，顯得有點兒蒼白。」

「我睡眠不足，過慣夜生活的人，往往如此。」她伸手掠一掠那把金色的長髮，又說：「你這麼早來捧我場，眞是難得。」

「如果你返過家中，一定不會以為我是為了捧場而來的。」

「為什麼？」她面上的笑容消失了，「我家裏難道出了事麼？」

「要不是你裝蒜，便是我見鬼。」

「我眞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可認識大哥成這個人？」

「本區的黑社會大阿哥。」

「你可認識湯彼德？」

「湯彼德？」她的眉毛揚了一揚，「你問這麼多，幹什麼呢？」

呂偉良道：「你心裏一定也明白，為什麼我要問得這麼多。」

「是因為你在懷疑湯彼德是我的愛人，是不？其實，這是很滑稽的事。」

「你似乎在否認，是不？」

「他一直在糾纏住我，是由於我的名字叫勞絲，他的舊愛人失落了，她的中文名字叫玫瑰，這完全是一種巧合，毫無根據的。」

「你床頭几上那張相，又怎麼樣解釋？」

「什麼相？」

「你與湯彼德合攝的。」

「我從來未見過一張這麼樣的相。」

呂偉良道：「如果你是演員，一定可以獲得奧斯卡金像獎。」

「這世界有許多事情令人莫名其妙的，你便是令人驚奇的一個例子。」

呂偉良想了想，終於又說：「你大概有苦衷，所以不敢直認，是不？」

「苦衷？」勞絲聳聳肩，苦笑道：「你令我墮入了五里霧中。」

「別再賣關子了，大哥成的手下如果知道你回到這兒來，相信你一定逃不了。」

「他們是吸血鬼，什麼保護費，簡直是豈有此理的事。如果他們再纏我，我只好報警。」

「報警？」呂偉良幾乎忍不住笑了起來，「難道你眞的不知道大哥成給人殺了？」

勞絲怔了一怔：「你說什麼？」

「大哥成昨晚——其實不算得是昨晚，是凌晨，今天凌晨才對；但習慣了稱昨晚而已。他是被人在他吸鴉片烟的烟房裏殺死的，大隻廣等人，正在四下裏追尋你呢！」

「眞是死得好！我以為這兒只有一個『鐵拐俠盜』為民除害，原來除了閣下之外，還有人在！」

呂偉良突然說道：「你別再那麼輕鬆！你瞧！門外來的是什麼人？」

勞絲循住呂偉良的視綫往外望，果然看見一股人聲勢洶洶的湧入來！

勞絲說道：「呂先生，這是你行俠仗義的大好機會了。」

呂偉良苦笑道：「眼前只怕我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

話未完，大隻廣已經由外面衝了入來。酒吧大門已經被封鎖，酒保們神色張惶！

大隻廣走到卡位之前，問道：「呂老兄，閣下的話，現在還算數麼？」

呂偉良故意問：「什麼話？」

「就是不要揷手我們之間的事。」

「我也正要明白這件事的眞相，但這件事，看來很複雜。」

「你瞧！她襟上的那一朵玫瑰花，便足以證明了一切。呂老兄，你別再維護她了，把她交給我們吧！」

說着，大隻廣已經搶前一步，伸手就要抓住勞絲的手臂。

可是，勞絲反手一抄，反而扣住了大隻廣的手腕。沉聲駡斥道：「你們這班鼠輩，可別再欺負人了！」

話猶未完，二名持刀大漢，已經急急衝到，呂偉良正待伸出鐵拐杖招架，豈料勞絲手一揚，大隻廣被摔得倒後數尺，撞在一張桌子之上。

大隻廣帶來的數名打手，一聲呼喝，齊齊衝上！呂偉良本來要動手的，但是，一方面對大隻廣有諾言在先，另一方面又看見勞絲出手不凡，便決心冷眼旁觀，看看事態發展如何再說。

數名手持利刀鐵尺的打手，急急衝至，勞絲正待舉起酒杯飛擲而出，一隊警探已經及時趕到，喝令各人停手。在手槍的指嚇下，衆打手不敢反抗。

呂偉良感到失望，他原想看看勞絲的身手如何，藉以確定她的眞正身份，但現在，衆人均被警方帶走。連呂偉良和大隻廣亦不例外。

警探是根據湯彼德的投訴而追捕大隻廣等人歸案的。

根據湯彼德說，他被大隻廣等人囚禁在一處地牢中，幸而有一個神秘女郎闖入地牢，將他救出。那女郎一身黑色打扮，戴了一副濶大的黑眼鏡，襟前揷了一朵紅色玫瑰花。

當湯彼德被救出地牢時，看守他的打手心有不甘，正追出來，女郎回身就將那朵玫瑰花飛擲過去，擲中了打手的心窩，隨即聽到一聲慘叫，那打手便倒在地上！

事後，女郎失了踪，湯彼德便跑去投案。

在警局裏，湯彼德仍不知道地牢中的打手已經死了。不過，在認人手續中，他堅持救他出地牢的，並不是勞絲這個金髮女郎。

但是，當今假髮髮罩十分流行，只要套上一個，便可以瞞過一切；因此，警方仍然把勞絲拘捕查訊。

大隻廣等人，則被警方的非法組織會社，非法禁錮他人以及毆鬥等罪名落案。

至於呂偉良則因爲有酒保作證，自始至終沒有動過手，而只以證人身份落案。並未被控。

根據驗屍官的報告，大哥成的腦門給一枝硬物揷中，以至流血過多而死的；他的一名手下，則被一朶塑膠玫瑰花的花枝，揷正了心臟部位而致死。

呂偉良心裏想：如果這些人都是給勞絲殺死的，她的勁力也太厲害了。

但是，警方檢驗過她胸前一朶玫瑰花，却是一朶花，而不是一朶殺人的塑膠花。

呂偉良在警局錄完了口供之後，就在警局的大堂裏，遇上了何乎。

一個記者截住他問：「何先生，令郎的命案，有什麼新發展？」

「沒有，一點也沒有。」何乎答道。

記者又問：「聽說令郎死時，胸前也有一朶玫瑰花，是不是一朶可以殺人的塑膠花？」

「我當晚不在家，後來才坐飛機趕回來奔喪的，但據警方偵探人員說，小兒是給一種利器揷死，當初懷疑是尖刀或利錐，但後來發覺那朶玫瑰花的花枝之上，也染有血漬。這麼說來，也有可能是給玫瑰塑膠花所刺殺。」

「令郎生前行爲如何？」

「人也死了，各位何必再追問他的人格？」

「聽說他是一位花花公子。何先生對這批評，有何高見？」

「青年人有時行爲不檢，這是難免的。」

「閣下有什麼新行動？」

「這是一宗命案，一切有待警方調查辦理，本人並無什麼打算。」

「何占士是你唯一的兒子嗎？」

「是的。」

「那麼，閣下一定傷心欲絕了，是不？」

「當然，這是難免的，好好歹歹，總是自己的骨肉，做父母的，把一個兒女養大了，這樣無緣無故給人殺死，傷心的程度，也只有爲人父母者才可以體驗得到。」

呂偉良冷眼旁觀，覺得何乎是個十分老練的中年人，他的詞令簡直有如一位出色的外交家。這令到呂偉良開始懷疑一件事——那就是有人傳說何乎是靠走私發達的。

是的，這是何乎最傷心欲絕的時刻，他竟如此冷靜地，接受記者的突如其來的訪問，而答得頭頭是道，這不是任何人可以做得到的事。

這時候，呂偉良又看見探長的助手辛尼，正由走廊那邊走過來。他立即走過去跟他招呼。

辛尼問道：「怎麼？你不會有麻煩吧？」

「還好，目前只是一個證人——打架罪名的目擊證人，總算得是置身於事外了。」呂偉良說。回頭又問：「何占士的命案，有什麼發現？」

辛尼左右張望，把呂偉良扯到一角，低聲說道：「你切不可對別人說，我們覺得昨今三宗命案，可能同是一個人做的。」

「兇手呢？」

「還沒有下落。」

「會不會就是勞絲？」

「當然有可能，但是，暫時還未找出證據來。」辛尼道：「對不起，我很忙，改天再談吧。」

說完，辛尼旋風似的走了。

呂偉良出到警局門外，坐上他的車子裏去，正想開車之際，看見何乎也由警局裏出來。

何乎走進停在前頭的一輛汽車中去，呂偉良故意把車子開動，撞了一下他的汽車屁股。何乎下車來交涉，呂偉良乘機道歉。

車子沒有傷痕，但呂偉良仍然說道：「讓我賠償你吧！」

何乎打量着他。問道：「你可是姓呂的？」

「在下正是呂偉良。」

「我看見你的拐杖，就猜着你是呂先生了。」

「我有什麼可以替閣下効勞的？」

「請到舍下來談談好不好？」

一羣採訪新聞的記者，又自警局裏湧了出來。何乎拉開車門，又對呂偉良道：「請快上車，閣下的車子可以留下在這裏。」

呂偉良終於坐上他的車裏去，何乎立即把車開走！

車抵何宅，何乎十分客氣的，把呂偉良請入屋裏去。

下人們奉過茶烟，客廳裏就只留下呂偉良與何乎兩個人。

何乎說道：「相信閣下也知道小兒是怎麼樣被殺的了？」

呂偉良點點頭，說道：「報章上說那麼多，便是知道那麼多。」

「事實上，相信小兒在九泉之下，也死得莫名其妙。因此，我想閣下幫個忙；我知道你在下層社會很吃得開，我只想知道小兒是否開罪了一些三教九流的人。」

「你太看重我了，其實，三山五嶽中的人馬，許多都恨我入骨。不過，如果你要我代查，我當然可以。這裏我有句話問你，就是令郎生前有沒有結過婚？」

「沒有，但無可否認，他有不少女朋友。」

「其中包括了不少歡場中的女子，是不？」

「是的。」

「那麼，你不妨假定，有些女子給他欺騙過，把他殺掉。」

「這一點，我也想過了。」何乎束着眉梢說，「但是，事後我却接獲非常奇怪的電話，是一個女子打來的。」

「那女人對你說了一些什麼？」

「言詞間，充滿了恐嚇的成份。」

「勒索你的金錢麼？」

「不！她要取去我的性命。」

「你有沒有報警？」

「沒有。」

「爲什麼你不告訴警方？」

「你知道，這些事如果報警，只有哄動起來，實際上却無濟於事；我的兒子死了，警方仍未找到兇手，我想，如果報警，可能引起她的反感。反正她已經是警方要抓的人了，報不報警，又有什麼分別？」

呂偉良道：「那又未必，如果警方知道有人恐嚇你，他們會派人保護你。」

「我才不相信他們眞的可以保障我的安全，尤其是像我這種人，爲了生意上的事，整天東奔西跑，兇手要殺我，實在易如反掌。」

「那女人怎樣在電話中恐嚇你？」

「她說：明知占士是我的獨生子，所以她首先要令我何門絕了後。然後才再向我施毒手！」

「這麼說來，那女人好不心狠手辣，爲什麼你不追問她，何故如此仇視你？」

「我正想追問時，她已經掛了綫。」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今天一早。」

呂偉良想了一會兒，說道：「我想，這件事也不必怎樣去查了。那女人的眞正目標是在乎你，令郎可能只是陪葬品。」

「這麼說來，我是眞的有危險了。」何乎嘆了一口氣說，「但是，我從來沒有開罪過任何人。我是個正當商人，朋友們都知道我的爲人。」

呂偉良覺得何乎這一番說話又是爲了裝飾門面的，因爲根據他的資料，何乎這人並不怎樣正派，所以那晚呂偉良才想摸入何宅，查個明白，想不到偏偏就在那時候出了命案。

呂偉良懷疑殺死何占士的兇手，可能就是勞絲。但是，在整個事件尚未明朗化之前，他不想胡亂說話。

呂偉良正在獨自沉思之際，電話却突然响了起來。

何乎接過聽筒，但是，他只說了三句：「請等一等，不要掛綫，我到裏面去跟你談談。」便將聽筒擺回原位，回頭又對呂偉良說：「對不起，我有一個業務上的電話，須要錄音，你坐一會，我就出來！」

呂偉良也未答話，何乎已經旋風似的，走了入去！

呂偉良覺得有點神秘，忍不住偷偷執起聽筒，偷聽他們的談話。

何乎在分機裏問道：「怎麼樣了？」

「辦妥啦。」對方是個男子的聲音。

「那麼，依照第二步計劃去做，走後門，別太過惹人注意，明白嗎？」

「明白了。」

電話「叮」的一聲，掛斷了。

呂偉良也立即小心地，差不多在同一時間把聽筒擱回電話機上。

何乎好一會兒還沒有出來。呂偉良心裏正感到奇怪，突然有人在他背後出現，那是一個持着手槍的人，槍咀對準了呂偉良的背部。

當呂偉良發覺時，那人已經叫出了一聲：「呂先生，麻煩閣下將雙手舉高吧！」

呂偉良覺得這傢伙可能在怪他偷聽電話。他對槍手說道：「請把你的主人叫出來，我有話要向他解釋。」

背後那槍手說道：「他就快要出來了，但是，我警告你，切不可輕舉妄動，否則吃虧的，一定是你！」

「放心好了，我這個跛子，幹不了什麼的。」

呂偉良聳聳肩說。

這時候，何乎已經由裏面走出來。他的面色非常之難看，說道：「閣下原來對我老早就發生了興趣！」

呂偉良道：「原來這是你的陷阱。我早該想到，你不可能在我面前故作神秘的。」

「你以爲我要認眞對付你，是爲了什麼？」

「是因爲我偷聽你的電話。」

「不！」

「那又是爲了什麼？」

「等一會兒，你自然會明白的。」

「你眞的把我弄得莫名其妙。」呂偉良道，「不過，我想忠告閣下的，就是許多人都看見我坐上你的汽車裏來，萬一我有什麼不測，你也逃不了的吧！」

「別嚕囌了，我本身就是人生舞台上的最佳演

員，如果必要的話，我也可以編劇；由我編造出來的故事，相信也會令人入信的。」

何孚手一揮，槍手把呂偉良推進走廊中去，然後轉入一間房內。

這間房佈置得像會客室，唯一特別的地方，就是牆壁上的一幅畫，經已被人除了下來，畫框之內是一塊透視鏡，烏黑黑的，什麼也看不見。

不久，何孚也入來了。

呂偉良故意問道：「何先生，請你告訴我，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好吧！我告訴你也可以，但是，你一定要答覆我一些問題。」

「好的，我知道的，一定答你。」

「我把你押進來，是爲了你就是昨夜偷入我家中來的賊人之一。」

呂偉良心裏不禁一凜，暗暗對自己說：「這傢伙果眞厲害！」但他口裏却反問道：「這話從何說起？」

何孚道：「唯一可以告訴你的，就是你自己露出了馬脚。」

「原來你就憑我剛才偷聽了你的電話，那麼，你自己首先上當了。」

何孚一怔，道：「我上當？」

「當然，我早聽人說你靠走私發達，想不到你果然作賊心虛！」

「哈哈……」何孚笑了一陣，頓了頓，又說道：「好吧！那你就當我眞的上當好了。現在要請你答我的問題了，首先我要問你：爲什麼你要帮着勞絲，把我的兒子殺死？」

「我沒有帮着她。除非你有辦法可以證明我，昨晚的確也偷進了府上來。」

何孚想了想，終於把牆上的透視鏡按亮——那是像電視螢光幕一樣，唯一不同的，就是畫面一片漆黑，裏面透視出來的，是客廳中的景色，非常糢糊，就像一張曝光的底片一樣。

呂偉良忍不住說道：「這也只可以證明，我偷聽了你的電話而已，並不能證明我昨夜偷進了府上來。」

「現在怎樣解釋，你也不會明白的，給點耐性吧，不久你自然明白的。」

一會兒，客廳裏又出現了一男一女，男的持槍，女的雙手被反綁。至於二人的面目，則無法可以看得清楚。不過有一件事令到呂偉良非常之驚奇的，就是女的手脚等處，發出了一種燐光，在黑暗的透視鏡中，顯得尤其突出！

呂偉良問道：「她是誰？」

「就是像你一樣，昨夜偷進舍下來的女賊。」

何孚道：「你可猜得出她是誰嗎？」

「我不知道。」

「她就是勞絲。」

「勞絲？」呂偉良呆了一呆，道：「勞絲不是給警方抓去了嗎？」

「是的，但沒有足够證據起訴她，警方迫得把她釋放出來。這就是法律的漏洞，有時明明知道某人是殺人兇手，但偏偏又苦無證據，只有任令他們逍遙法外，這就是喜歡犯罪的人，覺得最可愛的地方。」

「然則，你又怎麼可以肯定勞絲曾經入來？」

「你沒有看見那些隱形的燐光麼？」何孚道：「這些燐光在肉眼中看不出什麼，但一經這透視鏡一照，便無所遁形。」

呂偉良心裏明白了，原來自己的身體之上，也染了這些燐光粉末，所以給他們剛才在這塊鏡子裏看到了，難怪何孚硬說他曾經入來。

原來何宅的露台各處，就撒滿了這種隱形的燐光粉末，任何人沾染上這種粉末，便十分難以洗脫，必須經過相當時期，才可以逐漸脫落。呂偉良和勞絲都沾染了這些東西，也難怪他們百詞莫辯了。

呂偉良笑了笑道：「你們的防盜設備，可眞不錯啊！」

「是的，不妨對你說，露台之外，除了撒滿這些粉末於欄杆等處之外，另外還有一些通電的警報系統，可是，不知道是你還是她，竟把電流事先截斷了。」

「决不會是我。」呂偉良道，「我駕車經過時，看見一條黑影，所以追踪入來。但我當時亦只在露台外面，沒有入來。」

「這就是兇手的聰明。」何孚咬咬牙齦，「我絕對相信，她就是殺我兒子的兇手。」

「那麼，你準備怎樣對付她？」

「我首先要知道她的眞正身份，查明她與我爲難的眞正原因。」

「如果外面這女子就是吧女勞絲，你也不必細查了，必然是令郎對不起她在先，所以她才會出此下策。」

何孚沒有再說什麼，示意一名槍手小心監視住呂偉良，他却跑到外面去了。在他離去之前，首先將牆上的透視鏡關掉。

何孚跑到客廳來，那個身沾燐光的女人，正是吧女勞絲。

勞絲的態度極之冷靜。何孚說道：「奇怪吧？我竟然會查出是你！」

「你說什麼？」勞絲瞥了他一眼，莫名其妙地

說。

「你殺了我的兒子，還在裝蒜？」

「是誰？大哥成嗎？還是那個小爪牙？」

「是何占士。」

「噢！」勞絲作了一個恍然大悟之狀，「原來是何占士。你怎會把這一筆賬，也列入我的賬項之下？」

何孚突然衝前，「拍」地一聲，一掌摑在她的粉頰之上。

勞絲沒有閃避，背後一名槍手在嚴密監視着她，使她不敢輕擧妄動。

何孚又迫問着：「告訴你，你爲什麼要殺我的兒子何占士？」

「……」勞絲默然無語！

「你再不說，我就宰了你！」

勞絲似乎是屬「威武不能屈」一種類型的女子，她不流淚，也不說話，而且面不改容。

何孚擧起手掌，正待再摑向她臉上之際，一名女僕忽忽入報，說是外面有記者到訪。何孚立即叫槍手把勞絲押到裏面去，與呂偉良一起監視起來。

呂偉良見了勞絲，不禁笑道：「我們也眞有緣啊，想不到又在這裏見面！」

「是的，看來這世界也太小了。」勞絲輕輕嘆了一口氣，「怎麼你也會成爲階下之囚？」

「罪名是：殺人兇手！」

「他眞的是豈有此理，他的兒子是什麼東西？不可能有兩個兇手的！」

「也好，答案總算找到了，原來他眞的是個不法之徒。」呂偉良說道。

勞絲打了一個眼色，表示二名槍手在着，叫他說話要小心。但是，二名槍手竟然木無表情。

呂偉良又說：「他們似乎不是本地人。」

「讓我試他一試。」勞絲向一名槍手示意，「喂！可以給我一支香烟麼？」

槍手搖搖頭。

勞絲又說道：「我想到洗手間去。」

槍手還是搖頭擺腦的。

呂偉良道：「他們果然不是本地人。」

勞絲低聲道：「你有什麼良策？」

「我正在想，如果你能坦白說出你殺人的原因，我也許會想得快一些。」

「怎麼？你也相信他是我殺的？」勞絲杏眼圓睜，「我不是早已將實情告訴你麼？」

「那麼，你爲什麼偷進這兒來？」

「跟你一樣，想發財而已。」

「玫瑰花又作何解釋？」

「愛花的嗜好，並非我一個人專利的。」

「然則，大哥成和他的手下之死，完全與你無關，是不？」

「爲什麼你把殺人的事情，全都推到我身上來了？」

「只因爲你喜歡說謊。」呂偉良瞥了她一眼，「湯彼德明明是你的舊愛人，你爲什麼要否認？」

「我爲什麼要隱瞞這些事實？我根本沒有什麼愛人；有的也許只是你。我就只喜歡你這種男子漢。可惜我們都同時失去了自由。」

「你的口才可不錯，難怪警察會放走你了。」

「別開玩笑了，你猜何孚會把我們怎樣？」

「他够胆綁架我們，來頭當然不會小。看情形，他决不會讓我們活着離去。」

「那麼，我們怎辦？」

呂偉良故意低聲說道：「那要看你的了。」

「我們可不能坐而待斃！」勞絲咬咬手指，沉吟道。

「那兩支實彈手槍，只要機掣扳動，我們就完結了。所以，我勸你還是小心一點。」

「動動腦筋吧！人家都說你是江湖上最有辦法的人。」勞絲又說：「如果你有辦法救我出去，我會告訴你一個大秘密。」

「是關於那一方面的？」

「是你最希望知道的。」

呂偉良想了想，問道：「你懂得游泳麼？」

「在學校裏，我是選手之一。但是，你問這些幹什麼呢？」

「潛泳的時候，你頂多可以支持多久？」

「大約三分鐘。」

「那麼，由現在開始，你要作一次深呼吸，就把這間房作爲一個巨大的水族箱好了。」呂偉良低聲發出了口令：「開始！」

勞絲雖然不知道呂偉良用什麼方法逃走，但却相信了這位「鐵拐俠盜」。於是，她開始閉上眼睛，作了一次閉氣練習。

約莫半分鐘光景，呂偉良用手推動着她。她睜大雙眼一看，二名持槍大漢已經倒在地上。她正待說話，呂偉良立即用一條手帕壓向她的鼻端，同時指指窗口那邊。勞絲會意，跟着他走。

呂偉良扯開窗簾，推開窗門，俯視之下，那是一條後巷。

勞絲打出一個手勢，轉眼已經躍下了街心！那美妙的身形，就好像呂偉良昨晚所見到的一樣。

呂偉良正待躍下，房門突然給人推開，那是一名女僕人，她見狀立刻回頭就走，直叫起來！

呂偉良不敢怠慢，立即縱身下跳，凌空翻了一

個筋斗，輕飄飄地落入街心下面。

勞絲急急向住街口那邊奔跑，呂偉良也拄杖急跳，轉眼已經追上了勞絲，二人截停一輛街車，呂偉良對司機說道：「請開往警局！」

勞絲一怔！對呂偉良說道：「我不想再去見警察。」

呂偉良道：「我只是去取回我的車子。」

「剛才你用什麼方法弄倒他們的？」

「一種無色無味的迷魂氣體，槍手們大約昏迷十分鐘左右。」

「就隱藏在鐵拐杖裏？」

「是的。」呂偉良又問：「你所說的大秘密，又是什麼？」

「我有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她叫玫瑰。床頭上那張相片，就是她與湯彼德合攝的。但是我絕對不是玫瑰，請你有機會告訴湯彼德。」

「這樣說來，殺人留花的，可能就是你的妹妹吧？」

「那麼，你的妹妹呢？」

「我們一直失去了連絡。」

「我也不知道。總之，請你告訴彼德，別再纏住我。」話猶未完，勞絲突然推開車門！

呂偉良急忙喝道：「你幹什麼？」

可是，勞絲這時已經縱身下跳！

街車司機也給她這種突如其來的舉動，嚇得一跳，連忙停車。

呂偉良看見勞絲跳車後，迅即反彈而起，奔向一處巷口。他匆匆付了車資，拄杖急跳，追了過去！可是，當他透過了那條狹窄的橫巷時，已經失去了勞絲的踪跡。

呂偉良拄杖屹立巷口，歎了一陣，他在替這個

「她顯然有苦衷。」

「呂先生，有什麼辦法可以找到她？」

「她殺了人，又給何乎追殺，看情形，要把她找着，可眞不易。」呂偉良深深地透了一口大氣，「不過，我對這件事，感到很有趣。」

湯彼德蹲在地上，在雜亂的垃圾堆中，找出了一張撕毀了的電話號碼記錄咭。喪氣地說：「她連這些東西也撕毁，顯然不想再回到這兒來了。」

呂偉良忽然一手奪過那一角紙碎，沉吟道：「奇怪！怎麼她會寫上這個電話號碼？」

「這是什麼意思？」

呂偉良道：「快跟我離開這裏！」

湯彼德儘管一頭霧水，也跟呂偉良匆匆離去。

二人坐在車上，呂偉良急急把汽車開往郊區！湯彼德這才問道：「這是誰的電話號碼？爲什麼你會這麼緊張？」

「那是一間孤兒院的電話號碼，由於我經常捐欵給他們，所以，這號碼的數目字，我記得十分清楚。」

「孤兒院？難道她……」

「這裏面一定大有文章。希望我們能够在那兒找到她！」

車子開得飛快，約莫半小時之後，抵達一間位於郊區的孤兒院。

由於呂偉良經常送捐欵到這兒來，所以，這孤兒院裏的人，都認得他。呂偉良道達來意，說要找一個金色頭髮的女人，他懷疑她可能有親人在這裏寄養。

院長年事已老，她聽了呂偉良的說話之後，想了想，恍然地說道：「哦！原來你是說那位勞絲小姐。」

謎一樣的女人担心不已！

他再截了一輛街車，回到警局門前，取回了他的車子，正要開車離去，突然有人叫住他：「呂先生，請你等一等！」

呂偉良回頭一望，原來是湯彼德。他正由警局裏走出來。

呂偉良開了車門，讓湯彼德坐了進來。他一邊開車，一邊問道：「你的女朋友玫瑰，是不是有個同父異母的姊姊？」

「沒有，絕對沒有。」湯彼德非常肯定地說：「我與玫瑰是青梅竹馬，她的家庭情況我最清楚。她的父母就只得她一個女兒。」

「那麼，她的父母呢？」

「都不在這裏。坦白說，我現在差不多可以百份之一百確定下來，勞絲就是我要找的玫瑰。」

「她姓什麼！」

「姓藍。藍色的藍。」

「藍玫瑰，這名字倒動聽。」呂偉良又問：「她怎麼樣跟你分別的？」

「我數年前舉家遷往加拿大，我答應她，完成大學課程之後回來和她結婚，可是，我們之間突然音訊斷絕。所以我趕回來查看究竟，好不容易才找到那間酒吧裏去。奇怪的是：她一直不肯承認自己就是藍玫瑰。對我更是若即若離。」

呂偉良沉思着。默默地開車！

湯彼德又問：「你要到那兒去？」

「到何乎的家裏去。剛才我和勞絲都給何乎抓住，後來我們逃了出來，我正担心勞絲會再去找何乎。他們之間，很可能有一段仇怨，否則，她不會殺他的兒子。」

「是的，我也不知道玫瑰從那兒學來了一身好

湯彼德大喜，說道：「對了，她在那裏？」

「她今天剛來過，但很快就走了。」院長說。

呂偉良問：「她有什麼親人在這裏？」

「一個活潑可愛的孩子。」院長嘆息着說：「她是個歡場中的兒女，絕對不適宜撫養着嬰兒的，所以她要求我們收留這孤兒。雖然她說這是拾回來的棄嬰，但我相信是她的親生骨肉，因爲他們母子的樣子一模一樣啊！」

湯彼德問：「可以讓我見見他嗎？」

「當然可以，二位請跟我入來。」院長說着，便往裏面走。

呂偉良拄杖與湯彼德跟在後面。

最後，他們在一間佈滿了玩具的房間中，看見一個三歲大的男孩子，樣子果然有九分似勞絲。大大的眼睛，圓圓的臉兒，頭髮烏黑黑的，肌肉却是白中透紅，的確是個人見人愛的孩子。

呂偉良彎腰俯首，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彼得。」孩子眨着眼睛，瞪住這個跛足的訪客，既天眞，又似乎很懂事。

湯彼得怔了一怔：「什麼？你叫什麼？」

「彼得，是媽媽給我改的。」孩子把視綫轉向湯彼德這一邊。

湯彼德又問：「誰是你媽媽？」

「她今天才來過。」

「是不是金色頭髮那個？」

「對了。」

湯彼德望了呂偉良一眼，說道：「這眞是一種諷刺。」

呂偉良問道：「媽媽有沒有告訴你，誰是你父親？」

「我父親也叫彼得，媽媽說他在外國。本來她

武功，當我被大隻廣等人抓去時，她顯然曾經暗裏跟踪着，否則，她不會在地牢中將我救出。」

「不過，何乎有好幾名手下，也有槍在手，如果硬闖，那是十分危險的事。」

「那麼，爲什麼不報警？」

「報警？」呂偉良道：「沒有用的，他們不會相信，本市的警方一向尊重有錢人，以其花費一番唇舌去解釋，不如自己想辦法。」

說時車子已經停了下來。

呂偉良開門下車，仰望何宅，只見窗門緊閉，落下了窗簾，一切似乎顯得非常沉靜。

湯彼德跟隨着呂偉良，步步爲營地，登樓敲門，可是，很久很久也沒有人出來應門。

「看來沒有人。」呂偉良說着，又施展了他的開鎖絕技。

門應手而開，裏面果然找不到半個人影，但一切傢俬雜物，全是呂偉良所熟悉的。

呂偉良和湯彼德在何宅逗留片刻，終於離去。

呂偉良獃在車子裏，怔怔地想。湯彼德道：「請你帶我到勞絲的家裏去。」

呂偉良於是把車子開往勞絲的住所，但是，她並沒有在那裏。

湯彼德在屋子裏大肆搜索，結果給他搜出了一大叠來往書信。他對呂偉良說：「這就是證據，你瞧！這是我由加拿大寄回來給她的信。」

呂偉良瞥了一眼，自然也相信了湯彼德的說話。但是，床頭几上那張合攝的照片，已經不見了。顯然在不久之前，勞絲曾經回來過一次，可能把一些貴重物品帶走。

湯彼德熱淚盈眶地說：「她爲什麼要避開我？我是始終一條心去愛她。」

叫我小彼得的，但我不喜歡小字，因爲我已經長大啦。」小彼得眨着那雙大大的眼睛。

院長把呂偉良拉過一旁，低聲說道：「我不贊成你們這樣與孩子談話。最好別提及他們的父母，你該明白我意思吧？」

呂偉良點點頭，然後把湯彼得勸開。臨走時，呂偉良又問小彼得：「金色頭髮的媽媽，有沒有告訴你，她什麼時候再來看你？」

「她說，今天就要到外國去，可能很久才再來看我，但她答應給我下次帶來一個日本洋娃娃。」

「日本洋娃娃？」呂偉良與湯彼德同時怔了一怔！

二人告別了小彼得，也告別了院長。回到汽車裏的時候，湯彼德沉吟道：「難道她去了日本？」

「我也這樣想。」呂偉良一邊把車子開走，一邊說道：「她爲什麼要去日本？逃罪嗎？還是另有目的？」

湯彼德道：「警方沒有懷疑她是兇手，她不必畏罪逃走吧？」

呂偉良想了想，又說：「我們還是到機場去查查看，說不定會有點收穫。」

「她也眞的太狠心了，連自己的骨肉也不要，這樣東奔西跑的，到底爲了什麼？」

「小彼得是不是你的？」

「沒有可能，我和她一直保持着非常純潔的愛，從來沒有越出範圍。」

「但是，她把孩子改用這名字，可見對你仍未忘情。」

「那麼，她又何必東奔西跑？何必處處閃避開我？」

呂偉良道：「我們不妨作一個這樣的假定：有個男人欺騙了她，跟她發生關係之後，又把她拋棄，因而令到她心理變態。」

「然則，這男人是誰？會不會是何乎？」

「很有可能。要不是何乎，便是他的兒子何占士。」

「即使如你想像中的一樣，我也覺得不合邏輯。既然她對我仍未忘情，我三番四次迫她承認自己的身份時，也該有所表示。」

「有時我們所想像的，往往與事實相差十萬八千里，但我最喜歡去追尋這種奇妙的答案。」

車子走了一程，終於抵達機場。

時已黃昏，但機場裏人來人往，這種忙碌的情形，似乎永無休止。

呂偉良跑進一個公共電話亭，打了一個電話到一家航空公司。這家公司最多航機飛往日本各地。他冒充是警局打來的，調查勞絲有沒有訂過飛往日本的機票。

結果出乎意外地，獲得答覆，但是，勞絲已經飛往東京。

湯彼德突然忽忽忙忙跑過來，他本來是負責調查另一間航空公司乘客名單的。可是，他却對呂偉良說：「我似乎看見探長也來了。」

「你是說：夏維探長？」

「對了。」湯彼德說，「他似乎要坐飛機到別處去。你猜，會不會是爲了追踪勞絲？」

「很有可能。」

這時候，夏維突然由那邊走過來。他顯然早已發現了呂偉良和湯彼德在這裏。

夏維探長說道：「呂老兄，怎麼？你也要到日本去麼？」

「日本？」呂偉良怔了一怔，「爲什麼你會以爲我去日本？」

「很明顯的，你也在追踪何乎。」夏維探長說，「他去了東京，我以爲你也會追到東京去呢。」

呂偉良又是一個意外的驚奇，湯彼德也以爲探長是爲了追踪勞絲，想不到却是何乎。他忍不住問道：「何乎爲什麼要去東京？」

「他的兒子死了，喪事還未辦妥，突然就離開了本市，這是十分奇怪的事，可不是嗎？」夏維又說道，「我這次到東京去，就是爲了要找尋這個答案。」

擴音機在廣播飛往日本的航機即將起飛，所以，夏維探長帶着一名助手，忽忽進入閘內。

湯彼德瞪住探長的背影道：「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呢？想不到他們要追踪的，竟是何乎。」

呂偉良沉吟道：「何乎去了東京，勞絲也去了東京，這裏面到底包藏着一些什麼？」

湯彼德若有所思，對呂偉良說道：「對不起，我要去找個朋友。」

「好吧！讓我送你一程，我也要返家去了。」

呂偉良說着，拄杖走出了機場的大堂。

白日做夢　殘花復艷

在東京的一間酒店裏，何乎住的是一間豪華的大套房，幾名日籍槍手，在護衞着他。

他打了一個電話，操着流利的日本話說道：「松本嗎？我是何乎。」

「噢！何先生，歡迎閣下又到東京來。」對方非常客氣，顯然是日本人。

「是的，我有麻煩，立刻就要見你。」

「什麼麻煩？」

「電話裏不便說，見面談吧！」

「好極了，我在整形所等你。」

電話掛了綫，何乎帶了二名日籍槍手，忽忽離開了酒店。

半小時之後，他們在一家整形所裏見面。松本就是這間「松本整形所」的所長。

何乎見了松本的面，就說：「你把我害得好苦呢！」

松本莫名其妙，說道：「這到底是怎麼的一回事？」

「我的面譜，你是根據什麼造成的？」

「一般中國人的面孔，本來就與我們日本人差不多的，可不是嗎？」

「但是，我可能被人誤認是另一個人，結果不但惹來了許多麻煩，我的兒子給她殺了，我本身的安全，也有問題。」

「眞的有這麼一回事？」

「要不是我的處境這麼危險，我又怎會忽忽離家跑到東京來呢？」何乎又問：「你可以立刻爲我動手術，改過另一副面貌嗎？」

「當然可以。」松本說道，「但是，你已經進行過一次手術了，第二次再改形，一定比較第一次麻煩許許多多的。」

「即使如此，我仍然要你爲我進行第二次改容手術，因爲我給那個女人迫得喘不過氣來。」

「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你一定是給她誤認是個拋棄了她的人。」

「我也這麼想。」何乎嘆了一口氣，「但無論怎樣，像我這種人，決不能給人糾纏着的。所以你一定要替我想想辦法。」

「唯有再替你改過另一張臉譜。但是，這項改容手術，耗時頗久，如果你有事務在身，只怕阻碍了你的寶貴時間。」

「不會的，坦白對你說，我暫時必須躲起來，如果你這裏有地方供我住宿，那就更妥當啦。」

「你是我的老主顧，只要你付得出一切費用，我是不會有問題的。」

「那麼，明天我就退了酒店的房間，遷到你這兒來，接受第二次手術。」何乎又說，「今晚，我就趁早將一切要辦的事情辦好。這裏，先付你一些訂金，希望你好好地爲我安排一切。」

「多謝多謝。」松本彎下腰來，接過了一叠鈔票。

離開「松本整容所」，何乎對一名槍手說：「你去請石英三郎派人到酒店來收貨，就說我明天要返香島去了，明白嗎？」

「明白了。」那日籍槍手應了一聲，忽忽與何乎告別。

何乎帶住另一名日籍槍手，返回酒店裏去。

豈料剛入門口，何乎就發覺情形有點不對，他正想向那日籍槍手有所表示；但已經太遲了。

「不准動！舉起雙手！」一個女子用英語喝令道。

她是自房門後面衝出來的，日籍槍手雖然拔槍在手，但是，對方的飛快動作，令到他還未轉過身來，已遭到威脅。

呂偉良沒有猜錯，勞絲果然是爲了追踪何乎才飛到東京來的。

何乎也認出了這是勞絲的口音。他一邊舉起雙手，一邊問：「你的消息眞靈通。你怎麼知道我已經來了東京？」

勞絲冷笑道：「我當然知道，我早說過，你逃不出我手掌的。」

「我與你本來就不認識，你何故天涯追踪，跑到這兒來？」

「別裝蒜了，你死到臨頭，還敢這麼口硬？」

「不是口硬，我是眞的不認識你。」

「如果我眞的是個外國女郎，你當然不認識我。但是，我忘記告訴你，我這一把金髮不過是染色的；我的鼻子也經過了一點兒手術。」

勞絲一邊說着，一邊走過去，把日籍槍手的一支手槍，繳了械。

何乎瞪住她，說道：「即使像你所講的一樣，我還是未曾見過你。」

勞絲道：「可惜，你這醜惡的面孔，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寃有頭，債有主，就算我犯了天大的罪狀，你也該讓我死得明明白白啊！」何乎看見勞絲握住手槍，一步一步的進迫過來，心裏實在有點怕。

「寃有頭，債有主。對了，你說得好，我千辛萬苦，四下裏找你，也就是爲『寃有頭，債有主』，但是，想不到那晚在黑暗中見到的，竟是你的兒子。也好，我精神上的痛苦已經受够了，就讓你也受受這種痛苦的滋味吧！」

「小姐，你到底是誰？坦白說，你把我弄得不明不白呢。」

「我本來叫做玫瑰，藍玫瑰。」勞絲輕輕嘆了一口氣，「但是，經過一塲暴風雨之後，好好一朶鮮花，已經變了色，變成了一朶殘花。」

「藍玫瑰這名字，我聽也未聽過。」何乎說道：「我不是裝模作樣，是眞的，我從來未聽過這名字，也從來沒有見過一個像你這麼年輕的女郎。我看，你一定搞錯了。小姐。」

「不會錯的，同樣的身裁，同樣的醜惡面孔，在我的腦海中，早已烙下了深刻的烙痕。我早已經暗暗許下了願，我要殺你！我要親手殺死你！」

勞絲說着，舉起了那支手槍——這是她剛剛自日籍槍手的手中奪過來的。她原來沒有槍，只有一把尖刀。

那槍手給她自背後威脅着，根本見不到。直至給她繳械之後，他才知道上了當。但已經太遲了。現在，他看見這情形，心裏有點不甘。

就在勞絲舉起手槍的剎那間，槍手出其不意，飛撲過去！

「砰」然一聲槍响！何乎在槍响之前，已倒向了一旁！

他避過了那一槍之後，隨即回身反撲，與那名日籍槍手，合力對付勞絲。

日籍槍手的柔道功架十分厲害，剛抓住勞絲的手腕，便借力揪起了她，把她自頭頂飛擲過去。勞絲手臂一痳，手槍也墮在地上。

勞絲想不到日籍槍手會在劣勢之下，冒險反擊，一下子給他摔得隱隱作痛。但是，她也明知道是生死關頭，不敢猶疑，就地伸腿一勾，勾倒了日籍槍手，二人立即又再糾纏起來。

這時候，何乎已經奪得墮地的手槍在手，喝一聲道：「不准動！」

勞絲一怔，隨即將日籍槍手用力一推，槍手身不由主，整個兒被推向何乎那邊！

「砰」的一聲槍响，何乎只見一條身形倒下，但細看淸楚，那是一名日籍槍手；而勞絲轉眼已竄到他的身旁！

他立即轉身，正待發槍，勞絲已經伸手扣住了

他的手腕！

「喲」的一聲叫，勞絲已自何乎那隻受創的手中，取過了一支手槍！

何乎立刻跪倒地上，說道：「小姐，請你手下留情，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實在說，我已經經過了改容手術啊！」

勞絲一怔：「什麼？你改過容？」

「是的，我可以發誓，我本來的面目，並不是這樣的。」

「你爲什麼要改容？」

「我是一名通緝犯。」

「那麼，你的眞姓名——」

「我本來叫做季大鷹，當年六名大盜械刦某大銀行，我是其中之一。」

「是的，我似乎也在香島各報，看見過這麼一段通緝令。」

「所以，我說我不認識你，倒不是說謊。」

「好了，你拿出證明來吧！」

「我在東京一間整形所改過了面型的，想不到會給你認錯了人。」何乎又說：「如果你不信，可以打電話對證一下。」

「你在那一間整形所？東京有許多這一類手術整形所的。」

「松本整形所。」

豈料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

勞絲一怔，低聲說道：「可能是你的手下，也可能是侍者聽到了槍响聲，而走來查究，你小心一點，我躲到窗簾後面去，有什麼不對勁的話，我首先殺了啊！」

何乎站了起來，勞絲躲在窗簾後面，他才敢去開門。

可是，開門處，何乎大大地吃了一驚！

來者旣不是他的日籍槍手們，亦不是酒店中的侍者。而是日本警察和夏維探長等人。

何乎回頭想關門，但是，各人已經一湧而入。

夏維探長和他的助手們，是首先知會了日本警視廳，才到酒店來抓人的；但是，他至今未知道何乎就是一名銀行刦匪。

何乎瞪住窗簾後面，日本警察則在房內各處搜索着。

等到他們搜到那窗簾背後時，勞絲竟然不在那兒，她早已由窗口逃走了。

何乎無話可說，因爲房內還有一條屍體——那是日籍槍手的屍體。

事後，何乎向夏維探長解釋，他是爲了業務而趕來東京的，但不知怎的，勞絲也來了，槍手就是勞絲所殺。

可是，夏維探長却不相信這些說話，日本警察亦以人命關天，把他帶走。

回到警視廳「日本警察局」，有關方面接到一個操英語的女子打來的電話，她透露了何乎的眞正身份是季大鷹。

這個告密電話，就是由勞絲打去的。她靜悄悄由窗口逃去時，看見酒店門前有警車停着，以爲是警方來抓何乎，却未想到原來是夏維探長帶着他的助手來了東京。

夏維探長這一回算得是意外收穫，他本來要偵查的，只是三宗「玫瑰花命案」，想不到當年六大盜械刦銀行的刦匪，竟會在此捉獲。

原來當年六大盜械刦銀行，被刦去千多萬元一役，前後只有四名刦匪落網，另兩名却連同那千多萬元鉅欵失了踪。

事後警方雖然下了通緝令，但是，誰也沒有想到這些漏網匪徒竟改頭換面。

夏維探長旣然知道了何乎原來是季大鷹，便追查那千多萬元贓欵的下落。根據季大鷹說：他和另一名漏網匪徒陸大鵬，平均分了那筆錢之後，每人得七百萬元，以後便各奔前程，好久沒有連絡。

日本警方便根據他的口供，追尋勞絲這名神秘女子的下落。

至於季大鷹以「何乎」名義幹的鑽石走私勾當，也在這次事件中，一併爲日本警方破獲。弄得夏維探長也感到光采，因爲日本警方一再感謝他。

再說勞絲逃出酒店之後，偷偷打了一個電話，向日本東京警視廳告密。就在她剛剛離開了電話亭之後，便有一輛車子開過來，停在她身邊，把她平空嚇了一跳！

車中人探首外望，道：「勞絲，認得我嗎？」

勞絲看見他戴了一副黑眼鏡，原來他就是湯彼德。

湯彼德推開車門，讓勞絲坐上汽車中去。

湯彼德一邊開門，一邊說道：「爲什麼不問我何故會來東京？」

「你自己告訴我，還不是一樣嗎？」勞絲嘆口氣說。

「是你兒子告訴我，你來了東京的。」

「什麼？」勞絲呆了一呆，瞪住了他，「你……你去看過他？」

「是的，小彼得倒長得趣怪。」

「你怎麼會知道他在什麼地方？」

「該感謝呂先生，他在你撕毀的電話號碼表上，認出了孤兒院的電話號碼來。」湯彼德說道：「現在我開始明白，你爲什麼要避開我了。」

「不！你不會明白的，你永遠也不可能明白。」勞絲垂下頭來。隨即又望向最前方。她想哭！但強忍着。

「你結了婚，是不？」

「沒有。」

「那麼，兒子是怎麼來的？」

「野種而已。」

「什麼？」湯彼德回頭瞥了她一眼。

「我說，那是野回來的。」

「到底你也承認，小彼得是你的兒子。」

「我當然承認，他是我的骨肉。」

「爲什麼你要把這無知的小生命，養在孤兒院裏？」

「因爲我還沒有安定下來，東奔西跑的，怎麼可以養孩子。」

「你可是藍玫瑰？」

「你猜吧！」

「我早已經猜到了。但是，你一直在否認。」

湯彼德又問：「爲什麼？爲什麼你一直在否認你的身份？爲什麼你要躲避我？」

「我眞不知道，你憑什麼可以確定我就是藍玫瑰。」

「還記得多年前，你在機場送別我一幕嗎？當時你親手將一朶玫瑰花挿在我的衣襟上，聲聲祝我前程似錦，我也聲聲囑你珍重。我們曾經擁抱，你的淚水也沾濕了我的衣襟。就在那一次擁抱中，我發現了你耳後的一顆黑色的痣……」

勞絲不由自主地，伸手摸向耳後，她的淚水也不由自主地滴了下來。

湯彼德把車子停向路邊，這是一條很僻靜的街道。勞絲情不自禁，「哇」的一聲，倒進了他的懷抱中，痛哭起來！

「我是不是在做夢？」湯彼德怔怔地說。

勞絲伏在他的胸前，哽咽着說：「不！你不是做夢，我就是你所須要找的人。」

「爲什麼你早不承認你的身份？」

「不……我不想再見你。」

「爲什麼？」

「我已經不是以前的玫瑰了。」

「你在我的心目中，還不是一樣可愛的麼？」

「不！以前我是一朶嬌艷欲滴的鮮花，但現在，我已經是一朶殘花敗柳。」

「玫瑰，你不要這樣，祗要你的心裏還是那麼的愛我，我們還是天生一對的。難道你忘記了嗎？我們曾經有過山盟海誓！」

「是的，我怎麼會忘記呢？這是天意吧，爲什麼我們要分手？要不是我們分開了幾年，事情就會改觀。但是，現在我實在不配你！」

「別這樣，現在不是十八世紀的時代，我也不是什麼王孫公子，祗要你還是那麼的愛我，我不會計較過去的一切的。」

「雖然你够大方，但我却心裏難過。」

「別再這樣，過去的事，也別再提了，我們一齊返回香島去，把小彼得領回來養。」

「不！不要這樣。」

湯彼德道：「爲什麼？他到底也是你的親骨肉啊！」

「不！別再提他了，他不是我的骨肉，我把他改名小彼得，只是爲了紀念你。想不到，你終於因爲有呂偉良先生的帮助，找着了他！」勞絲深深地嘆息着。

「是的，要不是他，我也不會找到這裏來。幸而我有護照，也有國際駕駛執照，一切都方便，這樣才可以跟踪你到這兒來。」

「本來，我想你死了這條心，我也把自己當作死了。但是，想不到你却苦苦糾纏着我。唉！眞是寃孽啊！」

「爲什麼你不放過何乎？」

「何乎？」勞絲含淚望住了湯彼德。

湯彼德道：「是的，呂先生猜測你一定會追踪到東京來，因爲我們在機場見到探長，他是到東京來追尋何乎的。」

「那麼，呂先生呢？」

「他沒有來，我是借故找朋友，偷偷趕來東京的。」湯彼德又問：「是不是何乎對不起你？」

「不！我不認識他！」

「那麼，你爲什麼與他過不去？」

「我的意思是：我祗認得他的樣貌，不知他的名字叫什麼。」勞絲又像墮進了痛苦的回憶中，淚水汩汩而下，終於又倒進了湯彼德的懷抱裏。

湯彼德一邊擁抱着她，一邊撫慰道：「算了，別再提那件事了，過去的，就讓它過去吧。」

話雖如此，湯彼德還是希望知得更多。但是，他看見勞絲哭得像個淚人，却又心有不忍。不過，聽勞絲的語氣，他也可以猜測得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大概勞絲給一個男子欺騙了她的貞操，這男子可能改了一個假名，跟她發生關係之後，她便有了孕。小彼得大概就是他們的骨肉之一。因此，勞絲便把小彼得送進了孤兒院，天涯海角去找這個負心人。——這就是湯彼德的想法。

但是，實情是否如此？相信除了勞絲之外，也就沒有人知道。湯彼德不想令她再傷心，所以，也就

沒有再追問下去。

湯彼德開車把勞絲徽到她稅居的酒店，取回一些極其簡單的行李，然後一齊回到湯彼德所居住的酒店來。

勞絲的表情呆木，她一直沒有停止過思索，即使湯彼德千言萬語地加以安慰，可是，她還是怔怔地想，淚水不停地流！

湯彼德在酒店的房間裏，輕吻着她，為她吮乾了臉頰上的淚珠兒，她在微微發着抖，驀地將他緊緊地擁抱起來！

他們在熱吻，在愛撫，終於墮進了愛慾的深淵裏！……最後，相擁睡去！

也不知睡了多少時候，湯彼德一覺睡來，發覺勞絲已經不在他的身邊。

他以為她跑到浴室去了，可是，浴室裏也沒有人。

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發夢，然則夢境却是那麼的眞實，一切都值得他去回憶。

他按動了房中的喚人鈴，酒店裏一名侍者來了。他問那侍者，一名金髮女郎是什麼時候離去的？侍者說，他並沒有見過什麼金髮女郎。

湯彼德更加懷疑自己在做白日夢！

侍者走了。

不久之後，有人敲門。湯彼德立即想到這可能就是勞絲。

是的，也許剛才她靜悄悄地到外面去逛逛，大概現在回來了。

他連忙跑去開門。但是，門開處，出現了三名大漢，其中二人手持短槍，對準了他的胸膛，走在最前面的一個，推了他一掌，使他整個兒倒退了幾步，差點兒跌倒地上。

三個人進了房間之後，門立即掩上。他們非常有默契，一名持槍大漢負責監視湯彼德，另外二人分別在浴室和衣櫥各處搜索。

湯彼德忍不住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頭戴毡帽的一名大漢，也是唯一沒有持槍的，操着英語問：「那女人呢？」

湯彼德心裏立刻明白過來，原來他們是何乎走私集團裏的人。但是，湯彼德却故意說道：「什麼女人？」

「小子，別裝蒜，有人見你帶了一個金髮女郎回來，她在那裏？」

「我不知道啊！」

「拍」的一聲，湯彼德被摑了一掌，但他不敢還手，因為其他二名大漢，在旁虎視眈眈。

那戴帽的大漢道：「穿好衣服，跟我們走！如果你敢反抗，我就殺你！」

湯彼德無可奈何，祇有在槍桿之下屈服下來，穿上衣服，跟他們走！

一輛汽車已在酒店門前等候着。

湯彼德又故意地問道：「到底這是怎麼的一回事？」

「那女人破壞了我們的組織，使我們損失不少，我們要找她算賬。如果你能夠說出她的所在，我可以放了你。否則，你便有麻煩。」戴帽的大漢告訴他。

「坦白說，我也正在找她。」

「她是你什麼人？」

「女朋友。」

「他媽的！我還以為她是香島來的女偵探！臭娘子！我找到她，一定把她撕開兩半。」

車子最後停在一間日本式建築物外面，湯彼德被帶入屋子裏去。

屋內也有一名中年男子，他問那戴毡帽的人：「何乎怎麼啦？」

「他和那批貨，都已經落入警方的手中。我們查出一個金髮女郎可能是內綫，她出賣了何乎！這小子就是收藏着那金髮女郎的人。」

湯彼德心裏替勞絲叫寃！但看這班私梟們個個兇神惡煞！也不禁替他本身的安全担心起來。

就在這時候，門外突然傳來了一下煞車聲！

那個中年男子道：「還有什麼人跟你們一道來的？」

「沒有。」三名大漢齊聲答道。

其中一個走到窗前，祇見一輛街車剛剛離去。附近並未見到有任何人出現！

中年男子又問：「是什麼人？」

「到處兜生意的街車。」

可是，話猶未完，門突然响了。似乎有人要入來！

「誰？」室內各人都呆了一呆。

中年男子命令一個槍手：「到外邊去看看。」槍手應命離去！他剛行出走廊，立即慘叫一聲，倒了下去！

室內各人一怔！紛紛拔槍衝出，可是，除了倒斃血泊中的槍手之外，鬼影也見不到一個。

一朶有枝有葉的，膠玫瑰花，端端正正的，插在死者的額角中央！

另一名活着的槍手，突然叫了一聲：「她在那邊！」

各人的視綫望向走廊的另一邊。一個女人的影子，飛快地在那兒一掠而過！

「砰砰砰」連放了三槍，包括發射自槍手，中

年男子和戴帽大漢等人的手槍。

可是，當他們衝過去時，那兒沒有人影，也沒有血漬遺下，證明那女人並未受傷。

這是一幢日本式的房屋，沙紙，木框間隔成的「塌塌米」，可以四通八達。當他們奔回原來的房時，發覺湯彼德不見了。

各人恍然大悟：「原來是那個金髮女郎！」

是的，剛才闖進來的女人，正是勞絲，她看見湯彼德被人帶走，怕他受害，所以跟踪至此。可是，現在她還沒有離去。

正當勞絲與湯彼德二人躲進花園中的假山後面時，三個人已經持着手槍，衝了出來。

勞絲連忙對湯彼德道：「小心點，揀機會離開這裏吧！」

「那麼你呢？」湯彼德低聲問。

「別理我，我引開他們，讓你逃走！」

「不！我一定要與你在一起！玫瑰，我不能再離開你啊！」

「別那麼娘兒氣，回頭我來找你！」

話也未說完，人已縱跳出去，那身形之快，直如脫弦之箭！

「砰砰砰」一連串的槍聲，三個日本男子差不多同時叫出了一聲：「她在那邊！」

可是，勞絲轉眼又失去了所在！

中年男子道：「別放走她！」

三個人包圍過去，一條身形隱約就在一叢玫瑰花的後面。

湯彼德在石山後窺伺着，暗暗替勞絲担心着。他沒有逃走的企圖，因為他不想再失去勞絲——他心愛的玫瑰！

玫瑰花叢突然直幌了一下，「砰砰砰」一連串的子彈又射了過去！

就在同一時間裏，玫瑰花叢後面，擲出了三朶玫瑰花來！祇見三團黑影疾飛而至，三個人同時慘叫了一聲，紛紛倒地！

每個人的額角之上，都穩穩插着一朶玫瑰花，鮮血就自花枝的旁邊流了下來，他們祇是掙扎了一下，便倒斃在那裏。

湯彼德看得口呆目瞪，他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眞的。

就在這一剎那間，他又看見勞絲在玫瑰花叢後面的草地上一躍，他歡喜得直叫起來：「玫瑰！你別走！等我……」

可是，勞絲却朗聲喝道：「快走！槍聲一定驚動了隣近的人，你再不走，便要坐牢。」

湯彼德正想再說一些什麼，可是，勞絲已經不再聽下去，她急縱輕跳，竄至一幅牆壁之下，雙足一頓，一條身形翻過了牆頭，飛了出去！

湯彼德又呆了一陣，這是武俠小說中的飛簷走壁的功架，他以為祇可以在銀幕上見到的輕功，想不到會出現在眼前。

然而回頭看看躺在地上的三條死屍，他就不敢再獃在那兒想。

於是，他匆匆離開了那幢日本式的建築物。

當他衝出街上的時候，勞絲已經不知所踪。

湯彼德無可奈何，祇有回到他原來居住的那間酒店去。

可是，房門推開，湯彼德立刻又給嚇了一跳，幾乎要退出房外！原來一個男子的身形，端坐在房內一張沙發椅之上。

湯彼德祇可以見到他的背影，却見不到他的面容。但是，他想像到這可能是剛才一帮私梟的人，現在也許是知道他們的同黨死了，所以來找他算賬吧？

湯彼德想到這裏，立刻退了出房外，就想順手將房門關上。

可是，一個男子的聲音，却叫了過來：「不要走！進來吧！」

聲音是那麼的熟悉，使到湯彼德不想立刻離去了。

那人已經自沙發椅前面站了起來。湯彼德立即就認得出他是「鐵拐俠盜」呂偉良。

湯彼德驚喜莫名，重新走進房間中來，把房門掩上。

「怎麼會是你？」湯彼德眞的又在懷疑自己在做夢。

「你可以到東京來，我當然可以。」呂偉良笑着走了過來，「所不同的，就是你比我更方便，因為你有外國護照，我須要一點時間去辦手續。」

湯彼德有點不好意思，說道：「我祇想來找回玫瑰而已，想不到，我却瞞不過你。」

「在機場裏，我已經看出你有追踪到東京來的企圖。」呂偉良拄杖站在湯彼德的面前，問道：「怎麼？找到了她沒有？」

「找到了，但是，又失了踪！」湯彼德頹喪地，在沙發椅上坐了下來。

「她承認了一切？」

「是的，她就是我要找的藍玫瑰。」

「她果然是為了追踪何乎而來的？」

「是的，不過有些事情，你我二人也想不到。」湯彼德道：「就是何乎的眞正身份。」

「他是誰？」

「我也不大清楚。總之，他現在已經落入了日

本警方的手中。據說，他不但是一名著名的私梟，還是一名通緝犯。這一回，夏維探長該感謝藍玫瑰的了。」

呂偉良道：「為什麼藍玫瑰不肯和你生活在一起？」

「我也不知道。」湯彼德又嘆了一口氣，「也許她根本就不愛我。」

「她為什麼隱瞞着自己的身份？」

「看情形，她是一個被遺棄的可憐女人。但是，我看見她太傷心了，不想追問下去。不過，大致情形，總可以想得出來，她是被人玩弄而拋棄的，玩弄她的男人，就是跟何乎的樣子差不多的男子。她存有一種強烈的報復心理，所以，何乎變成了代罪羔羊。」

「你們既然舊愛重逢，也該不再計較過去的一切才對。」

「是的，我絕對不計較，但是，她似乎有點心理變態，不找到那個男子，絕不罷手似的。」湯彼德又說：「呂先生，你來得正好，我求求你，替我把她找回來。」

呂偉良道：「我也沒有辦法，不妨坦白告訴你，我不是為了追踪你而來的。」

「那麼，你來東京幹什麼？」

「我和我的徒弟阿生，到大阪去看博覽會，但想起你們都在東京，順道在這兒逗留兩天。你有外國護照，所以我知道你不會用假名，因此，我也很輕易把你找到。」

「你住在那兒？」

「附近一間酒店。」呂偉良道：「我也要走了，希望以後有機會再見。」

湯彼德無可奈何，祇有把呂偉良送走。

為了避過了私梟的耳目，湯彼德担心他們尋仇，遷到另外一間酒店去居住。他還沒有離開東京的意圖，因為他還要找回藍玫瑰。

根據報紙的消息：夏維探長已經把私梟何乎押返香島去。

何乎的真正身份，也在報章上刋了出來，他是械刧銀行的六大盜之一——季大鷹。國際刑警正根據他的口供，追緝另一名匪徒陸大鵬的下落。至於其餘四人，早已被捕判罪了。

唯一令警方傷腦筋的，就是協助警方破案的勞絲，下落始終不明。

一個龐大組織的私梟集團，給東京警方破獲了，被勞絲用帶毒玫瑰擲死的中年男子，正是頭目石英三郎，警方事後也發現了他和其他三名手下，倒斃在寓所之內。每一名死者都有一朵玫瑰花插在額上。

夏維探長把一些有關資料向日本警方提供，可是，他們仍然找不到勞絲的下落。從出口旅客的名單上，也找不到一點痕跡。

湯彼德在東京獃上幾天，終於，也回到香島來了。

他念念不忘孤兒院中的小彼得，因此，他回到了香島之後，又租了一輛汽車，匆匆的趕到孤兒院去。

但是，一件令他意料不到的事，又發生了。小彼得已經給人帶走！

「誰把小彼得帶走？」湯彼德問院長。

院長道：「是一位富商。他須要領養一個孩子，他頂喜歡小彼得。」

「你怎麼可以胡亂把他讓別人帶走？」

「這是本院的規則，凡是送到這兒的孤兒，我們有權替他找尋一個好的歸宿。」

「但是，小彼得是有母親的。你也知道的。」

「先生，你有所不知，他的母親只是個歡場中的女人，不適宜把孩子帶在身邊的。再說，如果她還愛自己骨肉的話，早該把他帶走了。況且本院的規則，她也十分清楚的。」

湯彼德想了想，又問：「可以告訴我，他的養父是誰嗎？」

「對不起，我們有責任守秘的。」

湯彼德生氣了，他說：「這麼說來，你們可以把孩子活埋，弄得一點痕跡也沒有，結果也可以對外宣稱，孩子被不知名人仕領養。」

院長道：「先生，你最好檢點一些，本院是由一班名流太太贊助的，你怎麼可以把我們看成劊子手？」

湯彼德「哼」一聲，走了！

他心有不甘，但却又想不出甚麼辦法來對付這位院長。

是的，如果「鐵枴俠盜」呂偉良還在本市的話，他還可以去求他幫幫忙，可是，現在他師徒二人已經到日本去參觀萬國博覽會，甚麼時候回來也沒有人知道。

在駕車返回市區的途中，湯彼德突然想出了一個主意來。

晚上，湯彼德再靜悄悄來到了孤兒院附近。他把車子停好，偷偷進入了孤兒院內。

他終於在院長的辦公檔案中，查出了收養小彼得的人，原來就是富商唐貝加。上面還有姓名地址等等，記錄得十分詳盡。

湯彼德大喜，一一的抄錄下來，這才悄悄然離去。

這時候，唐貝加正與小彼得在花園裏吃早餐，晒太陽。

通過傳達，湯彼德獲得唐貝加的接見，但小彼得却給女傭人帶開了。

「我們似乎未見過面。」唐貝加說。

「是的，我是為了小彼得而來的。」湯彼德開門見山地說。

「噢！小彼得是個很有趣的，但又很可憐的孤兒。湯先生，你是他甚麼人？」

湯彼德想了想，說道：「坦白說，我也看中了他，但給你棋先一着！」

「哦！原來你也喜歡他。」

「是的，我們可以談談條件嗎？」

「對不起，沒有甚麼好談的，在任何情形底下，我也不會讓他離開我。」

「相信並不就只是因為他長得很有趣吧？」

「當然，人結人緣，有時很難解釋的。」

「會不會與小彼得的母親有關？」

唐貝加面色一沉，說道：「你說話小心一點，我是個有名譽、有地位的人。我也有妻子，只因為我兩老年過半百，膝下猶虛，才想起到孤兒院去領養一個男孩，想不到你竟這麼囉嗦。」

湯彼德看見一個中年女人，正由裏面走出來。唐貝加隨即也站了起來，向湯彼德下逐客令。

湯彼德迫於無奈，他只好離去。

唐太太問她丈夫：「這男人是誰？」

「我也不認識他。」

「他要甚麼？」

「他要領回小彼得，給我拒絕了。」

唐太太道：「聽說你曾經去僱用一名私家偵探，到底為甚麼？」

「嗯……你由那兒聽回來的？」

「我當然有辦法。你會請私家偵探，難道我又不會麼？」

「太太，你別疑神疑鬼，我聘請私家偵探，不過是為了商業上的一些事，須要查個明白。」

「真的？」唐太太輕輕一笑，說道：「但據我所知，你在秘密偵查一個女人的下落！」

唐貝加面色大變。

唐太太又說：「那女人，據說叫藍玫瑰，為甚麼你要偵查她的下落？」

唐貝加道：「你別聽人家胡說八道，根本沒有這件事的。」

「你請來的私家偵探，可能已經查出了小彼得就是藍玫瑰的兒子，所以你堅持要把這小野種領回來養。是不？」唐太太又迫問着。

「這些只不過是你的幻想而已，你別再囉嗦好不好？」

「你不說出真相，我便把小彼得趕走！」

「太太，你怎麼可以這樣？」

「為甚麼不可以？我是這裏的女主人。」

「但是，領養小彼得，是你也滿意的。」

「我是故意引你上釣，想不到你這麼輕易就上當了。」

唐貝加嘆氣說：「別這樣好不好？我們都差不多五十歲有多了。沒有兒子——由外面領養一個，這是十分普通的事，何必越扯越遠？」

「問題全都出在甚麼藍玫瑰的身上。」唐太太也嘆了一口氣，說道：「正如你所說，我們已經五十歲有多了，我也不想舊事重提，但是，為了我心裏減少一重陰影，你必須把真相說出來。」

「好吧！如果你答應我，不加追究，我也不妨坦白說出來。」

「那麼，你說吧！我會原諒你的，只要你真心改過。」

「我年紀不少了，怎麼還會作反？但過去的，都錯了。」唐貝加又說：「藍玫瑰是個舞小姐。我數年前，曾經和她發生關係。」

「甚麼？你……」唐太太氣得面也紅了一陣，青了一陣。

可是，唐貝加却說：「你答應過饒恕了我過去的，怎麼又認真起來了？」

「好吧！你說下去。」唐太太按捺住滿腔怒火，但心臟的跳躍仍在加劇。

唐貝加往下又說：「小彼得是我的骨肉，所以我千方百計，也要把他找回來。」

「真想不到，你在外面養了一個女人，我竟被蒙在鼓裏。」

「那是過去的事了。何必認真？」

「唉！真是冤孽！」唐太太倒抽了一口氣，又問：「你怎麼知道他是你的骨肉？」

「藍玫瑰在她的肚皮大了之後，便失了踪。所以，我一直希望找回她來，無非為了她肚子裏的孩子。」

突然間，有一個女子的聲音加插入來：「不！你在說謊！」

這女子的聲音，決不會是唐太太的，也不是唐家裏的人。

唐氏夫婦回頭一看，但見花園中的花叢後面，走出了一個長髮披肩面目呆滯的女人來。

這女人出現，登時令到唐貝加渾身發抖。他不由自主地說：「怎麼是你？」

「認得我嗎？」那女人自玫瑰花的背後，慢慢

走出來。

唐太太忍不住問：「她是誰？」

「她……」唐貝加說不下去。

那女人反而催促道：「爲甚麼不告訴你太太？現在我回復了本來面目，你該認得我了。」

唐太太似乎想起了，道：「你……你是不是就是藍玫瑰？」

那女人點點頭，但雙眼却瞪住了唐貝加。

唐太太又問：「你來這裏幹甚麼？」

「找你丈夫算賬。」藍玫瑰道：「唐先生，把眞相說給你太太知道，讓你死得明白一點！」

唐貝加渾身發抖，唐太太也想到了一些不幸的事情，隨時也有可能會發生。

他們之間，差不多有一分鐘的沉寂！

唐貝加終於說道：「你別迫我，我一直沒有忘記過你。」

「眞的？」藍玫瑰傻氣地笑了笑。「看來我還要多謝你呢。」

「我請私家偵探查你下落，便是一個例。我千辛萬苦，把小彼得收養，證明我這個人，還有良心。」唐貝加說。

「是的。」藍玫瑰道：「要不是你把我的小彼得收養，我也無法可以查出你的下落。所以，說到最後一句，我還要多謝你。」

唐太太看見她目露兇光，心感不妙，問道：「你想怎樣？」

藍玫瑰道：「我要你知道你的丈夫是個怎麼樣的禽獸！」

唐貝加道：「我知道你恨我，但是，當時我們都喝了一點酒，這種事，有時很難避免的，我可以賠償一些錢給你！」

歡迎——
指教！
定閱！

「是的，我還不知道你有多少錢。」藍玫瑰又問：「你可以給我多少？」

「你說吧。」唐貝加道。

「如果金錢可以補償一切，那麼，我要的數目，是一百萬元。」藍玫瑰道。

「我那有這許多錢？」唐貝加道：「十萬八萬元，也許我還可以做得到。」

藍玫瑰想了想道：「除了金錢之外，你還有另外一個贖罪的方式。」

「好吧！你說好了，只要我能力做得到的，我一定依你。」

「告訴我，你的朋友叫甚麼名字？」

「甚麼朋友？」

「別裝蒜了，當晚與你在一起的禽獸，他的樣子與何乎差不多的。」

「他……叫宗雄。」

「宗雄？」藍玫瑰怔了一怔，「想不到，他會跟何乎的樣子相差無幾。」

「是的，我也在報章上，看到了何乎的新聞，這也是定數吧！他經過了改容手術，改得竟然和宗雄一樣。」

「他在甚麼地方？」

「我也不知道。」

這時候，由花王領導的一班男女僕人，突然把藍玫瑰包圍住。

藍玫瑰若無其事，仍然站在那兒一張石枱旁邊，跟唐氏夫婦對話。

花王是個孔武有力的男子，他向同伴打了一眼色，手持利刀，搶了過去！

藍玫瑰頭也不回，抓起石枱上一個吃餐用的乂子，往後一擲，花王「喲」的一聲，手腕中了一乂，鮮血直流個不停！

其他幾個手持刀棒的男女僕人，不敢再動！

藍玫瑰高聲說道：「冤有頭，債有主，我來找唐先生，是爲了一些舊賬，誰再動手，下一次我決不會手下留情！」

各人呆了一呆，齊齊後退了幾步。

藍玫瑰道：「唐先生，你再不說出宗雄那廝的行踪，我可不客氣了。」

說着，她霍然又自石枱之上，奪過了一柄餐刀，一個箭步搶前，一把抓住了唐貝加的衣襟，刀鋒直壓向他的頸項之間！

唐太太見狀，嚇得顫聲叫道：「你別這樣，你要知道宗雄的消息，我可以告訴你的。」

可是，唐貝加道：「不要說！她會殺死他的！不要說啊！」

藍玫瑰手一緊，刀鋒壓進了唐貝加的下頜，劃破了一條刀痕，冒出血來！

（未完待續）

過關刀

酒醉酒虫愁上愁

秦紅·文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無影刀」楚雲彪在金陵武館，又再接到「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留柬，要他前往河南登封縣境的鬼谷領死，楚雲彪爲打破多日來的謎團，毅然單騎前往，途經一座山谷，爲董圖糾同花猛、花武、花威、花俊四兄弟，攔途圍攻，楚雲彪雖使出師門絕藝「斬魂十八刀」奇奧的招式應敵，但數十招下來已感應付艱難，正當他要伺機脫逃之際，却意外的把花猛、花武、花俊、先後殺死，董圖與花威大驚逃去，楚雲彪檢視死者屍骸，可知有人暗中相助，在他發聲請相助者現身後，林中步出一位美若仙子的少女——

那姑娘年約二八，雲鬢輕梳蟬翼，蛾眉淡掃春山，秀目盈盈如秋水，香唇紅紅似櫻桃，身段窈窕，穿着淡綠衣裳，氣質嫻雅，如大家千金！

她嬌美的臉上，還帶着一絲迷人的微笑！

楚雲彪慢慢站起身子，滿臉錯愕地道：「是妳……姑娘？」

她含笑點了點螓首，却不啓口回答。

楚雲彪拱手一揖，仍是滿面驚奇的問道：「姑娘貴姓芳名？」

她櫻唇微啓，露出一排潔白的美齒，吐出嬌美悅耳的聲音道：「余素貞。」

楚雲彪一指雷霆劍花猛三人，又問道：「是妳發出暗器打中這三人的？」

余素貞頷首答道：「是。」

楚雲彪微微一皺眉道：「爲何出手幫我呢？」

余素貞輕脆的笑道：「因爲想救你！」

楚雲彪道：「妳認爲不出手暗助，我就會死在他們手裏？」

余素貞笑道：「是的。」

楚雲彪聳聳肩道：「我覺得還不到那樣糟的地步……」

余素貞微詫道：「你不滿意我出手幫助？」

楚雲彪道：「不，我只覺得……覺得很意外，余姑娘是怎麼來的？」

余素貞道：「路過此地，無意間發現他們要在此截擊一個人，一時好奇，故留下來觀看。」

楚雲彪道：「那麼，余姑娘是早在在下到達之前就在這裏的了？」

余素貞道：「不錯。」

楚雲彪問道：「余姑娘聽到他們說要截擊何人？」

余素貞的美眸在他面上溜動着，忽然一指雷霆劍花猛三人道：「這三人的屍體應該先移入林中，免得爲過路行人看見。」

楚雲彪點頭稱善，俯身抓起獨角龍花武的屍體，走入林中放下；來回走了三次，便把花氏三兄弟的屍身及武器全部移入樹林中，然後用刀剖土掩去地上血漬，最後把自己的寶刀擦拭乾淨，納入鞘中，笑道：「好了，余姑娘可否回答在下剛才提出的問題？」

余素貞含笑道：「我很樂意把聽到的據實說出，就怕你不相信！」

楚雲彪一怔道：「在下怎會不相信？」

余素貞道：「你相信麼？」

楚雲彪點頭道：「當然！」

余素貞沉着聲道：「他們要在此截擊之人，就是你！」

楚雲彪又是一怔，詫聲道：「這！這不可能的吧！」

余素貞微微一笑道：「你瞧，我早知道你不會相信！」

楚雲彪驚訝道：「可是，剛才那黃無常還問在下的姓名，後來又否認是在等着攻擊在下呀！」

余素貞道：「你是無影刀楚雲彪不錯吧？」

楚雲彪道：「如假包換！」

余素貞道：「那麼，我自覺沒有聽錯，我在半個時辰之前來到此處，聽見那雷霆劍花猛向黃無常說了一句話，他說『等下咱們不可輕敵，老夫聽說楚雲彪那小子的斬魂十八刀已得其師眞傳，火候十分老到呢！』我聽了這句話，方知他們要在此截擊你，才決定留下來瞧熱鬧，因爲你無影刀楚雲彪的大名，我也是久仰得緊！」

楚雲彪大爲驚奇，道：「但是，旣然他們準備截擊在下，剛才那黃無常爲何要假裝不認識我？又否認不是要等着攻擊我？」

余素貞道：「我不知道。」

楚雲彪忽然若有所悟的點點頭道：「是了，他們假裝不認識我，是在預留退路！」

余素貞問道：「怎麼說？」

楚雲彪道：「他們這樣做，是怕萬一反被我擒住時，我才不會追究他們攻擊我的原因。」

余素貞恍然道：「嗯，必是如此。」

楚雲彪星目閃閃生光，轉向樹林中望去，說道：「那個笑面虎花俊好像還活着……」

說着，向樹林中走去。

余素貞隨後跟入，兩人走到笑面虎花俊的身邊，一齊彎腰運目察看，只見花俊面色死白，胸部微微起伏，仍在昏迷中，楚雲彪沉吟道：「不知能不能把他救醒？」

余素貞道：「他因失血過多，只怕是救不活的了。」

楚雲彪蹲下身子，將花俊扶起，讓他倚樹而坐，然後輕輕拍着他的面頰，喊道：「花俊！花俊！你醒一醒！」

花俊似有淸醒之狀，雙目微睜，旋又垂下皮眼，嘴裏發出一聲輕弱的呻吟。

楚雲彪急道：「花俊！告訴我，你們爲何要攻擊我？是誰指使你們攻擊我的？」

花俊雙目復睜，無神的瞥了楚雲彪一眼，隨又閉上，沒有開口答話。

楚雲彪又道：「快告訴我，是誰指使你們來攻擊我的？」

花俊嘴唇張了張，却說不出話來。

楚雲彪十分着急，說道：「你老實告訴我，我可以救活你的命。快說！是誰指使你們的？」

花俊渾然不動。

楚雲彪又拍着他的面頰，道：「提起精神來！花俊！提起精神來！你只說出那指使者的姓名就够了！」

花俊的頭歪向一旁。

余素貞道：「他死了。」

楚雲彪恨然一揮手，挺身而立，恨聲道：「早知如此，剛才就不該讓那黃無常和霹靂斧花威逃去了！」

余素貞道：「當時我以爲你會追去，爲了想留一兩個活口，給你盤問，故而未繼續發出七巧斷魂針。」

楚雲彪長嘆一聲道：「眞可惜，如能擒下一個，一切事情說不定就可大白了。」

余素貞道：「如果有人要殺死我，我多少可以猜出對方的理由或幕後指使人爲誰。」

楚雲彪苦笑道：「如果我與人有仇，我也猜得出！」

余素貞訝道：「你不曾與人結下仇恨麼？」

楚雲彪道：「是的，我最近遭遇了許多奇怪的事情，都與私仇無關……」

語至此，深深嘆了一口氣。

他的心情愈來愈沉重，因爲他對發生在金陵武館的那些「怪事」正感到已經理出一個頭緒來的時候，今天黃無常五人的攔路截擊又攪亂了他的頭緒，使他再一次墮入五里霧中。

他原已理出的頭緒是，斷定署名爲「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女人必與師父的失踪有關，她之「命令」自己去鬼谷「領死」，必是打算對自己進行某種要脅；可是今天出現的黃無常及北邙四醜，他們又是何來路的人呢？

那署名爲「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的女人旣已「命令」自己去鬼谷「領死」，而自己也正在趕去，她自無再派人在此截擊自己之理，因此可斷定黃無常五人不是她的部下，而是另一方面的人。

那麼，他們因何要攻擊自己？

楚雲彪爲此絞盡腦汁，却想不出一個道理來，因此只有連連嘆氣，發抒心中的鬱悶。

余素貞注目凝望着他，道：「你似乎有很多心事？」

楚雲彪又輕輕嘆了一聲，點一點頭道：「是的，我心中實有太多的迷惑，有數不盡的死結解不開來……」

余素貞道：「能否爲我一道？」

楚雲彪抬目望着她，心中的迷茫鬱悶，竟似被她的迷人的姿色所溶化，忽然感到一陣如沐春風的快慰，當下爽然一笑道：「我該先向妳道謝，剛才如非妳出手暗助，我恐怕眞的難逃死刦！」

余素貞嫣然一笑，說道：「舉手之勞，何足掛齒。」

楚雲彪道：「姑娘打暗器的功夫眞是高明，每一針竟都打中他們的背心靈台穴。」

余素貞笑道：「雕蟲小技，算不了甚麼。」

楚雲彪又問道：「剛才，妳說那叫甚麼針來着的？」

余素貞道：「七巧斷魂針。」

楚雲彪「哦」了一聲道：「那樣細小的針，妳竟能在數丈外發出，足見妳功力非凡，猜想其他方面的武功也一定高人一等。」

余素貞笑道：「不成，我除了打針之外，別的功夫平凡得緊！」

楚雲彪含笑問道：「在下可否知道姑娘的師門來歷？」

余素貞道：「家師姓石名曉梅，有個綽號不大高雅，你聽了不要見笑才好。」

楚雲彪道：「不敢。」

余素貞道：「叫賣花婆。」

楚雲彪微微一怔道：「賣花婆？」

余素貞笑道：「是的，家師喜愛種花，故以賣花爲生。」

楚雲彪沒聽過武林中有這麼一號人物，心中暗暗稱奇，問道：「眞的是賣花麼？」

余素貞道：「眞的！她老人家從十幾歲開始就以賣花爲生，已賣了五十年了。」

楚雲彪追問道：「她是哪一門派的高人？」

余素貞道：「家師無門無派。」

楚雲彪道：「那麼，令師的武功，是怎麼練成的？」

余素貞歪頭笑道：「你追究這些幹麼！」

楚雲彪道：「對不起，在下只是感到好奇，令師一生旣是以賣花過活，照說她——」

余素貞接口道：「家師的武功，是一位老乞婆傳授的，據家師說，她十四歲的時候，有一天在街上賣花，看見一個老乞婆病重倒在路旁奄奄一息，她就將老乞婆救回家延醫治療，居然治癒了那老乞婆的病。老乞婆爲了感謝她，便傳授她武功。」

楚雲彪道：「原來如此，不知那老乞婆叫何姓名？」

余素貞道：「家師僅知她姓巫。當時家師年紀尙小，不知道去請教她的姓名來歷。雖然後來一直和她相處了四五年，亦僅知她姓巫而已。」

語聲微頓，繼道：「家師練成一身武功之後，並未投身武林，仍然繼續種花賣花，數十年如一日，直到前兩個月，才突然神秘失踪。」

楚雲彪一驚道：「神秘失踪？」

余素貞神色黯然道：「是的，兩個月前的一天早上，她老人家照例拎着一籃鮮花出去叫賣，誰知竟一去不返……」

楚雲彪聽出興趣來了，挿口問道：「姑娘和令師一向居住何地？」

余素貞道：「我們師徒住在鳳陽城中。」

楚雲彪道：「令師每天只在城中賣花，或者曾到外地去？」

余素貞道：「一向都在城中叫賣，不曾去過外地。」

楚雲彪詫異道：「那怎麼會失踪呢？」

余素貞愀然道：「是呀！她老人家每天都是早上出門，午前回來，可是那天一直到黃昏時候仍不見她老人家回來，我便上街去找。可是找遍全城毫無着落……」

楚雲彪道：「令師在鳳陽城中住了幾十年，認識她的人必然不少，妳有沒有打聽看看？」

余素貞道：「有的，但打聽不出一點消息。」

楚雲彪道：「令師可曾與人結仇？」

余素貞道：「沒有。」

楚雲彪道：「這就怪了。」

余素貞道：「可不是！我在家等了五六天，仍不見她老人家回來，後來忽然想起她老人家曾說她洛陽有個妹妹。因此想到她老人家可能去洛陽探望妹妹，故決定前往洛陽找一找。」

楚雲彪沉吟道：「令師如欲去洛陽探望妹妹，也應該告訴妳一聲才對啊！」

余素貞道：「是的，我也是這樣想。」

楚雲彪道：「所以我認爲令師不可能是去了洛陽！」

余素貞道：「但目前我沒有別的綫索可尋，因爲家師除了那個遠嫁洛陽的妹妹之外，並無其他的親友。」

楚雲彪點點頭，喟然道：「咳！想不到姑娘的遭遇竟與在下相同……」

余素貞玉臉一呆道：「你說甚麼？」

楚雲彪苦笑一下道：「在下和姑娘一樣，也丟了一個師父！」

余素貞吃驚的睜大眼睛，道：「你的師父也失踪了？」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家師複姓百里，單名一個發字，武林人稱『刀癡』，與『抓癢老人申屠傑』、『酒蟲饒衞公』兩人合稱『宇內三奇』；他老人家一生中只收了在下和我師哥尙大農兩個徒弟，一向隱居天目山，大約四個月前，在下回山去探望他老人家，却發現他老人家已不在洞中。而且洞中一片凌亂，似有搏鬥跡象，但只找不到屍體，好像是突然有強敵侵入洞中，家師與來人經一番搏鬥之後，失手被來人擒去了。」

余素貞駭然道：「那怎麼可能？令師的名號我

聽過，聽說令師是一位出類拔萃的武林高人，他怎會失手被人擒去呢？」

楚雲彪嗒然道：「在下也不大相信家師會失手遭擒，但這是最樂觀的推測，假如家師不是已經遇害或被人所擄，何以一直毫無音訊？」

余素貞問道：「你說那『抓癢老人申屠傑』和『酒蟲饒衞公』與令師合稱爲『宇內三奇』。會不會是他們兩人幹的？」

楚雲彪搖了搖頭道：「不，他們宇內三奇交情甚篤，比親兄弟還好。而且在下發現家師失踪後，立刻趕去百丈峯和莫干山，打算謁見他們二老，却發現他們二老也已失踪不見。情形與家師的失踪一樣。」

余素貞驚愕道：「奇怪，那是怎麼搞的呀？」

楚雲彪苦笑道：「到現在爲止，在下對家師等三人的失踪，可說還找不出一點眉目來。」

余素貞道：「你師哥知道麼？」

楚雲彪道：「知道，在下遍尋不着家師的下落，就去金陵找我師哥，打算和他研究研究。豈知一到金陵，就接二連三的發生了許多怪事……」

當下，便將在城外墳塲發現「甄賈谷蘭」扼殺盜墓賊，以及到達金陵武館之後所發生之事一一說出，足足說了半個時辰之久，才把整個經過敘述完畢。

余素貞聽得驚奇不置道：「怎麼會有這許多怪事？這許多怪事的發生，與令師的失踪有關麼？」

楚雲彪搖搖頭道：「不知道！」

余素貞又問道：「那個『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究竟是甚麼樣的女人？」

楚雲彪又搖頭道：「也不知道。因爲到現在爲止，我還沒見到她的人！」

余素貞道：「你此行是要去鬼谷赴她之約？」

楚雲彪道：「正是。」

余素貞道：「她可能設下甚麼陰謀詭計要陷害你，你可得小心。」

楚雲彪道：「我知道。」

余素貞忽然陷入沉思中，想了好一會兒，才道：「如果那『地獄公主甄賈谷蘭』是造成令師失踪之人，那麼家師的失踪，不知與她有沒有關係？」

楚雲彪道：「令師一向不曾在武林中走動。她的失踪應與『地獄公主甄賈谷蘭』無關，不過……也很難說，也許有關係也說不定……」

余素貞道：「那麼鬼谷在何處？」

楚雲彪道：「在河南登封縣東南。」

余素貞道：「我原要去洛陽，但是聽了你這一番故事，覺得應該先去鬼谷探一探。如果家師的失踪也是那『地獄公主甄賈谷蘭』造成的，那麼家師可能在鬼谷之中——你肯讓我跟你一道去麼？」

楚雲彪猶豫着道：「妳可以跟在下一道走到登封，然後轉往洛陽……」

余素貞微一皺眉道：「這是說你反對我進入鬼谷？」

楚雲彪道：「是的。如果妳懷疑令師的失踪也是那『地獄公主甄賈谷蘭』造成的，我進入鬼谷之後，可以順便替妳查一查。」

余素貞不悅地道：「我爲甚麼不能進入那座鬼谷？」

楚雲彪道：「妳還沒有充份的理由必須進入鬼谷冒險，也就是說妳還沒有證據證明令師的失踪與她有關，犯不着跟我入谷涉險？」

余素貞道：「你就有證據證明令師的失踪與她有關麼？」

楚雲彪道：「我也沒有，但我是去赴她之約的，而且至少我已可斷定，我師哥在她手中。所以我必須去，也應該去。」

余素貞道：「如你答應讓我跟你入谷，我還可助你一臂之力。」

楚雲彪道：「我不能接受！」

余素貞抱怨的白他一眼道：「爲甚麼？」

楚雲彪道：「萬一妳有了意外，我將負疚一輩子。」

余素貞淺淺一笑道：「你可別低估我的能耐，我的七巧斷魂針是沒虛發過一次呢！」

楚雲彪道：「妳的技藝就算比我高強數倍，我也不能領妳的情！」

余素貞凝眸微笑道：「你這人看來很固執。」

楚雲彪點頭道：「是的。」

余素貞笑道：「好吧！我不跟你入谷就是，但是我要在谷外等你，這可以吧？」

楚雲彪道：「那當然可以，如果我查出令師確在谷中，又如果我能够安全離開鬼谷的話，我很樂意助妳解救令師出谷的。」

余素貞道：「但願你我能互相幫助，現在天色已黑，咱們該走了吧？」

楚雲彪道：「好，我的馬讓妳騎，明天到了城鎭，再另買一匹。」

兩人出了樹林，楚雲彪牽來坐騎，余素貞也不推辭上馬側身坐定，由楚雲彪權充馬伕牽馬上路。

楚雲彪一邊走一邊想，覺得今天邂逅這個余素貞，是這幾個月來自己所遭遇的事件中，唯一的一件「喜」事，但是看見她騎馬的姿式，心知她是一個不曾走過江湖的雛兒，又覺今後旅程中自己應該保護她、指導她。精神上平添了一份負担。故而心

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當下問道：「余姑娘，妳以前不曾走過江湖吧？」

余素貞訝然道：「你怎麼知道？」

楚雲彪笑道：「我看得出來！」

余素貞道：「我自小就與家師住在鳳陽城中，很少走遠路——你看我是不是很土？」

楚雲彪道：「不是土……」

余素貞問道：「不然，是甚麼？」

楚雲彪道：「妳的氣質和談吐，不像是個身懷絕技的姑娘。」

余素貞頗感興趣的追問道：「要怎樣才像個走江湖的女子？」

楚雲彪道：「首先，妳必須改變騎馬的姿式，要跨着乘騎，而不是側身而坐。」

余素貞美臉泛起一層紅霞，忸怩着道：「那……太不雅觀了。」

楚雲彪道：「但是妳這樣側身而坐，人家一看就知就妳涉此不深，會欺負妳。」

余素貞道：「誰敢欺負我，我就給他一針！」

楚雲彪笑道：「妳先擺出叫人不敢輕視的姿態，不是可以省却不少的煩惱麼？」

余素貞道：「你的意思是，假如我改變騎馬的姿式，就沒有人敢欺負我？」

楚雲彪道：「是的，裝出一個女俠的模樣！」

余素貞欣然道：「好，我試試看。」

說着，把右足跨過馬鞍，改成跨騎的姿式。

楚雲彪掉頭看了她一眼，仍覺她不像個女俠，不禁笑了起來。

余素貞赧然道：「你笑什麼？」

楚雲彪笑道：「還是不像，看來須得一番磨練才行。」

余素貞道：「那一點不像嘛？」

楚雲彪道：「缺少一份英雄之氣。」

余素貞柳眉一揚，扮出一個兇相道：「這樣如何？」

楚雲彪笑道：「楚楚可憐，很動人！」

余素貞大發嬌嗔地道：「我不來了，你在捉弄人！」

楚雲彪哈哈大笑道：「別生氣，明天到了城裏，我會使你變成一個英氣勃發的女俠！」

余素貞不信地道：「是麼？」

楚雲彪道：「是的，只需一套勁衣和一把長劍就行了。」

余素貞道：「勁衣我包袱裏有一件，至於長劍，它對我無用處，因爲我不會使劍。」

楚雲彪道：「你一向使何武器？」

余素貞道：「我會使棒。」

楚雲彪道：「打狗棒麼？」

余素貞頷首道：「正是。」

楚雲彪大笑道：「那是丐幫的玩意兒，妳這樣美麗的姑娘，怎可使用打狗棒？」

余素貞羞笑一下道：「就因使用打狗棒不雅，所以我才不帶嘛。」

楚雲彪道：「不過，丐幫的打狗棒法，是一路很神奇的武功，妳若遇上敵人，隨便檢一條棒就可以施展開來。」

余素貞道：「不錯，隨便一支樹枝也一樣可將打狗棒法施展出來。」

楚雲彪道：「妳說自小便和令師在一起，那麼妳父母呢？」

余素貞一聽楚雲彪問起父母，登時臉色一黯，感然道：「我沒有父母！」

楚雲彪訝異道：「怎說沒有父母？」

余素貞感傷地道：「我不知道父母是誰，他們生下我不久，就把我棄掉了！」

楚雲彪「啊」了一聲，沒有再追問，他不願勾起別人的傷心事。

余素貞忽然道：「你聽到我沒有父母，是不是很瞧不起我。」

楚雲彪道：「同情猶可不及，怎麼會瞧不起妳呢？」

余素貞道：「鳳陽城裏的人知道我沒有父母，都瞧不起我，說我是私生子，還編造了許多很難聽的故事來侮辱我……」

楚雲彪道：「妳不理他們就是了。」

余素貞道：「我師父說，我還沒滿月的時候，就被遺棄在花園裏，所以我的師父也不知道我的父母是誰。」

楚雲彪安慰道：「妳雖然不知父母爲誰，但妳一樣長得很美麗，很純潔，不是麼？」

余素貞道：「我師父也很疼我，她一直把我當作親生女兒看待。」

楚雲彪道：「那就很好了。」

余素貞道：「我一直在期待我的父母會回心轉意，去追認我這個女兒，可是，等了十多年了，依然……」

說到此處，喉頭像被什麼東西塞住似的，說不出來。

楚雲彪忙道：「別哭，養育之恩大於親生父母，妳該把思念父母的感情轉爲敬愛令師才對。」

余素貞點點頭，取出香帕拭去淚痕，羞笑一下道：「咱們初次見面，我就在你面前哭，眞不好意思……」

楚雲彪道：「不要緊。」

余素貞道：「你不會對我厭惡嗎？」

楚雲彪道：「决不。」

余素貞道：「我常常無緣無故就哭起來，以後你看了不要見怪，我自己哭一會就會好的。」

楚雲彪頗覺可笑，但仍一本正經地說道：「好的，只要不哭得太過份，有時候哭一會，對身心有益。」

余素貞抬手一指道：「前面有燈光，不知是什麼城鎮？」

楚雲彪舉目一望，杲見前面約半里地方，有一點燈火亮着，乃道：「可能是一戶人家，或者是一個村鎮。」

余素貞問道：「咱們今夜要在何處投宿？」

楚雲彪道：「此處已是河南地界，但距離大城市尚遠，恐怕找不到客棧。」

余素貞發愁道：「那怎麼辦？」

楚雲彪道：「別担心，咱們可以借一戶人家投宿一夜。」

余素貞道：「人家問起兩人的關係，要怎麼回答才好？」

楚雲彪笑道：「妳看怎麼回答好呢？」

余素貞羞答答道：「我不知道，你說罷！」

楚雲彪道：「是說親兄妹好呢？還是師兄妹好呢？」

余素貞道：「我看……還是說師兄妹較好，人家一聽就知我也會武功，不敢欺負我。」

楚雲彪道：「好，就說是師兄妹，要去洛陽辦事，因錯過宿頭，如此這般，所以要求宿一夜，明日早行等等。」

余素貞噗哧一笑道：「哼，你倒是蠻有經驗的嘛！」

談笑之間，他們所見到的燈光，已經近在眼前了。

這時，他們已看出那不是村鎮，也不是人家住戶，而是一間廟宇。

它座落在距離道路約一箭之地的山坡上，門前吊着一盞氣死風燈，正隨風搖曳，發出來昏黃的光芒！

廟門關閉着，但由那盞燈火推測，廟內必有人住着。

余素貞道：「原來是一間廟宇！」

楚雲彪道：「要不要進去借宿？」

余素貞道：「那裏面可以睡覺麼？」

楚雲彪道：「如妳不太講究，大概可以。」

余素貞道：「那就進去便了。」

楚雲彪於是牽馬轉上山坡，走到廟前，才看清楚是一間月老祠，不禁哈哈一笑道：「這倒好玩，咱們竟向月下老人借宿來了！」

余素貞臉上有些發紅，道：「奇怪，這種地方怎會有月老祠？」

楚雲彪道：「每個地方的男女都要婚嫁，所以每個地方都有月老祠。」

余素貞道：「這間月老祠，年代好像是很久的了。」

不錯，月老祠已很古舊，很多地方的油漆已剝落，而且有些損壞，但門上的那一副膾炙人口的對聯却仍清晰可見，那是——

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

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

楚雲彪道：「裏面可能有廟祝在，我來敲門看看。」

他放下韁繩，上前舉手。着廟門，喊道：「喂！裏面有人麼？」

誰知敲了半天，却無人出來開門！

余素貞道：「別喊叫了，這是廟宇，人人都可進去，你把門推開就是了。」

楚雲彪依言用力一推，廟門「伊呀」一聲開了，運目一望，只見祠堂的供案上點着兩支蠟燭，案後月下老人的神像清晰可見，而供案之下，却另有一個老人，不由心頭微震，脫口道：「咦，怎麼回事？」

那老人，蓬髮垢臉，滿身汗漬，倚坐於供案之下，一顆頭，低低的垂着，不知是睡着了，或是死了？

余素貞跳下馬，靠近楚雲彪身邊，吃驚地道：「那老人怎麼啦？」

楚雲彪凝容道：「不知道，妳先站着，待我進去看看。」

說罷，暗運眞力貫注雙臂，然後，舉步跨了進去。

祠堂頗爲寬敞，而整個祠堂中，除了月下老人和那個眞的老人之外，並無第三個人！

楚雲彪才走到老人身前五尺之處，就聞到了一股刺鼻的酒氣，而且也看到了老人右手握着一個酒葫蘆，心中暗道：「原來是個老酒鬼。」

他停住脚，見老人胸部起伏均勻，心知老人是喝多了酒，正在酣睡中，當下開聲道：「這位老丈，你醒一醒！」

老人仍然沉睡不醒。

楚雲彪遲疑了一下，才上前伸手推推老人肩膀，又說道：「老丈，你醒一醒！」

老人輕「唔」一聲，慢慢的抬起臉孔，睜開了

一對血紅的眼珠。

楚雲彪一見到老人的面貌，登時駭了一大跳，不禁失聲大叫道：「啊呀！你老不是『酒蟲饒衞公』麼？」

酒蟲饒衞公，乃是當今武林少數頂尖高人之一，與刀痴百里發，抓癢老人申屠傑合稱宇內三奇。

數月前，當楚雲彪返回天目山發現恩師刀痴百里發失蹤後，曾立刻趕去百丈峯找抓癢老人申屠傑，最後又趕去莫干山找眼前這位酒蟲饒衞公，因找不到二老，又見二老的住所紊亂不堪，有惡鬥痕跡，故認定二老是與恩師一道失踪的，却想不到其中的酒蟲饒衞公忽然在這月老祠中出現了！

對楚雲彪來說，這位酒蟲饒衞公的出現，簡直是喜從天降，因爲他認爲可以從酒蟲饒衞公的嘴裏得悉恩師失踪的一切內情！

所以，他欣喜若狂，好像一個漂流茫茫大海中而突然遇救的人，與奮得臉都紅了。

酒蟲饒衞公的神情却十分冷漠，他冷冷的望了楚雲彪半晌，突然一拂長袖道：「滾開！」

應手捲出一股强烈無比的勁風！

凡是知道「酒蟲饒衞公」的武林人，都知道他有一手「流雲飛袖」的神功，這一手神功，是少有人抵擋得了的。

楚雲彪對於他的絕技，自然比別人更清楚，可是他萬料不到饒衞公竟會使出「流雲飛袖」攻擊自己，因之，他才想閃避之際，那一股强烈的勁風，業已襲上他的身子，登時震得他「登登」顚退了六七步，若非隨後入祠的余素貞及時托住他的背部，非跌個四脚朝天不可！

余素貞托住他的身形，驚聲問道：「你！你怎麼啦？」

楚雲彪傻了。

他的眼睛，一下睜得銅鈴似大，直直的瞪望着酒蟲饒衞公，不勝驚訝的困惑的叫道：「饒老前輩，你老認不得晚輩了麼？」

酒蟲饒衞公神色冷峻地冷冷說道：「誰是饒老前輩，老夫係酒蟲饒衞公！宇內三奇之一的酒蟲饒衞公！」

楚雲彪一怔，失聲叫道：「噢，你老怎麼喝醉了？」

照他所知酒蟲饒衞公是從不喝醉的，很久以前，他曾親眼看到對方一口氣喝了十斤烈酒，結果神智仍極淸醒，毫無一點醉態，而且對方的飲酒不醉是武林人人皆知的事實，此所以博得了一個「酒蟲」之名，但是今天的酒蟲饒衞公，手中只不過拿了一個酒葫蘆，却竟然喝醉了，這實是一樁極之反常的現象。

而喝醉了的人，總是不肯承認喝醉的，這時的酒蟲饒衞公也不例外，他瞪了楚雲彪一眼，怒聲道：「誰喝醉了？哼！老夫不喝酒才會醉，你不相信？要打賭？好啊！哈哈，你這個渾蛋眞叫有眼不識泰山！你也不睜開眼瞧瞧老夫是誰！」

楚雲彪聽他醉話連篇，不由大感啼笑皆非，當下重又舉步上前，大聲道：「饒老前輩，您老仔細瞧瞧，晚輩是刀癡百里發的徒兒，楚雲彪呀！」

酒蟲饒衞公彷彿聽不懂楚雲彪的話，提起酒葫蘆道：「只喝一杯？呸！你以爲一杯酒就能使老夫醉倒？去你娘的蛋！你那一杯就算是毒酒，老夫也不怕！來來來！老夫喝給你瞧瞧！」

說到此處，一仰酒葫蘆，喝了起來。

但是，那酒葫蘆中顯然已滴酒不存，只見他神色呆了呆，拿下酒葫蘆打量着，面上陡露驚慌失措之色，叫道：「酒呢？老夫的酒呢？快拿酒來！老夫要喝酒！聽到沒有？老夫要喝酒！」

他好像一個瞎子，伸手在地上亂摸着，由於摸不着酒，突然哭了起來，一邊哭一邊嘶叫道：「拿酒來！拿酒來！你們這些跳梁小醜竟敢戲弄老夫！天哪！求求你們，求求你們給老夫一些酒……」

他渾身發抖着，好像一個毒癮發作的老人，最後竟倒在地上打滾，模樣痛苦極了。

楚雲彪憂鬱的望着他，他想不通一個從來不醉的酒仙何以突然醉得如此厲害……

余素貞走了過去，在楚雲彪身邊站住，悄聲道：「他好像很痛苦。」

楚雲彪輕嘆一聲道：「他喝醉了。」

余素貞問道：「他眞是『宇內三奇』之一的酒蟲饒衞公麼？」

楚雲彪道：「一點不錯。」

余素貞道：「他看來並沒有失踪。」

楚雲彪道：「可是他變了，他原是千杯不醉的酒仙，從未喝酒醉倒。然而今天，他却醉成這個樣子，而且，形容枯槁，目中無神，較以前清瘦了許多……」

余素貞道：「也許他曾遭遇到甚麼傷心悲痛之事，因此故意飲醉。」

楚雲彪點了點頭。

余素貞道：「我看你如想要他老人家回答問題，最好點他睡穴，先讓他好好睡一覺。」

楚雲彪道：「不錯。」

他邁步上前，覺得眞切，駢指疾落，一下點中了酒蟲饒衞公的睡穴。

酒蟲饒衞公渾身一震，頓時停止打滾哭叫，沉沉睡着了。

（本完待續）

無名英雄列傳／倪力·文　培新·圖

亡命護鎗



民軍勇士

白堊剝落的高牆上，是新架上的，滿是尖刺的鐵絲網，在陽光下，尖刺發出晶亮的閃光，使人不能逼視。

高牆圍住的範圍很廣，如果站得遠，站得高可以看到，牆內下很多古老的建築物，那本來是省城第一大族，曾家的祖祠。

但是自從金大帥領着兵，趕跑了前一任的省長，督軍，進駐省城之後，曾家祖祠就成了軍火庫，祠中的神主牌位，全被搬出來燒掉了，而一箱箱的槍枝，彈藥，運進祠堂去。

祠堂的門口，也掛上了一塊大招牌：「籌備總司令部軍火倉庫」。在大牌子旁邊，還有兩塊小木牌，用紅漆寫着殺氣騰騰的「切勿接近，格殺勿論」八個字。

自從城西的一羣十三四歲的少年，那一天走近軍火庫，被一輪亂槍，射死了五個之後，闔城上下，再也沒有人懷疑這八個字的眞實性了。

這一天，照例，大門緊閉，三四十名荷槍實彈的士兵，操着緊齊的步伐，繞着整個軍火庫的圍牆，不斷地走着，而在加上了鐵柵的大門之前，四個腰際跨着盒子炮的低級軍官，一動也不動地站着，凝視着那條新鋪好的，顯得太光滑的直路。

或許沒有什麼人記得這一天是什麼日子，可是萬泰是絕不會忘記的。萬泰這時，站在離軍火庫約有六十碼遠的一個小巷口上。

小巷的兩旁全是高牆，是以小巷中很陰暗，那種陰暗，使萬泰臉上的皺紋，看來更深刻。

萬泰的年紀不很大，不超過三十歲，可是却滿臉風塵，看來像是一個四十上下的中年人。他注視着軍火庫正門緊閉着的鐵柵，心中在想，今天，是中華民國十三年七月五日。

他是五天前來到省城的，他從南方來，他是國民革命軍上尉，但他隻身化裝了商民，混進省城來的，他的任務是，在這座警衞森嚴的軍火庫中，盜出三千支最新運來的日本步槍，和二十萬發子彈，偸運到南方去，去接應正在開展討伐大業的國民革命軍。

那看來是完全無法完成的任務，但是他必需完成，非但必要完成，而且還要在最短幾天內完成。前線的戰爭，正在膠着狀態，革命軍遇上的是交戰以來，力量最强大的强敵，而革命軍却缺少精良的裝備，現在，革命軍在守，但是敵人凌厲的攻勢一展開，就會連守勢也不可保，所以需要攻。

而攻，需要武器，於是，這軍火庫就成爲目標，軍火庫中收藏着最新的武器，這批新武器，一等金大帥的親信部隊開到，就要分發下去，武器到了敵人的手中，頑强的敵人，就更加如虎添翼了。

可是萬泰到省城已經五天了，他却一籌莫展，他甚至無法走近軍火庫六十碼之內，最接近，他只能在那小巷口，遠望着軍火庫。

這時，大約正是下午三時，萬泰突然聽得軍火庫中，發出了一陣不尋常的聲響，那是許多人在來回奔動的聲音，接着，大門被推了開來，鐵柵也被打開了，一隊士兵，簇擁着幾個軍官，走了出來，在門口列成隊伍。

萬泰將身子縮了縮，縮進了巷子，仍然向前注視着。

所有的官兵列成隊之後，只有一個上校軍官，背負雙手，不時地踱着步，而且，還不時抬頭，向那條筆直的道路望着。

萬泰認識那上校軍官，是軍火庫的主任，看他的樣子，像是正在等候比他官階更高的人！

萬泰正在想着，上校主任是在等什麼人，路上已傳來了一陣馬蹄聲，和汽車喇叭聲。

突然之間，路上塵土飛揚，八匹駿馬奔馳而來，騎在那八匹馬上的，全是軍服鮮明的兵士，他們的騎術，顯然全是第一流的，因爲他們一手拉着韁，一手始終按在腰部的盒子炮上。

他們的身子在馬背上聳動着，馬在疾馳，盒子炮柄上的紅穗子抖動着，有一股說不出來的懾人的氣勢。

而在那八匹馬之後，是一輛黑色的大轎車，轎車的玻璃是深藍色的，根本看不見車中坐的什麼人，車的兩旁，各站着兩個馬弁。

那四個馬弁，一手攀住了車上的扶手，一手握着盒子炮，盒子炮上的快機鈕，全被倒扳了下來。也就是說，只要一勾槍機，二十發子彈，就會在一刹那間，一起射出來，那是當時最厲害的武器了！

在車子後，又是同樣的八匹駿馬，八名騎士。馬和車才一出現，上校主任和幾名軍官，就一起奔了過去，但是馬和車却並沒有停下，以相當高的速度，直闖進了軍火庫，上校主任和幾個軍官，立時掉頭，又奔回軍火庫中，鐵柵拉上，大門關上。

前後只不過幾分鐘，軍火庫內外，看來就像是根本什麼事也未曾發生過一樣。

可是躲在小巷口偸窺的萬泰，一顆心却劇烈地跳動了起來！

這樣的陣仗，一定是金大帥來了！

萬泰迅速地向後退着，退出了那小巷，然後他轉過身，縮起了背，像所有在軍閥的統治下，被壓

得氣都喘不過來的老百姓一樣，慢慢走了開去。

在軍火庫中，車馬停在建築物的空地之前，車旁的四名馬弁，一起跳下，將盒子炮放進了盒中，打開了車門，上校主任和幾個軍官，站得筆直，恭立在車旁，從車中先出來了兩位少將，然後，只聽一下沉重的咳嗽聲，一個身形並不高，但是粗壯結實，約莫五十上下，凜然有威，只隨便穿着一身軍服，佩着一柄手槍的人，彎身自車中走了出來。

肅立在建築物左右的士兵，都齊齊吸了一口氣，金大帥，金大帥來了！

在那剎間，只聽從四面八方，都傳來整齊的「拍拍」聲，那是所有的官兵在立正，拍槍，向金大帥行敬禮。金大帥威風凜凜的目光，四下掃射了一下，停留在上校主任的身上。

上校主任的身子本來已站得够直的了，但這時，他更挺直了身子，繃緊了臉，靜候大帥的吩咐。

大帥雖然被老百姓叫作「活閻王」，可是他笑起來，看來居然很誠懇，他笑着，聲音有力，講的話簡單，道：「我們來試試那批槍！」

「是！」上校主任大聲應着，轉過身，向前走去，四個馬弁，和馬上的十六個護衞，一起下了馬，簇湧着金大帥，穿過了原來祠堂的大殿，來到了祠堂的後殿，後殿很大，原來也有幾幢房子，但是全被拆除了，拆下來的大石，都堆成了一道十五六尺高，二十來尺寬，有兩尺來厚的高牆，於是，後殿就成了靶場。

兩個士兵，在金大帥一行人還未來到打靶場之前，已經抬着一隻木箱，來到了打靶場上，金大帥一到，那兩個士兵，打開了木箱。

在陽光的照耀下，木箱中是六十四支，最新的步槍，槍管發着藍殷殷的光芒，一層防銹油，使得槍枝看來，像是有魔力一樣。

金大帥的眼睜得更大了，他望着那一箱槍支，腦中立時泛起美麗的想像來，他的嫡系部隊，在配備了這種新式的武器之後，衝鋒，陷陣，替他打江山，他的地盤越來越大，黃金滾滾而來……

大帥呆立着，其他人也都不敢出聲，直到大帥緩緩揚起手來，那十六名護衞，才排列成一隊，爲首的一個，自箱中取出槍來，拋給他身邊的一個人，那人又將槍枝拋給了另一個人。

半分鐘之後，步槍已掛在每一個人的手上，拉拴，上子彈，金大帥興奮地叫道：「放！」

十六支槍，幾乎是同時响起來的。

那一陣槍聲，簡直是响徹雲霄，靶場上，石屑四飛，自槍口升起了裊裊的白烟，金大帥「呵呵」笑了起來，轉頭道：「日本人倒還够朋友！」

身後兩個參謀長，爭先恐後道：「那是大帥的洪福，這批槍一發下去，敵軍指日可尅，大帥威震華夏，普天之下，全是大帥的號令了！」

金大帥笑得更高興，他不斷地揮着手，那十六名護衞也就不斷地放着槍，一陣陣的白烟，一陣陣的石屑，槍聲和大帥的笑聲，混在一起，遠遠傳了開去。

× × ×

槍聲驚醒了正在村中樹蔭下打盹的孟剛，孟剛陡地跳了起來，槍聲還遠遠地傳了過來，樹上的鳥兒，被槍聲驚得撲翼起飛，老鴉繞樹亂飛亂叫，孟剛身上的一件小褂，早就被汗水濕透了，緊貼在他的胸前，是以更顯得他胸前的肌肉，一塊塊地墳起來。

他跳了起來之後，向着槍聲，「唰」地吐了一口口水，搓了搓手，一脚踢開了他剛才睡覺時拿來當枕頭的那塊大石。

孟剛若不是眞正窮得無分文了，他絕不會跑到城外的村子中來睡覺。大白天裏，花街柳巷的大姑娘們，雖然還沒有打扮整齊，可是，城西一帶的賭窟，可就熱鬧得很了！孟剛肯不在那裏呼盧喝矢，而跑到這村子中來麼？可是實在倒霉透了，從昨天半夜起，手氣就壞得不能再壞，莊家擲個肆點，他偏偏會擲出三個幺來，那還有什麼好說的呢？

清晨，勒了勒褲帶，跑到林子睡覺，到現在，連他媽的一口水也未喝過，眞是倒霉透了！

想到倒霉透了，孟剛又狠狠趕過去，再在那塊石頭上加了一脚，這才雙手放在衫袋中，聳起了肩頭，大踏步地向林子外走去。

今天有什麼地方可以找些外塊呢？肚子咕嚕嚕地叫着，再向開賭窟的徐癩子去借，徐癩子不敢搖頭，可是他那臉色，他媽的就不用提了！

孟剛年輕，身子壯，人豪爽，有錢的時候，大把地花，城中窰姐兒，一半是他的相好，只要他肯，哪個大姑娘都願意收留他十天半個月的。

可是，孟剛早就拍過胸脯，對人講過：「大丈夫，男子漢，窮得去偷，去搶，能叫女人養活着麼？他媽的，叫女人養活的，不是人，是王八！」

肚子雖然餓，可也不能去做王八！

孟剛決定到城中去碰碰運氣，自軍火庫那裏傳來的槍聲，令得他心煩意亂，他的脚步，也來得更快了，他搖搖幌幌進了城，順手在城門邊上一個燒餅攤子上，拿了一個燒餅，一到了手，燒餅就不見了一半。

燒餅攤的主人正要大聲嚷叫，抬頭一看是孟剛，他立時就笑了。

孟剛雖然是混混，可是也好義，這燒餅攤的主人，也曾受過他的大好處，是以他一面笑，一面又捧了一大叠燒餅上去。

孟剛「哼」地一聲，將手中半個燒餅，拋得向前直飛了出去，一瞪眼，道：「幹什麼？我姓孟的是吃這種東西過日子的人麼？」

燒餅攤主人陪着笑，道：「是！是！」

孟剛一轉身，又走了開去，他根本不知道，他拋出的那半個燒餅，落在一個人的身上，將那人嚇了一大跳，緊張得幾乎立時拔出槍來。

那個人是萬泰。

萬泰在省城中，性命就像是吊在線上一樣，他的身份一被發覺，十顆頭也不够殺，金大帥的巡邏隊，有一千多隊員，滿城都是，萬泰不能不提心吊胆，直等他回過頭來，看到扔出燒餅的那人，若無其事地走了開去，他才放下心來。

孟剛仍然搖搖擺擺地向前走着，萬泰却不由自主，跟在孟剛的後面。

城西一帶，全是很窄的巷子，那是黑暗和貧窮的集中地，好些老得臉上已起了皺紋的婊子，大白天就已站在門口，向過路人擠眉弄眼了！

她們看到孟剛，都叫上一聲「孟大哥」，孟剛總是攤開雙手，又搖幌着走了過去。

萬泰也不是第一次見到孟剛了，萬泰一到省城，住在一家只有脚伕才肯住的小客棧中，他就聽得那些一身是汗臭味的漢子，不住地談起「孟大哥」，他也看到過孟剛將大把的洋錢，派給窮人，這時，萬泰眼看孟剛，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爲了什麼。

他的心中，只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他知道要完成任務，他自己一個人是絕對不行的，他要找人帮忙，像孟剛那樣的人，或者是好帮手，可是怎麼開口呢？那樣的機密大事，是不是應該隨便向孟剛這樣的人說？

萬泰緊皺着雙眉，突然間，他站住了，因爲他看到孟剛也站住了。

從對面街上，兩個軍官勾着肩，脚步歪斜，走了過來，一面走，一面正在哈哈大笑，分明全是喝醉了酒的，孟剛在站定了身子之後，定着眼望着那兩個軍官，然後，他笑嘻嘻地向前，迎了上去。

萬泰閃到牆角，躲了起來，他已經知道孟剛想做什麼事了！

孟剛來到了那兩個軍官面前，雙手伸出來，「拍拍」兩聲，有力地搭在那兩個軍官的肩上，那兩個軍官抬起頭，叱道：「什麼人，滾開！」

孟剛仍然笑嘻嘻地，道：「兩位老總，你們當軍官的，刮的民脂民膏也不少了，借點來使使！」

那兩個軍官陡地一怔，剎那之間，酒也醒了；兩人同時大喝了一聲，揚起手來，就將孟剛按在他們肩頭上的手，拍了開去，一面，已經伸手去拔腰際的佩鎗。但是孟剛的動作，却比他們快得多！

就在他的雙手，被對方拍起來之際，他雙手左右一分，只聽得「拍拍」兩下响，已經打了那兩個軍官，各人一個老大耳刮子。

那兩下出手還眞重，打得那兩個軍官，身子打了一個轉，孟剛一伸手，已抓住了他們兩人的衣領，雙手用力一靠，兩人的腦袋，已經撞在一起，只聽得「砰」地一聲，那兩個軍官的手臂，已軟垂了下來。

躲在牆角處的萬泰，看到孟剛出手如此之快，心中也不禁喝了一聲采！

也就在這時，只聽得靴聲托托，有一小隊士兵，走了過來，萬泰一顆心，像是吊在半空中一樣，着實替孟剛揑一把汗。

可是看孟剛時，却像是全然沒有事一樣，他拉起了那兩個軍官的手臂，掛在自己身上，反倒迎着那一小隊士兵，向前走去，一面口中還在嘮叨着，道：「唉，早說了，別喝那麼多，土酒烈，再好的酒量也頂不住，兩位偏偏又不肯聽！」

他一面說着，一面已來到了那一小隊士兵面前，他還大聲問道：「喂，老總，可認識這兩位官長麼？我扶着他們，從城東走到城西，找不着人識得他們！」

那一隊士兵，聽着就笑了起來，帶隊的那個道：「小子，你就慢慢找吧！」

整隊兵，一路嘻哈笑着，一路走遠了。

那一隊士兵才出巷子，孟剛雙手在那兩個軍官的背後一推，兩個軍官仍然昏迷不醒，被他推得靠在牆上，孟剛看來，已不是第一次幹這買賣了，他的手法很純熟，自那兩個軍官的腰際，迅速地抽出兩個放洋錢的錢袋來，放在手上掂了掂，臉上現出得意的笑容來。

然後，他將褡褳拾在肩上，伸手抓出了那兩個軍官腰際的手鎗。

萬泰一直在看着孟剛，使他驚訝的是，孟剛在取到了那兩柄鎗之後，雙手鈎着鎗，熟練地轉了一轉，然後掀開小褂，插在腰帶之上，他還伸手在那兩個軍官的臉上，輕輕拍了兩下，做了一個鬼臉，又搖搖幌幌地走了！

萬泰連忙跟在後面，可是跟出了幾條巷子，便是一條大街，大街上來往的人很多，有一半是穿着制服的大兵和軍官。

萬泰一直抬着頭，看着孟剛，所以不小心和一個士兵撞了一下，那大兵一把抓住了萬泰的胸口，揚手就是一耳光，跟着就破口大罵了起來！

萬泰低聲下氣，千不是，萬不是地賠着不是，那士兵還將萬泰用力推了一下，等到萬泰站起身子來時，孟剛却已經踪影不見了。

萬泰怔怔地站在街邊，他並不是呆立着，他是在迅速地轉着念，他站了很久，才緩緩地吸了一口氣，轉身再向前走去。

萬泰回到了小客棧中，小客棧悶熱，陰暗，有着一股撲鼻而來的霉臭味，萬泰走進小客棧時，沒有任何人向他打招呼，只有坐在櫃後的胖老闆娘，向他翻了翻眼睛，萬泰四面看了一眼，看到有兩個衣衫襤褸的漢子，正在打着紙牌。

萬泰走了過去，在他們旁邊，蹲了下來，他看了一回，突然道：「我想找孟剛孟大哥，不知該到何處去找？」

那兩個漢子望了萬泰一眼，一個道：「那得看他有錢還是沒錢。」

萬泰笑道：「有錢，還不少！」

那兩個漢子一聽，臉上的神情，眞比自己有錢還高興，一起放下了手中的紙牌，道：「孟大哥有錢，哈，我們窮哥們又不愁吃喝了！」

「我可以在哪裏找到他？」萬泰又問。

「孟大哥要是有了錢呢，你會不認識他，他先去買衣裳，然後，嗯，他準會去見玉姑娘。」

「玉姑娘？」

「當然是，只有孟大哥那樣的俊小子，才配得起玉姑娘那樣的大美人！」

「玉姑娘是——」萬泰又追問。

「哈哈，」那兩個漢子一起笑了起來，一個道：「你一定是窮得冒烟了，要不然，你總也得去看看玉姑娘那樣的美人兒，看上一眼，够你想一年的了！」

另一個道：「老哥，到鳳凰街去，第二家就是了！」

萬泰直到現在，才明白那「玉姑娘」是一個妓女！他打了一個呵欠，站了起來，自言自語，道：「唉，走了一天，我那親戚還是沒找着，還是回房去睡一覺再說！」

他一面說，一面慢慢踱了開去，那兩個漢子，又興高采烈地玩起紙牌來。

萬泰並沒有回房去，他在樓梯口轉了一轉，又從後門口走了出去。

他要去見孟剛，一定要見孟剛！

當他急匆匆向前走着的時候，他的心情十分興奮，他像是在漆黑一團之中，看到了一綫曙光！

× × ×

一陣陣的嬌笑聲，自一個陳設華麗的客廳中傳出來。從那客廳的陳設來看，定然是一個大戶人家，但是坐在正中的，却不是別人，正是孟剛。

只不過這時的孟剛，和才在村子中睡覺的孟剛，已大不相同了。他穿着一身白紡綢短打，在兩個口袋之間，居然還蕩着一條金鍊。

他的左臂，摟着一個花枝招展的美人的纖腰，另一隻手，在那姑娘雪白的手臂上，輕輕地撫摸着，另一個姑娘挾着他面前的菜，送到他的口中，另一個立時端上酒，一仰頭，一口就乾了一杯。

這種一身光鮮，偎紅倚翠的日子，孟剛自己也不知可以維持多久，他發橫財的時間多，但是化費的地方更多，不過不要緊，等到窮到身無分文時，他又可以到城外的村子中去睡上一整天！

孟剛高興地笑着，他的笑聲夾在姑娘們的笑聲中，造成一種極其旖旎的空氣，那決不是上進的空氣，是以當萬泰來到了門口，聽到了那一陣陣混雜的笑聲時，他不禁皺了皺眉。

他是革命軍的軍官，是不是應該到這種地方來，找孟剛這種人？

但是，他終於定了定神，走向門口，兩個守門的一瞪眼，萬泰知道自己的裝扮，是走不進這種地方去的，是以他先欠了欠腰，道：「兩位，孟大哥着我來，說是有話吩咐我。」

守門的一聽「孟大哥」三字，立時滿臉堆上笑容來，道：「原來是孟大哥的朋友，請進去，孟大哥正在客廳裏風流快活呢！」

萬泰笑了笑，逕自走了進去，他穿過了一個院子，經過了一個滿是紫籐繚繞的架子，就看到一列亮聰，亮聰上全都鑲着顏色琉璃，萬泰呆了一呆，他幾乎不認識孟剛了！

孟剛並沒有注意他，萬泰走進了客廳，直來到了桌前，雙手按在桌上，孟剛和幾位姑娘都止住了笑聲，孟剛用一種奇異的目光，注視着萬泰，而萬泰則帶着鎭定的笑容，道：「孟大哥，那兩袋大洋錢雖然不少，但是另外的兩件東西，可眞是燙手得很啊！」

孟剛的神色突然一變，霍地站了起來，推開了身邊的玉姑娘，沉聲道：「你們全進去！」

那幾個姑娘畧爲猶豫了一下，孟剛已疾聲喝道：「快進去！」

姑娘和王八都一起退了開去，孟剛才緩緩坐了下來，笑着道：「請坐，我只當沒有人，原來給你看到了！」

孟剛在坐下之後，一隻手已經伸到了桌下，萬泰吸了一口氣，道：「孟大哥，你若在這裏殺了我，怎能够逃得遠？」

孟剛又凜了一凜，他手在桌下，已經握住了手

鎗，他不知道萬泰是什麽來路，西城的密探又多，他路刦軍官，那是殺頭的大罪，所以他不能不早作預防！

可是，看萬泰的神情，却又不像是密探，而且萬泰的那種鎭定，也使他特別欣賞，他倒願意接受那樣的挑戰，是以他立時笑了一下，插好了鎗，將手也放到了桌上。

萬泰坐了下來，他們兩人對視着，一時之間，誰也不開口。

他們是兩個身份完全不同的人，一個是爲國爲民，出死入生的革命軍官，而另一個却是花天酒地，不務正業的無業漢子！但是他們却相會了，而且，他們相會的地點，是在一家妓院中！

過了好久，還是孟剛先開口，他爽朗地笑着，道：「好了，你要多少。」

萬泰緩緩地搖着頭，仍然不說話。

在那時候，孟剛已經可以感到對方絕不是普通人了，孟剛絕想不起在他平日接觸的人中，那一種人是有這樣的氣度，這樣的眼神的。

孟剛又笑了一笑，他這次的笑容，多少有點緊張，他又道：「那麽你來找我做什麽？」

萬泰並不是故意不開口，而是他覺得十分難開口，這樣生死攸關的大事，怎麽可以貿貿然說出來呢？這件事，不但有關個人的生死，而且還是高度的軍事機密，關係着幾千幾萬人的生死！

萬泰越是沉默着不說話，孟剛也越是覺得不安，但是孟剛却竭力維持着鎭定，他的臉上，也始終帶着笑容。

過了好久，萬泰才緩緩地道：「我想，邀你一起，做一件……買賣。」

孟剛揚了揚眉，他的心中，多少有點驚訝。以他的經驗而論，對方決計不是「做買賣」的人！

自然，那種「買賣」，決不是普通的生意，但是，對方却說出了那樣的話來。

孟剛幾乎沒有考慮什麽，就道：「大買賣，還是小買賣？」

萬泰意味深長地道：「大，大得從來也沒有人做過，只怕我們仍是做不了！」

孟剛「哦」地一聲，道：「是什麽生意？」

萬泰吸了一口氣，四面看了一下，客廳中沒有人，可是在簾後面，隱隱約約，却分明有着人，他站了起來，道：「這裏不宜說話，請跟我來。」

孟剛仰着頭，道：「我一出門口，你的人已在門口等着了，是不是？」

萬泰怔了一怔之後，才明白孟剛的意思，他雙手按在桌上，身子俯向前，一字一頓地道：「孟大哥，我看你是一個血性男子，才跟你來商量這件事的！」

孟剛在剎那間，只覺得熱血沸騰，道：「好，就交你這個朋友！」

他說着，就站了起來，兩人才走到客廳門口，就聽得門口一下拖長了聲音叫道：「劉處長到！」

隨着那一聲叫喚，兩個馬弁，先大踏步走了進來，正好和孟剛，萬泰迎面而來。

市井英雄

兩個馬弁，一看到有人擋路，厲聲喝道：「讓開！」

孟剛非但不讓，反倒向前踏出了一步，萬泰在一旁，用力一拖孟剛，總算將孟剛拖開了一步，那兩個馬弁瞪着眼來到大廳口，轉身站定。

接着，就是一個痲臉大漢，大踏步走了進來，鴇母帶着姑娘，嘻笑着迎了出來。

孟剛「呸」地向門口吐了一口口水，大踏步地向外，走了出去，萬泰一面追上去，一面道：「這是誰？」

孟剛一臉不屑之色，道：「金大帥的軍需處長，拿着自己的老婆，充是自己的妹子，送上去陪活閻王睡覺，他那個處長，就是這麽來的！」

孟剛說着，又連吐了兩口唾沫，他們繞過了那輛停在門口的汽車，走出了巷子，不多久，就來到了城中最熱鬧的萬佛寺，萬佛寺門口的空地上，是各種各樣的攤子，雜耍，他們在人叢中擠了過去，直到了寺後，在雜草叢，和幾株大樹下，有着一間又舊又小的茅屋。

萬泰揚了揚眉，道：「那就是你的家？」

孟剛「哈哈」一笑，道：「可以說是吧，像我們這樣的人，要家有什麽用？」

孟剛來到了屋前，一脚踢開了門，屋中除了一張竹榻之外，可以說是全無所有。孟剛笑着道：「這裏有一好處，連野狗都不來嗅一嗅！」

孟剛進了屋，在那張竹榻之上，懶洋洋地躺了下來。他的神情，看來好像毫不在乎，可是他的心情，却實在很緊張。

他半閉着眼，望定了萬泰，萬泰順手關上了門，也望定了他，這是他們兩人，第二次這樣互相望着不出聲了，他們都在盡量揣摸着！對方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能不能推心置腹，將自己心中的話，向對方說出來！

萬泰的心中尤其緊張，因爲他不能犯錯誤，他要是判斷錯誤的話，他就不能完成任務，而且，他本身也會踏進一個極度危險的境地之中。

是以，還是孟剛先開口，孟剛道：「好，有什麼大買賣，請說！」

萬泰裝成很輕鬆的樣子，他仍然望着孟剛，道：「如果沒有胆子的話，那我就不好說了！」

孟剛將雙手叉着，枕在腦後，道：「去偷？去搶？去殺人放火？嘿嘿，倒還沒有什麼難得到我，可是有一樣——」

孟剛講到這裏，陡地一挺身，矯捷地笑了起來，伸出一隻手指，指着萬泰，道：「如果是在苦哈哈身上打主意，我就不幹！」

萬泰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放心了！

他已經發覺到，孟剛絕不是一個正經人，他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流氓，一個市井無賴，一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吃着嫖賭的人。但是，孟剛却也有他自己一套的做人的哲學。他偷，他搶，可是他也有義氣，他肯帮助人，他決不會去損害窮苦的人，這一股義氣，使得萬泰迫不及待地將他心中的話，說了出來。

萬泰走前了兩步，孟剛的手指仍然向前指着，沒有縮回去，是以當萬泰向前走來的時候，孟剛的手指，幾乎已碰到了他的胸口。

萬泰的聲音十分低沉，但是自他口中吐出來的字，却每一個都極其清楚，他道：「我要在曾家祠堂中，偷三千支步槍，五十萬發子彈！」

孟剛身子一挺，跳了起來，剎那之間，他的臉色變得十分紅，不知道是否因爲吃驚，還是因爲興奮過度。

這時候，其實連孟剛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爲了什麼，感到忽然之間，血向上湧的。

在孟剛而言，他的生活，從來也未曾脫出過那個小圈子，打刦在靜僻街道上路過的軍官，已經是第一等大事，足以使他成爲他生活圈中，受人敬仰的人物了！

可是，萬泰的「買賣」，却是要從金大帥的軍庫中，去偷上三千支槍，五十萬發的子彈，那簡直是超乎孟剛所能想像的事！

孟剛在一躍而起，漲紅了臉之後，又呆了半晌，才吁了一口氣，道：「好傢伙，你是什麼人？」

萬泰反問道：「你認識字？」

孟剛道：「多少認識幾個。」

萬泰又望了孟剛一眼，解開上衣的扣子撕開了一塊縫在衣襟內的布，將一本小小的厚紙簿子，取了出來，遞給了孟剛。

孟剛接了過來，打了開來，他的雙眼在發着光，他仔細地看着，然後，將小簿子闔上，臉上現出欽羡的神色來，道：「你是國民革命的軍官？」

萬泰接回了他的證件，點了點頭。

孟剛緊皺着眉，道：「我有幾個要好的朋友，也到南方投軍去了，他們念的書比我多，他們說，國民革命軍，和那些大帥帶的兵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萬泰的神情有點激動，蔣總司令率領的革命軍，要打倒軍閥，統一全國，讓全國老百姓，都過安樂的日子！」

北伐革命的理論，萬泰自然是了然於胸的，但是他却無法原原本本地向孟剛講，就算他講了，孟剛也未必懂，所以他只能用最簡單的語言來解釋，他又壓低了聲音，道：「那一批步槍，是日本製造的，金大帥要用來裝備他的第三師，我們也要那批槍！」

孟剛的雙眼之中，閃耀着光芒，他道：「好傢伙，那是砍頭的買賣啊！」

萬泰道：「是的，砍頭的買賣，你要是——」

孟剛不等萬泰講完，就轟然大笑了起來，拍着自己的頸子，道：「怕什麼，腦袋掉了，不過碗大的一個疤，走，這就去，萬大哥！」

孟剛的那一聲「萬大哥」，在萬泰聽來，眞有千鈞之力，萬泰伸出手來，他們兩人的手，緊緊握在一起，萬泰道：「孟兄弟，我們兩個人，絕幹不了這件事，還得多找幾個人帮手。」

孟剛笑道：「那太容易了！」

萬泰急急道：「可是一定要靠得住的！」

孟剛像是有點不高興，他大聲道：「凡是肯和我一起幹事的人，沒有靠不住的，告訴你，我有幾個小兄弟，他們不但有胆識，而且，全和我一樣，會一手好槍法，不過有一件事，萬大哥可得必要答應我！」

萬泰也只覺得心血沸騰，孟剛是那樣爽朗，坦誠的熱血漢子，他可能不明白什麼大道理，但是要他答應了事，就絕對可以靠得住的。

萬泰忙道：「只管說！」

孟剛道：「這件事，要是成了，萬大哥，我們幾個，也想投軍去！」

萬泰立時大聲道：「行！我一定和上級說！」

孟剛高興得臉更紅了道：「走，先去找我的一個小兄弟，你見了他一定喜歡，他叫鐵猴兒！」

×　　×　　×

汗珠，烟臭味，女人頭髮上的刨花，各種食物混雜在一起的味兒，烟霧騰騰，平常人要是一走進那種小賭窟，怕不立時昏了過去！

可是，聚集在小賭窟中的那些人，却完全不在乎那些，他們都聚精會神地賭着。

在一張方桌上面，懸着一盞光禿的燈泡，在燈泡周圍，全是繞來繞去的烟霧，牌九牌被人「拍

拍」地敲在桌上，鐵猴兒的身子很瘦削，他被人叫着「猴兒」，就是因爲他實在太瘦了。

可是他雖然瘦，嗓門却比誰都大，他已經翻了一張牌，正在直着嗓子大叫：「天牌，他奶奶的，天！」

一面叫，一面手腕一翻，「拍」地一聲，將扣在手腕中的一張牌，拍在桌上，四周圍響起了「轟」地一聲怪叫，鐵猴兒輸了！

鐵猴兒面前，洋錢和票子，像流水那樣數出去，桌子旁的人却在歡嘯着，鐵猴兒却繃緊了臉，一絲笑容也沒有，他雙手不停地洗着牌，將牌叠了起來，洋錢，票子，又紛紛落在桌子上，鐵猴兒雙手兜着骰子，「呼」地吹了一口氣，將骰子拋了出去，大叫道：「統殺！」

他一揚手，將骰子拋了出去，却不料用的氣力大了些，他人向後，仰了一仰，人家，不是站着，就是坐着，只有鐵猴兒是蹲在長板櫈上的，他身子向後一仰，板櫈側了一側，他雖然未曾跌倒，却也撞在一個穿花布短衣的大姑娘身上，只見她不過二十上下年紀，水汪汪的一雙眼，模樣實在迷人，但是却滿面怒容，一揚手就給了鐵猴兒一個耳括子，叉着腰罵道：「瞎了眼的賊猴兒，吃得飽，撑着啦，望你奶奶的身上亂摸索，想摸個寶回去供着？」

鐵猴兒捱了打，桌旁的人，全都樂得嘻哈絕倒，鐵猴兒本來也是最撩事生非的人，平白無辜捱了一巴掌，豈肯就此罷休？

可是，當他一聽到那一口淸脆的聲音，和那一連串滔滔不絕的罵人話之後，他也不禁倒抽了一口氣，他，鐵猴兒，可以惹得起任何人，可是倒也惹不起小辣椒。

小辣椒還瞪着眼，飽滿的胸脯起伏着。小辣椒出現在任何地方，男人總是要貪婪地瞧上她幾眼，可是却也沒有一個敢對她有什麼不規矩。

那是因爲，小辣椒實在太辣了！

鐵猴兒已經縮了縮頭，不出聲了，可是小辣椒還是叉着腰道：「說啊，賊猴兒，你想怎麼着？」

一旁有一個漢子，「哇」地一聲怪叫，道：「猴兒想摘了你的辣椒來吃了！」

鐵猴兒正鼈住了一口氣，無處可出，那漢子就在這時候接上了口，祇算他合該倒霉，鐵猴兒一個轉身，「砰」地就是一拳。

鐵猴兒的動作，比猴子還要靈活，那一拳，打得那大漢鼻端鮮血直淋，鐵猴兒已從板櫈上跳了下來，大聲叫道：「要打架啊，不打的是孫子！」

他雙拳齊出，「砰砰」兩聲，身旁又有兩個人遭了殃。在那樣的小賭館中，別看有的人贏了錢，也會咧着嘴大笑，可是實際上，每一個人的心中，都鼈着一腔火，他們全是小人物，在軍閥的統治下，誰能順順泰泰地過日子？打架，在他們來說，簡直是一種發洩。

所以，每一次都是那樣，只要一有人開始打架，整個賭館中，所有的人，本來事情和他們是絕不相干的，也都會打起來。

鐵猴兒雙拳齊出，雙足亂飛，乒乒乓乓打了出去，又乒乒乓乓打了進來，賭館中的幾十個打手，想先將他制服了再說，臉門上却全捱了他的拳頭。

鐵猴兒打到了桌旁，抓起了一把洋錢，望腰際一塞，「呼」地掀翻了桌子，撞退了幾個人，大踏步出了賭館，那一場架，他也沒有佔到什麼大便宜，臉上也捱了幾拳，一隻眼也腫了，口角淌着血。

他一出了賭館門口，用衣袖抹着口角的血，就在這時候，他聽到身後，傳來了一下叫喚，道：「鐵猴兒！」

鐵猴兒倏地轉過身來，孟剛和萬泰，正從巷子的另一端，大踏步地走了過來。

一看到了孟剛，鐵猴兒高興得直跳了起來，叫道：「孟大哥，來，去打架！」

孟剛却搖了搖頭道：「不，猴兒你跟我來！」

鐵猴兒睜大了眼，擰了擰頭，一時之間，他幾乎以爲在自己面前的，不是孟剛，要是他的孟大哥，怎麼會有架不打？

鐵猴兒還在發怔，孟剛却已一步跨了過來，抓住了鐵猴兒的手臂，道：「走，有話跟你說！」

鐵猴兒一面抹着血，一面斜睨着萬泰，萬泰的臉上帶着笑容，鐵猴兒瘦削，年輕，但是萬泰也已經立時可以看得出來，那又是一個不怕死的漢子！

他們三人，急匆匆地向巷子外走去，可是，他們還未曾走到巷子口，就聽得身後，傳來了一聲嬌叱，道：「孟剛，你替我站住！」

一聽得那聲嬌叱，鐵猴兒立時縮了縮頭，孟剛「嗯」地吸了一口氣，萬泰轉過頭來，他看到了美麗的小辣椒，小辣椒兩道眉向上揚起，雙手叉着腰氣呼呼地站着又在叱道：「孟剛，你過不過來？」

孟剛轉過身，無可奈何地笑了一笑，道：「過來，自然過來，可是我有要緊事，再見了！」

他陡地回身去，拔脚便奔，他一奔，鐵猴兒立時跟了上去，萬泰略呆了一呆，也立時追了上去，只聽得身後，小辣椒罵道：「天殺的，孟剛，你有本事，就再也別來見我！」

孟剛不斷地奔着，奔出了好幾道巷子，鐵猴兒和萬泰，才喘吁吁地奔了上來，追上了孟剛，萬泰一面喘着氣，一面道：「這小姑娘是誰？」

鐵猴兒「哈哈」一笑，道：「你敢是外地人啊

，這小姑娘是誰，她是牛頭馬面的野妹子，十殿閻王的老表妹，他媽的，是小辣椒！孟大哥天不怕地不怕，見了小辣椒，你見他剛才那狼狽樣兒！」

萬泰向孟剛瞧了一眼，孟剛的模樣，的確够狼狽的了，這時，孟剛只好尷尬地笑了一下，道：「我們的事，不能讓她知道，你當我怕她麼？」

鐵猴兒立時大有興趣地道：「什麼事？」

孟剛壓低了聲音，道：「猴兒，這件事不能胡亂說，這是萬大哥，他是南邊軍中的軍官！」

鐵猴兒歪着頭，打量着萬泰，眼珠轉動着，一副機靈的模樣。

萬泰向鐵猴兒伸出手來，鐵猴兒連忙在身上擦了擦手，和萬泰握了一握，他們三人，一起向前走去，不一會，又回到了孟剛的那間屋子中。

一進了屋，孟剛便道：「鐵猴兒，我們要做大買賣，這位萬大哥，要偷曾家祠堂中的軍火，還要將軍火運過前綫去。」

鐵猴兒笑道：「要軍火，何必到那地方去玩命？我到城西，城南去走一走，不是我鐵猴兒吹牛，十桿八桿自來得，大頭六火，總是可以湊得上，眞要盒子炮，也可以找到三五根！」

孟剛和萬泰一起笑了起來，鐵猴兒瞪着眼，道：「怎麼，還嫌少哇？」

萬泰拍着鐵猴兒的肩頭，道：「猴兒兄弟，少，少得太多了，我們要弄三千枝步鎗，五十萬發子彈出來！」鐵猴兒瞪大了眼睛，他忽然又笑了起來，道：「萬大哥，你敢是從瘋子窩裏出來的？」

孟剛叱道：「別胡說！」鐵猴兒搖着頭道：「好，孟大哥，你也瘋了，這種事，我幹不了！」

孟剛一字一頓，道：「幹不了也得幹！」

鐵猴兒伸了伸舌頭，扮了一個鬼臉，道：「可是眞的？」孟剛道：「當然是眞的？」

鐵猴兒笑道：「曾家祠堂有多少兵守着，孟大哥，你不是不知道，就憑我們三個啊，我看，除非這位萬大哥和金大帥有交情，向他借十門大炮來，用金大帥的炮，轟打金大帥的軍火庫，那還差不多，哈哈！」鐵猴兒說着，笑着，笑得直不起來，孟剛沉着臉，道：「笑什麼？」

萬泰忙一伸手，道：「別罵他，他說的話，也有道理，這件事，只能智取，不能力敵！孟兄弟，剛才我們遇見的那軍需處長，叫什麼名字？」

鐵猴兒道：「劉大麻子！」

萬泰皺着眉，然後又搖了搖頭，苦笑了一下，道：「弄鎗出來，倒還有辦法，可是怎麼能將鎗弄到火車上去，這就難了！」

孟剛問道：「要是上了火車呢？」

萬泰道：「若能神不知鬼不覺上了火車，只消一出省城，不到五十里，就有我們的人等着，自然有辦法，可以截下那批鎗械來。」

鐵猴兒不斷地眨着眼，他一聽到萬泰說要到曾家祠堂去偷鎗，只當是萬泰說着玩兒的，可是這時，他也聽出，萬泰眞是要那麼幹！

孟剛的神態很嚴肅，萬泰的聲音也很低沉，等了一會，才聽得萬泰道：「要是有兩輛卡車，那就好了，曾家祠堂離車站不遠，車站的搬伕中，我有熟人——」萬泰才講到這裏，「砰」地一聲響，屋門突然被踢了開來。屋中三個男人，都齊齊一怔。

只看到小辣椒揚着眉，挺着胸，笑嘻嘻地站在門口，道：「怎麼楞住了?告訴你，我有卡車！」

萬泰和孟剛兩人，互望了一眼，萬泰只覺得手心中在冒着汗，他們在商議那樣的機密大事，可是却不知道門外有人偷聽！

小辣椒走了進來，道：「怎麼?你們不信？」

孟剛苦笑了一下，道：「誰敢不信，雖不知道你父親，是三代元老，不論那位大帥來了，全是紅人，他守着大烟卡，別說兩輛就算要十輛也有！」

萬泰一聽，更是吃驚，忙問道：「她是——」

孟剛苦笑着，聳了聳肩，道：「她是緝私隊隊長的女兒，緝私隊在金大帥進駐省城之後，編成了什麼獨立……獨立……」

小辣椒接口道：「獨立第一團！」

鐵猴兒笑道：「你爸爸倒是步步高陞啊，換一個主兒陞一次，獨立第一連，獨立第一營，現在又升了獨立第一團了，你現在是團長小姐啦！」

小辣椒撇了撇嘴，道：「賊猴兒，別罵人，我還是我，有什麼兩樣？」

鐵猴兒，孟剛兩人，好像並不感到有什麼意外，可是萬泰却連手心都在冒汗。

他本來不知道小辣椒是什麼人，心中已經够吃驚的了，現在知道小辣椒的父親，竟然是新編獨立第一團的團長，他如果不是在沙場上久經戰爭，够鎭定的話，一定已經叫起來了！

這時，他心中亂到了極點，他急忙道：「你別以爲我們剛才所講是眞的，我們全是在講着玩！」

孟剛陡地一呆，道：「講着玩？」

他問了一句，忽然若有所悟地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萬大哥，你是怕小辣椒會向她父親去告密?哈哈，旁的我不敢說，這一點却敢保險，她是我的人！」

小辣椒「哇」地一聲，叫了起來，道：「孟剛，你可是想死哩，你在放什麼屁?」

孟剛忙笑道：「眞對不起，我講錯了，我是說，你是我們那一夥人。」

小辣椒笑了起來，道：「那還像話，可是，你也別將話說太滿了，我若是分不到一點好處，我可一樣去告密，別以爲我不敢！」

孟剛忙道：「敢，敢，我知道你什麼都敢，可是這種事，誰也沒有好處！」

小辣椒一手叉腰，一面作出一副不屑的神色來，道：「孟剛，你回去你媽哪兒，多練點道行回來，再來騙人，哼，三千枝步鎗，十元大洋一枝，也賣得三萬大洋，這樣吧，見者有份，一共四個人，我拿七千五！」鐵猴兒一聲歡笑，陡地在地上翻了一個大筋斗，道：「好啊，有七千五，哈，那我鐵猴兒可也抖起來啦，白花花的洋錢七千五啊！」

孟剛的面色沉得很陰霾，道：「沒有，這位萬大哥是有任務來的，他是革命軍的軍官！」

小辣椒一揚眉，道：「革命軍是什麼東西?」

萬泰在一旁，皺着眉，一直在聽他們三人講着，他的心像是十五個吊桶打水一樣，七上八落，一時之間，不知道怎麼應付才好。

使他感到意外的是，孟剛竟然一本正經，當着萬泰對他說過的話，道：「革命軍要打到軍閥，統一全國，讓全國老百姓都安安樂樂！」

孟剛講了那幾句，像是還覺得不够有說服力，是以又加了一句，道：「等到革命軍打贏了，你爹說不定，陞上獨立第一師師長了！」

萬泰的心境雖然緊張，可是聽得孟剛那樣講，幾乎笑了出來，但是他却沒有笑，他道：「這位姑娘貴姓?」小辣椒道：「我姓洪，我知道，革命軍，抓到是要砍頭的。」

萬泰攤了攤手，道：「如果你去告密，那麼，我自然人頭落地了。」

小辣椒道：「七千五大洋，怎麼說?」

萬泰正色道：「孟大哥說過了，我們要鎗來打仗。」小辣椒道：「是啊，打贏了仗，就有錢了，我爹每次去打仗，總是大箱大箱的洋錢抬回來，你看看，金大帥有多少錢，還不是打仗打回來的！」

萬泰皺着眉，道：「小辣椒，你胡纏，這些道理，你不懂，你別來打岔了！」

小辣椒却道：「不行，不叫我知道沒話說，叫我知道了，我要參加！」孟剛嘆了一聲，向萬泰望去，道：「萬大哥，我什麼人都扭得過，就是扭不過這位辣椒姑娘，你看這事怎麼樣?讓她參加?」

萬泰立時道：「那怎麼可以?」

小辣椒倒也爽脆，道：「好，不可以就不可以，我去對我爹說話！」她說着，轉身便走，萬泰陡地吃了一驚，一伸手，便在孟剛的腰際，拔出了一柄鎗來，喝道：「站住！」孟剛和鐵猴兒兩人一見，大驚失色，齊聲叫道：「萬大哥！」

鐵猴兒一面叫，一面倐地飛了一腳，「拍」地一聲，正踢在萬泰的手腕上，踢得萬泰手中的鎗，直飛了上去，鐵猴兒一伸手，已將鎗接了過來。

鐵猴兒的動作雖然快，但是他却也緊張得青了臉，道：「萬大哥，那可萬萬使不得，辣椒姑娘和我們的孟大哥，嘻嘻——」

鐵猴兒才講到這裏，轉過身來的小辣椒已大喝一聲，道：「臭猴兒，看我不掌你的嘴！」

鐵猴兒笑道：「好，我不說，最好別讓人知道！」小辣椒向孟剛望了一眼，笑了一下，笑得十分嫵媚，十分嬌甜。

萬泰撫着手腕，他大開步向外，走了出去，孟剛急叫道：「萬大哥，你那裏去?」

萬泰站定了身子道：「這事情算了，只希望你們在別對任何人提起，我才可以安然出城！」

孟剛疾聲問道：「爲什麼算了，你不相信我們?」萬泰疾轉過身來，盯着孟剛，孟剛的神色極其憤怒，他「呸」地吐了一口口水，道：「他奶奶的，我們肯跟你去玩命，你倒還不相信我們，偏是你的命值錢！」萬泰沉聲道：「我接受了任務，只想能完成，就沒想能活着回去。」

孟剛道：「那才是好漢，可是你爲什麼不相信人?窩囊得厲害！」

萬泰並不說什麼，只是向小辣椒望了一眼。

孟剛「哈哈」大笑了起來，道：「我明白了，你只管放心，有小辣椒在，事情只有容易得多！」

萬泰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知道，他必需有所決定了。如果他決定離去，那麼，他這一次的任務，是再也不能完成的了！

而如果他決定相信孟剛，鐵猴兒和小辣椒，那麼，會怎麼樣呢?可能他付出的信任，是錯誤的，那麼，他就只好犧牲了。一條路，至多是他個人的犧牲，另一條路，是完全沒有完成任務的希望！

他又向小辣椒望了一眼，道：「這是殺頭的勾當，我不想拖人下水！」

小辣椒「哼」地一聲，道：「能跟你下水，只要孟大哥幹，我也幹！」

萬泰又呆了一會，才慢慢地走回屋子來，道：「一切要服從我的指揮！」

小辣椒一揚眉，可是她還沒有出聲，孟剛已道：「好！」

小辣椒雖然沒有出聲，但是萬泰已經看出她是絕不會服從任何人的，在這件將要進行的任務中，小辣椒就像是一個地雷一樣，埋在他們的中間。

可是，萬泰有什麼辦法呢?他全然沒有選擇的餘地，他非在那樣的情形之下進行不可！（未完）

遊俠呂奇傳奇故事之一

龍驤・著
培新・圖

冷槍追魂（上）



老友重逢

在來東京之前，呂奇已知道和他在J・A・S・中共事的松本千代在新宿開了一家名叫「銀河」的「吉巴連」（即小型夜總會），於是，呂奇來到東京的第一晚，也就成爲松本千代的上賓了。

「銀河」的格局雖小，但是身爲女老闆的松本千代仍是够忙的；有許許多多的瑣事要她處理，更有不少難纏的客人要她應付。今晚却不同，呂奇初到東京，她不能冷落心目中一直視爲英雄的傳奇性人物。

因此，松本千代摒除了一切雜務，以及與客人的週旋，她也像是一個顧客，陪着呂奇相對淺酌。

「千代！」呂奇向座間掃了一眼。「生意不壞嘛！」

「呂奇，」松本千代睨了他一眼，將手中的酒杯放下。「你變俗了，見面只會談生意。」

「那麼，談什麼呢？」

「談談你。」

「我？」呂奇自嘲性地聳了聳肩頭，「有什麼好談的？我覺得我是一個最平凡的小人物。」

「當你大破『美人局』之後，新聞界讚譽你是個二十世紀最具有傳奇性的人物哩！你又何必自謙呢？」

「那是他們想增加報紙的銷路而已。」

「眞的。」松本千代的語氣非常認眞。「呂奇！你對未來的前途作何打算？」

「我領到了十萬美元的退休金。」

「數目雖不大，若創事業，用處也不小啊！」

「我的事業就是旅行。」

「旅行？」松本千代瞪大了眼睛。

「是的，」呂奇點了點頭，「我打算環遊世界。東京是我的第一站。」

「哦——」松本千代笑瞇瞇地望着他。「原來你要作一個遊俠。」

「誰要作遊俠？」一個男人的聲音插了進來。

呂奇轉頭望去，那是一個身裁魁梧的男人，年齡大概超過三十歲不多，貌相英俊，尤其那一雙特具魅力的眼睛，使人一見之後，絕難於短暫的時間內忘記。

「我的朋友呂奇先生要作現代遊俠！」松本千代笑嘻嘻地說。同時一指那個男人。「呂奇，我來給你介紹，這位是中村先生，名歌星，擅長拉丁情歌，等一會兒你就可以欣賞他的美妙歌喉。」

「幸會！」呂奇伸出了手。

中村緊緊地握着，從握手中，呂奇發覺對方是個熱情的男人；自然也發覺了對方過人的臂力。

松本千代招呼侍者加一個酒杯，中村也就坐了下來，呂奇對這個突然插進來的客人是有好感的，於是以深深的目光望着對方，中村面部的輪廓很挺秀，只可惜左太陽穴處有一塊疤。

那塊疤顯然已經過了修整，不注意根本看不出來。但是，那一小塊不易覺察的疤痕，却勾起了呂奇的記憶；他再細看，坐在他面前的這位陌生人，却突然變得稔熟起來了。不過，他却按捺住心頭的激動，試探着問道：「中村先生的家鄉是在鹿兒島嗎？」

「是啊！」中村眼睛中閃動着驚異的光芒。「你怎麼知道？」

「那麼，你的大名應該是中村錦次吧？」

中村的目光中的驚異之色又加重了一些。他盯

視着呂奇，良久，面上逐漸浮現笑容。用力地在呂奇的肩頭上拍打了一下，嚷叫着說：「你這個年輕的中國人，想不到你還活在世界上。」

「那應該感謝你。」呂奇再次緊緊地握住了對方的手，並且用力地搖撼着。

「嗨！是怎麼回事？」現在輪到松本千代驚異了。

「我們是老朋友。」中村錦次說。

呂奇緊接着加以解釋：「越戰初期時，我們同在美軍一個情報機構服務。我們被派到前綫共同去担任一項情報偵察工作。一個手榴彈丟進了掩體，若不是中村錦次將我撲倒在地，我早就不在這個世界上了。而他的頭部却中了彈片。」

「在這裏，」中村錦次指着左太陽穴說，「爲了登台演唱，我去過美容整型醫院，已經看不出來了。」

「中村！」呂奇風趣地說：「照說你該去找那位醫師退給你一部份手術費，因爲他還給你留下了淡淡的痕迹。也幸而這點淡淡的痕迹才使我認出了你。所以，你就不要去找他的麻煩了。」

「中國人！」中村錦次那寬大有力的手掌又在呂奇的肩頭上重重地拍打了一下。「你還是那樣幽默。」

「中村！看起來你比以前更英俊瀟洒了。」

「別說笑！」中村錦次的面色突然正經起來了。「呂奇！你還守在老本行的圈子裏嗎？」

「我剛在一個情報機構退休。」

「是怎麼認識千代小姐的？」

「她是我的好夥伴啊！」

「嗨！」中村錦次的手掌又要向松本千代的肩頭上拍下去，幸而他在半空中停住了。「千代！原來妳還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哩！」

「女人本來就是最難令人瞭解的，自然不簡單了。」松本千代的話也非常風趣。本來嘛！從終日緊張的工作崗位上退休下來，無形中就會感到輕鬆了。

她的話使呂奇豪笑，然而中村錦次却皺緊了眉頭。

「呂奇，」中村錦次語氣幽幽地說：「你剛離開了工作崗位，又要去作一個浪迹天涯的遊俠。而我呢？却淪爲一個在燈紅酒綠之中討生活的男歌手，實在太感到慚愧了。」

「中村！」呂奇誠摯地說：「這話可不對了，作歌手有什麼不好？只要我們不成爲社會的殘渣，就問心無愧了。」

中村錦次突然又將緊皺的眉頭放鬆了，笑着說：「不談這些。老友重逢是件喜事，今晚我請吃宵夜，痛痛快快地喝幾杯……」

松本千代搶着說：「不！由我請客。」

「你是老闆，我自然是遵守命令。」

「中村！」松本千代面上浮現着狡黠的笑容，慢吞吞地說：「你既然是呂奇的老朋友，又和我是同行，那我就要向你提出一個要求了。」

「說吧！」

「演唱合約延長三個月，而且不提高酬金。」

「呂奇，」中村錦次故意一本正經地說，「聽見了吧，由此可見，女人不但是最難令人瞭解，也最爲現實，她們從不放過任何一個對自己有利的機會。」

三個人都放聲大笑，使得許多顧客都回過頭來看着他們；而他們却全然不覺，的確是太興奮了。

× × ×

深秋，午夜，已有料峭的寒意。

這裏是東京，畢竟不是燠熱的曼谷。

呂奇喝得很醉了，可說從來沒有這樣醉過。不過，他却不承認已醉。作任何壞事都有人承認，喝酒的人絕不會承認自己大醉。爲了證實他沒有醉，他決定從那家藝姐間走回他所住宿的「江丸飯店」。兩地相隔約有二千碼。

中村錦次和松本千代拗不過呂奇，只得按照他的意思，二人先一步乘車走了。其實，松本千代是非常放心的，她深信呂奇不管在任何情況之下都有足够的能力去照顧他自己的。

從西銀座到「江丸飯店」，本來只要穿過「十丁目」，由「三越百貨銀座支店」，繞過來就行了。呂奇却偏要順着「隅田川」的河邊溜躂，也許他希望那股料峭的夜風吹醒他的酒意吧！

他也許沒有這種希望，但是寒風倒眞的有醒酒之功。當他順着河邊步行了約莫五百碼之後，他的心口已不像方才在藝姐間之中那樣熱燥，自然，他的脚步也不像剛走出藝姐間時那樣踉蹌。

驀然，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他的身後響起。

呂奇回頭望去，只見一個女人在發狂地跑着；她的頭髮在空中拖得筆直，就像有一頭兇猛的野獸在後面追趕着她。

呂奇立刻明白了那個女郎發狂奔跑的原因。不是一頭兇猛的野獸在追趕她，而是兩個男人。兩個兇惡的男人。

河邊的街燈投射在他們的臉上，使呂奇看得很清楚；他見過各式各樣歹徒的臉譜。只要一打照面，他就可以將對方的人性加以分門別類。醫師解剖人體，他却長於解剖人性。

呂奇突然發現他的愉快旅行中將要發現不愉快

的事了……。

他一念未已，那個狂奔的女郎已經到了他的面前。

罹患沉痾的人，會將任何人當成醫師；溺水的人會將一根細小的海草當浮木。這是「急不擇路，餓不擇食」的自然現象。發狂的女郎自然也不例外；當她發現呂奇時，立刻撲進了他的懷裏。

「先生！」那女郎哀求地說：「求你！求你！求你救救我，他們，他們……」

「他們」已來到了呂奇的面前。

呂奇現在看得更淸楚了，那兩個男人生得都很健壯；一個穿着大紅的恤衫，衣襟敞開着，露出毛茸茸的胸膛；另一個穿着緊身運動衫，鼓起隆隆的胸肌。呂奇給了他們一句評語——打手之流。

那個穿着運動衫的男人，低聲吼叫着說：「放開她！」

那種粗暴的聲音，給予呂奇一個警號，也使他的頭腦擺脫了酒精的干擾，以極爲平靜的語氣說道：「這位小姐看來已很累，我放開她，她就會倒地不起了。」

「放開她！」另一個穿着恤衫的男人也吼了起來。

那個女郎已自動地離開了呂奇的懷抱，像畏懼毒蛇猛獸般地躲到他的身後，雙手攀附在他的肩頭上。

「我放開她了。」呂奇說。

「繼續走你的路。」

「先生！求你別走。」那女郎又叫了起來。同時伸張雙臂，將呂奇緊緊地抱住了。

「看見了嗎？」呂奇冷冷地說，「這位小姐很怕你們。」

「走開！」那個身穿紅色恤衫的男人，揮舞着粗壯的胳臂。「趁你現在兩腿條還能走路的時候快滾。」

呂奇情知這兩個打手型的傢伙不是用言語可以說服的，對付這種人，最好的方法是用拳頭狠揍。對方都很壯，但是他却沒有放在心上。於是，他扳開那女郎的手臂，向前緩緩走去。

「應該滾的是你們。」呂奇憤怒地低吼着：「兩個男子欺侮一個少女，這算是什麼話？」

穿紅恤衫的男人口中罵了一聲「馬鹿」，人已衝到了呂奇的面前，右拳閃電般地向呂奇的頸部揮去。

看他出拳的姿勢，以及驚人的速度，都可以證明他不但的確是打手，而且還是一流的好手。但是呂奇却是打鬥方面的專家，身子一矮，輕易地將對方擊來的拳頭閃開。嘭！嘭！嘭！左右開弓，在對手的小腹上連搗兩拳。

那傢伙立即手捂肚皮，連連後退。

另一個身穿緊身運動衫的男人，方才並未參與動手；在他的想像中也許認爲他的伙伴已經足够應付這個好管閒事的人。現在他的伙伴一動手就吃了苦頭，他才發覺遇上了勁敵。

「卡察」一响，他的手上已經多了一把犀利的彈簧小刀。另一個也從褲袋中抽出了兇器。在昏暗的燈光中，呂奇發現他拿的彷彿是一根錐子之類的鐵器。

面對二名兇狠的歹徒，又是手持利器，呂奇心頭明白，非得速戰速決不可。拖延下去，吃虧的一定是自己。

於是，他冷冷地說：「你們二人一齊上來吧！免得我費事。」

那二名大漢相互看了一眼，然後同聲低吼。像餓虎撲羊似地衝了過去。呂奇和日本浪人交過手，知道他們的狠勁，只要有一份力量剩下，也不會停止攻擊。因此，他必須在一出手之間就將對方的打擊力量完全遏止，也就是說，使對方根本無動彈之力。

穿紅恤衫男人的尖錐刺向呂奇的腰際，另一把彈簧小刀則刺向他的咽喉，左右夾攻，情勢危急，但是呂奇却一動也沒有動。

那年輕女郎發出一聲尖叫，雙手掩着面孔。她似乎已預料到一件使她不忍卒睹的慘劇就要在她眼前發生。

孰料，呂奇突然像棒球球員偸壘似地雙脚一剷，身子倒在地上，兩脚齊併，全力掃向手持彈簧小刀的男子。

嘭！那男子摔倒在地。

呂奇緊接着一脚踢在對方的太陽穴上，不用去檢查，那傢伙即使運氣好，也得在床上躺兩三天。

持尖錐的攻擊傢伙一撲成空，又見同伴被擊昏倒地，心頭不禁一慌。

呂奇已經飛快地彈身而起，揮動左拳向對方擊去。

這只是一個假動作，當對方以手中尖錐向他刺來時，他突然伸出右手，扣住了對方的腕部，身子一旋，將對方的右臂扭曲到背後，左拳狠狠地敲在那傢伙的後腦上。

那傢伙也被擊暈了。

年輕女郎從指縫間看到了這一場緊張的打鬥，此刻，她一把抓住呂奇的手，疾聲說：「先生！快逃。」

「小姐！不要怕，他們暫時爬不起來的。」

一先生！你不是日本人吧？」

「我是一個遊客。」

那少女道：「難怪你不知道了。他們是『神田組』的……」

「神田組？」

「一個爲非作歹的集團，人多勢衆，什麼樣的壞事都作得出來。我感謝你救了我，但我不願意你遭到他們可怕的報復。」

「別怕，讓我們去報警吧！」

「不！不！不！」她連連地搖着頭。「不要報警。」

呂奇不解地問道：「爲什麼？」

「先生！求你別問，千萬不要報警。」

「是恐怕『神田組』報復嗎？」

「先生！謝謝你救了我。」她深深地向呂奇行禮告別。「我現在要回家了，你最好也快些離開這裏。」

「小姐，妳住在那裏？」

「淺草。」

「那麼讓我送妳回家吧！」

呂奇不待得到她的同意，就挽着她的胳臂，步履匆促地離開。他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更有與生俱來的俠性，因此他很想弄清楚一個黑社會組織爲什麼會找上一個纖弱的女郎？這個女郎爲什麼在夜深人靜時還在環境最爲複雜，全是聲色犬馬的西銀座地區流連呢？

× × ×

在車上，那女郎告訴呂奇，她名叫小雪春子。呂奇也免不了向她通名道姓；言語是溝通感情的橋樑，呂奇的語氣是那樣平和，那樣坦誠。當車子抵達小春雪子的家門口時，她對呂奇已不像先前那樣陌生了。

「我能請你進去坐坐嗎？」

「不方便吧！」呂奇表示了應有的禮貌。

「我家裏只有一個母親，還有一個……。」她將尾音拖得長長的，久久未說出下文。

「那麼，我明天再來拜訪吧！」

「請進去坐坐吧！」小雪春子大方地挽着呂奇的胳臂，說：「我還有一個姐姐，這沒有什麼不方便的。」

還有一個姐姐？那又爲什麼吞吞吐吐的呢？呂奇心中不免發生疑問。

在寸土是金的東京來說，小雪家的房子不算小。進門之後還有一個小小的花園。登上玄關，呂奇按照日本的起居習慣，脫去鞋子。只聽小雪春子叫了一聲：「姐姐！有客人來了。」

呂奇走進了起居間，突地一楞。一個只穿着三點式泳裝的健美女郎姿態極爲不雅地半躺在長沙發上，一隻手端着酒，一隻手夾着香煙，戰後的日本女性，已經開放不少，眼前這個女人却開放得過了份。

呂奇正想回過身去，對方却已經站起來向他打招呼：「嗨！春子，眞難得帶男朋友回家，來！喝一杯。」

「姐姐！」小雪春子一臉尷尬之色。

「我叫美江！」她向呂奇自我介紹，然後舉杯喝了一口。「你去過『花月座』嗎？」

「花月座？」呂奇搖搖頭。「沒有去過。」

「沒有去過？哈哈！那正是你們男人愛去的地方啊！」小雪美江將杯中的殘酒一口氣喝完，又接着說：「如果你去過那兒，你現在就不會驚奇的目光望着我了；因爲我在那兒身上穿的衣服比現在還少，有時甚至不穿。明白嗎？那兒是脫衣舞劇場，我在那兒表演。」

原來她是脫衣舞孃，又是這樣的毫不在乎。難怪方才在未進門時，小雪春子的言語，有些吞吞吐吐。

「姐姐！」小雪春子的面色紅得像豬肝。「這位先生姓呂，是中國人，……」

「噢？」小雪美江以奇異的目光瞪視着呂奇，說：「聽人說，中國人只會作詩，而且你們不看脫衣舞。」

「姐姐！」小雪春子吼了起來。「妳的話不能稍作保留嗎，方才『神田組』的人在西銀座追我，幸虧呂先生救了我，否則……」

「春子！」小雪美江大吼了一聲，像突然被電殛似地身子一震，臉上的表情也變得嚴峻起來。「媽媽說妳到洋裁學校上夜課去了。」

「是啊！」

「爲什麼去了西銀座？」

「我……我……」

「說呀！」小雪美江聲色俱厲地吼着。在這一瞬間，她突然變成了兇神惡煞，不再是一個嬌媚的女郎。

呂奇對於內在的情況毫不了解，只得木然地作了一個旁觀者。

「說啊！」小雪美江的手指幾乎戳到她妹妹的鼻尖上。「你是不是去找高橋太郎了？說啊！」

高橋太郎是誰？呂奇心中閃動着問號。

小雪春子突然跪在榻榻米上，雙臂抱着她姐姐的腿，抽噎着說：「姐姐，求求妳說話小聲點，不要驚動了媽。求求妳。」

「告訴我，」小雪美江的聲音果然小了許多。

「妳是不是去找高橋太郎了？」

「是的。」

「爲什麼？」小雪美江揪住了她妹妹的頭髮。「爲什麼要去找他？妳難道不明白他是一個吃人的魔鬼？」

「姐姐！」小雪春子已經泣不成聲。「妳……太……苦了。妳靠出賣色相賺來的錢只够還他的利息，這樣下去……」

小雪美江一揚手，酒杯落在塌塌米上，似乎想狠狠地摑她的妹妹。突然她的手軟弱地垂下來，淚珠也順着面頰滾滾落下。

她哭得很傷心，却是無聲的。大概是怕驚動了她們的母親。

「春子！」呂奇鼓足勇氣叫了一聲。

小雪春子抬起頭來望着他。

「妳姐姐累了，也醉了，扶她去睡吧！」

「我沒有醉，」小雪美江回過頭來望着他，一面用手擦拭淚痕。「我分得淸好人，壞人。你是個好人，我看得出。」

「呂先生自然是好人，否則我不會帶他到家裏來。」小雪春子說，「姐姐！妳去睡吧！我要和呂先生靜靜地談話。」

小雪美江點點頭，向起居間內側的一道門走去。喃喃地說：「妳爲什麼要去找高橋太郎？爲什麼！爲什麼……」

呂奇輕吁了一口長氣，就將身體拋進了沙發裏面。

細訴衷腸

「高橋太郎是『神田祖』的老闆，是銀座地區最厲害的黑色人物。」

「妳們欠他的錢？」

「嗯！」小春雪子神色黯然地點點頭，「包括我父親生前所欠下的賭債和媽媽的醫療費。」

「令堂有病？」

「嚴重的心臟病。」

「令尊呢？」

「死了，是自殺的。」

「哦——」

「在媽媽心目中，他是個好丈夫；在我們心目中，他是好父親。淺草地區的人都讚揚他，因此他所開設的那家武技館生意不惡，不知他是什麼時候認識了高橋太郎；於是他走上了霉運。」

「原來令尊是個武師。」

「之後，他沉迷賭博，直到高橋太郎派人到家裏來追討賭債，我們才知道父親已經變了。」

「賭債有多少？」

「大概有三千萬日幣。」

「不少哩！」呂奇吃驚地說。

「父親賣掉了武技館的房子，還了一半。高橋太郎仍然窮兇極惡地催討餘數，最後我父親逃避現實，切腹自殺了，因此引發了媽媽的心臟病。」

呂奇語氣沉重地說：「令尊也的確太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了。」

「父親自殺後，高橋太郎以好人的姿態出現，他表示因爲催討債項太急而逼使父親自殺令他難過，願意出錢爲我媽媽治病。家中一貧如洗，媽媽奄奄待斃，我們只有鑽進他的圈套。」

「圈套？」

「是的。媽媽的醫療費又化去了將近五百萬日幣。加上父親未還淸的賭債，共有二千萬元。再算上利息，那是一個駭人的數目。」

「他明明知道你們無錢可以償債。」

「他要的是人，明白嗎？」小雪春子目眶中冒出憤怒的火光。「只要我和姐姐有一個人願作他的黑市夫人，他就願意將所有的欠款單據銷毀。這可能就是他當初引誘父親賭博的動機。」

「妳們怎樣回復他？」

「我打算犧牲自己，以挽救媽媽和姐姐。但是姐姐的個性很强，她認爲如果必須以出賣軀體來償債也不能出賣給高橋太郎，於是她走進了『花月座』當脫衣舞孃。從此她消沉、酗酒，我甚至懷疑她的精神已不正常。」

「收入好嗎？」

「可以月入百萬日幣。除了生活費，還給高橋太郎八十萬元，扣除利息，本金還得極少。」

「妳方才是去找高橋太郎嗎？」

「是的。」

「爲什麼？」

「我發現姐姐太苦，太可憐了。」

「所以妳打算妥協了？」

「還有最主要的原因。」

「嗯！」呂奇望着她，喃喃地說：「這樣可以接近高橋太郎，然後殺死他，對嗎？」

小雪春子搖了搖頭說：「我不打算用那種笨法了。」

「那麼……？」

「我要調查他的犯罪証據，然後，將他繩之以法。」

「春子！別想得那樣天眞。」

「呂先生！」小雲春子壓低了聲音說：「雖然高橋太郎是個魔鬼，但是女人却是他的剋星，我自

信有方法對付他。」

「值得嗎？」

「值得的。因爲他用詐賭的方法使我父親負下了那筆鉅額的賭債。」

「詐賭？」

「嗯！」

「妳是猜想嗎？」

「有人告訴我。」

「誰。」

「高橋太郞的一個部下。」

「他爲什麼要告訴妳？」

「他厭惡高橋太郞的爲人，也厭惡他自己所作的壞事。所以，偸偸跑來告訴我，我父親輸錢是高橋太郞預先設好的圈套。目的就是想汚辱我們姐妹倆……」小雪春子將話停了下來，深深地吸了一口長氣。

「他還說了些什麼？」

「他說，我們不必害怕高橋太郞的威脅，他不敢將我們怎麼樣。如果他逼得太兇，我們可以去報警。」

「他說得對，應付流氓，愈妥協愈麻煩。」

「媽媽病重，爲了不使她再受打擊，我們才將這一口氣隱忍下來。呂先生……」

「我希望妳能叫我的名字。」

「呂奇！」小雪春子輕輕地叫了一聲。「我不該向你說這麼多的。你是一個遊客，到東京來是爲了尋找快樂，而我却爲你帶來了煩惱。」

「春子！」呂奇表情誠摯地握着她的手。「我是個男人，比妳們强壯，比妳們更能接受打擊，讓我帮助妳們應付高橋太郞的糾纏。」

「不行！」

「春子！別爲我担心。」

「不行！」小雪春子提高了聲音。連連地搖頭。「我絕不讓你捲進是非的漩渦裏來。你很會打，體格也很壯。但是『神田組』的聲勢浩大，不但人多，而且還有刀槍，你會被他們殺死。」

呂奇微笑說：「我不怕。」

「因爲你不知『神田組』的厲害。」

「春子！我遭遇過世界上最邪惡的勢力。」

「呂奇……」

「這件事我管定了。」呂奇掏出一個錢包塞進小雪春子的手裏。「這裏面有二十元美金面額的旅行支票一百張，暫時作爲妳們的生活費用，及令堂的醫療費用。告訴妳姐姐，明天不要去『花月座』了。」

「呂奇！我怎能接受……」

「不要客氣。」

小雪春子道：「呂奇！錢是小事，我不能眼看着你去冒險。」

「我的天性就是喜歡冒險。」

「你年輕，你有前途……」

「我的前途是堂堂正正地作一個人；而我的事業，也就是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春子！妳也不用攔阻我的志向了。」呂奇說到這裏，拍了拍她的面頰。「現在你告訴我，高橋太郞的那個部下叫什麼名字？」

「誰？」

「就是來告訴妳消息的那一位。」

「哦！他叫趙其君，也是你們中國人。」

「在那裏能够找到他？」

「西銀座的『愛琴海酒廊』。」

呂奇看了看錶，又問道：「現在還能够找到他嗎？」

「那家酒廊是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的。」

「好！我走了。」呂奇站了起來。「明天我再來看妳。」

「你現在要去找『奪命小趙』嗎？」

「是的。他怎麼有那樣一個綽號？」

「他的飛刀玩得很好，人家都這樣叫他。」

「那麼，他是高橋太郞的心腹死黨了？」

「是的。他是『愛琴海』的老闆，實際上，那兒也是『神田組』的據點之一，你去的時候，要當心點。」

呂奇點點頭說：「我會當心的，問題是，趙其君來告訴你那些話的動機何在。也許是高橋太郞派他來探測妳們的反應。」

「不！我相信你們中國人。」

「春子！我該謝謝妳。不過，人的好壞，本質最重要，國籍並無多大因素。但願『奪命小趙』的作爲不給我丟臉就行了。」

× × ×

「奪命小趙」的年齡並不大，約莫二十七，八歲左右，兩道濃眉，一雙大眼，很有點男子氣概；由於服飾很講究，看起來像個電影演員。是一個很能令女孩兒心動的男人了。

呂奇進入「愛琴海酒廊」之後，並不指明找趙其君。他故意說着半生不熟的日本話，夾雜着一兩句中國話；趙其君是中國人，自然會走出來應付呂奇這個與他同籍的客人了。

「先生！」趙其君陪着笑臉問：「你是中國人嗎？」

「是的。」

「從那兒來的？」

「曼谷。」

「哦！你要喝點什麼？」

「雪莉。」

「好吧！我親自爲你去調酒。」

「我要兩杯。」

「好的。」

三分鐘後，酒調好，趙其君親自端來。在這段時間裏，呂奇已將酒廊內的客人打量了一遍，兩個女侍在一個角落裏喁喁細語，酒保在櫃枱內計算賬目。另外有三個酒客，看樣子却不像是「神田組」的爪牙。

因此，當趙其君送酒來時，呂奇笑着說：「請坐！我請你喝一杯。」

「照說該我請你……」

「誰請都是一樣，我們都是中國人，異國相逢，眞是太難了。」

「那我就多謝了。」趙其君也不客氣地坐了下來。

他們一直是以中國話交談的，在談話時，呂奇暗中在留意此刻在酒廊中的六個人；他們顯然沒有注意呂奇這邊。於是，他先舉杯向對方致敬，然後壓低了聲音說：「趙兄！我是小雪春子小姐教我來拜訪你的。」

「噢？」趙其君神色一楞，同時機警地向左右瞟了一眼。

「你的酒保和女侍懂得中國話嗎？」

趙其君搖頭代替了回答。

「另外那三個呢？是客人嗎？」

趙其君默然地點了點頭。

「那麼，我可以在這裏和你談談了？」

「可以，不過希望長話短叙。」

「我很同情小雪姐妹的遭遇。」

「嗯！」

呂奇道：「所以，我想替她們償還積欠高橋先生的債欵。」

「嗯！」趙其君只是漫應着，他很少說話，這證明他是一個很謹愼的人；因爲他尙未摸清楚呂奇的來意。

「後來聽說，其中有絕大部分是小雪先生在生前所輸的賭債。」

「嗯！」

「而且還是在高橋先生使用詐賭的手法下輸掉的。」

「嗯！」

「這消息是你告訴春子的，對嗎？」

「嗯！」

「正確嗎？」

「嗯！」趙其君點了點頭。

「有證據嗎？」

「我只知道確有這樣一回事。」

「趙兄！我們都是中國人，說話也不必拐彎抹角。我想請教你幾個問題。」

「請說。」

「趙兄可能是高橋先生的心腹之一？」

「嗯！」

「那麼，趙兄因何要出賣他？」

「我鄙視他的爲人；而且我自己也想擺脫這個罪惡的集團。」趙其君的語氣顯示輕微的激動。「然而高橋的報復手段非常毒辣。如果他沒有被殺，沒有被關進監牢，誰也不敢背叛他。」

「萬一小雪姐妹取媚高橋太郞，將你所告訴她們的話又告訴了高橋，你不是很危險嗎？」

「我仔細地觀察過她們姐妹倆的性格，絕不可能出賣我。否則美江又何至到『花月座』去做脫衣舞孃？」

「我叫呂奇。」

「呂先生。」

「是一個好管閒事的人。」

「怎麼？你打算向高橋宣戰？」

「應該說是向一個惡勢力宣戰。」

「這無異是以卵擊石。」

「我很想試試。」呂奇站了起來。「我住在『江丸飯店』二樓『菊之座』套房，有消息盼能和我連絡。」

「好的。」趙其君點了點頭。

當呂奇走出酒廊之後，從後門忽然走進來兩個大漢。其中有一個就是在「隅田川」河邊被呂奇敲昏，穿着紅色恤衫的大漢。

趙其君心中暗暗一動，表面上却絲毫未動聲色。迎過去笑着說：「有事嗎？」

穿紅色恤衫的男人低聲問道：「那個傢伙是你的朋友嗎？」

「誰？」趙其君明知故問。

「方才和你在一起喝酒的那個傢伙。」

「哦——」趙其君裝着恍然大悟的神色。「因爲他是中國人，言語不通，所以，我才過去陪他聊聊。」

「言語不通？」

「嗯！女侍和酒保都聽不懂他所說的生硬日本語。」

「小趙！他的日語說得令人不相信他是個外國人。」

「眞的？」

「而且他還是個傑出的打手，在一個多小時以前，我和五郎都被他敲昏了，五郎到現在還沒有甦醒過來。」

「為什麼？」

「還不是為了春子那個臭女人。」

「為她？」趙其君一副訝然的神色，照說他不該吃驚的，但他必須要裝模作樣。

「老闆一直想要她，今晚上，她突然跑來了，說是答應了老闆的要求，不過先要撕毀那些欠欵借據。」

趙其君緊張地問道：「結果呢？」

「哼！咱們老闆不見兔子怎肯放鷹？他告訴春子，要撕毀那些借據不難，必須等到明天早上。春子那個臭女人却又突然反悔。她佯裝答應，說要打個電話通知她姐姐，暗中溜了出來……」

另一個同來的大漢接口說：「北原和五郎同去追趕，碰上了那個中國人。北原手持尖錐，對方赤手空拳。一動手就教對方給敲昏了。北原和五郎是本組合的傑出打手，以二對一，都吃了虧，你可以猜想他是多麼厲害了。」

另一個既然名叫五郎，這個穿紅恤衫的自然就是北原了。他壓低了聲音說：「小趙！你可知道那傢伙叫什麼名字？」

「我沒有問他。」趙其君說了謊。

「毫無問題，他到這兒來是有用意的。」

趙其君故作不解地問道：「什麼用意？」

「自然是探測虛實。」

「難道那小子知道這兒是本組合據點之一？」

「別小看了他，」北原冷笑着說，「既然摔上了手，揍倒了我和五郎，他必是有來頭的人；他連這點都不知道麼？」

「小趙，」另一個大漢揮了揮手。「給我們一瓶酒，我和北原要在這兒等消息。」

「等那個中國人去而復回？」

「嘿嘿！」北原面上透露出神秘之色。「方才我們從後門進來時，隔着玻璃門就看見了他，所以已經先派了兩個小兄弟在前門等着。當他離去時就在後跟踪，以便查出他的住處。我們就在這兒等他回來。」

「好！我給你們拿酒。」趙其君點頭點得很乾脆，跑也跑得很快。很快就拿了酒來。而他的心中却在為呂奇担起心事來了。

約莫過了十分鐘，果然又來了二人。他們附在北原耳邊低語了一陣，四個人匆匆地走了出去。

趙其君連忙溜出了「愛琴海酒廊」，跑進了最近的一個公用電話亭。先在電話簿上找到了「江丸飯店」的電話號碼，然後開始撥號。

「莫西莫西！」一個銀鈴般的聲音在電話筒中響起。那顯然是旅館內的服務生在接聽。

突然，電話亭的門被推開，一根死冷冷的槍管抵上了趙其君的背脊；同時，他手上的電話聽筒也被一隻手奪過去掛上了話機。

從玻璃的反射中，趙其君已經看出後面的人是北原，話亭外面還站着三個。他心頭震驚萬分。口中却力持鎮定地問道：「北原！這是怎麼回事？」

北原在他的身後冷冷地說：「小趙！別裝糊塗了。」

「我裝什麼糊塗？」

「小趙！你在給誰打電話？」

「朋友。」

「為什麼不用酒廊裏的電話？」

「這點自由還沒有嗎？」趙其君開始憤怒地吼起來。他深知在這種情況之下是軟弱不得的。

「小趙！別來這套。你明明是在和那個中國人連絡，對嗎？你自以為聰明，却想不到被我識破了。我來不及跟踪他，所以釘上你。還好，你沒有使我失望。你那位朋友住在『江丸飯店』，不會錯了吧？」

「什麼『江丸飯店』？」趙其君仍圖作最後的掙扎。

「你方才撥動的電話號碼已經告訴我了，咱們在銀座混，連這幾個電話號碼還記不得嗎？爽快點告訴我，你那位姓什麼叫什麼，住在幾號房？你也許一時糊塗被人收買了，高橋老闆可能會原諒你這一次。」

趙其君萬萬料不到北原會要了這樣大一個花槍，如今既然事敗，也只有心念一橫，冷聲道：「北原！你何不自己去查一查。」

「你是存心自討苦吃，我只要知道他住在『江丸飯店』還怕查不出他的姓名和住的房間？」

「那麼，你就請便吧……」

趙其君的話還沒有說完，後腦就重重地挨了一下重擊，北原將方才挨揍的怨氣完全發洩在他的頭上了。

冷槍追魂

「神田組」設在銀座的中央道「愛之歌夜總會」；高橋太郎是「神田組」的老闆，也是這家夜總會的老闆。

現在是凌晨四時，夜總會早已打烊，然而「社長室」中仍然是燈火通明，人影幢幢。

高橋太郎坐在大寫字桌後面的旋轉椅上，狠狠

地吸着香烟。他約莫四十剛出頭，顴骨很高，一雙鷹眼，再加上小鼻，薄唇，配合成一副猙獰的面貌。任何人見過他的面孔都會在惡夢中再見一次。

突然，桌上對講機的訊號響了起來。

高橋太郎掣動鍵鈕，沉聲問道：「什麼事？」

「老闆！那輛黑色轎車到了。」

「看清楚車號了嗎？」

「一九二——三零三零。」

「嗯！是『追魂槍』來了。你們將大門打開後，全部避開。他是一個神秘的人，不願任何人見到他的眞面目。如果他認為誰可能已記了他的特徵，他就會開槍殺死誰，你們不要找麻煩。」

「是！」

高橋太郎捺熄手中的烟蒂，坐直身子，又關閉了頂壁的吊燈，只留下一盞昏黯的壁燈，目光烱烱地注視着房門口。

「咚——咚咚！」房門有節奏地敲響。

「進來。」

房門推開，一個身裁魁梧的男人，步履沉穩地走了進來。他的長褲筆挺，穿着質料上等的夾克，現在只是深秋，而他的雙手却戴着柔軟的黑色皮手套。頭上戴着一頂長舌的高爾富球帽，帽沿壓得很低。一副深黑的寬大遮陽鏡幾乎遮掩了半個面孔。在黯淡的燈光下，誰也無法看清他的面貌。

這人想必就是高橋太郎所說的「追魂槍」了。

他先鎖上房門，然後又檢查了窗簾後面，察看了洗手間，這才在高橋太郎對面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

高橋太郎一直冷冷地看着他，等到了他落座後，才聳聳肩頭說：「你很小心。」

「嗯！」聲音很低沉。

「我們是老主顧，你還不相信我。」

「我不信賴任何人。」

「好！」高橋太郎將身子前傾了一些。「我們談正事，你是否願意接受一樁買賣？」

「不願意我就不會來。」

「老價錢嗎？」

「行情漲了。」

「沒有關係，」高橋太郎緩緩地打開抽屜，又動作極慢地拿出好幾大叠鈔票放在桌面上。然後問道：「請告訴現在的行情是多少？」

「五百萬元。」

高橋太郎的目光跳動了一下，似乎嫌價錢太高。但他並沒有討價還價，拿了五叠都是萬元面額的大票，放在裁紙用的手閘刀上，一扳閘刀，五叠鈔票從中間裁斷，變成了十叠。

高橋太郎取下五叠堆在寫字桌的角落上，笑着說：「這是五百萬元鈔票的一半，另一半成事後再付。」

那位神秘的來客站了起來，拉開夾克的拉鍊，將五叠半張鈔票放進了夾克的內袋，然後重新歸座。聲音低沉地問道：「那人是誰？」

高橋太郎道：「他住在『江丸飯店』二樓『菊之座』套房。」

「唔！」

「他名字叫呂奇，是個中國人。」

神秘來客沒有說話，他那筆直的上身也沒有一絲幌動。約莫過了三分鐘之久，他才平靜地語氣問道：「高橋老闆！我們能取消這一筆剛才說成的買賣嗎？」

「為什麼？」高橋太郎的雙眉倏然挑了起來，面上浮現驚訝之色。

「我不想對付一個外國人。」

「嘿嘿！」高橋太郎冷笑了一聲。「一向心狠手辣的『追魂槍』怎麼突然仁慈起來了。」

「不是仁慈。」

「是為了什麼？」

「殺死一個外國人，有時會引起外交上的壓力，警方追捕得兇，我的麻煩就大。」

「想不到『追魂槍』也會怕事了。」

「高橋老闆！我要請問：那個姓呂的中國人因何得罪了你？」

「你不必問。」

「必須要動手才行嗎？」

「當然。否則我為什麼不化十萬元日幣去請一個三流槍手？」

「高橋老闆！我想免費為你作一樁事。」

「噢！」高橋太郎不勝驚訝地瞪大了他那雙鷹眼。

「由我逼那個姓呂的中國人天一亮就離境。」

「別以為他是一個好對付的角色，我敢打賭他不會一走了之，他似乎是沖着我來東京的。」

「何不讓我試試？」

「好！如果他明天沒有離開日本呢？」

「我會殺他，因為我已收了你的錢。」

「好！一言為定。」

「希望他能識趣走掉。」神秘的來客邊說邊站起來。「那時我將退回這五百萬元的半張鈔票。」

高橋太郎望着神秘來客出房而去，緊蹙着他的眉頭。一個心狠手辣的職業槍手會突然變得有了顧忌，那的確是一件令人感到迷惑的事。

此刻，對講機的訊號又響了起來。

高橋太郎旋動鍵鈕，問道：「『追魂槍』走了

嗎？」

「走了。」

「傳令北原，撤回對『江丸飯店』的監視。」

「是！」

× × ×

呂奇上床很遲，在天明前的這一刻，他睡得很熟。但是，那惱人的電話鈴聲却吵醒了他。

他看看錶，才清晨五時零五分，是那個不懂禮貌的人在這個時候打電話給他？他眞想翻一個身，用毛毯蒙住頭不理不睬，繼而一個警告閃過腦際，萬一這個電話是……

他一想到這裏，連忙滾到床邊，抓起話筒，招呼道：「莫西莫西！」

「是呂先生嗎？」一個日本女人軟綿綿的聲音，「眞抱歉在這個時候打電話吵醒了。」

「妳是……？」呂奇猜想對方可能是小雪春子，但他不敢肯定，於是等待對方接話。

「先別問我是，我能上來看你嗎？」

「妳在何處？」

「樓下服務台。」

「好吧！」呂奇說完之後，掛斷電話。

等了約莫十秒鐘，呂奇又撥電話到服務台，當服務小姐告訴他，那只是一個單身女客時，他放心了。即使「神田組」已經知道他插手過問小雪姐妹的事；又知道他住在這兒，也不會派一個女人來對付他。

他剛放下話筒，房門就敲响了。

那女人約莫二十五，六歲，有極爲美好的身段和姣好的面龐，呂奇注意的是，她那極爲機警的目光。

「請鎖上門。」她揮着手說。

呂奇鎖上了門，却站在門邊未動，也未詢問對方的姓名，他知道那是多餘的事情。

「呂先生！」她以低沉而又穩定的語氣說：「情況極爲嚴重，你不知道在什麼時候得罪了『神田組』。」

「噢！」呂奇的反應很淡薄。

「你聽說過『追魂槍』這個人嗎？」

「沒有聽說過。」

「他是日本最厲害的職業槍手。」

「唔！怎麼樣？」

「『神田組』的老闆高橋太郎出五百萬日元的高價，僱他來殺你，限期是午夜之前，你還來得及逃。」

「逃！」呂奇只說了一個字，不是驚異，而是嘲笑。

「呂先生！」女客語氣委婉地說：「你只是一個過境遊客，犯不着和那些無法無天的流氓打交道；更犯不着爲了管別人的閒事而拚命。」

「請轉告高橋老闆……」

「呂先生！」女客倏地站了起來。「你以爲我是他派來嚇唬你，使你快些離開這兒嗎？」

「難道不是？」

「不是。」

「那麼妳又是誰？」

「我不能告訴你。」

呂奇幾乎已認定這個女人是高橋太郎的爪牙，於是氣勢洶洶地說：「妳如果不是高橋太郎的狐群狗黨，妳怎麼知道得這樣清楚？」

「請相信我。」女客的語氣有些激動了。「我雖然不能算是你朋友，却絕對不是你的敵人。」

「謝謝妳。」呂奇的語氣溫和了許多。

在中午之前有好幾十班飛機離開日本國境，你可以從容地走……」

「對不起！」呂奇打斷了她的話，說：「我不能走。」

「爲什麼？」

「一個男子漢寧可被毀滅，不能被擊倒。」

「你辜負了我的好意了。」

「但我同樣謝謝妳，直到中槍倒地喪失性命爲止。」

女客人站了起來，以惋惜的口吻說：「你是一個倔强的人，但也是一個愚昧的人。」

「我愚昧麼？」

「明知不可爲之而爲之，眞是愚不可及。」

「人間正義都是愚者來維持的。因爲聰明人都在爲自己的利益打算盤。」

「我無話可說了。」女客頻頻地搖頭。「我敢打賭，你將看不到明天的太陽。」

「我自己也有這種預感。」

「爲什麼不及時躲避厄運。」

「因爲我不想改變已經作好決定的事情。」

「唉！」女客沉重地嘆了一口氣。「那麼，我要說再見了。」

「能告訴我如何和妳取得連絡嗎？」

「沒有這種必要。」

「也許我有什麼遺言要托妳轉達。」

「那麼，在日落之前我再打電話來。但願旅館的服務生告訴我，你已經走了。」

「不！我會在日落前等待妳的電話。」

神秘的女客走了。室內突然變得異常沉靜，呂奇清晰地聽見了自己的心跳聲。他彷彿已嗅到了死亡的氣息。

拉開窗簾，東方已顯露一綫曙光。

他決定佇立窗前等待日出，那位女客說他不可能看到明天的太陽，那麼，今天的陽光豈不是太可貴了嗎？

× × ×

上午十時，呂奇就來到了「銀河」。

這對松本千代來說，是一件意外的事，她匆促起床，就穿着睡衣見客。她和呂奇是老朋友，還有一點特別的交情，自然不須注意這些小節。

「抱歉這麼早就來打擾妳。」呂奇笑着說。

「呂奇，」松本千代皺着眉頭說：「別想用笑容來掩飾，你分明有什麼重要的事，快說吧。」

「我需要一支性能優越的槍。」

「槍？」松本千代幾乎用吼叫的聲音吐出這一個字。

「千代！妳不該如此吃驚的。」

「要槍幹什麼？」

「別人不知道，妳應該清楚。槍在我手裏除了制裁惡人之外，絕對不會作出犯罪的事來。」

「呂奇，你當眞要作遊俠。」

「千代！」呂奇握着她的手，語氣幽然，「我只作一個平凡的人，然而人間却有許多不平的事需要剷除，更有許多惡人需要打擊，所以我需要一支槍，否則我發揮不出打擊的力量。」

松本千代皺着眉頭說：「呂奇！我可以爲你弄一支槍，但是有一個問題你却不能忽畧！」

「什麼問題？」

「你現在是一個普通人的身份，在日本更是一個連永久居住權都沒有的平民，你既不是執法者；也不具有追擊惡勢力的特權，萬一你殺了人……」

呂奇緊接着道：「千代，妳儘管放心，我會控制勾動扳機的食指。」

「別忘記對方會殺死你啊！」

「那麼，我將因自衞而殺人；千代，妳一定熟悉日本的法律，自衞殺人是不受法律審判的。」

松本千代沉重地嘆了一口氣，然後站起來走進了她的臥室，約莫一分鐘之後，她去而復回，手裏拿着一支簇新的「航空曲尺」和兩個備用彈匣。

「謝謝妳。」呂奇接過來說。

「這是我的自衞槍。」

「有槍照嗎？」

「有的。」

「那麼可以借給我用？萬一出了事……？」

「總比一支黑牌槍所引起的後果要好得多。」

呂奇默然。他正要收起槍，突然傳來了一陣脚步聲。

「嗨！呂奇也在。」說話的人是中村錦次。他的目光突然看到呂奇手中的槍，聲音也隨着緊張起來，「咦！是怎麼回事？」

呂奇淡淡地一笑，一面將槍彈放進上衣內袋，一面說：「東京的流氓太多，所以我向千代借了一支手槍來保護自己。」

中村錦次神色凝重地說：「呂奇，我們是多年老友，又是戰友。你有什麼事似乎不該瞞我。」

「你一定想知道？」

「看看我能不能帮助你。」

呂奇搖搖頭說：「中村！我不想拖你下水。」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因爲我惹上了一個很厲害的黑社會人物。」

「誰？」

「高橋太郎。」

「哦——」

「中村！你吃驚了嗎？」

「呂奇，你對他瞭解多少。」

「一個黑社會中的狠角色；『神田組』的老闆；吃人不吐骨頭的惡魔，我說的對不對？」

「你對『神田組』又瞭解多少？」

「人多勢衆，槍手如雲。」

「你借槍就是爲了要去找他嗎？」

「是的。」

「那豈不是以卵擊石？」

呂奇以深沉的目光凝視了中村錦次許久，才語氣淡漠地說：「中村！謝謝你。」

中村錦次拍了拍他的肩頭說：「呂奇，我關心你。」

「因爲我這條命是你救回來的。」

「話不是這樣說，生命是你自己的，所以你該珍惜，你去找高橋太郎幹什麼？殺他？」

「不！」

「那又是爲了什麼？」

「找他理論一件事情。」

「他是流氓。」

「流氓也要講理。」

「他只會用槍。」

「這就是我向千代借槍的原因。」

「呂奇！你方才說過『神田組』人多勢衆。」

「高橋太郎只有一個。」

「呂奇！」中村錦次激動地搖撼着他的肩頭。「聽我的勸告，立刻離開東京，犯不着和那種人物去鬥。」

「不行。」

「有什麼由我來替你辦。」

「你！」呂奇挑起了眉毛，瞪視着對方。

「別忘了我也會玩槍；我比你也許更像個要狠的人；也許比你更適合於對付高橋太郎那種人。」

呂奇楞了許久，終於搖了搖頭說：「不行。」

「不信任我？」

「不是。」

「那麼……？」

「你現在是一個歌唱家，遠離玩命的工作已久，而我甫才離開工作崗位。我去找高橋太郎，比你要適合得多，再說，我找來的麻煩，怎能夠由你去了結？」

一直眼看着他們爭論不休的松本千代，這時不禁插口說：「中村！你也不必勸了，也許我比你更了解他，一經決定的事，卽使用三部火車頭也拉不過來的。你就由他去吧！」

中村錦次氣呼呼地說：「由他去送死嗎？」

「中村！」呂奇抓住了他的肩頭，語氣緩慢地說：「我眞是太感謝你了。不過，我仍是要去的。高橋太郎不可能亂來，再說，我身上這支槍也不是擺飾。我的射擊術，你該了解吧！」

中村錦次許久沒有說話，半晌才語氣沉重地說：「呂奇！你方才說，你的性命是我救回來的。」

「那是事實。」

「既然你這麼說，我就不許可你浪擲生命。」

「中村，這許多年來，我一直在以你救回來的這條性命作了許多伸張正義，維護善良的工作，一些兒也不曾浪擲啊！」

「你現在去找高橋太郎就是拿生命當兒戲。」

「我却不這樣想。」

中村錦次語氣嚴厲地說：「不管你怎樣想，我却有我的作法，我來找千代，是想約你一起去吃午飯，現地我改變主意了，我要送你去『羽田空港』，逼迫你搭乘最先的一班飛機離境。」

呂奇楞了一楞，接着以冷靜的語氣問道：「中村！你眞的打算這樣作。」

「是的。」

「除非你是高橋太郎聘僱的槍手，你才會這樣作，事實上你却是松本千代所聘的歌手。」

「呂奇。」中村錦次嗓音嘶啞地叫了一聲。

呂奇笑着說：「待這樁事解決之後，我想和你到『高知縣』去打獵，別忘了在受訓時我倆都是射擊場上的表表者！」說罷，揚長走了出去。

中村錦次皺着眉頭，松本千代則神情沉重地嘆了一口氣。

勇闖魔窟

儘管高橋太郎上床很遲，而他却很早起身。並非他的精力過人，而是由於警覺性高。他不小看任何一個前來向他挑戰的人；因此，他雖已化錢聘請了職業槍手「追魂槍」去對付呂奇，却還不敢高枕無憂。

有關呂奇的各種報告，接二連三地來到高橋太郎的辦公室。上午十一時五十五分，最後一個報告來了——那是夜總會門警搖來的電話：「高橋老闆！呂奇求見。」

這個消息多少有點令這個心機深沉的黑道人物吃驚。呂奇不但未被「追魂槍」逼迫着離開日本，反而找上門來了。他楞了一下，才問道：「他的人呢？」

「我請他在會客室裏等着。」

「就一個人嗎？」

「是的。」

「看錶。一分鐘之後帶他到我的辦公室來。」

「是！」

高橋太郎在對講機上按了一下。擴音機內立刻傳來一個洪亮的聲音道：「老闆！五郎在此聽候指示。」

「五郎！呂奇來了。」

「噢！他在那裏？」

「別吃驚。當他進入我的辦公室之後，你按照我的指示佈下埋伏，聽我的暗號行事。」

「是的。」

「五郎！千萬不要胡來，一定要等到我發出暗號才能行動。」

「是的。」

高橋太郎關閉了對講機，正襟危坐，目光望着進門處，神情十分鎭定。任何人也觀察不出，他那鎭靜的神情中竟然隱藏了陰險的殺機。

「咚咚咚」！房門敲響了。

「進來！」高橋太郎低喚了一聲。

房門打開，呂奇出現了。他與高橋太郎都在彼此觀察對方；尤其是呂奇，他此刻正走進了險象環生的龍潭虎穴，每一分鐘都可能進入死神的懷抱，他不能不時加戒備，小心應付。他在進門處站定，不但在觀察高橋太郎的神情，也在觀察他置身的環境。足足有一分鐘之久，他才將房門輕輕帶上，選擇了一個死角，沉穩地站住，雙手環抱在胸前，目光緊緊地盯在高橋太郎的臉上。

高橋太郎嘴角處顯露了一絲難以覺察的笑容，緩慢地問道：「呂奇先生嗎？」

「是的。想必你就是高橋老闆了？」

高橋太郎點點頭，然後一擺手說：「請坐。」

呂奇並未入座，仍然站在原處，冷冷地說：「

容我先自我介紹，我是小雪姐妹的朋友。」

「唔！」高橋太郎打從喉嚨眼裏漫應了一聲。

「她們欠了高橋老闆一筆錢。」

「怎麼！你要代她們還？」

「是的。」

「你知道有多少嗎？」

「自然要高橋老闆告訴我。」

高橋太郎原以爲呂奇前來是要找事，却想不到是要來還債，面上不禁流露出得意的獰笑。打開寫字桌的抽屜，取出了一個厚厚的賬簿，翻閱了一陣，才緩慢地說：「一共是三千五百一十五萬五千元日幣。」

「高橋老闆！『一共』是代表些什麼？」

高橋太郎道：「她們父親的賭債，母親的醫療費，以及利息。」

「噢！這倒不是一筆小數目。」

「呂先生！錢帶來了嗎？」

「美金旅行支票，可以嗎？」

高橋太郎道：「當然可以。美金一元換算日幣三百四十元……」

「請慢！」呂奇右手一揚，語氣冷峻地說：「有一件事情容我先請教高橋老闆一下。」

「噢！」高橋太郎那股得意的獰笑，突然在臉上凍結了。

「聽說小雪先生共欠了賭債三千萬元日幣。」

「不錯。」

「在他自殺前已經還了一千五百萬元。」

「嗯。」

「高橋老闆！我在爲一個死人償還賭債，你認爲我是不是應該將這筆鉅欵的來龍去脈加以調查一番。」

高橋太郎面色微微一變，冷聲道：「那是你的事。不過我却願意向你提供一些資料。所謂賭債，其實也就是借欵，是小雪先生向我借的錢，然後又輸給了別人。我不但未赢錢，更未入局。你休想無事生非。」

「欠債還錢，何謂無事生非？」

「你最好少嚕嗦！」

「高橋老闆想順利收回這一筆錢，是免不了要有一番麻煩的。」說到這裏，呂奇的語氣突然一沉，「小雪先生輸去日幣三千萬元的豪賭有些什麼人入局？誰是大赢家？要請高橋老闆告訴我。」

「如果我不告訴你呢？」

「我自然不會代死者償還這筆債務。」

「呂先生！請你弄淸楚，我本來也沒有打算向你要。」高橋太郎的手一擺。「既然如此，你可以請走了。」

呂奇冷笑一聲說：「事情可沒有那樣簡單。」

「噢！你還想怎麼樣？」

「高橋老闆如果不肯說出入局者和赢家，就可以想見這場豪賭必有弊端。那麼，小雪先生所欠下的三千萬日幣可以不還。」

「呂先生！我並沒有向你討債。」

「你不向我討，我却要向你要。小雪先生曾賣了房屋償還了一千五百萬元，既有弊端，那筆錢就得退回來。」

高橋太郎霍地站了起來，拳頭驚天動地的在桌上一擂，低吼着說：「呂奇！你知道這是什麼地方嗎？」

「銀座有名的『愛之歌夜總會』。」

「你可知道，卽使在警方人員的心目中，這家夜總會也如同龍潭虎穴，何況你這個過境的單身遊客。」

「怎麼樣？」

「只要我一擺頭，你的身體就要被子彈射得百孔千瘡，如同一座蜂窩。」

「高橋老闆！你不妨試試，如果你一擺頭的話，我就要你的頭顱再也擺不回來。」

高橋太郎不禁怔住了。窗簾後，洗手間內都已埋伏了槍手，在一瞬間就可以置呂奇於死地。然而他却不敢貿然發出暗號；呂奇的左胸隆起，這證明他帶得有槍。他那種雙手抱胸的姿勢又是射擊的良好準備動作。他的神情又是那樣鎭定，一個過境遊客，敢插手過問這件事，還敢一個人到這兒來，顯然是一個胆識過人，智勇兼備的好手。因此高橋太郎被震懾住了。

呂奇的行爲眞是太大胆了，並非他有恃無恐，而是他了解人性的弱點；尤其是像高橋太郎這種在黑道中起家，目前已稍有資產的人，他們的最大弱點就是怕死；因爲物質享受的慾望牢牢拴住了他。

良久，高橋太郎才開口說：「呂先生！聽說你只是一個過境的遊客。」

「不錯。」

「爲什麼要插手過問這件事？」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嘿嘿！眞有豪氣。我們談談條件如何？」

「談什麼條件？」

「你不過問這件事，我給你一筆錢。」

「噢！想收買我？」

「這是本人的一點心意，說吧！要多少？」

呂奇搖搖頭說：「對不起！我不需要錢。因爲我無法將鈔票帶進棺材裏。」

「這是什麼意思？」高橋太郎挑起了眉毛。

「別裝糊塗，你已聘請日本有名的職業槍手殺我，而且限在今天午夜之前取我性命。面對一個日本黑道中赫赫有名的職業槍手，我自知機會不多。不過，在我死前，有幾個無惡不作之徒必須先剷除掉，希望高橋老闆不是頭一個。」

高橋太郎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他和「追魂槍」之間的交易沒有第三者知道，呂奇是如何知道的呢？

因此，他感到呂奇是個非常可怕的人物了。

他暗暗盤算，有六支槍正瞄準着呂奇！只要他一發出暗號，六槍齊發，呂奇萬難活命。問題是，傳聞有些厲害的槍手卽使在腦部中槍的那一瞬間已能拔槍射殺敵人，呂奇是否具有那種本領呢？

終於，他決定冒險一試了。

就在他的目光中突現殺機的一瞬間，呂奇突然一個疾滾來到了高橋太郎的寫字桌下面，仰躺在地上，槍口指着高橋太郎的頭顱，沉聲道：「高橋老闆！你最好少玩花樣。」

呂奇的動作快得像閃電，高橋太郎情知遇上了平生僅見的勁敵。寫字桌掩護了他的軀體，卽使有六十支槍一齊發射，也無法一開槍就射殺他。

高橋太郎廢然地坐回椅子上，强持鎭定地說：「呂先生！有椅子不坐却躺在地上，如果傳揚出去，別人還要說我待客不週哩！」

「高橋老闆！你不要故作輕鬆。現在先命令埋伏的槍手丟槍高舉雙手出來。」

「呂奇！」高橋太郎不甘示弱地說：「我無意置你於死地，事情弄僵了，可不好收場。」

「少廢話！教他們走出來，否則我一槍轟掉你的腦袋。」

「好吧！」高橋太郎點點頭，然後高聲說：「你們將槍丟掉，高舉雙手走出來。」

他的話聲剛落，窗簾後面走出四人，洗手間內走出二人，一個個雙手高舉，滿面孔悻悻之色。

呂奇又吩咐道：「將窗簾拉開。」

其中一個大漢走過去將窗簾拉開，燦爛的陽光投射進屋內。高橋太郎的話中並沒有暗示，想必已經沒有槍手在暗中埋伏了。

呂奇緩緩爬起，站在高橋太郎的身後，死冷冷的槍管抵在高橋太郎的後腦上，沉聲說：「高橋老闆！身爲男子漢，千方百計地去欺負兩個弱女子，你簡直太卑鄙了。現在請你說老實話。小雪先生豪賭輸去三千萬日幣，是不是詐賭。」

高橋太郎道：「呂奇！我又沒有入局，你問我有什麼用？」

「那麼，入局共賭的是些什麼人？」

「時間太久，記不淸了。」

「你想找死嗎？」呂奇用力地用槍管在高橋太郎的後腦上戳了一下。

「的確記不淸了。」高橋太郎的語氣很强硬。

「誰是大贏家？」

「記不淸楚了。」

「高橋老闆！你不要以爲我不敢殺你。如果你在十秒鐘之內，還不回答我這個問題，我就勾動扳機。」

高橋太郎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從各種跡象看來，呂奇都是一個亡命之徒，因此他軟弱了。疾聲說：「我告訴你，大贏家是一個歌手。」

「誰？」

「他名叫中村錦次。」

這個熟悉的名字像是一枝尖銳的子彈突然穿過了呂奇的心房，使他渾身一震。中村錦次會是一個詐賭的「郎中」？

中村錦次一再要他放手不過問這件事，莫非他和高橋太郎聲同一氣，變成了吃人不吐骨頭的惡徒嗎？

良久，呂奇才回過神來，語氣乏力地說：「高橋老闆！但願你說的是實話。」

「在槍口威脅之下，想不說實話也不行。」

「好了！」呂奇說：「我要去找中村錦次查問。如果他不是詐賭之徒；卽使詐賭却與你沒有關係，我會照你所說的債欵數目一次還淸；否則我還要再來找你。這件事情沒有算完。」

「那麼，你可以將槍收起來了。」

「對不起！要麻煩你送我到門口。」

「放心！我不會派人在你後面打黑槍。」

「你卽使有這種存心也辦不到。別以爲我一個人就敢往這兒來，我還有一個助手藏在暗中。現在站起來慢慢地向外走。」

呂奇說的不過是恫嚇之辭，但是高橋太郎却不能不信。只得乖乖地起身離座，緩慢地向外走去。

突然，房門打開，門口出現了一個穿着緊身長褲和緊身運動衫的女人。她戴着一副太陽眼鏡，面上還紮了一塊手帕，使人見不到她的眞面目。最使人驚異的是她手裏還拿着一支小號白朗寧手槍。

呂奇不明她的身份，連忙將身體隱在高橋太郎的身後，手中槍管，也緊緊地頂在高橋太郎的背心窩。

那女郎以生硬的英語說：「呂奇！千代要我來接應你。外面的人已被我繳了槍，車子停在夜總會的門口。快！我們背靠背地向外走。」

對方說出千代的名字，應該是自己人。

但是，呂奇又起了一個問號；中村錦次也知道

自己和松本千代的交往，如果他眞是高橋太郎的同黨……？

因此，他謹愼地說：「我們還是需要高橋老闆送到大門口，妳倒着身子在前面開道，注意我的身後。」

這是呂奇的如意算盤。他有高橋太郎掩護着，而且那女郎的面部望向他，也不可能耍出什麼花樣來。

那女郎點了點頭，照着呂奇的話倒着身子緩慢地向夜總會的大門口退去。看她的神情，倒眞像是松本千代派來幫助呂奇的。

來到門口，果見有一輛轎車停在路邊。駕駛座上有一個戴着太陽眼鏡的年輕女郎，手裏拿着槍，槍口指着夜總會的門口，一張報紙將槍身遮住了。

呂奇和那個接應的女郎先後上了車輛的後座，轎車立刻疾駛而去。

呂奇輕聲說：「小姐！謝謝妳。請吩咐開車的小姐，將車子駛到『銀河』去，我必須立刻和千代小姐見一見面。」

「對不起！我不是千代小姐要我來的。」她說着取下了包紮面部的手帕和那副太陽眼鏡。

「又是妳！」呂奇吃驚地說。

原來她是淸晨到「江丸飯店」中向呂奇報訊，要他立刻離開日本，免遭殺身之禍的同一個人。

「何必吃驚？」她淡笑着說：「你不是很鎭定的嗎？」

「妳方才提到千代……」

「那沒有什麼稀奇！我既然能知道高橋太郎聘僱職業槍手『追魂槍』要來殺你，自然也知道你有個女朋友名叫松本千代了。」

「妳眞是個神秘的女郎。」

「女人愈神秘就愈有引誘力，對不對？」

「小姐！我該怎麼樣稱呼妳？」

「你可以叫我美枝，那是日本字『水』的諧音，其實我並不是柔如水的女人，否則我也不敢獨闖『神田組』的總部了。」

「美枝小姐！我非常的感謝妳。」呂奇婉轉地說道：「現在，請妳送我到新宿的『銀河夜總會』去吧！」

美枝轉過頭來，凝視着他，很認眞地問道：「呂先生！你眞的不考慮我的建議嗎？」

「什麼建議？」呂奇明知故問。

「盡速離開日本。」

「不行。」

「你想死！」

「妳爲什麼不說我想見識一下『追魂槍』的槍法？」

「你絕對不是他的對手。」

「美枝小姐！妳了解我的槍法嗎？」

「不了解，但我了解『追魂槍』的槍法。」

「妳認識他？」

「我是他的情婦。」

「妳的話使我吃驚。」呂奇內心的確是萬分震驚。不過他的語氣還算平靜。「妳這樣作，豈不是在破壞他的職業信譽？」

「你逃了，並不影响他的信譽。」

「我不了解妳因何要這樣作。」

「不想你被殺。」

呂奇道：「我們是素不相識的，妳不必關心我的死活。」

「但我崇拜英雄人物。據我知道在不久之前你曾經是名揚一時的傑出英雄。所以我不願眼看你被殺。」

「也許是妳担心一直被妳奉爲英雄的情夫被殺吧？」

美枝點了點頭說：「也許我有這種想法。如果你堅持不離開日本，那就表示你有信心絕對能勝過他。」

「妳錯了！我並沒有這種信心。」

「那麼，你爲什麼堅持不走？」

「責任未了。」

「責任？我不明白。」

「那是對兩個孤伶無依的弱女子的承諾。」

「呂先生！你知道我們要去何處嗎？」

呂奇看看車窗之外，冷靜地說：「車子好像已經駛出了東京市區。」

美枝復又冷冷地說：「你是一個玩槍的行家，想必知道有一根硬硬的槍管正抵在你的腰部。」

呂奇道：「我早就發覺了，却不明白妳何以要如此作？」

「護送你去橫濱。」

「橫濱？」

「兩點正有一艘船開往星嘉坡，我已經爲你買了船票，你的日本之旅已經結束了。」

「美枝小姐！妳以爲妳用這種方法就可以强迫我離開日本嗎？」

「應該可以。」

「妳錯了。在妳的槍口威脅下，我也許會馴服地上了船，但是當船離開港口之後，我可以跳海再泗泳上岸。」

「你辦不到。」

「爲什麼？」

「因爲我要送你到星嘉坡。」

呂奇大感訝異地說：「妳也買了船票？」

「呂先生！你太容易吃驚了。」

「的確吃驚，因爲妳的想法太天眞。」

美枝語氣肯定地說：「絕不！」

「在驗關時，妳不能再用槍抵在我的腰上。」

「但是開車的小姐會用另一支長管槍在『海關大樓』的頂端以望遠瞄準鏡對準你的頭部。如果你有什麼妄動，她就會開槍。我不希望你被殺，所以强制你離開。你如留下，『追魂槍』自然也有被你射殺的可能。我和他的關係不同，是應該爲了保護他而不得已殺死你的。」

呂奇深深地吸了一口冷氣，但他的語氣仍是很鎭定：「美枝小姐！妳設計得不錯。在那支長射程的槍口瞄準下，我絕不敢有所妄動；但是上船之後進入了艙房時，那支槍對我已不產生威脅了。妳沒有武器，我也手無寸鐵。妳應該明白，在雙手都是赤手空拳的情況下，妳是絕對控制不了我的呀！」

「別太自信。」美枝冷冷地說。

「妳嚇唬人也太離譜了。」

「告訴你吧！當我們一上船之後，船上的侍役立刻會遞給我另一支槍，別忘了我是『追魂槍』的情婦，這一點小小的安排是輕而易舉的。」

「此去星嘉坡恐怕有幾天幾夜的航程吧？」

美枝笑着問道：「你怕寂寞嗎？」

「幾天幾夜的長時間，妳總要疲累睡眠，那樣會給我機會。」

「跳海泅回日本去嗎？即使你有過長泳數千里的紀錄，也該當心不要作了鯊魚筵席上的一道大菜呀。」

「我會乘妳熟睡時殺死妳。」

「爲什麼？」

呂奇冷冷道：「報復。因爲妳破壞了我對小雪姐妹的承諾。」

「我認爲你不會那樣作。」

「別太自信。」

「第一，我和你同住一間雙人艙房，殺了我，你脫不掉干係；第二，我的動機是不想你被殺，並無惡意，你不但聰明，也很善良，絕不會作出愚不可及的事。」

「美枝小姐！」呂奇的語氣不禁緩和了許多。

「還有一個更大的危機，妳却忽略了。」

「請你提示吧！」

「如果這事被『追魂槍』知道了，他誤以爲妳是移情別戀，那我們二人都有被殺的可能。」

「放心！他此刻還在熱海射擊場內練槍，要天黑之後才能回到東京來哩！」

「美枝小姐！妳很愛『追魂槍』嗎？」

「我崇拜他。」

「此去星嘉坡，將有幾天幾夜的航程。我們共宿在一間雙人艙房裏，雖然有許多顧忌，使我不敢殺妳洩忿，但是，我却有機會作出別的事。妳當然明白我指的是什麼，那樣，妳豈不是對不起妳的情夫了？」美枝笑着問道：「你眞會那樣作嗎？」

「妳應該了解妳自己的魅力，一方面，爲了洩忿；一方面，爲了解除海上寂寞，別以爲我是一個君子。」

「那麼，我就不必再回到日本來了。」美枝發出一陣咯咯嬌笑。「因爲你也是一個值得我崇拜的英雄啊！」

呂奇完全洩氣了，美枝就像一團纏人的蜘蛛網，任憑他使出了千方百計也無法擺脫掉。

汽車在飛馳着，呂奇乾脆閉上了眼睛。

一隻柔軟的手伸進了他的懷裏，拿走了他那支「航空曲尺」，呂奇沒有去反抗，在目前的情況下，他知道他是非認輸不可。

× × ×

下午一點五十分，中村錦次來到了「愛之歌夜總會」。他是奉召前來，很顯然，「神田組」老闆高橋太郎有什麼話要吩咐他。

他來到高橋太郎辦公室的門口，先深深吸一了口氣，平靜了心情，然後才舉手敲門。

「進來！」裏面傳出高橋太郎低沉的聲音。

一進來，中村錦次就發現高橋太郎的神色非常凝重，不過，他的神情沒有什麼異樣。很安詳地向對方行禮鞠躬，然後在座椅上坐了下來。

「中村！有一個名叫呂奇的中國人突然出現爲小雪姐妹撐腰，他和你碰過頭沒有？」高橋太郎劈頭就問。中村錦次平靜地回答說：「高橋老闆！你也許會大出意外。昨天晚上我就和他見過面了。」

高橋太郎吃驚地說：「噢！他已經找過你？」

中村錦次搖搖頭說：「我倆只是偶然相遇，並不是存心來找我，自然那個時候他還不知道小雪姐妹的這椿事。」高橋太郎的目光緊緊地盯着他，喃喃地問道：「如此說來，你們過去認識了？」

「不錯！我們是老朋友。」

「眞的！」高橋太郎有一份欣喜之色。

「當然是眞的。我和他不但是老朋友，而且交情還不錯。」

「中村！」高橋太郎從他的安樂椅中站了起來，來到中村錦次的身邊坐下。拍了拍他的肩頭說：「你這位中國朋友身手非常了得，且機智超群，你有沒有辦法把他給拉進來？」（以下轉入第74頁）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

高庸・文
培新・圖

禍水雙侶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神刀」海一帆隱居琵琶島，一日內姪女韓蘋兒突來投訴，說滿門遭禍，僅彼與好婆倖獲逃生，哭求海一帆援手報仇，海一帆因憤恨過去岳家對其涼薄，致令愛妻含悲死去，不允伸手，但最後還是經不起愛子海雲的懇請，和無端遭到一幫外人的侵擾，及僞病托庇島上的一名無名老人留書鼓勉，終於帶着海雲、韓蘋兒和兩名得力手下，離開琵琶島，重履中原，海一帆在踏上中土大陸的第一目的地，便是先到玉泉山的鐵門莊，原來鐵門莊莊主常老三便是他的拜弟，常老三擺酒接風，共話滄桑——

追禍侶　間關萬里行

「神刀」海一帆也舉起酒杯，却怔怔的凝神望着杯中，停了片刻，忽然皺着眉頭問道：「能有辦法找到他們麼？」

常老三茫然的道：「誰？」

「你二哥和四弟。」

「這——」常老三用袖子一抹臉上的酒液淚痕，肅容答道：「二哥做着生意，找他很容易；但四弟却行踪無定，只怕難以尋覓。」

海一帆道：「那就先找到你二哥再說。」

常老三道：「大江南北，凡是『龍記』字號的錢莊或當舖，都是二哥的產業，只須一封信，就可找到他……」說到這裏，微微頓了一下，又道：「其實，連信也不用，趕明兒，小弟只要把大哥重返中原的消息傳揚開去，他們一定會連夜趕來的。」

海一帆搖搖頭道：「這不行。愚兄重返中原的事，暫時還不能對外宣揚。明天你先用咱們當年結義的信物，派人暗地趕去知會你馬二哥，待他來了以後，咱們再商議尋找四弟的方法。」

常老三詫道：「大哥重返中原，再振雄威，何以這般畏怯？」

海一帆嘆道：「愚兄並非畏怯。但咱們此次要面對的敵人，是一批武功既高强，組織又十分詭譎嚴密的人物，在沒有摸淸楚對方底細之前，不能不謹愼。」

常老三駭然道：「那是些什麼棘手的對頭？不哥未跟他們照過面嗎？」

海一帆沉聲道：「這話，要從韓家堡的變故說起了……」

老兄弟倆細述前事，自然不是短短幾句話可以說完的。海雲站起身來，含笑道：「爹和三叔請暢飲傾談，雲兒想藉此機會去莊外逛逛，觀賞一下香山的夜景。」

常老三道：「天都黑盡了，路上又辛苦，明天再逛也不遲呀。」

海一帆知道愛子是欲去莊院附近巡視，便揮揮手道：「讓他去吧，咱們好淸淸靜靜說話。」

蘋兒連忙跟着站起來，道：「我也跟雲表哥一起去。」

海一帆道：「都去！都去！只別跑得太遠，早些回來休息。」

海雲和蘋兒告退出來，相偕出了莊門，先在附近繞了一週。海雲揚手指着莊後山峯道：「咱們去那山頂上坐一會好嗎？」

蘋兒點頭道：「隨你高興去哪兒，我反正跟着你去。」

兩人由莊後小徑登山，來到峯頂，尋了一塊大石坐下，極目遠眺，全莊盡收眼底，但覺夜風拂面，虫鳴之聲盈耳，令人心神爲之一振。

海雲長長吁了一口氣，道：「這地方居高臨下，俯覽無遺，如此緊要所在，三叔竟會忘了派人守望。」

蘋兒道：「你這位常三叔眞是個怪人，混身上下非傷卽殘，幾乎找不到一寸完整的皮肉，叫人見了好害怕。」

海雲笑道：「難怪你要跟我一起走，敢情是害怕看見三叔的容貌？」

蘋兒赧然道：「誰說不是。我初見他的時候，還以爲碰見鬼怪，嚇得險些叫了起來。剛才實在很餓，可是，當着他的面，竟什麼也不敢吃。」

海雲道：「三叔面貌雖然醜惡，却是世上最和善的人，你知道他那一身傷是怎樣來的嗎？」

蘋兒搖搖頭道：「不知道。」

海雲道：「他名叫常無懼，更有個外號，叫做『拚命常三郎』，提起他的名字，無論武功多高的人，都會不寒而慄。」

蘋兒笑道：「他是能打？還是能挨？」

海雲道：「旣能打，又能挨，而且能拚。常三叔更是武林最長命的福將，據說在幾次極慘烈的搏鬥中，他身負重傷，分明已經無救，最後總是慢慢痊愈起來，似這種情形，前後有八九次之多，所以江湖曾有兩句歌謠，說是『寧招海龍王，休惹常三郎』。」

蘋兒道：「誰是龍王？」

海雲道：「海，龍，王。是我爹和二叔，四叔的姓氏；常三郎就是指的三叔。」

蘋兒啊了一聲，道：「這麼說，他身上那些傷痕，都是每次惡戰留下來的記號了。」

海雲點頭道：「一點也不錯，三叔一輩子所經惡戰，少說也有百次以上，但他老人家居然活着，而且活得十分健朗，的確算得是一位風塵奇人。」

蘋兒道：「他現在已成殘廢了，還能跟人動手麼？」

海雲道：「當然能够，你沒有看見他脅下那根枴杖……」

剛說到這裏，突然住口，霍地從大石上站了起來。

蘋兒詫問道：「怎麼啦——」

「噓！」海雲壓低嗓音道：「別出聲，我好像看見一條人影在那邊樹林裏閃了一下。」

蘋兒急忙也起身四下張顧，輕聲道：「會不會是眼花看錯了？這麼夜深，哪兒會有人？」

海雲道：「你在這兒坐着別動，我去林子裏看看。」

蘋兒一把拉住道：「不！我跟你一塊兒去。」

海雲伸手握着她的柔荑，啞聲道：「你要緊跟在我後面，脚下放輕一些。」

峯頂一片茂密的柏樹林，空翠欲濕人衣。海雲帶着蘋兒，穿林而入，四處搜索了一遍，却毫無所見。

蘋兒道：「一定是你自己眼花了，這地方怎麼會有人來嘛。」

海雲道：「可是我明明看見一條黑影由林中出來，瞧見咱們先在，又退了回去。」

蘋兒道：「或許是野獸吧？」

海雲沉吟道：「不可能有那麼高大的野獸——卽使是野獸，也該有奔走的聲音才對。」

蘋兒道：「就算是人，也不能沒有一點聲音的

呀？」

海雲道：「所以我懷疑他仍然躲在林子裏。」

蘋兒嬌軀一震，不由自主向海雲靠近了一步，怯生生道：「你別老是疑神疑鬼的嚇人好不好？叫人聽得寒毛凜凜的。」

海雲四顧了一眼，說道：「旣然你害怕，咱們就回去吧，等一會多帶些人，再來仔細搜查。」

說着，引領蘋兒覓路下山，但在轉過半山一處突岩的時候，突然用力一帶，拉着蘋兒一齊藏入岩後草叢裏。

蘋兒驚問道：「你——」

話未出口，已被海雲伸手掩住了她的櫻口，同時附耳低聲道：「不要說話，沉住氣，等一會你就明白了。」

岩石後的草叢頗爲隱密，但空隙不大，堪堪僅够容納兩人的身子，爲了減少暴露形跡，勢非緊緊依靠在一起不可。蘋兒被海雲强壯的手臂圍住，只覺心慌意亂，芳心撲撲狂跳，自己也不知道是驚？是怕？是欣喜？還是羞赧？

過了片刻時光，峯上傳來了衣袂振風的輕響。

海雲悄聲道：「來了！」頭一低，竟將一張灼熱的面龐，緊緊貼着蘋兒的額角，儘量向草叢中偎進。

蘋兒幾乎要窒息了，那粗壯的身體，强勁的手臂，滾熱的面頰，熏人的呼吸……一切都是那麼緊迫，那麼接近，使她腦海中一陣昏眩，欲就無由，欲拒無力，險些當場暈了過去……

就在這刹那間，但聞「颼！颼」兩聲破空音響，由頭頂疾掠而過。

那是兩條黑忽忽的人影，其快如飛投向東北方亂山崇嶺中，轉瞬失去了踪影。

又過了片刻，海雲才輕吁一聲，說道：「表妹，你瞧見了吧？不僅是人非獸，而且是兩個輕功極佳的武林高人。」

蘋兒迷惘的道：「你……你說什麼啊？」

海雲訝道：「剛才離去那兩條人影，你沒有看見？」

蘋兒赧然應道：「啊！你說那兩個人呀？我……我只聽到聲音，却沒看見人影，因爲你……你擋住我的眼睛了。」

海雲歉意的笑了笑，一面扶她站起，一面說道：「他們目的，是在窺探莊中虛實，今夜被驚走，遲早還會再來的，可惜在夜晚，無法看淸楚他們的面貌。」

蘋兒低頭拍着衣上的草屑，側目問道：「你看他們會不會是那些神秘的黃衣人呢？」

海雲搖搖頭道：「從衣着上分辨，似乎不像；但除了那些黃衣人，却又叫人猜不透他們是什麼來歷。」

× × ×

「不錯，除了那些黃衣人，的確叫人猜不透他們是什麼來歷？」

海一帆聽過海雲的回報，雙眉緊鎖，驚愕不已。他自問一路行踪已經够隱密了，不料仍未擺脫可疑人物的追踪窺伺，想想未免有些恚忿起來。

常無懼不屑的笑道：「何必管它什麼黃衣黑衣，只要他們下次再來，小弟叫他不死也脫層皮，以後就沒有人敢作怪了。」

海一帆道：「咱們雖然不畏懼，也不宜掉以輕心；俗話說：來者不善，善者不來。如果被人侵入莊中，動了此地一草一木，咱們『武林四傑』的名號就算砸了。」

常無懼道：「大哥放心：小弟十年不出莊門，一向也疏忽了戒備，如今大哥來了，自當加强護衞警戒，從明天起，小弟會親自督促他們，仔細作一番佈置。」

海一帆道：「不是愚兄胆小苛求，這戒備的事，必須心到人到，片刻也不能拖延，今夜稍一疏忽，或許等不到明天，已經發生事故了。」

常無懼急忙站起身來，恭敬的道：「大哥訓誨的極是，小弟就遵命前往，請大哥先安歇吧。」

海一帆也站了起來，說道：「我也睡不着，咱們一同去走一遭。」

正說着，忽見一名莊丁氣急敗壞奔了進來，叫道：「啓員外，有人恃强闖莊，不受盤詰……」

常無懼臉色立變，沉聲喝道：「爲什麼不截住他？」

莊丁道：「沿途樁卡截他不住，那人的馬很快，已經循大路直衝過來了。」

海一帆駭然道：「竟有這種事？三弟！咱們去看看。」

老少四人剛迎至前院，只聽一片呼叱和馬蹄聲由遠而近，轉瞬已到莊門外。

常無懼一頓鐵枴，怒哼道：「眞有不怕死的，來吧！姓常的等着你了……」

話猶未畢，門外「希聿聿」一陣馬嘶，緊接着，「蓬」地一聲暴響，兩扇鐵鑄的莊門一震而開，大步跨進來一個人。

常無懼沒等他開口，呼的一枴，摟頭砸了過去，喝道：「你小子吃了熊心豹胆？敢來鐵門莊前撒野！」

那人身形微閃，倏忽横移數尺，但聞「噹」的一聲響，常無懼鐵拐砸空，鑿在門前一塊五寸多厚

的石板上，登時將石板擊得粉碎。

那人沉聲道：「老三住手，是我——」

常無懼叱道：「不是你就是我！小子不用多說，看傢伙！」

喝聲中，鐵拐帶起一片勁風，呼呼呼！接連又攻出三招。

那人左閃右避，躲開三拐，已被迫退出門外，忽然大聲道：「掌中幻影鞭，袖內隱璇璣。」

常無懼正待揮拐追擊，聽了這兩句話，忙不迭頓住拐勢，揉了揉獨眼，失聲驚呼道：「呀！是二哥？」

那人長呼了一口氣。「十年未見，三弟這火爆脾氣一點也沒改？」

火光下，只見那人生得五短身裁，面團團如富家翁，頭戴萬字巾，身着貂皮錦袍，雙目重瞳，五綹長鬚，但混身上下風塵遍佈，模樣兒頗爲狼狽。

在他身後，倒斃着一匹純墨色的烏騅寶馬，通體汗漬，口冒白沫，竟是活活被累死的。

常無懼驚喜交集，幾乎連拐杖也扔了，上前一把抱住那人的頸脖，又哭又笑，連聲道：「二哥，果然是你？果然是你？」

那錦衣胖子無心回答，只焦急萬分的問道：「快告訴我，聽說大哥回來了，是眞的嗎？」

常無懼連連點頭道：「大哥傍晚時剛到……」

錦衣胖子一抬頭，恰好望見海一帆正由大廳迎出來，急忙搶前兩步，屈膝跪下，哽聲叫道：「大哥——」只叫了這兩個字，下面的話竟哽咽無法成聲。

海一帆雙手扶起，喜極而泣道：「天可憐見，咱們兄弟還有重聚的時候。十年歲月不容情，二弟，你的頭髮都已經花白了。」

錦衣胖子抽搐道：「能再見大哥一面，小弟死亦無憾，豈在意幾綹白髮。」

海一帆感觸萬端，唏噓不已。忙喚過海雲和蘋兒上前拜見——原來錦衣胖子，就是「武林四傑」中以智計著稱的「鬼谷子」龍元慶。

一朝之內，三傑聚首。這眞是鐵門莊從未有過的大喜事，常無懼大感振奮，立卽吩咐重整酒宴，作盡夜暢飲。

大夥兒入廳坐定，傳杯呼觴，互述別後經過，哭一陣，笑一陣，三人都是半百以上年紀了，此時久別重逢，摯情流露，其激動景況，竟不遜少年。

海雲和蘋兒只能靜靜的聽着，直到海一帆將韓家堡變故和琵琶島所發生的種種覆述完畢，海雲才起身恭恭敬敬向龍元慶敬了一杯酒，說道：「久仰二叔智計高絕，料事如神，小侄心中有件疑問，想冒味求二叔指教。」

龍元慶笑道：「賢侄，替二叔留點面子好不好？今天才見面，你就出題目考我？」

海雲欠身道：「小侄只想問問二叔，怎會知道爹爹已經返回中原的消息？」

海一帆心中一動，接口道：「是啊！愚兄也正感奇怪，咱們剛才還在商議着如何找你，想不到你就到了，二弟，你是從哪兒得到這消息的？」

龍元慶微怔道：「大哥重返中原的消息，五天前便已傳遍武林，難道有什麼不對麼？」

海一帆臉色肅穆的道：「你且先說聽到傳言的經過。」

龍元慶道：「五天前，小弟正在徐州分店內結算賬目，老家人龍安由酒肆中客人中談論，獲知大哥已返中原，現在正兼程入關。小弟雖不敢斷定傳聞的眞假，但猜想若大哥入關，必然先到三弟這兒，所以便單人匹馬，連夜兼程趕來探聽消息，一直到了燕京城中，才得到確訊……」

說到這裏，似難掩內心的興奮，捋鬚微微一笑，接着道：「小弟由徐州府北上，五天五夜趕到燕京，途中幾乎沒休息過，胯下雖是日行千里的名駒，也已經疲憊不堪了。抵達城中，本想歇息一宵，待明早再來鐵門莊，不料人未離鞍，就碰見三弟派去城內採購的管事常福……」

常無懼一怔，道：「什麼？小弟派去採購的管事？」

龍元慶道：「正是他，說來也眞湊巧，那時我正好遇見一位商場中的朋友，畧事寒暄，虧那老頭眼尖，竟由人叢中擠了過來，喜孜孜道：『二爺來得正好巧，快別躭擱，海大爺已經抵達莊上了，老僕就是奉命來城裏採辦接待用物的。』我聽了這話，絲毫沒敢躭延，顧不得人困馬乏，便逕自飛騎趕了來。」

海一帆等人聽完這段經過，彼此面面相覷，驚詫莫名，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龍元慶發覺衆人神色有異，不禁愕然問道：「怎麼？是我說錯了什麼事嗎？」

常無懼大聲道：「二哥，你上當了，小弟莊裏根本就沒有名叫常福的管事，也沒有派人去城中採購用物。」

龍元慶吃了一驚，道：「可是，那老頭兒明明告訴我，自稱是你莊中的管事，而且，他說的都是實情……」

海一帆沉吟道：「怪就怪在這裏，那人假冒莊中管事，說的却是眞話，他究竟有什麼目的呢？」

海雲接口道：「二叔，你可曾看清楚那老頭兒像貌？」

龍元慶道：「那人年紀約在七旬左右，頭髮已經全白，中等身裁，畧顯瘦削，面貌頗爲忠厚。」

「二叔從前見過他麼？」

「沒有。」

「如果下次遇見，二叔還認得出嗎？」

「我想會認得的。」

海雲默然片刻，又問道：「他是獨自一個人呢？還是另有其他同伴？」

龍元慶道：「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小斯同行。」

海雲眼中一亮，道：「那小斯是不是很壯健？皮膚很黑？」

龍元慶道：「正是。賢侄怎麼知道的？」

海雲神色凝重的轉向海一帆道：「孩兒心中想到一個人，只不知猜得對不對。」

海一帆道：「你且說出來聽聽。」

海雲道：「爹爹請想，咱們自從捨舟登岸，前後不過十日，而消息竟然在五日之前就傳到了徐州府，這不是很奇怪的事嗎？」

海一帆點頭道：「不錯，這的確是一件令人費解的怪事。」

海雲道：「依孩兒猜想，消息是在咱們登岸之前就已經傳揚出去了。」

海一帆愕然道：「那怎麼可能？咱們還在海中，消息如何會洩漏？」

海雲道：「以常情而論，自然是不可能。如果有人比咱們先登岸三四天，那人又曾到過琵琶島，而且知道了爹爹那時重返中原……情形就又當別論了。」

海一帆道：「你是說——」

海雲道：「螺屋的無名老人。」

海一帆猛然一震，接着又困惑的道：「可是那同行的小斯又如何解釋？」

海雲道：「爹還記得他們暗中建造木排的事嗎？那小斯就是他的幫手。一個水性好，又常年在海裏工作的人體格必然健壯，膚色必然黝黑。」

海一帆恍然而悟，頷首道：「這麼說，一定是他了。看來咱們的一舉一動，都沒有脫出他的安排，此人若是敵人，那就太可怕了……」

龍元慶問道：「大哥，雲賢侄口中的螺屋無名老人，是怎麼一回事？」

海一帆輕嘆道：「那是一個神秘莫測的老人，也是愚兄隱居海隅十年內，唯一接觸的陌生人……」於是，便將妻子建造「螺屋」，收留痲瘋老人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龍元慶聽了，肅容說道：「大哥提到那人在琵琶島住上了三年，倒使小弟想起最近三年來，中原武林接連發生的幾件怪事。」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轉問常無懼道：「三弟可曾聽到關于『禍水雙侶』的傳說？」

常無懼點一點頭，道：「畧有風聞，但不十分詳細。」

龍元慶道：「所謂『禍水雙侶』，是一男一女兩個來歷不明的年輕人，有說他們是夫妻，也有說是兄妹的。三年前，這兩人忽然在武林中出現，竟爲平靜的江湖，帶來一片腥風血雨……」

在座四個人都聽得聳然動容，海雲嘴角動了一下，似乎欲言又止。

龍元慶接着道：「據江湖傳說，那兩個年輕人是由一處神秘地方出來的，那地方蘊藏着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奇珍異寶，包括千古神兵和前輩異人『風雷叟』所遺玄功秘籙，但藏寶之處，凶險重重，幽僻難覓，唯有那兩個年輕人熟悉出入路徑，誰若得到他們的協助，誰就可以尋獲那些藏寶，成爲睥睨天下的武林第一人。

「於是，武林豪門世家，江湖各幫各派，莫不偵騎四出，尋找那兩個年輕人，不惜威逼利誘，想獲得寶藏的秘密，這一來，巧取豪奪，殺刦便接踵而至了。」

海雲聽到這裏，彷彿興味盎然，忍不住岔口問道：「二叔，那兩個年輕人怎麼又被稱爲『禍水雙侶』呢？」

龍元慶道：「這就是二叔要說到的『怪』事了。三年來，那男女二人先後被有勢力的武林世家發現達十餘次之多，但每次當那男女二人出現，必定帶來一場橫禍，凡是跟他們接觸過的人，無論勢力多大，都在一夜之間，被一批武功奇高的劍手殺戮殆盡，接着，那男女二人又失踪了，等到他們再被發現，那批武功奇高的劍手又追踪而至，展開另一次血腥殺戮……

「誰也不知道那批武功奇高的劍手屬于何門何派？但三年之中，被他們屠殺的武林知名人物，業已不在少數，譬如雄據西北的玉門童家，以煉毒馳名的四川唐門，武陵傲月山莊的華嘯風，江南排教掌門人九指韋陀竇一虎，太原府三刃劍郭明輝，關洛大俠李延春，太行三煞，嶗山六鶴，以及五龍山鐵手門的鐵氏兄弟……」

海雲一邊聽，一邊默默在屈指計數，似乎對武林中少去了許多一流高手，感到很高興的樣子。

龍元慶嘆了一口氣，接着又道：「這些人，莫不是當今黑白兩道極負盛譽的人物，都爲了一個『貪』字，一個個落得家破人亡，從此以後，大家對那一雙神秘的男女，感到既好奇，又害怕，故而稱他們爲『禍水雙侶』。」

話聲甫落，海雲便一擊雙掌，接口道：「好極了！」

海一帆不悅道：「好什麼？年輕輕的人，不許這般幸災樂禍。」

海雲道：「爹！孩兒並非幸災樂禍，而是替蘋表妹高興——」

海一帆冷聲叱道：「胡說！這有什麼值得高興的？」

海雲道：「剛才二叔所說『禍水雙侶』的故事，不是和韓家堡發生的滅門慘禍如出一轍嗎？」

海一帆道：「不錯。但這只不過証明『禍水雙侶』曾經到過韓家堡，此外還有什麼意義？」

海雲道：「還有一點最重要的意義，那就是『禍水雙侶』的行踪，必然還在遼東一帶。」

海一帆一楞道：「你怎麼知道？」

海雲道：「根據二叔剛才的敘述，武林慘變發生的地方，最初是玉門童家，然後是四川唐門，再往後是武陵傲月山莊和江南排敎……」

海一帆截口道：「爹在問你關於禍水雙侶的行踪，你扯到那裏去了？」

海雲道：「這些慘禍發生的地方，正是禍水雙侶經過的路綫，他們由西而東，再從南到北，最後才到了關外韓家堡，豈不說明他們目下仍在遼東一帶。」

海一帆正要開口，却被龍元慶搶過話頭，問道：「賢侄怎知他們沒有再回關內？」

海雲道：「這又要從韓家堡慘禍說起了……」

偷偷望了望海一帆，竟沒敢再往下說。

龍元慶微笑道：「別怕，只管說下去，有二叔替你作主，決不會挨罵的。」

海雲臉上一紅，道：「小侄只是大胆猜測。因爲聽周奶奶說，那禍水雙侶有一隻隨身不離的豹皮革囊；後來咱們在琵琶島遭遇八名黃衣人，身上也有同樣的豹皮飾物，所以，小侄猜想那些黃衣人，就是二叔所說的，那一批武林奇高的劍手……」

龍元慶點一點頭，道：「很有道理，你再說下去。」

海雲道：「現在，我們再假定那些黃衣人的確爲了追踪禍水雙侶而來，這就證明了韓家堡變故中，他們並無所獲，否則，就用不到泛舟出海去搜索了。」

龍元慶緩緩閉上眼睛，輕輕頷首道：「嗯！不錯。」

海雲接着道：「那禍水雙侶被黃衣人苦苦追踪，三年來輾轉逃亡，已歷萬里，早已成了驚弓之鳥，韓家堡變故發生之後，以情推斷，他們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下海；一是上山。如果下海，事實上很難逃過黃衣人的追殺，而關外崇山峻嶺中，藏身反較容易。但無論如何，小侄敢說他們短時間內，決不敢再回關內來。」

龍元慶含笑道：「你說他們不會下海，那些黃衣人爲什麼又會出海搜索呢？」

海雲道：「那是中了『調虎離山』之計。」

龍元慶霍地睜開雙目，凝聲道：「怎麼說？」

海雲微笑道：「如果小侄是他們，我也會假作僱舟出海，然後，轉入深山，藉以混淆追踪者的判斷。」

海雲道：「因爲他們身邊還帶着一件重要東西，不甘任其流落海外，埋沒在無底大海中。」

龍元慶道：「那是什麼東西？」

海雲道：「豹皮革囊。」

龍元慶一掌拍在桌上，哈哈大笑道：「英雄所見皆同。古人云：後生可畏。誠不我欺！」

親手斟滿一杯酒，遞給海雲，說道：「賢侄思慮週詳，心細如髮，判斷敏銳，剖事析理皆有獨到的見解，前途未可限量，來！二叔敬你一杯。」

海雲慌忙站起身來，惶恐的道：「二叔謬譽，小侄如何敢當。」

海一帆道：「小孩子心思細密些是有的，二弟別太誇奬他，莫叫他自己也認爲了不起啦。」

龍元慶道：「小弟從不隨便誇奬人，雲賢侄才智確非常人能及，看來小弟這『鬼谷子』的綽號得退位讓賢了。」

常無懼大笑道：「二哥也不用客氣，薑是老的辣。有你們一老一少兩位鬼谷子，何愁武林四傑不重振聲威，來來來！人生得意須盡歡。大家快乾杯啦！」

說着，仰起脖子，一連乾了三大觥。

衆人舉杯陪飲，盞觴交錯，連不善飲酒的蘋兒，也皺起眉頭喝了滿滿一杯。

海一帆環顧席間，感慨的道：「今日之會，足慰十年渴念，遺憾的是四弟不在席中。」

常無懼道：「大哥何必煩心呢？如今消息既已傳遍武林，二哥能聞訊趕來，四弟也會聽到消息的，從現在起，咱們就把鐵門莊改稱四傑莊，多派人去各處名山寺廟，尋訪他的下落。」

龍元慶道：「小弟在這些年來，經營商業，也算薄有成就，大江南北，共有百十家店肆，從今天起——」

海一帆搖手道：「二位賢弟錯了。愚兄此次重返中原，一爲與諸位賢弟聚晤；二爲韓家堡滿門血仇。倘能藉諸位賢弟鼎力相助，再奮四傑聲威，亦是人生一大快事。但此事只宜謹慎，決不能過份招

搖，二弟事業分佈大江南北，對咱們是一種絕大的掩護和方便，最好不要有任何改變；至於人手方面，却要多多借重三弟。」

常無懼大聲道：「這個不需吩咐，小弟在莊裏悶了十年，整天吃飽了沒事幹，就是教導這些猴兒崽子練功夫，莊內上下也有百把人，武功談不上好，心眼兒都還老實可靠。」

海一帆道：「如此甚好。明天你挑選十名辦事機警些的，叫他們備好行囊，多帶盤纏，愚兄自有調遣。」

又對海雲道：「給你三天時間，務必要協助你三叔，將莊院內外作一番整頓和佈置，尤其後院靜室的周大娘，防護必須格外嚴密，她是唯一見過『禍水雙侶』，迄今還活在世上的人。」

蘋兒駭然道：「姑父，難道有人要來殺害好婆嗎？」

海一帆點頭道：「不僅是她，連你也危險。」

蘋兒機伶伶打個寒噤，道：「爲什麼？」

海一帆道：「你沒聽見龍二叔說的故事嗎？三年來，凡是曾跟禍水雙侶接觸過的武林人物，全都被殺戮殆盡，只有你和好婆，陰差陽錯，成了漏網之魚。除非他們不知道這件事，否則，決不會放過你們的。」

蘋兒望望龍元慶，又望望海雲，囁嚅的問道：「他們是誰？是不是那些黃衣人？」

龍元慶含笑道：「可能是。不過，目下還無法確定。姑娘用不着過份畏懼，只要多小心一些就行了。」

接着，向海雲使了個眼色，又道：「時間已經不早了，姑娘家身子單薄，你送表妹先去後院安歇，咱們還得聊一會兒。」

海雲會意起身道：「表妹，我送你進去。」

蘋兒似乎還想說什麼，嘴唇動了動，終於又忍了回去，一一向三人檢袵告退，隨着海雲走了。

兩個年輕人一走，龍元慶臉上笑容立即收歛，肅然問道：「大哥，你眞的是決心替韓家堡報仇了麼？」

海一帆沒有直接回答，却反問道：「二弟認爲不妥嗎？」

龍元慶道：「小弟不敢妄論當年恩怨，但大哥應該想想，韓家堡收留禍水雙侶，無非爲了貪圖藏寶，才招來滅門慘禍，這是他們咎由自取，並不值得同情。何況……」

海一帆擺擺手，輕嘆了一口氣，說道：「愚兄也知道他們是咎由自取，但此事與韓家堡二三百戶無辜百姓何干？那些可憐的老弱婦孺又有什麼差錯？這種不分皂白，動輒屠殺無辜的手段，未免太殘忍了。」

龍元慶默然垂首，臉上不期泛起慚愧之色。

海一帆微微一笑，接着又道：「二弟別笑我用大道理壓你。其實，當消息轉到琵琶島之初，愚兄也跟你一樣念頭，這是人之常情，不能算錯。然而，當我冷靜的想了幾天，才發覺自己不能置身事外。咱們活在世上短短數十年，生而固步自封，死後與草木同朽。這人生又有什麼意義呢？至少，趁有生之年，咱們得幹幾件轟轟烈烈的大事，替後人兒孫留點榜樣。」

龍元慶緩緩抬起頭來，誠摯的說道：「大哥的磊落胸襟和豪氣，小弟素所欽佩，倘能追隨大哥博一個萬古流芳，亦是小弟平生最大的願望。人生自古誰無死？小弟決不是畏避艱難，更不欲苟圖安樂，只是唯恐遭到閃失，有損大哥一世英名。」

海一帆笑道：「人生百年，滄海一粟。大丈夫但求馬革裹屍，區區虛名何足珍惜。」

常無懼矍然動容道：「大哥說得對。與其老死，不如頸上一刀，反落個痛快。小弟這條命反正是檢回來的，索性捨了，誰愛要誰就拿去。」抓起酒壺，嘴對嘴的喝了起來。

龍元慶微微一笑，道：「咱們廝殺半生，跟隨大哥闖出這點薄名，誰也沒有把生死二字放在心上，既然大哥心意已決，兄弟們自是義無反顧。但不知大哥對此事的進行，準備從何着手？」

海一帆道：「愚兄本欲隱密行踪，先設法摸清楚那些黃衣人的來歷，然後再作安排。如今消息既已洩漏，那就祇好走一條險路了。」

龍元慶低聲道：「大哥是否打算由『禍水雙侶』身上着手？」

海一帆鄭重的點頭道：「捨此之外，別無更好的方法。以愚兄臆測，那些黃衣人追殺禍水雙侶如此緊急，必然有重大原因，假如咱們能尋到禍水雙侶，對那些黃衣人的來歷，就不難瞭解了。」

微微一頓，又道：「難的是禍水雙侶行踪詭密，不易尋覓，雲兒疑心他們仍在關外，但關外幅員廣闊，崇山峻嶺難以數計，要想從茫茫人海中找到他們，却是一樁難事。」

龍元慶沉吟道：「小弟以爲尋找禍水雙侶倒不是絕頂困難，而是在找到他們以後，如何才能護衛他們的安全？他們不僅是黃衣人追殺的對象，也是武林中貪婪之輩搜尋的目標，如果無法保護他們生命安全，他們又怎肯把所知秘密說出來呢？」

海一帆點頭道：「不錯，所以愚兄準備多邀約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採取一致行動。」

龍元慶和常無懼都不禁一怔，異口同聲問道：

「大哥打算約些什麼人？」

海一帆緩緩道：「首先，當然是設法打聽四弟的下落，然後嘛，愚兄想分別拜訪冀魯一帶有名望的武林大豪，彼此作一番懇談；譬如燕山段氏三雄，七里海的九環掌潘老頭兒，還有徂徠山的一筆擎天范笠陽……」

話未說完，龍元慶已連連搖手道：「大哥趁早打消這個念頭，此事絕對行不通的。」

海一帆詫道：「爲什麼？」

龍元慶道：「大哥提到的這幾個人，雖然全都是雄霸一方的世家大豪，但却絕不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常無懼接道：「這批傢伙莫不以名門正派自居，平時眼高於頂，目中無人，怎肯跟咱們合作。」

海一帆微微一笑道：「這是說，他們會瞧不起咱們？」

龍元慶道：「都倒不是。論名氣，武林四傑决不輸給任何名門大派，只是這些自命正派的人，多半是最重門戶之見，很難與外人開誠合作。」

常無懼也道：「小弟平生最討厭這種自命不凡的僞君子，好像天下只有他一個好人，別人都是十惡不赦的大壞蛋似的，跟這種人做朋友，會活活把人氣死。」

海一帆笑道：「君子中有小人，小人中也有君子，善惡之別端在心性，非關門派，名門子弟多半仗藉父兄餘蔭，行事謹嚴，岐視異己，門戶之見是有的，但也並非個個都不堪做朋友，只要咱們以誠待人，何愁別人不以誠待我？」

臉色一正，接道：「何況禍水雙侶的出現，已是武林中引起許多次血腥屠殺，凡屬武林同道，都有切身關係，此時此事，已不容再存狹窄的門戶之見了。」

龍元慶默然片刻，說道：「既然大哥心意已决，我等再無異議，但願天下有識之士都能如大哥這般，摒除私見，共謀消弭之法。」

常無懼道：「只怕別人不似大哥，未必眞能推心置腹，和衷共濟。」

海一帆微微一笑，說道：「咱們休存猜忌，開誠相見，至於成敗得失，那只好盡人事而聽天由命了。」

大家又飲了幾杯，天色已明，撤去殘席畧作梳洗，沒多久，十名幹練莊丁已經整理好馬匹行囊，齊集前廳候命行動。

海一帆將十個人分爲五組，每組發給了一百兩銀子，並由海一帆面授機宜，當天便分頭離開鐵門莊出發。

接着又會同常無懼和龍元慶，親自巡視莊院四週，調遣人手，重新加强警戒佈置；又在後院密室內外，裝設暗門和警鈴，園牆頂上添裝「倒魚刺」，花園中撒下「串地錦」，分派機警莊丁日夜輪班巡邏守望。

一連忙了七八天，各事大體就緒，鐵門莊內外肅然，白晝烟火呼應，入夜刁斗森嚴，戒備得直如鐵桶一般。

海一帆這才滿意的笑道：「現在總算減少了後顧之憂，可以開始進行大事了。」

× × ×

又過了兩天，第一組奉派外出的兩名莊丁，興冲冲趕了回來，稟報道：「小的二人奉命往七里海潘莊打聽消息，特來回報。」

海一帆道：「聽到了些什麼？一件件詳細的說吧。」

那莊丁道：「九環刀潘老爺子如今已封刀不問外事，大小事務統歸大公子潘劍英料理，門下弟子約有二百餘人，大都聚居莊上，很少和江湖同道交往。」

海一帆問道：「你們見到過潘老爺子或大公子潘劍英沒有？」

莊丁答道：「大公子沒有見到，倒是潘老爺子遇見過四五次。」

海一帆訝道：「怎麼會遇見的呢？」

莊丁道：「潘老爺子封刀退隱，不問瑣務，却最喜歡養鷹，每天清早總要領幾名門下弟子郊外溜鳥放鷹，所以遇見過幾次。」

海一帆輕哦了一聲，笑道：「最近潘莊可有什麼事故發生麼？」

莊丁答道：「小的們正爲此事趕回來稟報，潘莊一向平靜，極少與江湖人交往，最近却突然鬧起來，據說徂徠范家，燕山段家和蓬萊羽山白雲觀的觀主，都先後到了七里海。」

海一帆奮然道：「這是多久的事？」

莊丁道：「就是最近兩三天，小的們得到消息，便連夜趕回來了。」

海一帆大喜，頷首道：「你們打聽得很仔細，下去領賞休息吧。」

兩名莊丁退去不久，連續又有兩組回莊報告，證實燕山段氏三雄和徂徠山一筆擎天范笠陽都已先後離家，趕往七里海潘莊去了。

海一帆拈鬚笑道：「果然不出愚兄的預料，冀魯一帶武林世家中，七里海潘莊負譽最隆，若有事故，他們一定會去潘家商議的。」

龍元慶道：「大哥莫非也有意赴潘莊一行？」

海一帆道：「不錯，愚兄意欲邀約冀魯武林世家共議合作，又恐怕他們彼此推諉，所以特地命人散播謠言，僞稱禍水雙侶在冀魯現身，將要求某一武林世家庇護。果然，他們便自動地向潘家莊聚齊了。」

龍元慶沉吟道：「九環刀潘倫聲譽雖高，爲人却胆小畏事，小弟担心大哥會徒勞無功。」

海一帆坦然笑道：「胆小的人有時也會變勇敢的，咱們但盡人力，何必作此杞憂。」

於是，留下海雲和蘋兒守護莊宅，自己和龍元慶，常無懼各跨快馬，帶領幾名幹練莊丁，匆匆往七里海而去。

× × ×

七里海在冀東瀕海，地當東流河上游，距離鐵門莊四百餘里，估計行程，最快也得四五日才能往返，在這段時間中，周大娘的安全重担，就落在海雲肩上。

海雲不敢懈怠，每日早起晚睡，親自督促莊丁們巡邏戒備，頭兩天平靜無事，不料第三天的深夜，却突然接獲一樁驚人消息——

那天入夜以後，海雲照例巡查全莊，回到臥室已經將近子夜，剛想卸衣就寢，忽聞傳報說第五組奉派外出的密探有緊急消息趕回稟報，正在前廳候命。

海雲披衣來到前廳，果然見一名短小精幹的漢子，滿頭大汗的在廳內蹀踱徘徊，顯得十分焦急的樣子。

那漢子一見海雲，連忙施禮道：「小的劉誠，現有緊急消息回報，海大爺不在莊中，請公子速作處理。」

海雲道：「你探聽到什麼消息？這樣急着趕回來送訊？」

劉誠道：「是有關禍水雙侶的消息……」

「慢着！」海雲揮手截斷他的話頭，隨即推窗掠身而出，飛快的將四週搜索了一遍，又命人分立園中守望，以防竊聽。

待一切妥當之後，才重回廳內坐下，低聲道：「現在，你可以說了，不用性急，慢慢的說得詳細些。」

劉誠深吸了一口氣，也壓低了聲音道：「小的和趙七一組，奉海大爺之命，前往山海關要道上開了一間茶食店，監視可疑的人物和打聽禍水雙侶消息。」

海雲點一點頭，問道：「你發現了什麼可疑人物嗎？」

劉誠道：「大前天深夜，關上的紅葉旅店有一男一女投宿，兩人神情萎頓，衣衫也很破舊，但身上却携帶着很多珠寶，而且是由關外來的。」

海雲又點點頭，道：「很好，說下去。」

劉誠接道：「紅葉旅店就在小的開設的茶食店隔壁，那男女二人住在後院一間偏僻客房中，整整說了一夜話，更不時低聲啜泣，好像正遭遇到什麼困難，他們雖從關外來，口音却是南方人，於是小的和趙七哥便暗中起了疑心。」

海雲道：「後來怎樣了？」

劉誠道：「他們在旅店內閉門不出，飲食都由伙記送進房裏吃，直到第二天夜晚，才結賬離去，臨走時，曾到茶食店來買了一大包乾糧糕餅，小的就仔細記牢了他們的面貌……」

海雲眼中一亮，截口問道：「他們面貌有何特徵？」

劉誠道：「兩人都在三十歲左右，男的身裁魁梧，女的比較瘦小，那男的站得很遠，頭上戴着一頂寬沿竹笠，大半面龐都遮在陰影下，所以看不十分眞切。」

海雲道：「那女的生得如何？」

劉誠道：「那女的瓜子臉，尖尖的下巴，嘴唇很薄，右嘴角上有一顆美人痣。兩眼哭得紅紅腫腫的，但眼神却十分銳利，買東西和付錢都是女的出面，看上去透着極精明的樣子。」

海雲沉吟了一下，道：「他們是騎馬？還是步行？身上可曾帶着兵刄？」

劉誠道：「兩人都是步行，也沒有看見兵刄，但那男的背上揹着一個行李包，窄窄長長的，不知裏面是否藏着兵器。」

海雲道：「買乾糧的時候，他們可曾交談過什麼？」

劉誠道：「買的時候沒有，但在他們要離開的時候，小的藉口漏包了一份炊餅，趁補送過去的機會，聽見那女的說了幾句話……」

海雲忙問：「什麼話？」

劉誠道：「那女的說：『你放心吧！不到山窮水盡，我也不願走那條路的。』那男的沒有開口，只不停的用袖子拭着眼淚。」

海雲一面頷首，一面喃喃覆誦着這三句話，過了好一會，才接着問道：「他們入關之後，走的那一條路？」

劉誠道：「他們沒走官道，却是沿着長城向西而行，小的和趙七哥商議，由他一路跟蹤下去，小的則兼程趕回來報信，途中遇見第四組的陳功和薛超二位，小的也要他們去接應趙七了。」

海雲道：「沿長城向西，那不是往燕山段家寨麼？」

劉誠道：「以小的看，他們可能去燕山段家寨

，也可能出居庸關遠赴西北荒漠避難。從各種可疑情形猜測，這男女二人，極可能就是武林傳聞的禍水雙侶。」

海雲點了點頭，道：「不錯，你的推測很正確，處理也很週密，如果咱們這次眞能截獲禍水雙侶，你就是首功第一，定有重賞。」

劉誠拱手道：「多謝公子誇獎。」

海雲道：「現在你先去休息吧，明天一早，另換快馬趕去七里海潘莊，將這些情形私下稟告大爺，請他們立卽回來。」

劉誠道：「公子，七里海遠在數百里外，往返費時，只怕——」

海雲道：「這個不用你担心，我自有妥善的辦法。」

劉誠頓了頓，又道：「依行程計算，那男女二人應該已過古北口了，公子務必要及早行動。」

海雲道：「我知道。」

劉誠躬身施禮，告退自去。

海雲吩咐熄滅了燈火，獨自坐在廳中沉思了足有頓飯之久，才起身向後園行去。

進入周大娘療傷的密室，春花和秋月都由夢中驚醒，詫問道：「公子，有什麼事嗎？」

海雲笑道：「沒有事，我巡夜回來，順便過來瞧瞧，妳們睡着，不用起來了。」

周大娘聽到聲音，問道：「誰呀？」

「奶奶，是我。」海雲一腳跨進房內，順手掩上房門，拉了把椅子坐在床前。

周大娘道：「雲哥兒深夜來此，必定有事？」

海雲肅然道：「正有一件事想請問奶奶。」

周大娘道：「什麼事？」

海雲道：「奶奶是當今世上，唯一目睹過禍水雙侶的人，對於他們的面貌，奶奶想必還記得很清楚？」

周大娘恨恨的道：「是的。那怕把他們燒成灰，我也記得他們的模樣。」

海雲道：「請奶奶仔細想一想，那男女二人的身裁面貌，有些什麼特徵？」

周大娘毫未思索便答道：「那男的身裁碩壯高大，皮膚黝黑，粗眉大眼，額上有一塊制錢孔大小的疤痕。」

海雲緩緩頷首，沒有開口。

周大娘又道：「那女的是纖小個子，瓜子臉兒，目光深沉，嘴角有粒美人痣。」

海雲道：「那粒痣生在哪一邊？」

周大娘道：「右邊。由正面看不太顯，側面却瞧得很清楚。」

海雲心頭一震，輕吁道：「這麼說，果然就是他們了？」

周大娘問道：「哥兒莫非已經尋到了那兩個禍胎？」

海雲道：「還沒有。不過已有人發現他們的踪跡。」

周大娘突然一把拉住海雲的雙手，激動的說道：「雲哥兒，求求你，你外公和舅父滿門血海深仇，都是那男女兩人招引來的，無論如何，你要尋到他們……」

海雲點頭道：「你放心吧，我會尋到他們的。不過，目下有點困難。」

周大娘道：「什麼困難？你快說。」

海雲道：「消息來得太突然，據接獲的報告，禍水雙侶行踪已經入關，但爹爹和龍、常兩位叔叔都不在莊中，我想立卽出發追截，又顧慮奶奶的安全，若等他們回來，時間上又怕來不及。」

周大娘大聲道：「哥兒，你怎的聰明一世，糊塗一時？追截禍水雙侶，這是何等急重大的事，機會稍縱卽逝，萬萬不可遲疑，老婆子的安全，你儘可不必放在心上，我一個孤寡老太婆，生死都是小事，只要能尋到禍水雙侶，查出殺害你外公舅父的仇人，老婆子就算立刻死了，也死得瞑目。」

海雲嘆道：「爹爹在莊的時候，將全莊安全付托給我，如果我擅自離開，萬一……」

周大娘道：「你儘管去，莊裏沒有什麼值得顧慮的，假若你惦記我老婆子，我寧可現在就自殺，先斷絕你的後顧之憂。」

海雲大驚道：「奶奶，你千萬不能做這種傻事呀！」

周大娘顫聲道：「那你就答應我，快去吧！報仇事大，休爲我老婆子誤了大事。」

海雲忙道：「好！我立刻去準備，天明就走，奶奶務必保重，假如順利，三兩天內，就有好消息了。」

周大娘道：「去吧！後園有蘋姑娘和兩個丫頭守護，前莊的事可以交給霍豹，希望你快回，把那禍水雙侶帶回來，讓我老婆子臨死之前，弄明白誰是屠殺韓家堡的元兇。」

海雲連聲答應，又安慰了周大娘一番，退出密室，又將春花和秋月兩個丫鬟喚到外間，細細叮囑了一遍。

然後返回前莊，立卽召集霍豹和李榮商議。

霍豹奮然道：「旣然事情如此緊急，公子休再猶豫了，莊中事務有屬下承担，叫李榮隨公子一同去。」

海雲道：「我不須人跟隨，莊中安全都很重要

，你們倆留下來護守，凡事務必謹愼，再有三四天，爹爹他們就回來了，如果那時候我還沒有趕回，叫李榮隨後趕來接應，我會在沿途留下記號的。」

李榮道：「公子已有十年未履中原，路徑方向全都不熟，獨自一人前去怎麼行？還是由屬下伴隨較好。」

海雲笑道：「你把我看成三歲小孩子嗎？我有嘴，可以問，何況那禍水雙侶的逃亡路線只在長城附近，又有趙七和陳功，薛超三人跟蹤着，只要跟他們三人會合，就決不會迷路了。」

微頓，又道：「不過，這件事必須瞞着蘋兒姑娘，明天她若問起，你們就說我奉爹爹召喚，連夜到七里海去了，千萬注意她，別讓她任性亂跑。」

霍豹道：「公子準備今夜就走？」

海雲道：「事不宜遲，當然越快越好，你們去替我安排一匹好馬，悄悄牽去莊外大路口上等候，儘量不要驚動別人，我離莊的事，也不可對外人宣揚。」

霍豹和李榮應命而去，海雲匆匆返回臥室，取了幾件隨身衣物，揣些銀兩，便悄然越窗而出。

來到路口，霍豹和李榮已備馬等候，殷殷囑咐一番，海雲上了馬，一抖絲韁，緩緩向前行去。

他不願深夜馳馬驚動巡夜莊丁，是以按轡徐行，打算等馳過山脚之後再催馬趕路。

誰知轉過山脚，却突見大路中央站着一個人，雙手叉腰，擋住了去路。

月光下，只見那人一身藍色勁裝，腰懸長劍，背上揹着一個小包裹，那雙大又圓的眸子裏，閃着狡黠的笑意，冷冷道：「表哥起得好早，天未亮就動身啦？」

這攔路的，敢情正是蘋兒。

海雲心裏叫苦，只好勒住馬韁，强顏笑道：「我有急事去辦，來不及跟着表妹告辭，大約三數天就回來……」

蘋兒截口道：「這眞是巧極了，我也有件急事要辦，咱們或許還是同路哩。」

海雲看她那身裝束和背上包裹，便知道很難擺脫，畧一沉吟，道：「表妹，事情有緩急輕重之分，如今爹爹和兩位叔叔都不在莊中，咱們倆再一齊離開，誰來看顧周奶奶呢？」

蘋兒道：「這話多奇怪？姑父走的時候，把奶奶的安全交付給你，現在你也抽身一走，却把這担子架在我的肩上？你都不管，我還管得了麼？」

海雲柔聲道：「我是迫不得已，若等爹爹他們回來，恐怕就誤了大事。」

蘋兒仰面接道：「我也是迫不得已，事情和我一家血仇有關，難道我能不聞不問嗎？」

海雲道：「表妹是不肯相信我？」

蘋兒道：「那倒不是。但表哥若想撇下我，却是辦不到的。」

海雲情知無法勸她回去，默然良久，只得嘆口氣道：「算我說不過你，既然你決心要去，怎不準備馬匹，須知咱們時間匆促，途中萬不能躭延。」

蘋兒笑道：「誰叫你走得這麼急，人家來不及嘛，事已如此，只好先委曲一下，進城以後再買一匹吧。」

海雲無可奈何的點點頭，伸手道：「那就快些上來，別再躭誤趕路了。」

蘋兒欣喜道：「謝謝表哥。」纖手一探，抓住海雲的腕肘，一旋身，躍上了馬背。

海雲低聲叫道：「坐穩了！」猛抖絲韁，一騎雙跨，絕塵向城中馳去。

× × ×

兩人在城裏添購了一匹馬，趁着曙光初現，雙騎併轡飛出東直門，取路北上，直奔古北口。

海雲根據劉誠的密報推斷，禍水雙侶入關後的路綫，不外有兩個目的：

其一，是藉山區掩蔽行藏，以便逃避追踪。

其二，是掠冀北邊塞通過，企圖遠走西北荒漠，覓地藏身。

是以兩人出城之後，便兼程趕往長城一帶，抵達古北口，再折向東行，也沿着長城反迎過去，這條路綫雖然難走一些，都是一條捷徑，而且，邊塞人烟稀少，沿途打聽消息也比較方便。

誰知他們一路繞着荒涼的長城搜索，由黑峪關折轉向南，經過將軍關又轉向東行，圍着興隆山麓兜了個圈子，一直趕到霧靈山的馬蘭關附近，仍然毫無踪跡可覓，甚至連趙七等人預定沿途留下的連絡標誌，也沒有發現一處。

這情形顯示了兩種可能，如非趙七等人釘脫了線，就是中途發生意外變故，禍水雙侶已經改變方向，根本沒有朝古北口這邊來，尤以後者的可能性最大。

海雲心裏暗暗焦急，偏生蘋兒又不停的追問道：「怎麼還沒有消息？會不會是密報弄錯了？你憑什麼判斷他們一定會朝這條路上來？如果他們不走這條路怎麼辦……」

她越是問個不停，海雲心裏越急，却又不得不强作鎭定，裝得胸有成竹的樣子答道：「他們晝伏夜行，一定就會有發現了。」

蘋兒道：「假如咱們一直尋到山海關還沒有發現，那怎麼辦呢？」

海雲笑道：「不會的，有趙七，陳功，薛超三

個人跟踪着他們兩個，决不會沒有消息留下來。」

其實，他口裏說得很有把握，自己却毫無信心，皆因自古北口至山海關之間，馬蘭關是通衢去處，再往前去，途中只有更荒凉，遭遇禍水雙侶的機會也更少。

落暮時分，兩騎馬併轡進入了馬蘭關關隘。

蘋兒游目四顧，稱讚道：「想不到這地方竟這麼熱鬧，表哥，咱們今夜就住這兒，好麼？」

海雲憐惜的道：「好的。這一路上也趕得太辛苦了，難得舒舒服服吃一頓飯，咱們先訂好客棧，飽餐一頓，早些歇息。」

兩人策馬穿過大街，來到一家名叫「高賓棧」的客店門前，店伙計含笑相迎，接過馬韁，躬身肅客道：「公子，姑娘，請裏邊坐，後院有清靜的上房給您留着啦。」

蘋兒「咭」的一笑，輕輕對海雲道：「表哥聽見了麼？這伙計眞會說話，倒像早知道咱們會來似的。」

海雲笑道：「做生意的，少不了幾句客氣話，才顯得招待親切——」

突然一抬頭，笑容頓時凝結起來，原來就在客棧門柱上，赫然有個用白粉畫的圖記。

那是一個小小圓圈，正中有個十字，圓圈下面另畫着一條橫槓。

這圖記正是鐵門莊覆訂的連絡暗號，圓圈和十字，表示留圖的人正在店內，下面那條橫槓，是說明留宿店內的位置，一條橫槓暗示「第一進院子東首第一間房」。

海雲既驚又喜，假作脚下一虛，伸手扶住門柱，却暗暗將那白粉圖記抹去。

蘋兒竟絲毫沒有查覺，進入後院上房內，放下行囊，解去佩劍，便長吁一聲道：「累死了，眞想趕快洗個熱水澡，早些躺進被窩裏。」

海雲順口道：「誰說不是，路上漫天風沙，弄得人眼睛裏全塞滿泥灰，是該好好洗濯一番。」

蘋兒道：「表哥，既然他們準定要由這條路上來，咱們何不多休息兩天，就在這兒等着他們？」

海雲漫應道：「也好。你先盥洗換換衣服，等明天再商議吧。」

伙計送來茶水，又準備好洗澡的熱水，蘋兒自去開門盥洗，海雲却趁機抽身，來到前院。

他裝作隨意瀏覽的樣子，踱至東首第一間客房門外，側耳傾聽，裏面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海雲心裏噗噗而跳，暗想：趙七和陳功，薛超奉命追踪禍水雙侶，彼此之間理當互相呼應，協同掩護，如果留下圖記的是趙七，陳功和薛超也應該已經到了，怎麼三個人都不見露面，房裏也沒有留人担任連絡？難道那禍水雙侶也住在這家客店內不成？

想到這裏，不禁一驚，運目四下打量，却見這進院子雖有六七間客房，都冷靜靜不聞人聲，只有對面西首第三間房內亮着燈光。

海雲沉吟了片刻，便負手緩步行了過去，經過那間客房窗外的時候，脚尖微踮，飛快的向屋內掃了一眼。

屋裏只有一床一几，臨窗的几案上，放着一盞油燈，燈下鋪着紙筆墨硯，一個身穿玄色長袍的中年人，正伏案揮毫，不知在寫些什麼？

海雲看不清那人的面貌，僅憑衣著，足証是個不相干的陌生人，正想輕輕退去，却聽那人口裏喃喃唸道：「……地骨皮三錢，川貝子二錢，硝蜀椒三錢，蛇藏子一錢半，瓦松皮、鯪魚甲各二錢，甘草一錢，透骨柴四錢……」

敢情那人竟是一位郎中，正在聚精會神開寫藥方。

海雲啞然失笑，身軀剛轉，那人忽然叫道：「喂！別走呀，藥方就快好了。」

海雲一怔，緊接着房門「呀」的一聲打開，那人手裏捧着一張紙籤，走了出來。

他乍見海雲，彷彿也吃了一驚，楞了片刻，才急急陪笑道：「對不起！對不起，在下錯認是店裏的伙計了，眞是失禮得很。」

海雲也含笑拱手道：「是小可冒昧，打擾了夫子。」

那人道：「那裏話，那裏話！公子想必也是店裏客人？」

海雲道：「正是。敢問先生尊姓？」

那人答道：「敝姓趙，趙錢孫李的趙，草字一帖。」

海雲笑道：「原來是趙夫子，久仰。趙夫子是在此地懸壺濟世麼？」

趙一帖道：「濟世二字，愧不敢當，在下性好岐黃，粗通脈理，不過以此怡性寄趣，並不曾正式懸壺。」

接着又問：「公子貴姓？」

海雲道：「小弟海雲，久慕長城壯偉，特來遊歷，就住在同店後院中。」

趙一帖笑道：「那眞是太巧了，公子若不以愚魯見鄙，稍待當專程拜謁聆教。」

海雲道：「不敢當，夫子有事請便吧。理當小弟前來請益才對。」

趙一帖又連聲告罪，才擎着那箋藥方，往店外面去了。

——未完待續——

冷槍追魂

·本文承自第61頁·

中村錦次皺緊了眉頭問道：「老闆！你想把他拉進『神田組嗎』？」

「當然，像這種好幹部太難找了。」

中村錦次緩緩地搖着頭說：「老闆！這件事只怕辦不到。」

「爲什麼？你們不是交情很好嗎？」

「交情是一回事，一個人的性格，志向又是一回事。這個姓呂的可不像我這樣自甘墮落；不管高橋老闆喊出多麼高的薪酬，他都不會答應的。」中村錦次的語氣很冷，頗有嘲弄意味。

「哼！」高橋太郎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重又回到他的寶座上坐下，冷冷地說：「中村，聽你的語氣，好像爲我做事是受了委屈似的。」

「我倒沒有這個意思，只是覺得有愧於心。」

「那麼，當初你爲什麼要幹？」

「一時糊塗。」

「現在後悔了嗎？」

「也談不上後悔，不過，我却想收手。」

「哈哈！」高橋太郎乾笑了一聲，「中村錦次，算起來你在黑道中已經混了四，五年之久，想不到你竟然說出這種令人笑掉大牙的話。黑道如墳墓，不進來就罷，一進來就別想出去。」

「高橋老闆！照你這麼說來，我要一直幹到死了？」

「當然。」高橋太郎用力地點一點頭。

「如果有一天我的雙手不再靈巧，在賭桌上無法再繼續玩弄手法，去騙取別人鈔票的時候，你也容許我永遠在這個組合裏耽下去嗎？」

高橋太郎霍然站了起來，沉叱道：「中村！難道你要和姓呂的聯合起來對付我嗎？」

「高橋老闆！你誤會了，我還不至於作出那種事。」

「休要狡辯，你的態度已經表現出來了。」

中村錦次的神態絲毫未變，微微地一笑，語氣從容說：「老闆！你也許太敏感了。我的爲人想必你也了解，當初昧着良心，下海幹這詐賭的『郎中』，是我的自願，沒有任何人逼我，有什麼好後悔的，自然更談不上和呂奇共同來對付你了。不過，呂奇的出現却對我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影响？」

「嗯！」中村錦次很認眞地點了點頭。「我和他過去在美軍的情報單位裏工作過一段時間，所受的是相同的教育，同樣是頂天立地的男子漢大丈夫。他能够見義勇爲，扶弱鋤强，而我呢，却在作一些喪盡天良的事，我不應該慚愧嗎？」

高橋太郎此刻的神情已不像方才那樣激動，語氣緩慢地問道：「中村！你打算怎麼辦呢？」

中村錦次直率地說：「我請求高橋老闆讓我從今天開始退出『神田組』。」

「中村！」高橋太郎的語氣非常平和，然而他的神色間却隱約流露出一絲陰狠的神態。「你不願幹下去，我自然不能勉强。可是，小雪姐妹這檔子事沒完之前，你却不能退出。」

「老闆！把那三千萬元日幣的債欵一筆勾銷不就得了嗎？」

「你說得倒簡單。賭桌上贏來的那筆錢，早就按規矩分了賬。一筆勾銷！中村，你很大方啊！」

「高橋老闆！由我來賠這筆錢總可以了吧！只要你高抬貴手，放過小雪姐妹，我相信呂奇也不會再找上門來了。」

「哦，原來你是在爲你的朋友說話。」

「沒有這個意思。」

高橋太郎揑緊了拳頭，在他的寫字枱上驚天動地的一擂，大吼着說：「中村！你到底在打什麼主意，據我猜想，你一定和你的中國朋友勾通好了，存心要來整垮我，對不對？」

「高橋老闆，要不要我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高橋太郎楞了一楞，雙眉一挑，冷聲問道：「什麼好消息？」

中村錦次一字一字緩慢地說道：「呂奇已經走了。」

「走了？」高橋太郎兩手按着寫字桌倏地站了起來，神情顯得異常緊張。

「嗯！他現在正在橫濱港內的一艘船上。再過幾分鐘，這艘船就要航行，他也就離開日本了。」

「他會走？」

「這是千眞萬確的事。自從我發覺他插手過問小雪姐妹的這樁事之後，我就一直在留心他的行踪。他離開你這兒之後，就和一個很年輕的女人一同駕車去了橫濱，我還托橫濱的朋友打聽過，他和那個女人都買了到新加坡的船票。」

高橋太郎喃喃自語地說：「這就怪了，他怎麼會突然而去呢？」

「那我可不知道。不過，我却敢保証，他不會再找到老闆這裏來了。我帶來這個好消息，老闆也該重賞一番吧？」

「哼！你希望得到什麼獎賞？」

「我想得到自由。」（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

巨型俠義奇情長篇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言

無影燕，展一刀，鬼神愁，血娘子，樂一帖，至尊王，天風劍……無毒丈夫，是同一時代的武林無敵高手。

他、她們，各有其殘酷和磊落的一面，各有其可歌可泣的事蹟，但彼此却毫無關聯，絕無恩怨，那知事實恰正相反，他們竟被暗影中伸出來的一隻怪手，牽一髮而動全身，使這些武林大豪，自不同的角落中現身，不知覺的步向了同一命運！

老神鷹　恩澤湖海

「老神鷹」，一位道地的傳奇人物！

在武林中，老神鷹的那三脚貓的功夫，談起來會叫二流的好手們狂笑，一流人物搖頭嘆息。

可是若談到老神鷹這個人，包括十二個大門戶中的掌門人在內，却無不肅然起敬，尊他聲「神老」而不名。

老神鷹究竟是何等人物？說穿了，不值一文，他就是曾任京畿八部總班頭，有三十年經驗的名捕快。

人在公門好修行，有道理，據說老神鷹這三十年的捕頭生涯，活人無算，尤其他那一諾千金從不謊言的性格，令天下武林中人欽敬而佩服，江湖大豪，更相戒子弟，京畿百里之內，不准惹事生非。

於是近十年來，京畿一地雖是龍蛇混雜，但却相安無事，而老神鷹那所破舊的宅院中，更是任人往來，就算世仇冤家相遇於此，也從來沒有紅過臉，瞪過眼，這是老神鷹的面子，也是老神鷹過人的地方。

不幸，建文帝一道「削藩」的聖旨，惹惱了雄才大畧的「燕王」，於是「綏靖」軍與，龍椅上換了主人。

更不幸，建文帝失了踪，於是謠言紛起！

有的說，太祖早有先知，宮中留了妙策，建文帝化身佛僧，由枯井地道，逃出了兵火禁宮。

有的說，大火時建文帝預服奇藥，骨肉化盡！

有的說……

燕王不信神話，手下戰士，按戶搜查。

此時，有人告密，錦衣鐵衞夜訪老神鷹，老神鷹被連夜請進了禁宮，次日旨下交刑部嚴審取供！

老神鷹被捕的消息，比瘟疫傳染的還快，看，信鴿飛空而四散！聽，竹筒傳聲而佈遠！武林中人震怒了！



第一天，刑部提審，就遇上了怪事。

刑部差吏捕快，獄中牢頭禁卒，一個也沒缺，聯名上了辭呈，不管你准不准，都來了個「稱病」家居修養。

別看刑部權重勢大，但是「光桿難稱將軍」，沒有喊堂的，沒有提人的，沒有一個走吏下役，刑部傻了眼。錦衣衞有人奉旨監審，也沒了轍。

當夜，禁宮中的「上書房」內，有段秘密的故事發生了，錦衣鐵衞滿佈宮中，敢說就算虫介也休想欺近一步。

上書房中，祇留一盞晶燈，龍書案後，坐着那位梟雄之主，他正對面的晶燈暗影裏，也坐着兩個人。

此人是誰，竟能蒙恩賜座，並且與當今天子祇間隔三步，面面相對，祇惜他藏身燈影暗處，看不見形貌！

這時，該暗影中的人道：「這絕對使不得！」

九五之尊，自有威凌，道：「何故？」

暗影中人道：「他三十年來，已成武林中人的偶像，若刑求取供，祇怕會惹得武林中人的殘酷報復，那時……」

九五之尊震怒了，道：「他們敢，哼！」

暗影中人道：「江湖多亡命之徒，武林半慷慨之士，這種人祇能以義相結，不能以法相拘，他們沒什麼不敢作的事情！」

九五之尊改變了語氣道：「莫非罷了不成？」

暗影中人一笑道：「主人聖明，小小八部班頭家中，竟有地道直通禁宮，要想追獲逃者，自然非問他不可！」

九五之尊目光一閃，竟然有些陰森詭詐之色，暗影中人看在眼中故作未見，可見此人城府之深。

九五之尊突然微吁一聲道：「怕他是誤會！」

暗影中人道：「不，前夜我已向他解說的十分明白，主上志在虛位以待，並無他意，怎奈他却堅不相信！」

九五之尊冷笑一聲道：「事已至此，你有何妙策？」

暗影中人站起來，好高的身量也十分魁偉！他背着晶燈，取出一束，呈給了「主上」。

「主上」看一遍，沉思有頃道：「有把握？」

暗影中人道：「君子欺以其方，我有把握。」

九五之尊嗯了一聲，道：「好，就按你的辦法作！」話罷，緩緩叠起那張信束，要往衣袖中放。

暗影中人微笑道：「敢請主上賜還此束。」

九五之尊抬頭看他一眼道：「有此必要？」

暗影中人好大的胆量，道：「主上的目的，和我的目的不同，祇因相結彼此有利而無一害，並可各達目的，所以才有今夜之會！」

他這話回答的不甚合題，但已將相結原因說了出來。

九五之尊道：「是如此，但此束……」

暗影中人竟敢中途接話：「此束必須收回！」

九五之尊哈哈一笑道：「你究竟怕些什麼？」

暗影中人也哈哈一笑道：「主上是怎樣的想法呢？」

九五之尊坦然說道：「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如今事端方興，結局難料，寡人怎會對你不利？」

暗影中人道：「請先賜下此束，再容禀奏。」

九五之尊開朗的笑了，笑聲中，將叠作方塊的信束，交給了暗影中人，暗影中人雙手握束，道：「主上若將此束於事後次日公開時，我將死無葬身之地了！」說着，雙手張開，轉向輕輕一吹，束已成灰，揚飛散落地上，此人好高的一身內家功力！

九五之尊微微一笑道：「原來你和那老神鷹是同樣的多疑，寡人若將此束公開，又如何請得回來我那侄兒？」

暗影中人明知其詐，竟作不解，道：「我多想了。」

九五之尊突然改了語調，道：「告訴寡人個日期！」

暗影中人道：「請賜限三月。」

九五之尊道：「好，違限時，你自己明白！」

暗影中人不答此言，躬身道：「請容告退！」

九五之尊一揮手，暗影中人退步出了書房！

適時，那高背的古檀太師龍椅後，輕似狸貓般滾落下來一條影子，影子在地上伸縮間發出咯咯怪響！

九五之尊毫無驚容，正捋鬚微笑的沉思着。

地上的影子一躍而起，竟是一個高約五尺的崑崙奴！

崑崙奴竟吐漢語，道：「別人追不上他，我要去！」九五之尊一笑，揮手道：「速去速歸！」

崑崙奴一躬而退，啓門閃飛而去，在數十名功力高超的錦衣鐵衞監視下如一道黑烟般一閃而逝！

翌日，上書房中，突然傳來九五之尊的怒喝聲：「來人！來人！」隨聲兩名袖綉金線的鐵衞，報名而進。

在那龍椅後面角落暗處，拖出來一具屍體，那屍體赫然竟是業已飛身而去的——崑崙奴！

九五之尊震怒異常，有頃，傳下秘旨，着令五名身爲錦衣鐵衞中的頂尖高手，各賜金牌，通緝要犯——無影燕！

× × ×

榜文貼在刑部堂外的榜牌上！

上面寫的十分淸楚，是「前八部總班頭老神鷹，私於居宅開鑿地道，通往禁宮，部議斬決！」行刑的日期，是十九的午時三刻，地點爲菜市口！

今天，是十八，現在，是已近黃昏。

自老神鷹被捕到今天傍晚，五天了，祇有五天，但遠在川、滇的武林高手竟已有人趕到了京畿！

據說南北往來必經的大道上，處處可見鞍鐙鮮明倒斃路中的千里良駒，而武林江湖英豪，奔行疾若電掣，湧進了京城。

正陽門外打磨廠一帶的客棧，大大小小都皆客滿，京師八大鏢局的東主和鏢師們，更早就對外聲明，暫停營業。

正陽門外大街上的「聚福樓」，樓上下客滿，坐着的，不是武林中人，就是江湖朋友，但皆鴉雀無聲的用飯。

這時，樓梯响聲，又上來了幾名酒客。

走在前面的那位，濃眉大眼，約莫四旬上下的年紀，短打扮，背着一柄刀，站在樓梯口畧以掃視，大踏步走向靠窗的一副座頭，那裏祇有兩名酒客，正淺飲低酌！

背刀漢子的身後，是位年約三十的文士，面色畧有些蒼白，但不失英秀，腰懸一柄劍緩步走着。

最後停在樓梯口上的，是兩名老者，一着灰衫，一穿黃衣，兩人都背着劍，目光陰森面寒如霜。

他們沒找座頭目光盯注在那背劍的文士身上。

背刀的漢子這時已停步在那兩名酒客面前，八仙桌一面靠窗，兩側有人，所空位置正對着窗口。

背刀漢子根本不看先來的兩名酒客，拉開圓凳，大馬金刀的坐在正對窗口的座位上，揚聲叫呼店家！

滿樓酒客，都是悄然無聲的進食，背刀漢子一聲呼叫，聲音宏亮，不由引來了許多眼神，他也不理會。

堂倌還沒來，那文士却到了，向背刀的漢子道：「你老哥可能勞步往旁邊挪挪，人多，在下想擠個位置。」

背刀大漢頭都沒抬，但却欠身向右邊挪挪地方。文士拉個凳子坐下，和背刀漢子併排平肩。

奇怪的是早來這兩位酒客，竟也沒抬頭，他們倆面對面坐，依舊是你淺斟半盞，我微笑低酌。

淺飲低酌中，仍能看淸他們的模樣，坐於背刀漢子右側的，是位公子，十分俊逸，體態健壯。靠文士左側的那位，也是公子打扮，年紀不會高過十八九，極美，男孩子如此美麗，非常少見。

「堂倌！」背刀漢子再次揚聲呼叫店家。

這一嗓子大過剛才，惹得火氣大的朋友開口。

那是靠牆角的一副座頭，八仙桌斜放着，坐滿八名壯漢，一名光頭漢子，牛眼一翻，冷冷地說道：「沒掉魂，你大呼小叫的喊什麼？」

背刀的漢子理都不理，可巧堂倌到了，背刀大漢要了兩斤酒，整個的燻鷄，文士順便叫了碗大鹵麵！

當堂倌經過樓梯口的時候，被那兩名老者叫住了，堂倌好不容易在一副座頭上，把兩名老者安揷好。

就在這個當兒，樓梯上脚步响成了一片，一名瘦小的江湖人，首先奔上來，揚聲對四座道：「來了，諸位，北霸天和『九環』『金鼎』兩家鏢局的總鏢頭，全來啦！」

人的名，樹的影，樓正中那桌酒客，自動的搬擠到隣近幾副座頭上，空出座來，虛待北霸天！

北霸天到了，好魁偉的人物，眞不比半截矮塔低多少，左邊是「九環」鏢局的總鏢頭邵九環，右面是「金鼎」的總鏢頭莊金鼎，北霸天身後兩名童子，分抱着他那「金流星」和「七曲拐」！

一陣掌聲，代表着久盼下的歡迎。

北霸天微一揚手，樓頭頓卽悄然無聲，北霸天目光如炬，挨着座頭人頭看去，停在了背刀大漢的座頭上。他先是一楞，繼之微驚，終於微微一笑。

目光再移，這次看到了那兩名老者，他竟冷哼了一聲，然後微微一抱拳道：「兄弟不能久坐，祇對在座武林江湖朋友們說幾句話，首先請朋友們對『神老』的事，沉住氣，忍耐一時，千千萬萬不能魯莽……」話沒說完，有人道：「明天午時，『神老』就要挨刀啦，空口白話可叫人怎麼能沉着氣？」

北霸天揚聲道：「諸位都知道『白雲觀』吧？今夜那裏有個聚會，不到五更，準有好消息傳到這聚福樓頭！」

又有人開了口：「好，咱們都去白雲觀！」

嘩啦啦，站起來了滿堂的人！

「坐下！」北霸天一聲斷喝，站着的又全坐了下去。

北霸天冷眼旁觀，沒起座的祇有六個人，背刀大漢那一桌四位，和角落上的那兩名老者。

北霸天心裏有數，但安慰這羣江湖人要緊，開口道：「各位可曾聽說過一位人稱『至尊王』的前輩？」

滿樓的江湖客，臉上都現出了驚容，不用問，「至尊王」在武林中的聲望，必然是無人不知！

北霸天接着又道：「白雲觀之會，就是『至尊

王』前輩所召集，發有請柬，無柬而欺近白雲觀百丈者，殺！」

他強調那個「殺」字，使滿座的江湖人無不驚心！

他目光直盯着那背刀大漢，道：「至尊王曾親自對兄弟說，此次請柬，未必週全，若能報出名號，當得武林或江湖一流高手者，他祈盼能够光臨，共商營救『神老』大事！」

可惜，可惜滿座江湖好漢，都有自知之明，難當一流高手之屬，因此他話說完後，無人應聲！

北霸天心不死，大踏步走向那背刀的大漢。

他停步背刀大漢身側五尺，拱手道：「兄弟若是沒有看錯，尊兄大概是貴姓展吧？」

背刀大漢連一眼都不看北霸天，道：「是又怎樣？」北霸天一喜，道：「展一刀！」

他這聲「展一刀」，比剛才那個「殺」字，還讓人心驚胆顫，展一刀，武林十大無敵高手之一，竟會是這麼一個看來粗獷的漢子，但展一刀遇敵祗用一刀的事，却盡人皆知，他祇用一刀，到如今還活着，他那些對手呢？人人心中有數！

展一刀答了話：「是我！」

好簡單不帶半絲熱氣，這正是展一刀的個性！

北霸天施禮道：「奉請展大俠移駕白雲觀！」

「不去！」這次更乾脆，話說完他啃鷄喝酒。

北霸天沒生氣，微一笑道：「好，兄弟告辭，也許等會兒換個够身份的來恭請展大俠。」

展一刀霍地轉對北霸天，一個字一個字的說道：「就算換『至尊王』來，我說不去，就不去！」

北霸天笑着道：「老神鷹恩在武林……」

「我不認得他！」展一刀冷冷地封住了北霸天的話！

北霸天濃眉挑飛又放平，轉身大步走了。

滿座酒客，雖是畏懼展一刀那一刀，但神色上，也不由對他現出了輕蔑，有的甚至冷哼出聲！

展一刀狀若未聞，吃喝他的。

北霸天走到那兩名老者座頭前，又停了步，冷笑出聲道：「兩位今天宮裏沒差使？好閒在呀！」

灰衣老者眉頭一皺道：「閣下不嫌管的事太多了？」

北霸天哈哈大笑道：「好話，現在有關『神老』的事，尚未定局，我們多大的氣全受得了，也全能忍得下！」

黃衣老者陰笑一聲道：「聖旨已下，是定局了！」北霸天好耐性，道：「法場臨刑，刀下留人的事，古今都有，沒到時辰，難算定局，我代表武林江湖上所有的朋友，這樣的答覆你們！」

灰衣老者點頭道：「好，那就等明天午時三刻吧！」

北霸天動了性子，哈哈幾聲道：「不錯，等明天午時三刻，萬一不幸，兩位請牢牢記住，在下已調來了九寨七屯的高手，午時三刻一過，王法二字自此失效，我率衆先攻的，就是『錦衣鐵衞』和那曹太監府！」

黃衣老者霍地站起沉聲道：「北霸天，你大概忘記你滄州老家家小吧？這罪名能『誅九族』！」

北霸天仰頸狂笑起來，笑聲止，才要答話，展一刀竟不知何時已到了他的身旁，冷冷地道：「北霸天，你不去白雲觀了？」

北霸天一楞，展一刀又接着道：「走你的！」

北霸天看了展一刀一眼，轉身和莊金鼎及邵九環，快步下樓而去。展一刀却冷冷地轉向了兩名老者。

灰衣老者看出不對，也站起身形。展一刀這時道：「報名！」

黃衣老者雙目一轉，道：「展大俠……」

展一刀道：「報名！」

黃衣老者目光一掃灰衣老者，道：「雲鷂裴空！」灰衣老者道：「寒劍李不同！」

座上有人驚呼道：「原來是長白二傑！」

展一刀雙目一閉，道：「我領教了，撤劍！」

滿座江湖客，從展一刀逼問對方名姓時，已知好戲上場此時竟紛紛離座，悄然將桌椅挪了開來。

和李不同、裴空坐於同桌的江湖朋友，當北霸天指出二人身份時，早已輕蔑的拂袖離座而起。

不過展一刀和李不同及裴空之間的桌椅，却沒有人敢動。因之他們眞要動手，地方並不寬敞。

曾和展一刀平肩而坐的文士，緩步而到，一笑道：「機會難得，在下幫個小忙。」

他不待任何人答話，已將桌椅推向一旁。

地方寬了，但也不過丈五見方，似乎仍難盡展所學。

酒客們都退後靜靜觀變，祇有靠窗的那兩位公子，仍是淺飲低酌，根本連一眼都不看即將血搏的戰場。

不過他們沒有閒着，美如女子的公子，這時悄聲問道：「他又是誰？」

他，似乎是指着那位文士而言。

另一位年紀大些的公子說道：「大概是『無影燕』！」

美公子喲了一聲道：「那就沒錯了，這兩隻鷹犬，就爲他來的。不過他也不走運，是替別人揹上口大黑鍋！」

年紀大些的公子道：「不要緊的。這世上要說

還有人能抓住『無影燕』，那祇有去請『老神鷹』……」話沒說完，美公子已接口道：「和你無毒丈夫？」

無毒丈夫笑了，輕輕擺手道：「咱們走吧！」

美公子搖頭道：「不行，我要看看那一刀！」

無毒丈夫微吁一聲道：「磨人，下次不帶妳出來啦。」

美公子一笑，若無其事的回顧向戰場。

戰場上，李不同正解說着：「展大俠，我們往日無仇，今朝無怨。又何必……」

話沒說完，展一刀已冷冷地接口道：「此盞落地，生死卽分，莫又何必……」

展一刀早已握着一隻酒盞，話罷了，將酒盞向上扔去。

樓頭上人有近百，此時竟絲毫聽不到呼吸之聲。百數十隻眼睛，俱皆隨那酒盞兒揚起，隨那酒盞兒落下。

一聲脆响傳出，兩道寒閃射向展一刀。寒閃交錯而來，在絞到展一刀的胸前時，金華突然倏隱。寒閃雙雙墜於地上，展一刀轉身大步走向樓口，探手拋出一個銀錁登登通通下樓而去！

長白雙傑，仍然在木立着，突然，自左胸肋到右肩頭噴出腥血，雙雙全身猛地一抖，仆於地上。

人羣亂了，紛紛驚談那一刀來跡惜無尋覓處！

人羣亂時，美公子和無毒丈夫已到了街心。誰也沒見他倆怎麼走的，坐處桌上，却留下了一錠銀子。

街上，無毒丈夫笑問美公子道：「過癮了？」

美公子噘嘴搖頭道：「太毒了，是鬼刀！」

無毒丈夫微微一笑道：「能躲他這一刀的人不多！」

美公子大眼珠兒一轉，道：「你呢？」

無毒丈夫笑而不答，突然說道：「好厲害的無影燕！」

美公子笑笑道：「逗逗他？」

無毒丈夫搖頭道：「走！咱們找沙回子去。」

美公子一笑，和無毒丈夫轉進了打磨廠！

沙回子，開了一家客棧，就在打磨廠長巷裏，字號叫「百順」，無毒丈夫和美公子，進了「百順棧」，直奔後廂院。他們前脚進去，那位文士後脚到了。祇對着剛關的廂院大門笑了笑，又踱出了棧去。

廂院內的正房中，無毒丈夫和美公子坐着，棧主人沙回子笑嘻嘻地站着，一名小童兒，給無毒丈夫斟茶。

無毒丈夫指着旁邊座位道：「老沙，你坐！」

沙回子搖頭道：「謝您啦！我站慣了。」

無毒丈夫笑道：「你是一棧之主，叫小傢伙來斟茶已經很够了，你再不入座，咱們這話可就沒法談下去了！」

小童兒，八歲了，是沙回子的獨生兒子，嘻嘻笑着道：「無毒叔叔，您可知道，您沒來呀！我爹那譜可大着呢，從沒起過座。所以越來越胖，您就讓他今天站站吧！」

沙回子眞開心可假生氣罵道：「小兔崽子！」

無毒丈夫笑笑道：「老沙，你罵的不像話！」

小童兒，名叫沙靜，可是個性脾氣，偏偏靜不下來。聰明調皮。除了怕他媽媽外，可說天地都不怕。

無毒丈夫看着他長大的，對這孩子是從心眼裏喜歡。這時手摸着沙靜的冲天小辮子道：「練功夫了吧？」

沙靜大眼一轉道：「除非無毒叔叔您教我。」

沙回子怒聲道：「叔叔就是叔叔，什麼有毒無毒的？」

無毒丈夫一笑，對沙回子道：「幹麼不教孩子練武？」

沙回子向後窗一噘嘴道：「還不是爲我當年那場事，她怕了，說什麼也不叫靜兒習武，除非您肯講句話。」

無毒丈夫想了想，道：「我喜歡這小子，京裏這件事情過了，你們兩口子要能捨得，我帶他到我那裏住幾年。」

沙回子樂了，靜兒更樂了，爺兒倆一齊擠眼，沙靜鬼精靈般，推開門往後面他沙家的私宅跑去。

美公子一抿嘴道：「爺兒倆個搗鬼，無毒丈夫上當了！」

沙回子兜頭向美公子一揖道：「玉姑娘您留兩句，等您和咱們大兄弟好日子那天，沙回子準把袖子一挽，親自下廚！」

美公子的那張臉，紅成了艷桃花，說嘛，男人家那有這樣美的，原來是位姑娘，暫時喬扮作男兒模樣。

無毒丈夫哈哈笑了，對假公子道：「古人說，言多必失，小玉，今後就少說兩句吧！」

小玉，又叫曉玉，姓甚沒人知道，此時含羞帶嗔的站起來，白了無毒丈夫一眼，哼了一聲道：「壞透了！」話聲中，人如陣風般出了門，門外又傳來一句道：「沙大哥你小心着。瞧沙嫂子是聽我的還是聽你的！」

沙回子冲着無毒丈夫一笑，道：「大兄弟，小姑娘究竟還是小姑娘，說上天去，老婆子心眼裏還是痛老公！」

這句話，把無毒丈夫說笑了。沙回子也笑出聲來。

笑聲住了，沙回子湊近前去，聲音低沉地說道：「大兄弟，您能看着老神鷹挨刀？」

無毒丈夫道：「難道還有別的方法？」

沙回子道：「別人沒有，大兄您有！」

無毒丈夫微吁了一聲道：「很難！很難！」

沙回子有些急了，道：「宮裏那個主他欠你的……」無毒丈夫接口道：「時代不同了，不錯，他欠我很多。但那是他爲『燕王』的時候，如今他是一代帝王了！」

沙回子不服，道：「一代帝王怎麼樣。當年『打虎山』下被擒，要不是您，『女眞王』早宰了他，如今……」

無毒丈夫突變話題道：「你看過刑部那榜文沒有？」

沙回子冷笑一聲，道：「這還不是官樣文章罷了！」

「這次不是！」無毒丈夫嚴肅的、肯定的說。接着又嘆息一聲道：「老神鷹家裏是有條可通禁宮的地道。刑部以此論刑，可涉及前皇失踪的事，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沙回子想了想，道：「大兄弟，你該知道，老神鷹要眞挨了刀，九城必亂，九城一戰，北五省的老百姓就……」

無毒丈夫接話道：「你別急，我保證老神鷹死不了！」

沙回子樂了，忘形的一拍無毒丈夫的肩頭道：「我說嘛，你有這好的心情到我這裏坐着閒聊。原來是早已成竹在胸，您等着，這消息值一醉，我去拿酒！」

無毒丈夫攔住了沙回子，聲色鄭重地附耳低低說着。沙回子先是一楞，又是一驚，最後笑道：「當眞的？」

無毒丈夫道：「保無錯失，此事交給他辦正合適！」

沙回子一點頭，推門去了。

× × ×

一大早，九城已開始戒備，進城的諸多刁難，帶有兵刃，十之八九非放下來是不能進城。出城的，問都不問。

天下事就這麼怪道，今天儘是進城客，絕無出城人！

且慢，有人出城了，一個人，搖擺着八字脚步，緩緩踱出了城，出的是西直門，不慌不忙，十足的公子的腔調。

這人出了城，曾回顧了一眼。怪哉，竟然是那無毒丈夫，今午老神鷹問斬，他却出城漫步，令人不解。

不遠處有片樹林，他四顧刹那，微微頷首一笑，自語道：「大概就是這裏了。你們巧定妙計，殺人！救人！藏人，又殺人！祗當能够一手掩盡天下耳目，哼！」

他冷哼聲中，一閃已到了林中。

突然，他心中一動，思忖着——不對，他這樣作，是爲了帝位，你呢？你和他狼狽爲奸，有何企圖？

想到這裏，無毒丈夫的神色變了。他深信這定妥詭計的人，必有極大企圖，揭發這鬼祟企圖，他義不容辭。

× × ×

用人山人海來形容今天菜市口的人羣，如隔靴搔癢。菜市口附近的屋宇，若是糖和蜜搆成的。這人羣，恰似無法計數的千千萬萬螞蟻。祗見人頭擠人頭，人頭壓人頭，人頭碰人頭，是活生生的「人頭大陣」！

在人頭大陣中，空出來可憐稀稀的一塊地方。從高處遠眺，菜市口成了口大鍋，煮人的大鍋。中空的地方，正是煮沸上滾的氣泡。看，氣泡有時大，有時小，波及四外被煮的人頭。一會兒近些，一會兒又遠了。

一大隊鐵甲軍，押着囚車到了，怪！先前本是吵嚷叫喊的人羣，此時竟變作悄然無聲，但却都瞪大了眼。

囚車停了，囚籠打開，老神鷹被請出了車來。

老神鷹沒變，沒受半點酷刑。那對鷹目，依然寒光灼灼，白髮整齊，髮帕飄飄，銀髯垂拂，紅面含笑。

不知是誰，突然在人羣中高叫一聲——好個英雄人物！

於是「老神鷹，眞英雄」的呼叫聲响徹雲霄！

在呼喊聲中，有人以耳語傳開了命令，命令是——至尊王傳令，老神鷹另有救應，三通鼓响，劊子手舉刀未下前，任何人不得妄動，以免誤害了老神鷹的性命！

耳語奇快，不管認不認識，不問你是不是武林朋友江湖客，命令是速傳身旁人知。於是盞茶光景已人人盡知。

至尊王，當然也在人羣中，不過現在可沒人能認出他來，耳語命令，突然傳到他自己耳中，他不由驚心色變！

他不必看，已知道消息難以阻止了。這是誰？誰有這種本領，在眼看大功告成的時候，使自己一

欺瞞地？

他想走，又不能走，他不放心遠在另外一個地方的安排，但事出意外後，他更不放心當前這場大事。

咬咬牙，他橫了心，眼前要緊，先顧眼前。

老神鷹被請上了高台，他雖然被綁着，仍有個座位。

有席酒，等他享用，有人餵他。他開朗的把頭一搖，向奉旨監斬的官兒，要求喝一壺酒，及說幾句話。

監斬官准了，他酒入肚，人起座，面對千萬人羣，揚聲說道：「我老神鷹首先敬謝好朋貴友的關懷，並向武林各派好友、江湖各路英雄，作最後的一個要求……」

誰那麼大的胆，高喊道：「說吧！老朋友。就算叫我們殺進禁宮，那個皺皺眉頭，他就不是人生父母養的！」

這一嗓子，如同火上澆油，人羣暴叫着：「對！對！殺進去，我們先救了老神鷹再說！」

老神鷹雙手綁着，無法揮動表示心意，祗急的那張紅臉變成了紫色的茄子顏色。這時人羣中突然一聲大吼，道：「別亂叫，聽老神鷹的！」

此人以「眞氣」吐聲，因之在人羣吼叫聲中，依然清楚送入人們的耳鼓。於是人羣倏地又靜了下來。

人羣中，有位有心人注意到這發話的朋友。目光一掃，看清了此人的模樣，暗中冷哼一聲道：「原來是你。很好，你等着看吧！」

這位有心人故然有心，另外却還有有心的人，對所發生的一切，竟都看在眼中而且記在心內。

這時，老神鷹又開了口，道：「老朽請求朋友們，以老朽數十年來的清譽爲重，國法不容人違，老朽甘願就死。那位如果好心而妄動，老朽必先嚼舌自盡！」

老神鷹這番話，嚇住了武林江湖中的各方英豪，誰都知道，老神鷹一向言出信隨，救了他必然自殺！

人羣正木楞間，一身黑衣，頭罩黑套，祗露一雙眼睛的劊子手。出現了，老神鷹轉身笑問劊子手道：「刀如何？」

這話，人人聽得清楚，不由紛紛暗讚老神鷹的氣概。劊子手答了話，道：「快！」

他祗說了一個字，這個字是恰到好處！

老神鷹這時突又笑問道：「刀快很好，你功夫如何？」

劊子手又是祗答了一個字，道：「好！」

老神鷹哈哈的大笑着道：「不含乎，你功夫好，刀口快，正是『好快刀』！」

原來相傳古時，一巨盜被緝獲，罪當斬，行刑前，獲知劊子手爲國中第一「快刀」遂與相戲說，他臨刑刀下刹那，要說出三個字的一句話來，他認爲任憑劊子手刀有多快，也快不過他的那句話。劊子手祗笑而不言，無何時辰已到，巨盜就在刀臨頸間時開了口，惜快刀已下。將人頭割落。人頭於滾落地上時，方吐出「好快刀」三個字來。

這則笑話，凡劊子手無不知曉，如今尚未行刑，老神鷹却已經和劊子手開起這種玩笑來了？

驀地，一名官吏仰望蒼穹，揚聲叫道：「時辰到！」

老神鷹神色自若，不必人扶，坦然大步到了早已備好的沙坑後面。這時那頭一陣「催命鼓」，咚咚地响起。

鼓聲倏停，老神鷹舉目掃過人羣，含着笑，點着頭，在和大家打開最後的招呼，二通鼓聲又咚咚的响起來了。

老神鷹單足跪地，那頸後的「亡命旗」被劊子手拔下來揷到地上。奇怪的是，劊子手竟然沒亮那口不沾血的寶刀！

二通鼓停，三通鼓起，一聲聲扣人心弦，人羣不見任何反應。倏地，金華一閃，老神鷹的綁繩被削斷了！

劊子手左手手指點下，封住了那正在木楞發呆的老神鷹的三處穴道，老神鷹企圖自殺，再也無法辦到。

監斬官呆了，鐵甲兵發着楞。錦衣鐵衞士，飛躍而到。劊子手一手把老神鷹挾在左臂下，電射迎上錦衣衞。

祗見金光閃處，兩名錦衣衞俱皆成了沒頭的鬼，人羣中傳來一聲讚喝：「果然不愧是『好快刀』！」劊子手已衝到人羣前，一聲霹靂怒喝道：「讓路！」人羣如潮水飛向兩邊分退，劊子手以無與倫比的輕功身法，挾着老神鷹，疾逾石火閃電前奔。

數十名錦衣衞士追到，人羣倏忽匯合一處，錦衣衞士們難越雷池一步，又不敢眞犯衆怒，祗有跺脚乾急！

移時，監斬官自呆傻中醒來了，急忙下令，鐵甲軍弓箭刀槍開路，人羣時已獲令散歸，錦衣衞士方始追捕逃犯。

× × ×

劊子手挾着老神鷹，逃出西直門，眞叫巧，撲進了無毒丈夫料定必有人來的那座樹林！

劊子手將老神鷹放於一株大樹下，他從容的一整衣衫，根本不再理會老神鷹，大踏步走向林木深

處。

適時，有三個人迎面攔住了劊子手的進路。

這三個人很怪，有兩個是黑衫黑頭巾蒙着頭臉，祇露出雙目，內中之一，活像那救來老神鷹的劊子手！

另外一位，此時若被局外人看到，必將駭然而驚呼出聲，因爲此人不論衣衫年紀和模樣，和老神鷹處處相同！

劊子手時對蒙面黑衣人中那高身量的人道：「咱們誰也不欠誰的了！」

高身量的蒙面人，向旁邊一讓，閃出通路，拱手相請，劊子手哼了一聲，毫不猶豫，走過蒙面人漸漸遠去。

高身量的蒙面人，幾次似欲出手對付這劊子手，大概是沒有一舉竟功的把握，終於目注劊子手走沒了影子。

高身量的蒙面人，這時轉向另一蒙面的劊子手和另一名老神鷹道：「去，按預計而行！」

假劊子手一點頭，上步將假老神鷹挾在腋下，身法展開，穿林而出，奔向了往來通行的大道中。

那高身量的蒙面人，却於此時扶起老神鷹，笑着道：「我用千言萬語來解釋這件事情，都不如『神老』你目睹來的明白，目下恕我冒犯，扶『神老』你一看究竟！」

說着，他似扶實挾的把老神鷹挾縱上林邊的一株巨樹頂頭，在這裏，正好能看清大道上的一切。

西直門內，衝出來了四五十四鐵騎，馬上清一色的是錦衣鐵衞中的一級高手，他們追上了劊子手和老神鷹！

老神鷹手中，已多了柄刀，於是劊子手和老神鷹，雙雙力戰這一羣錦衣鐵衞，眨眼間錦衣鐵衞已死傷數名。

但猛虎再兇，惜惡狼太多久戰力弱氣虛，老神鷹和劊子手，祇有背對背靠立着，難攻而堅守了！

林邊高樹上的蒙面人，這時悄對穴道未解任人擺佈的老神鷹道：「請『神老』注目，他們將怎樣的報答你！」

這時戰場上，那假劊子手揚喝道：「在下已無力支持了！」

那假老神鷹，哈哈一笑道：「朋友，你此番心血雖是白費，但老朽仍感恩德，既難逃生，誓不受辱，你呢！」

假劊子手猛揮手中金刀，格退三般兵刃，狂笑道：「英雄不怕死，怕死不英雄，『神老』，賞在下一刀！」

假老神鷹，也大笑相應道：「一刀換一刀，請！」西直門內，湧出來了難計其數的武林江湖英雄，人人皆看出事態的嚴重，有人震天大喝道：「神老請支持片刻！」

可惜，話喊晚了，假老神鷹和假劊子手，刀尖互向身後猛地扎下，刀尖破腹而出，人却挺然而不倒。

錦衣鐵衞停了手，武林英雄飛射而到，「神老」已死，那名義士亦亡，悲、恨、憤、怒之下，包圍了錦衣衞。

錦衣衞中，出來了個說話的，他聲明追捕老神鷹，這是官差不由己，假如老神鷹是死在錦衣衞手中武林朋友爲老神鷹復仇，他們沒話可說，但是如今事實俱在，老神鷹之死，與他們無關。

當然，此人在好話說盡之後，已加上幾句帶骨頭的警告，說殺官如同造反，老神鷹已經死了，大家倘若拚上禍滅九族的大罪，能使死者復生，那就拚，事實這辦不到，何不彼此留個再見的情份？

最後雙方協議，錦衣衞歸報事實，但不再追究那至今蒙着臉的義士是誰，並保證老神鷹族衆的安全。

武林江湖朋友們，答應不再爲老神鷹之死報復，於是在協議完成後，錦衣鐵衞們首先撤歸城內。

林邊大樹頂上的神秘客，挾着眞正的老神鷹下了樹，在林木深處放落老神鷹，强調柔和的說道：「已死的那兩位朋友，祇是爲了報答『神老』你當年的恩遇，他們死後會風光蓋世，他們的後代，終生食用不缺，這都是老朽一手所安排的，也是奉令才如此安排的！」

老神鷹不能動，不能開口，但他有一肚子的話想說。

神秘客善體人意，笑道：「神老若能保證，從此不再自絕，老朽就拍解開你的穴道，並且願意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說着，他伸手先解開了老神鷹四肢的束縛。

老神鷹口不能言，手已能動在地上寫了承諾。

神秘客果然守信，立卽將老神鷹的全部穴道拍開。

老神鷹活動了一下手脚，苦笑一聲道：「從今以後，老朽恐怕非隱名改姓作半輩子『黑人』不可了！」

神秘客笑道：「神老你聖明，人的姓氏究竟算甚？追究起來，是誰賜給我們列祖列宗姓氏的？所以神老……」話沒說完，老神鷹已一笑接口道：「有道理。」

神秘客謙虛的說道：「是神老謬讚。」

老神鷹道：「好啦，你摘下這蒙面的黑口袋來吧！」

神秘客似乎沒有想到，老神鷹放着很多要緊的話不問，却突然開口先叫自己摘落蒙面的頭罩。

他畧加沉思，摘下了頭罩。

不認識，老神鷹不認識這個人，這人如道學宿儒，祇是在那魁偉的身材上，看出不似文墨中人。

老神鷹神色不動，道：「朋友你尊姓大名？」

神秘客笑道：「老朽今已七十有五，三十年前就已經忘記了姓氏，因性喜山川風光，神老叫我山川客好了。」

「山川客無名利心！」老神鷹語氣不凡，笑作結論。

但話聲乍止，突然正色道：「閣下何故相救老朽？」

神秘的山川客，也一笑答道：「奉令相救。」

「誰的命令？」

「老朽自己良心所令！」

「我與閣下素未謀面，這『良心』二字由何而出？」

山川客哈哈大笑道：「神老三十年來，活人無算，老朽徒侄輩，皆感恩德，老朽是人，由是生出良心二字！」

老神鷹微笑道：「閣下有備而出手，老朽受恩而拙辭，好，老朽相信再問其他也皆枉然，祇問還有何教我？」

山川客道：「老朽心意已盡，神老行止焉敢妄言。」

老神鷹哦了一聲道：「這樣的話，恕老朽告辭了。」

山川客把手一拱，道：「不送。」

老神鷹一笑，轉身走了，山川客也一笑，走了，他們是一東一西，相背而去，無毒丈夫一閃而出，竟也微微地笑着走了。

× × ×

曉玉姑娘不信，非迫問個中道理不可！

不是嗎？山川客就這樣的放老神鷹走？不通！老神鷹也就這樣的坦然而去？不通！

無毒丈夫笑着道：「就算這是不通，但他們眞的像陌路人一樣，毫無牽掛的分手走了，妳叫我又有什麼辦法？」

曉玉哼了一聲，對笑嘻嘻站在一旁的沙回子道：「沙大哥，這種事你能相信？」

沙回子回答的正經，道：「這要換個人對我如此說，我不信，是無毒丈夫這樣說，那就祇好信了！」曉玉大眼睛一轉道：「祇好信了，還不是有不信的意思！」

沙回子一摸嘴巴道：「我可沒這樣說！」

曉玉一瞟無毒丈夫道：「你又爲什麼回來？」

無毒丈夫把雙手一攤道：「人家都走了，我不回來到那兒去呀？」

曉玉小嘴巴一噘道：「你剛才說過，你也笑了笑就回來啦，我問你，你笑什麼？要沒有獲得什麼，你會笑？」

無毒丈夫皺眉道：「曉玉，妳又不講理了？」

沙回子突然接話道：「大兄弟，可不是我偏向着玉姑娘說話，你今天這種作爲，不大合乎你平日的作風……」

曉玉得了理接口道：「沙大哥說了公平話。」

無毒丈夫無奈何一笑道：「好好，我是有了點心得，不過這還要去證明，今夜我獲得證明回來，再告訴妳！」

曉玉知道，祇要無毒丈夫作了結論，那就是結論了，否則任說再問也不會得到了半個字的回答。

× × ×

曾在「聚福樓」，和展一刀平坐一處的文士，無毒丈夫猜他是「無影燕」，他究竟是誰，還難證明。

他，文士，也住了「百順棧」，本來是沒空房的，可巧有人看到了他竟心甘情願的讓出間房來。

那是個單間，七號單間，他也回來不久，洗了把臉，吩咐店家，他要午睡，午睡時概不會客，請訪友留言。

× × ×

又是初更，三山五岳的英雄漢，和武林成名的高手們，齊集於九環鏢局的大廳上，鴉雀無聲。

因爲這間大廳，如今改成了靈堂，兩口「十三六」的貴重棺材，裏面平躺着老神鷹和劊子手，供人弔敬。

劊子手的頭罩，被取下來了，竟是位中年俊秀的人物，在座的江湖武林中人，却誰也不認識他！

這並不奇怪，老神鷹一生交遍九流，三百六十行內，誰也不敢說全認識，反正此人是位義士，値得尊敬就行。

同一時間，禁宮上書房中，九五之尊在接待一位衞士們皆不認識，但却懷有金牌秘旨的人物。

上書房外十丈內，誰也不敢踏入，九五之尊在此人到後，下過嚴諭，不管是誰私入十丈地區，立卽誅殺！

今夜上書房的一切，和那夜沒有兩樣，依然是客在暗影中坐，主上坐於龍椅上，不同的是誰也沒有開口。

主上取用御茗，來客也開始端起蓋碗。

茶罷，主上以龍書案上的牙柄銀籤，撥撥小金鼎中的檀香，使烟香淡些，然後看着來客笑了。

無影燕　正氣凜然

九五之尊不知心中有什麼得意的事，似乎越想越開心，越想越高興，最後竟哈哈地笑了起來。

來客沒有陪他笑，但也沒有開口。

笑聲止住後，九五之尊開了金口，道：「你沒笑！」

來客道：「我沒有哭出聲來，就很不容易！」

九五之尊龍眉一挑道：「別這樣沉不住氣！」

來客道：「主上業登大位，自然該沉得住氣，可是我大仇未報，在眼看可望成功的刹那，出此奇變，我……」

九五之尊揮手道：「我所笑的正是此事！」

來客竟霍地站起，這一站，不對了，他不是那夜的那人，他瘦弱的多，也比那人矮了有半個頭！

他站起之後，激動的問道：「叔父，這是您的主意？」

此人竟稱呼當今皇帝爲叔父，必是金枝玉葉無疑。

九五之尊搖頭道：「你不該疑心我的，你該知道，不能擒獲建文，我將食不知味寢不安枕，不會比你好過！」

來客道：「不是叔父之意，他又怎敢殺了老神鷹？」

九五之尊道：「他是我當年所交的武林異人之一，祇有他，能暗隨老神鷹身後，找出建文的藏身所在！」

來客哼了一聲道：「如今呢，他竟敢私自作主，殺老神鷹於城外，從此斷去誅殺建文小兒的線索，我恨不……」

九五之尊沉聲喝道：「住口！我也是被騙人之一！」

來客恨聲道：「那就殺了他！殺了他！」

九五之尊天顏怒矣，亦道：「殺！殺！殺！你父子就祇知道殺，削蕃之議，建文固然不當，但你父私召禁軍，而不知藏拙，致連累他人，咎由自取，今朝妙計成空，我之恨尤過於你，可是此人功力技藝已入化境，錦衣衞無人能敵，稍以不愼，我叔侄則將不保，這道理你懂？」

來客低下頭去，半晌，咽泣道：「叔皇恕我，祇爲父母慘遭賜死，封地被奪，致方寸混亂……」

九五之尊步下位來，手拍此人肩頭，溫語安慰道：「侄兒你放心，封地我會再交給你，免死『鐵券』已賜交兩道，何不把報仇之事，全交給叔皇來辦？」

來客聽明至極，更識時務，躬身道：「侄兒遵旨。」

九五之尊笑了，道：「你是在我身邊長大的，又善體我的心意，安心吧，他這樣作非但威脅不了我們，並且弄巧成拙，身受此害的是他自己！」

來客一楞，道：「侄兒有些不解？」

九五之尊道：「老神鷹的事，你有數吧？」

來客頷首道：「這是小侄之計，怎會忘記。」

九五之尊哈哈一笑道：「是嘍，姑不論他突然變計的目的何在，柄匙操諸我手，我有何懼？」

來客想了想，道：「但他竟敢如此，實欺人太甚！」

九五之尊道：「我無法跟你說得更加詳細，總之，他認爲武林中無人會疑心他的如意算盤，現在不如意了！」

來客霍地想起一事，道：「和我那崑崙奴被人擊昏有關？」

九五之尊笑道：「不錯，崑崙奴以巧手換下他那信柬，他所毀去的已是僞箋，而崑崙奴被人擊昏，眞柬……」

來客接話道：「這樣的話，該追回緝捕之令才是！」

九五之尊道：「我喜歡你的地方，正在這裏，你的心意，多和我的心意相通，追回緝令的事，已下達了！」

×　×　×

「百順棧」七號單間的文士，傍黑才一覺醒來，是被店小二叩門之聲驚醒的，店小二給他送來了一封信。

信上寫着——急事相商，盼移玉「牛街」菜園一會。

信中沒人具名，好像深信文士必將赴約似的！

「牛街」，在「玄武門」外，住在「牛街」的人，十有八九是回回，所以三百六十五天，見不到賣猪肉的。

「牛街」菜園子有名，靠城根，够荒涼。

文士接信，祇是冷冷地一笑，根本不問送信的人還在不在，揮手打發店小二出去，擦把臉，穿衣出了客棧。

文士前腳走，沙回子後腳已到了廂院，他要告訴無毒丈夫說有人柬約文士去「牛街」菜園的事。

那知無毒丈夫已不知何時出了門，就連曉玉姑娘也沒在家，沙回子一皺眉，轉身回到前面。

他叫來親信小二，怒問爲什麼廂院的人出去，小二敢不遵命令，竟瞞着自己不馬上報告！

小二不答話，取出了個小紙條來，遞了過去。

紙條上寫着——難爲店小二，就是難爲我！

就這麼十個字，叫沙回子不敢再責問店小二了，他打發開小二，悄悄回到內宅，換身衣衫，從後門而出。

「牛街」街底，通往菜園的路上，文士緩踱着方步。

再慢，也總要到的，到了！

文士毫無機心，坦然推開了菜園的木柵門。

門啓，一聲「吱」叫，這無異是告訴守在園中的人，他來了，果然隨着門响，暗影中走出來兩個勁裝人物。

文士仍往前走，勁裝人物一開了口，道：「朋友可是『無影燕』！」

文士笑道：「咱們別來這個，有話請說有屁快放！」

勁裝人道：「是無影燕，我們有話說……」

文士接口道：「不是的話呢？」

勁裝人道：「那就祇好怨朋友你來錯了，我們哥兒們沒辦法不錯殺了你，來守今夜這件要事的一切秘密！」

文士冷冷道：「有意思，我是你們請來的，請錯了，你們就殺了滅口，請對了呢，大概你們要滅口殺人！」話音一頓，文士怒容又道：「來吧，我該死，你們就殺了我，你們要該死，就會被我所殺，廢話可以免啦！」

勁裝人哼了一聲道：「朋友，你先瞧瞧我們的人數！」

文士冷冷地說道：「還早，都宰了到埋人的時候，我自然會點！」

勁裝人怒聲道：「你這是自己找死，咱們上！」一聲「上」，暗影中又閃出來了兩個人，文士早已看到了身邊還有一個，是五比一，文士心中不由的暗驚。

有人把他錯當成「無影燕」，他祇是覺得好笑，但對無影燕惹下這多仇家的事，却有些不解了！

因爲他和無影燕，交成莫逆，曾同行江湖十數年，深知無影燕很少出手殺人，似乎沒什麼仇深如此的寃家。

時間上，不容他多想了，五柄劍，已攻向他一身大穴，對方出手之狠之穩，顯無一不是頂尖的高手！

事逼至此，文士打定以奇技震住對方之心，他肅立當場，若無其事，當劍芒臨體的刹那，他右手微抬，一片玉影飛捲，叮叮五响，將五名高手皆震退出去，他手中，却多了支尺八玉簫！

玉簫乍現，那菜園葡萄棚架頂上，如幽靈般冲天飛出一條黑影，人在雲空，已開口說道：「玩簫的，果然是你，好高明的易容術，你歇着，他們是找我來的！」

一句話說完全，人竟仍未落地，好輕靈的身法功力！

五名勁衣高手，聞言而驚，倏地合於一處。

黑影飄飄然如浮雲般停在地上，文士哈哈一笑，收起了玉簫，迎向前，搖着頭說道：「找你找我有什麼兩樣，祇是你小子怎會惹下追魂奪命的寃家，我弄不懂！」

黑影，才是道地的無影燕，祇看他現身的那份從容輕靈勁兒，也不會有錯，此時哼了一聲道：「你問我我問誰，等着，反正有人要告訴我們的。」

話一頓，他轉對五名勁衣人道：「我就是五位要找的人，有什麼事？」

勁衣人中爲首的一名老者，目光一掃文士道：「朋友，正主兒來啦，此地沒朋友事了，請吧！」

文士臉一寒道：「是誰放過的屁，請錯了你們也祇有錯殺，怎麼現在又叫我走了？嘿嘿，這怕不得由你們！」

勁衣爲首者眉頭一皺，對無影燕道：「我們有重大的事和尊駕商量，尊駕能否勸貴友離去？」

無影燕一笑道：「你們對我這朋友，何前踞後恭？」

勁衣爲首者道：「先前不知是貴友。」

無影燕把頭一點道：「總算有點頭理。」

說着，轉對文士道：「怎麼樣玩簫的，幫幫忙吧？」

文士冷冷地一搖頭道：「你是你我是我，我不走！」

無影燕一笑道：「好啦，你那心意我懂，生怕我會吃了虧，放心啦，他們能比『鬼城』七無常，拜托拜托！」

文士噗哧笑了道：「我走可以，拿什麼換？」

無影燕道：「老毛病，什麼你全能吃可就是不吃虧，好在我已有你聽了高興的消息，這裏事了再談如何？」

文士點頭道：「一言爲定我繞個彎回頭見。」

他倆一搭一檔，旁若無人，有話定在事後再談，這何異明告訴那五名勁衣人，未來的一戰他勝定了局！

文士轉身要走了，來了怪事，人影一閃，一人進了菜園，這人誰也不理，一揚手高喝道：「奉諭，追回搜索無影燕之前令，並火速歸隊！」

那五名勁衣人聞令卽退，竟分五路倒縱而去！

在無影燕面前，想如此一走了之，焉得能够，何況還有這天地不怕的文士當面，祇見二人拔身縱起，各展絕技，以二追五，後發先到，竟將五名勁

衣人生生又逼回菜園，無影燕並且警告道：「識好歹些，交待明了再走！」

五人被追逼回來，臉色十分難堪，但並未蠢動，這不是眞怕了無影燕和那文士是不敢違抗命令。

剛到的傳令人，似是早已料到此事，含笑拱手道：「在下方剛，奉旨追回一道『誤令』，並向雙俠致歉。」

文士微微一楞，道：「是甘涼方家塲的方二俠？」方剛道：「不敢，正是在下。」

無影燕道：「方二俠也進了宮，賣得着嗎？」

方剛答話實在，道：「一支參王，使家慈得延餘年，爲此方剛守信，賣身宮禁三年，來年期滿，方剛必歸！」文士改容拱手道：「恕不知之罪，方二俠儘管請！」方剛稱謝，手一揮向五名勁衣人道：「還不快走？」話聲中，他當先飛身而去，五名勁衣人隨之而行。

無影燕目送方剛等人走後，笑對文士道：「大丈夫生就什麼模樣，是什麼模樣，你幹麼不要自己的臉啦？」

文士笑道：「能叫人家誤認是無影燕，豈不高興？」

無影燕道：「別廢話，揭下來揭下來！」

文士聳肩道：「且慢，你先還了債再說。」

無影燕笑道：「我找到那位『不丈夫』了！」

文士哦了一聲道：「是『無毒』？」

無影燕嗯了一聲道：「這次抓到他之後，非摸走他那『乖寶貝兒』不可，叫他也着急着急，海角天涯找找咱們！」

文士翻翻白眼瞧着無影燕道：「你敢？」

無影燕一笑道：「明着不好意思，暗中施壞準靈！」

文士哼了一聲道：「說，他在那裏？」

無影燕突然轉身手指圍牆一處坍口地方道：「你聽了老半天啦，請出來咱們見個面如何？」

坍牆處果然有人，這人的胆子還不小，隨聲而出並開口道：「鵬燕雙俠寵召，敢不應命！」

人聲近了，文士看淸了這人的模樣，赫然竟是「百順棧」的那位棧主人沙回子，沙回子勁衣背索從容而前。

文士緊鎖雙眉道：「沒想到沙棧主也是武林中人？」

無影燕笑着拍手道：「哈哈哈，你不認識沙回子？」

文士並非眞文士，是當代武林十大奇客之一的「萬里鵬」，和無影燕是過命的交情，隱退江湖已七八年了。

萬里鵬不認得沙回子，沙回子却接了無影燕的話，道：「還記得在十八年前，張家口那個土鄉佬嗎？」

萬里鵬傻了，接着欣然而笑道：「沙大哥是你呀？」

無影燕學着萬里鵬的口音道：「沙大哥是你呀，哼！住的是沙大哥的店，吃的是沙大哥的飯，你就是沒認人家，這也難怪，萬里鵬嘛，一飛萬里，自然就變成『目中無人』也無物了，不甚當心，別一頭撞在山尖頂上！」

萬里鵬笑罵道：「衝你這張嘴，該投生作女人！」無影燕哦了一聲道：「這話可是你說的，等我見了嫂子，就這樣一五一十的說一遍，你受了罪可別想怪我！」

萬里鵬突然神色一黯，無影燕不由十分納罕，又不便多問，祇好存在心中，等遇上機會再說。

萬里鵬也知道自己有些失神，尷尬的笑了笑。

沙回子適時道：「萬老弟住店的時候，我可沒認出來，剛才你動那『玉龍簫』，我才知道是老弟你，我該罰。」

萬里鵬恢復了自然，想起來一件事，不由問道：「沙大哥，住在棧裏廂院的那一男一女，是幹什麼的？」

無影燕又笑了，道：「我看你這隻鵬改名叫『蝙蝠』吧，沒認出沙大哥，已够渾了，連『不丈夫』都……」

「啊！是他？」萬里鵬驚疑發問。

沙回子答道：「走吧，咱們回去，是他不是他反正跑不了他，老兄弟們多年沒聚聚啦，這次是老天賜的。」

於是他們三位，一道轉回了「百順棧」。

× × ×

叮咚！傳來一聲玉鈴脆响。

九五之尊沉聲向書房外面道：「什麼事？」

「回稟主上，緝令業已追回，持令者，皆已歸隊。」

「很好，退下！」

「七巧玉橋頭，剛傳來暗示，有人出示玉符叩見。」

「叫他進來！」

九五之尊話聲一落，轉對他那皇侄道：「他來了，你小心些，在玉屏後面坐着聽，記住，他功力奇高。」

皇侄應命而退，躲到另一角落的玉屏後面，但他倏忽重又出來，把他曾坐過的椅上軟墊，迅捷的另換了一隻。

九五之尊看在眼中，暗自頷首，他存何心意無

人能知，皇侄這時又藏好，脚步聲恰巧到了書房門口。

人進來了，依然坐於那夜他坐的地方。

他坐定後，立卽說道：「我特來請罪。」

九五之尊道：「是爲老神鷹已死的事？」

他嘆息一聲道：「正是，我沒想到錦衣衞辦事那樣高明，竟追上了老神鷹，那劊子手偏偏不知內情，於是……」

九五之尊冷冷地接話道：「於是在陰差陽錯下，般般湊巧中，發生了不幸！」

他故意把頭一低頭，道：「主上聖明。」

九五之尊長嘆一聲道：「老神鷹一死，斷了寡人和前皇之間的橋樑，唉！」

他也唉了一聲道：「是我無能，該受重刑！」

九五之尊頭一搖，道：「這是天意，難怪那一個。」

話聲一停，突然改題道：「不過經此一來，你和宮廷中的關係，怕不能再維持下去了。」

他，玲瓏萬分，馬上起座，取出一面玉符，恭恭敬敬地雙手捧着，步向龍書案，將玉符放下道：「草民自今向聖上告別。」

九五之尊嗯了一聲道：「你還該明白，你並沒進過禁宮，也沒執有過『虎威玉符』，更沒有見過寡人！」

他躬身道：「草民根本沒有到過京師。」

九五之尊威凌說道：「能如此，你很幸運。」

他再躬身道：「容草民卽退。」

九五之尊揮手道：「去！」

他走了，有頃，九五之尊笑了，收起玉符，自此，宮廷中人，再也和「法塲風雲」的餘波不相關聯了。

× × ×

堂屋中，又加上了兩盞燈籠。

八仙桌挪放到正當中，酒，是市上千金難求的佳釀，菜，是素有「人間第一名廚」之稱的沙回子，親手所做。

萬里鵬，無影燕，一條龍（沙回子），無毒丈夫（不丈夫），分別多年後，今日又重聚於一堂！

曉玉是萬綠叢中的一點紅，不能少她，更不多她。

話從當年開始，一拉就回到了現在，無影燕首先說出來驚人的事蹟，他壓低了聲調道：「我是隨至尊王來的，早就來了，我沒想到，至尊王和官家有舊，是告密人！」

一條龍哼了一聲道：「他胆子不小！」

萬里鵬道：「他必有重大的陰謀！」

無影燕聲調又一低道：「這老兒向來是謀定而動，他祇是怯我們一頭，可沒把武林江湖人物看在眼裏，他明白我們不曾身受過老神鷹的德情，所以才大胆告密而行利己的天大陰謀！」

無毒丈夫不答話，祇笑嘻嘻地聽着。

曉玉問道：「是什麼陰謀呢？」

無影燕嘆口氣道：「詳情還不知道，我祇查出，『鬼城』一對老鬼也到了，『桃花庵』血娘子和他是一路！」

一條龍啊了聲道：「這不是天昏地暗了嗎？」

萬里鵬一笑道：「這算甚，一條龍吐口三昧眞火，還不是燒他們個少皮沒毛的，不過你可要當心那血娘子！」

曉玉年紀輕輕，從前的事沒聽說過，不由問道：「血娘子的功夫很高？」

萬里鵬臉紅了，竟答不上話來。

無影燕笑道：「口沒個遮攔，答話呀，不敢啦？」萬里鵬道：「妳又不是不知，你敢你就說！」

一條龍趕緊岔開話題道：「如此看來，老神鷹的身價大概不小！」

萬里鵬道：「難道眞和逃沒了影子的建文帝有關？」

無影燕搖頭道：「別看至尊王老兒無惡不作，那男女雙鬼和血娘子也不成才，但還能守住武規，不作鷹犬！」

一條龍想了想道：「別商量了，釘牢他們準沒錯！」

無影燕道：「有件事眞叫人奇怪，百思不解，救了老神鷹的究竟是誰？怎麼到頭來又偏偏落個雙雙慘死……」

話沒說完，曉玉接口道：「他們沒死！」

一句話，說驚了無影燕和萬里鵬，他兩個瞧瞧曉玉，又互望一眼，恍然而悟，無影燕笑對無毒丈夫道：「你不敢作『大丈夫』可以，今夜想學金人緘口却不行，講！」

無毒丈夫把所知道的事，在樹林內發生的一切，講了出來，把萬里鵬和無影燕給聽呆了！

無毒丈夫又道：「法塲上刦走老神鷹的劊子手，雖然動手的時候我沒在塲，不過我敢保証，他準是那展一刀！」

無影燕一拍手道：「我在塲，不錯了，準是他！」話聲一頓，他眉頭一皺又道：「是他可就奇怪了！」

一條龍道：「何怪之有？」

無影燕道：「展一刀性格怪異，但不失是位胆識過人而正直的英雄，向來不受人支派，怎會聽至尊王的呢？」

（以下轉入第九十四頁）

正宗武俠技擊長篇連載

鏢旗

文・臥龍生
圖・董培新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胆金鈴震八方」關中岳，依照鐵夢秋提示，與沈百濤商好，僞稱鐵夢秋對督帥病症錯誤用藥，把鐵夢秋關入石牢，那晚，關中岳與沈百濤在書房設下陷阱，專候兇手自投羅網，三更後，果有黑衣人潛入房中，關中岳與鬥，但被逸去，從來人身段衣鞋上猜測是女人喬裝，關中岳疑是帥府中人，乃躍登高樹監視後院，未幾，果見黑衣人躍入後院中，關中岳返至書房，與沈百濤研討那黑衣人身份，終因未獲憑據，不敢妄予判斷，最後關中岳叫沈百濤同往石牢中，瞧瞧那位扮作江湖其中的鐵夢秋怎麼樣了——

龍潛虎伏督帥府

沈百濤緊隨關中岳之後，奔入石牢所在。

那石牢雖是帥府中臨時的牢房，但却建築的十分堅固，沈百濤直奔入左面第三四個牢房之中。

這座牢房，最靠旁側，如是有人想刦牢救人，這座牢房，最爲方便。

只見牢房中鐵鎖未損，鐵夢秋盤膝坐在牢房之中。

但使兩人驚訝的是，那牢房之中，除了鐵夢秋外，竟然還有一個人犯。

沈百濤抓抓腦袋，道：「奇怪，什麼人，又把舊人犯送在此地。」

鐵夢秋淡然說道：「我一個人坐在牢裏太寂寞，只好找個人來陪陪我了。」

沈百濤凝目望去，只見那人面壁而坐，看不清形貌，穿着一身黑衣，身材似很嬌小。

關中岳伸手一拉鐵鎖，鐵鎖應手而開。

沈百濤低聲說道：「關兄，這位江湖郎中，究竟是什麼人？」

關中岳輕輕咳了一聲，裝作沒有聽到，却望着鐵夢秋道：「這一位是鐵兄找到的人物。」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她扭開鐵鎖，進入此中，大約是想問我一些什麼事……」

沈百濤道：「他問的什麼？」

鐵夢秋道：「她還未來得及開口，就被我點了

穴道。」

關中岳道：「是一位姑娘麼？」

鐵夢秋道：「是一位女的。」

關中岳道：「鐵兄問過她麼？」

鐵夢秋道：「我還未來及問她，她人在此，你們問問她吧！」

關中岳回顧了沈百濤一眼，道：「沈兄，妳瞧瞧他是什麼人？」

沈百濤輕啊了一聲，伸手撥過那黑衣女子的肩頭。

凝目望去，只見那女子面目娟好，大約有十六七歲左右。

沈百濤一沉臉色，道：「希望妳能很眞實的回答我的問話。」

鐵夢秋道：「她被點了穴道。」

一伸手解開了那黑衣少女的穴道。

黑衣少女輕輕咳了一聲，霍然站起身子。

鐵夢秋冷冷說道：「妳如是不想吃苦，最好別圖妄動。」

黑衣女子怔了一怔，又坐了下去。

沈百濤道：「姑娘，我們很急，沒有時間和姑娘浪費時間，所以，在下希望姑娘能夠給在下一個明確的答覆。」

黑衣女道：「那要看你問什麼了？」

沈百濤仔細的瞧了黑衣女子兩眼，緩緩說道：「咱們見過沒有。」

黑衣女子道：「沒有見過。」

沈百濤沉聲道：「但在下看姑娘却覺着面善的很。」

黑衣女子道：「你胡說八道，咱們根本就沒有見過面。」

沈百濤道：「那麼，在下何以對姑娘十分面善呢？」

黑衣女道：「沒有見過你，就是沒有見過，不用套我口氣。」

沈百濤道：「姑娘不認識在下，應該認識徐夫人了。」

黑衣少女冷冷說道：「什麼徐夫人、王夫人，我也沒有見過。」

鐵夢秋冷然一笑，道：「姑娘，你已經告訴我了，爲什麼不告訴他們。」

黑衣女子搖搖頭，道：「告訴他們有什麼用？他們也不會相信這件事。」

這兩句話，不但使得沈百濤聽得一呆，就是連一向見多識廣的關中岳，也聽得茫無頭緒，低聲說道：「鐵兄，究竟是怎麼回事？」

鐵夢秋道：「要這位姑娘自己說吧！不過，在下要向兩人討個人情。」

這時，沈百濤亦瞧出鐵夢秋是江湖高人，不待關中岳開口，搶先接道：「鐵兄只管吩咐，在下如能辦到，立刻遵辦。」

鐵夢秋道：「沈大人一定能夠辦到，你只要答應就好。」

沈百濤道：「在下答應。」

鐵夢秋道：「這位姑娘說完之後，沈大人要放她離開。」

沈百濤道：「放她走？」

鐵夢秋道：「是的，放她走，沈大人如不放她，只好在下走了。」

關中岳急急接道：「鐵兄放心，咱們一定遵照吩咐，這位姑娘說了實話，咱們放她。」

鐵夢秋望了那黑衣女子一眼，道：「這位關兄，是英雄人物，答應了放你，決不會更改，妳可以說了。」

黑衣女子沉吟了一陣，道：「我奉命來殺他，但却被他捉住了，事情就這樣簡單，不知沈大人信不信？」

沈百濤道：「最重要是，妳奉了何人之命。」

黑衣女子搖搖頭，道：「不知道什麼人。」

沈百濤怒道：「不知道什麼人？就憑妳這等幼稚可笑的謊言，也要叫人相信麼？」

黑衣女望了鐵夢秋一眼。「怎麼樣？我說他們不會相信吧。」

鐵夢秋道：「沈大人，她說的是實話……」

兩道目光轉注到黑衣女子的身上，接道：「姑娘說清楚一些，這等沒頭沒腦的話，實在也叫人無法相信。」

黑衣女道：「那人用一張便箋傳諭，我們一切遵照行事。」

沈百濤啊了一聲，道：「便箋呢？」

黑衣女道：「每次看過之後，就用火焚去，如是無法燒去，就得吞入腹中。」

沈百濤道：「不留下一點痕跡。」

黑衣女道：「是的，不能留下一點痕跡，所以，我覺着說來太神奇，別人無法相信。」

沈百濤道：「那麼姑娘，是外面來的人了。」

黑衣女搖搖頭，道：「我在帥府中，已住了一年。」

沈百濤驚道：「一年？」

黑衣女道：「不錯，平常，我們要盡量掩遮自己的武功，所以，別人很難瞧出來。」

沈百濤道：「姑娘在那裏聽差？」

黑衣女道：「我是替夫人打掃庭院的丫頭。」

沈百濤啊了一聲，沉聲道：「是不是夫人指示你們。」

黑衣女道：「我不能含血噴人，我實在是不知道。」

沈百濤輕輕咳了一聲，道：「姑娘到帥府中來，總該有一個原因吧！」

黑衣女道：「我奉師命而來……」

沈百濤道：「令師是何許人？現在何處？」

黑衣女道：「這個，這個，我不能說。」

沈百濤道：「姑娘什麼都不能說，在下豈不是白問了。」

鐵夢秋道：「沈大人，你問出了她出身，師門之後，是否準備對付她的師門。」

沈百濤道：「在下並無此意。」

鐵夢秋道：「沈大人既無此意，那就用不着追問她的師門了，在下建議沈大人，可以放這位姑娘去了。」

沈百濤還在猶豫，關中岳却急急說道：「不錯，這位小姑娘，必有苦衷，多問無益，沈兄該放她走了。」

沈百濤怔了一怔，揮手說道：「姑娘，你可以去了。」

黑衣女道：「多謝三位。」轉身向外行去。

沈百濤低聲說道：「姑娘，天色大亮了，姑娘一身黑衣，希望小心一些，別要被那些守衞之人，攔阻於你。」

黑衣女回顧了鐵夢秋一眼道：「多謝你了。」

沈百濤道：「姑娘，在下請問最後一件事。」

黑衣女道：「你問吧。」

沈百濤道：「姑娘是否還要回到徐夫人的身側去。」

黑衣女道：「目下我還不能走。」

沈百濤拱拱手，道：「好！你可以走了。」

黑衣女點點頭，舉步而去。

沈百濤目注那黑衣女的背影，完全消失了之後，才緩緩說道：「關兄，這樣放了她，豈不是太便宜了她麼？」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沈大人準備把她怎麼樣？」

沈百濤道：「我覺着，這位姑娘知曉的事情，定然很多，如是用點手段，那就可以逼迫她說出來了。」

鐵夢秋道：「她確然保留了一些隱密，但那無關要緊，問題是在你們這帥府中了，爲什麼有這麼多人，不惜降格屈就，委身帥府中爲奴爲婢。」

沈百濤呆了一呆，道：「大夫說的不錯，他們爲什麼要如此？」

鐵夢秋道：「不過，這件事已經引起了在下的興趣。」

沈百濤道：「鐵大夫……」

鐵夢秋接道：「我想仔細的瞭解一下帥府的情形，找出原因。」

關中岳喜道：「鐵兄願挺身而出，實是督帥之福，在下這裏先行謝過。」

沈百濤看那關中岳對鐵夢秋敬重無比，也抱拳一禮，道：「在下這裏先行謝過鐵兄。」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這地方形勢很好，咱們可以在此仔細的談談，我想知道一些督帥府中的事情。」

沈百濤道：「帥府中事，千頭萬緒，在下也覺着無從說起，鐵兄想知道什麼，只管請問，兄弟知無不言。」

鐵夢秋道：「徐夫人和督帥相處如何？」

沈百濤道：「至少在表面上看來，他們相敬如賓。」

鐵夢秋道：「適才那丫頭，在夫人手下聽差，難道徐夫人，就不知她們會武功麼？」

沈百濤道：「除了那黑衣女子之外，還有一位姑娘，也是徐夫人手下聽差，武功要強過那黑衣女子數倍不多。」

鐵夢秋道：「這麼說來，徐夫人應該是第一個可疑的人了。」

沈百濤道：「在下不敢想，這件事說起來，實有些不可思議，但近日中的蛛絲馬跡，似乎都是牽扯到徐夫人的身上。」

鐵夢秋沉吟了一陣，道：「帥府中規矩很多，在下相信沈兄對內堂事務知曉不多，不過，最重要的一點是，他們爲什麼？」

沈百濤沉吟着道：「這的確是一件很難瞭解的事了。」

鐵夢秋道：「驟然間聽來，確然十分難解，但如能夠仔細分析一下，此事並不困難……」

沈百濤道：「鐵兄的高見呢？」

鐵夢秋道：「只要沈大人能夠據實答覆在下幾個問題，就應該有些眉目出來。」

沈百濤道：「在下候教。」

鐵夢秋道：「近月之中，沈大人可曾發現帥府裏有何疑徵？」

沈百濤道：「沒有。」

鐵夢秋道：「督帥事先可有什麼預感。」

沈百濤道：「在下日日和督帥見面，並未聽到什麼？」

鐵夢秋道：「眞的全無徵象。」

沈百濤道：「如果早有疑徵，在下等就會設法防範了。」

鐵夢秋沉吟了一下，道：「如若沈兄說的不錯，至少咱們可以瞭解了一件事。」

沈百濤怔了一怔，道：「在下想不明白。」

鐵夢秋道：「對督帥下毒的事，絕不是出於預謀。」

沈百濤道：「鐵兄說的有理。」

鐵夢秋道：「督帥中毒後神色如何？」

沈百濤道：「看起來很平靜。」

鐵夢秋道：「那是極自然的情形下，使督帥中了毒。」

沈百濤道：「但就在下所知，督帥進用藥物時，室外還有監視之人。」

鐵夢秋道：「你怎麼知道？」

沈百濤道：「一位小梅姑娘的述說。」當下把小梅姑娘一番述說的經過之情很仔細的說了一遍。

鐵夢秋似是聽得很用心，聽完之後，卻突然閉上雙目，沉吟不語。

沈百濤待要出言驚擾，卻爲關中岳搖手阻止。

過了足足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鐵夢秋才緩緩睜開了眼睛，道：「沈大人，在下可不可以見那位小梅姑娘。」

沈百濤道：「區區立刻遣人找她。」

鐵夢秋道：「也好，在下原本只想在暗中觀察一下，希望能提供給關總鏢頭一些內情，在下就要告別，但此刻情勢，卻逼使在下，不得不改變主意了。」

沈百濤雖然從關中岳對鐵夢秋的尊重中，瞧出此人，定非俗凡人物，但見他貌不驚人，對他的身份，始終是有些茫然不知，當下說道：「鐵兄，現在可是準備助我們一臂之力了。」

鐵夢秋道：「一個人，最好不要揷手一件事，如是一旦揷手了，那就很難得中途抽身，而且也愈陷愈深了——」

目光轉到沈百濤的臉上，接道：「閣下請約那位小梅姑娘，在督帥中毒的花廳中見面，在下和關兄，立時趕去。」

沈百濤明白鐵夢秋要避開自己的耳目，但又不見關中岳出面攔阻，只好應了一聲，道：「在下在花廳中恭候兩位。」

說罷轉身而去。

鐵夢秋目注沈百濤去遠，搖搖頭，歎一口氣，道：「像沈百濤這等人物如何能是對方的敵手。」

關中岳道：「鐵兄可是瞧出一些內情麼？」

鐵夢秋道：「沒有，不過，在下覺着，中原武林道上的神秘巢穴，很可能就在這督帥府中……」

關中岳吃了一驚，道：「什麼？」

鐵夢秋一笑，道：「我是說督帥府中，發出的神秘令諭，指揮開封附近的綠林人物，甚致整個的中原綠林道上，都得聽此地之命。」

關中岳神色間十分驚疑，沉忖了一下，點點頭，道：「很有道理。」

鐵夢秋脫去身上罩的外衣，取下臉上的易容藥物，道：「在下既然決心留此了，也用不着再僞裝江湖郎中了。」

關中岳道：「鐵兄，願意揷手此事，關某十分感激……」

鐵夢秋笑一笑，接道：「你不用感激我，主要的是這件事引起了我的興緻。」

關中岳點頭一笑，道：「有一件事，在下要向鐵兄致歉。」

鐵夢秋道：「什麼事？」

關中岳道：「兄弟一時失言，叫了一聲鐵兄，把你王大夫的身份給破壞了。」

鐵夢秋笑道：「在下當時所以未阻止關兄，那是因爲我進入這督帥府中時，已覺着這帥府中潛藏着一種很神秘的力量……」

關中岳奇怪的接道：「鐵兄怎會有此感覺，兄弟一點也瞧不出來。」

鐵夢秋道：「不瞞你關兄說，在此之前，兄弟已經兩度夜入這督帥府中，但那時夜色幽深，只覺這帥府中，潛藏了不少武林高人，而且，有幾個輕功奇佳的人物，都藏入帥府內宅，只覺着這位官聲清正的人物，竟無齊家之能，外面對他清正的傳言，自然未必可信……」

關中岳接道：「這一點，鐵兄可以放心，兄弟和他見面數次，幾番傾談，就我數十年江湖歷練，觀查所得，那徐督帥確然是一位好官。」

鐵夢秋道：「在下也相信了這件事，所以，這就是在下決心伸手的原因。」

關中岳是何等老練的人物，已然瞧出了鐵夢秋確有特殊的發現，低聲說道：「鐵兄弟，可否告訴在下一點內情。」

鐵夢秋淡淡一笑，道：「關兄，久走江湖，定然知曉三十年前，一度崛起江湖，以鬼域技倆，迷惑人心的八卦教麼？」

關中岳呆了一呆，道：「聽說過，可惜，在下出道之時，八卦教已然烟消江湖，據說八卦教以邪術，妖法橫行江南。」

鐵夢秋正容說道：「兄弟不相信世間眞有邪術，妖法，縱然是確有其事，但邪不勝正，關兄既然聽說過八卦教，想必亦知曉那八卦教的覆亡的原因吧？」

關中岳道：「聽說是八卦教毀在那鏢旗主人之手，教主和四大護法，悉數被殲。」

鐵夢秋道：「至少江湖上沒有傳說過那鏢旗主人，會邪術，妖法，但他卻一舉毀滅了八卦教，此事足可說明，八卦教中的邪術，妖法，只不過是一種亂人耳目的鬼域技倆罷了，至少可以證明，邪術，妖法不足持。」

關中岳突然想到了那鏢旗主人，數日之前，在開封附近出現的事，頓覺心神震動，雙目盯注在鐵夢秋臉上，瞧了一下，道：「鐵兄！難……」

他本想說出心中的猜測，難道你和那鏢旗主人有關，但話到口邊，卻又嚥了回去。

鐵夢秋道：「難什麼？」

關中岳道：「難得你小小年紀，見聞竟如此豐富。」

鐵夢秋道：「處處留心皆學問，多用心聽聽，再仔細想想，自然會增長知識。」

關中岳微微一笑，道：「好一個處處留心皆學問，在下也眞應該，多用點心想想了。」

鐵夢秋站起身子，道：「走！咱們到花廳上去，見見那位小梅姑娘。」

關中岳道：「在下替鐵兄帶路。」

鐵夢秋道：「有勞關兄了……」

緊追在關中岳身後而行，一面接道：「見着小梅姑娘時，關兄最好能想幾個難題出來，使她無法自圓其說，不能不說眞話。」

關中岳道：「在下自當盡心，不過，還要你鐵兄從中多多指點，在下只怕遇到骨節眼上時，問不出個所以然來。」

鐵夢秋畧一沉吟，道：「以關總鏢頭見識的豐富，在下相信，定然可以鬥過一位年紀輕輕的小姑娘了。」

關中岳尷尬一笑，道：「這可不一定啊！目下是長江後浪推前浪，新人多比舊人強，在下麼……老邁了。」

鐵夢秋道：「關兄正值壯年，正是大丈夫有爲之秋，如若能振起奮發，不難揚名天下。」

關中岳道：「鐵兄太誇獎了，兄弟可不敢妄作此想。」

談話之間，人已進了花園。

鐵夢秋突然間閉口不言，臉色也突然間冷了下來，那是慣有的冷淡之色。

（未完待續）

無毒丈夫

·本文承自88頁·

無毒丈夫道：「大概他欠至尊王點人情！」

萬里鵬頷首道：「有可能，此人恩怨分明。」

無影燕道：「若按至尊王這種安排，企圖必然驚人，並且和老神鷹有關是毫無疑問了，但他事後竟會任憑老神鷹走，就令人難測高深了！」

無毒丈夫笑道：「現在不必推測，跟在他們後面走，就自會偵知內情。」

曉玉聽出話中端倪，道：「他們要離開了？」

無毒丈夫點頭道：「他們現在都住在『白雲觀中商量好明天一早動身，是去津沽，人不少，是乘馬車走！」

無影燕眼珠一轉道：「乘馬車？怪！」

無毒丈夫一笑道：「不怪，老神鷹已落在他們手中了，若不乘馬車，萬一被人發現，不要了他的老命才怪！」

一條龍恨聲道：「這老兒眞毒辣的可怕！」

無毒丈夫搖頭道：「在我面前，他施不出毒辣手段來，我們明天一早跟他們走，我要在中途路上強索討人！」

萬里鵬道：「挑亮了索興一齊除掉他們！」

無影燕搖頭道：「這可莽撞不得，必須打好算盤，那男女老鬼，再加上血娘子和至尊老兒，這一戰够扎手！」

萬里鵬冷嘲道：「害怕你怎不回家守着媳婦抱孩子？」

無影燕回頂一句道：「這美差祗有你够資格！」

萬里鵬突然接道：「我沒有家了，從今以後，你小子若再和我開這種玩笑，咱們就『出字』攔腰砍，你走你那座山，我走我那座山！」

這話不像玩笑話，使無影燕優住了，半晌才道：「老萬，咱哥兒倆個可過命，我說我沒心，要是重了我認罪，怎麼罰都行，但是你有話要藏着不說，你就對不起我！」

萬里鵬眼圈紅了，低下頭去。

衆人都靜了下來，盞茶之後，萬里鵬長嘆一聲，一拍無影燕的肩頭說：「兄弟，担待些，我心裏苦！」

無影燕正色道：「憑咱們的交情，說担待那叫廢話，你心裏苦，看你這個樣子，我心裏也不甜，一句話，把苦說出來，能分，我分一半，不能，那是咱們交情不够！」

萬里鵬又把頭一低，道：「她走了！」

無影燕和無毒丈夫，不約而同的問道：「爲什麼？」

萬里鵬說出了內情，這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未完待續）

魔中俠續篇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劫車香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武林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的「魅影拘魂玉書生」南宮逸奇，在鬼王谷的谷下谷中，救出了被至尊宮囚禁的二十多名武林豪雄，那日在積石山外的一處小鎮，丐帮同德分舵主胡大虎持着丐帮帮主的書柬到來謁見南宮逸奇，書柬中說是「飛鳳香車」重現江湖，殘殺武林高手，請南宮逸奇設法制止，南宮逸奇立命胡大虎備馬，依着「飛鳳香車」奔行方向，奔馳三日三夜，至峨嵋伏虎寺，甫抵寺中，至尊宮的人也已來到山半，南宮逸奇命全寺僧人不可出手拒敵，由彼應付，吩咐妥善後，轉出寺門，背手而立——

幽靈無影受挫無影指

南宮逸奇甫才跨出「伏虎寺」門外，負手背門立定身形，夜色星光中，山道上，百丈以外已現人影。

來人共是六個，一人在前，五人隨後，身法奇快絕倫。眨眨眼間，來人已臨近三十丈以內。

當先一人是個身材瘦小，年約七旬的黑袍老者，一張臉瘦削得有如皮包骨，高顴、凹眼、鷹鼻、尖嘴、猴腮，顴下稀稀疏疏的三羊鬍子，根根見肉，臉色青慘慘的，那模樣，活像是棺材裏爬出來死人——殭屍！

隨在身後的五人，年約五旬六旬之間，也全是一身黑袍，背後交叉揹着一對「護手鈎」，身形粗壯高大，幾達瘦小老者的一倍，突目怒睛，濃眉鋼髯，滿臉橫肉，一副驃悍兇惡之色。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暗暗想道：「這六個是何許人？『飛鳳金車』怎地還未見踪影……」

他暗想中，六人已在他對面兩丈之處停了步，站住了身形。

但是，南宮逸奇却雙眼仰天望着天上的星斗，對六人的來到，視若未覩。

爲首的瘦小老者突然聲發嘿嘿一笑，喝問道：「閣下何人？」

南宮逸奇仍然仰着臉，雙目凝望着穹空的星斗，聽若未聞。

瘦小老者灰眉微微一挑，沉喝道：「酸丁，你是幹什麼的？」

南宮逸奇緩緩收回了凝望着穹空星斗的目光，緩緩地望了六人一眼，慢條斯理的漫聲問道：「老丈是在對小生說話麼？」

瘦小老者冷冷地道：「不錯，老夫問你是幹什麼的？」

南宮逸奇道：「以老丈看呢？」

瘦小老者目閃寒芒地道：「少廢話，回答老夫的問話！」

南宮逸奇道：「老丈好兇，這麼大年紀了，怎地還這等……」

瘦小老者沉聲截口道：「老夫生性如此。」

南宮逸奇忽然淡笑了笑，反問道：「老丈是官家的人麼？」

瘦小老者道：「老夫不是。」

南宮逸奇道：「老丈既然不是官家的人，爲何查問小生，小生是幹什麼的與老丈又有何關！」

瘦小老者嘿嘿一笑，道：「因爲你當門站立，擋着老夫的路，使老夫心中起了疑！」

南宮逸奇口中忽然輕聲一「哦」，問道：「老丈心疑小生爲何當門而立，是麼？」

瘦小老者點頭道：「不錯，這正是老夫心中生疑的原因！」

南宮逸奇微笑地道：「那麼小生便告訴老丈好了，小生精通天文星象之學，正在此瞻觀星斗，爲『伏虎寺』卜算吉凶。」

瘦小老者目光凝注地問道：「你卜算的如何？是吉是凶？」

南宮逸奇語音朗朗地道：「根據天象顯示，『伏虎寺』今晚主有凶殺之災……」

瘦子老者忽然揚聲嘿嘿一笑道：「酸丁，你果然有點門道，卜算得一點不錯，老夫等正是爲應『天象』顯示而來！」

「哦……」南宮逸奇語音至爲平靜地說道：「老丈原來就是『天象』所顯示的『凶殺之災』的『煞星』，應刼之人！」

語音一頓又起，接道：「不過，在此刻之前，『天象』所示的災刼却突然起了變化！」

瘦小老者問道：「起了什麼變化？」

南宮逸奇緩緩道：「逢凶化吉，有驚無險！」

瘦小老者嘿嘿一笑道：「這老夫倒有些不信，老夫認爲『伏虎寺』今晚絕對難逃……」

南宮逸奇含笑接口說道：「老丈，小生的話還有下文，還沒有說完呢！」

瘦小老者道：「那你就繼續說下去吧。」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因爲佛祖有靈，佛力無邊，派來了一位解危挽刼之人！」

瘦小老者突然嘿嘿一聲陰笑道：「酸丁，那位解危挽刼之人大概就是你吧？」

南宮逸奇神情瀟洒地一點頭道：「老丈完全猜對了，這解危挽刼之人，正是不才區區在下了。」

瘦小老者雙目驀射寒芒地喝問道：「酸丁，你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我讀過書學過劍，可惜兩皆無成，所以算得半個讀書人，也算得半個江湖人！」

瘦小老者道：「老夫問你的姓名？」

南宮逸奇搖頭幌腦的道：「佛云不可說，不可說。」

瘦小老者冷笑道：「你的姓名見不得人麼？」

南宮逸奇仍然搖頭幌腦的道：「非也非也，是天機不可洩漏也。」

五個身形粗壯高大的老者之一，突然桀桀一聲怪笑，說道：「展老，別和這酸丁廢話磨菇了，乾脆叫他回他姥姥家去算了！」

瘦小老者微一搖頭道：「不忙，反正他跑不了，讓他多活一刻又有何妨！」

目光倏又電射地望着南宮逸奇問道：「酸丁，你是何人門下？」

南宮逸奇道：「老菩薩。」

瘦小老者眼睛一眨，道：「他的名字？」

南宮逸奇道：「老菩薩。」

這時，峨嵋掌門普光大師已率領着一衆弟子現了身，神情肅穆地站在南宮逸奇背後寺內大雄寶殿之前。

瘦小老者突然抬頭朝寺內揚聲說道：「普光和尚，你出來！」

普光大師白眉微軒了軒，但却沒有出聲答話。

瘦小老者目射寒煞地沉聲道：「普光和尚，老夫叫你出來，你聽見了沒有？」

南宮逸奇語音冷冷地接道：「老丈不要大聲吼叫了，普光大師他不會和你答話，也不會出來！」

瘦小老者道：「爲什麼？」

南宮逸奇道：「老丈應該看得出來，小生當門而立之意。」

瘦小老者道：「沒有你當門而立，普光和尚就會答話，就會出來麼？」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實情正是如此。」

瘦小老者冷冷道：「這麼說，老夫必須先轟開你了！」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只怕老丈沒有那份力量辦得到！」

瘦小老者雙眉一挑，道：「你認爲老夫轟不開

你！」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老丈應該明白，俗語有云：『一夫當關，萬夫莫過』！」

瘦小老者嘿嘿一笑道：「但是那得要看當關者誰，闖關者是什麼人！」

南宮逸奇道：「眼下當關者是小生，老丈就絕對闖不過！」

瘦小老者冷笑道：「這老丈倒有點不信，倒要闖闖試試！」

南宮逸奇語音平靜地道：「老丈要試，小生自是不反對，不過，在老丈未試之前，老丈可願實答小生數問不？」

瘦小老者道：「你想問什麼？」

南宮逸奇道：「小生問什麼，老丈便答什麼，如何？」

瘦小老者目光轉動地說道：「老夫如是不願答呢？」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老丈逾古稀高齡，自是成名多年，威震武林，極有身份之人了，對不對？」

瘦小老者點頭道：「不錯，老夫成名江湖時年才二十五，迄今已經七十多年了。」

南宮逸奇聽得心頭不禁暗暗一震！道：「如此說來，老丈高齡該是已經近百之人了？」

瘦小老者輕聲笑道：「老丈今年九十有七。」

南宮逸奇倏然肅容說道：「以老丈高齡，在武林中的威名身份，决不會得是那種畏首畏尾，落個『不敢答』的沉誚之名，有失身份有損聲威吧！」

瘦小老者雙目突瞪地道：「娃兒，你好厲害的一張嘴，老夫生平最怕這個，最受不得激，你贏了，想問什麼你問吧！」

南宮逸奇淡笑了笑，星目倏然一凝，道：「請問老丈上姓高名？」

瘦小老者道：「老夫姓展名無影，外號人稱『幽靈無影叟』。」

南宮逸奇抱拳微微一拱，道：「原來是『天池』展老丈，小生失敬了！」

「幽靈無影叟」展無影神情一怔！詫異地問道：「娃兒，你知道老夫住在天池？」

南宮逸奇點頭道：「偶爾聽人談說過。」

展無影眨眨眼睛道：「聽誰說的？」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這個展老丈就不必問了。」

語音一頓又起，問道：「他們五位不是威震關東的『五霸天』？」

展無影點頭道：「不錯，他們正是威震武林的『關東五霸天』，娃兒你究竟是何人門下？」

南宮逸奇道：「小生師承此刻尚不便奉告。」

語音微微一頓，接着又問道：「展老丈此來爲了何事？」

展無影道：「老夫乃是奉命而來。」

南宮逸奇雖然明知展無影之「奉命」，必是奉的那位「至尊宮主」之令，但是，他却裝作不知的問道：「老丈是奉誰之命？」

展無影道：「本宮宮主。」

南宮逸奇星目閃動地道：「以老丈在當今武林中的身份名望，竟然還有人能够命令老丈，這實在出人意外得很，也該算得上是件武林奇聞！」

展無影淡然一笑，道：「這也許有點出人意外，但並算不得什麼武林奇聞！」

南宮逸奇星目倏地一凝問道：「有道理麼？」

「有。」展無影微一點頭道：「因爲他是老夫的好友，昔年且曾有恩於老夫。」

「哦！原來如此。」南宮逸奇點了點頭，又道：「老丈，我請問他是當今武林那一位高人？」

展無影道：「至尊宮主。」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皺，道：「我請問他的名號？」

展無影道：「娃兒，你問什麼老夫均可實告，惟獨此事老夫不能告訴你。」

南宮逸奇略一沉思，又問道：「老丈在『至尊宮』中是何身份？」

展無影道：「老夫以客卿身份暫代天下『總巡按』之職。」

南宮逸奇道：「以後會實任此職麼？」

「不會。」展無影搖頭道：「功成，老夫便會立卽返回天池故居。」

南宮逸奇道：「這麼說，老丈今日之聽令於『至尊宮主』，只是爲了報昔日恩情，也是帮忙性質了！」

展無影點頭道：「事實也確是如此。」

南宮逸奇星目眨了眨道：「我請問老丈，關於『至尊宮主』的所行種種作爲，老丈認爲對麼？」

展無影道：「對此，老夫不願置評。」

南宮逸奇笑笑道：「老丈這『不願置評』，必是認爲無對可言了，是不是？」

展無影搖頭道：「那倒不是。」

南宮逸奇道：「既然不是，老丈又何以『不願置評』呢？這分明是……」

語鋒倏地一頓，竟然望着展無影深意地笑了笑，閉口不言。

展無影雙目微睜，道：「娃兒，你好高明好厲害的詞鋒！」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多謝老丈誇獎，其實這實不是小生高明，小生說的乃是常理，天下間的事，都離不了一個『理』字，對不對？老丈。」

展無影忽地哈哈一笑道：「娃兒實在高明，在你這個『理』字之下，看來老夫倒有點不好意思，不便『不願置評』了！」

南宮逸奇是「打蛇隨棍上」，連忙接說道：「小生洗耳恭聆老丈高論。」

展無影哈哈一笑，道：「老夫不願口是心非，他所作所爲雖然稍嫌過份了些，但是，其本心本意並不算壞，而且是武林壯舉！」

南宮逸奇淡然問道：「老丈眞認爲如此麼？」

展無影正容說道：「以老夫的年齡身份名望，你應該相信老夫所言。」

南宮逸奇道：「如此說來，老丈認爲他的所作所爲，除了稍嫌過份之外，並無什麼不對，也不認爲他的做法手段太過狠毒了？」

展無影道：「對於他做法與手段狠毒的問題，老夫有所解說。」

南宮逸奇道：「小生恭聽老丈的高見解說。」

展無影緩緩說道：「歷古以來，凡成功大事業之人，莫不是手段非常狠毒之人，俗語有云：『無毒不丈夫』，又云：『一將功成萬骨枯』，據此可知，如非手段狠毒，殺萬人，何能成爲一代名將，更何況是欲創大事業之人，不僅要手段狠毒，而且要心黑，非如此，對內則不足以懾服屬下，對外則不足以威鎭天下！」

這番解說，雖然似乎有點道理，但，却是「霸」理。

南宮逸奇聽得不禁劍眉微皺地道：「老丈這種解說道理，不覺得太霸氣了麼？」

展無影嘿嘿一笑道：「武林中本來就是『弱肉強食』，霸者的天下，事實上也非具霸者之氣之人，根本無法威懾天下武林，令那些自以爲了不起；自視清高，目中無人的傢伙畏懼心服！譬如……」

語聲倏然一頓，改變了話題的問道：「娃兒，你聽說過十五年前，武林中有一座天下同道仰慕共欽的『天心莊』麼？」

南宮逸奇心念微微一動，點頭道：「聽說過，怎麼樣？」

展無影道：「對於雲莊主夫婦的一身功力，劍術造詣，你也聽說過麼？」

南宮逸奇點頭道：「據說雲莊主身懷罕絕功力，『擎天十三式』劍法精奧絕倫，威力蓋世無匹，尤其『冰心俠女』季女俠與雲莊主結褵之後，『紫電青霜』雙劍合璧，天下武林無人能敵！」

展無影點頭一笑道：「娃兒說得一點不錯，『紫電青霜』合璧，天下無人能敵，『擎天十三式』劍招之下，更無人能走得過七招之數！」

語聲一頓又起，問道：「娃兒，雲莊主夫婦的爲人心性如何？你也知道麼？」

南宮逸奇道：「雲莊主夫婦仁心俠腸，爲人急公好義，乃是舉世無雙的一代大俠，否則，『天心莊』也就不會極受天下武林同道欽慕尊敬了！」

展無影又點頭道：「不錯，雲莊主夫婦確實是舉世無雙的一代大俠，也當之而無愧，可是……結果如何，結果還不是落得個家破人亡，『天心莊』變成了一處斷垣殘壁，滿目悽涼一片，除了那兩座讓人哀悼的巨塚以外，又有什麼？」

語鋒微頓，忽然無限感慨地輕嘆口氣，又道：「娃兒，你知道雲莊主夫婦爲何會遭此刼禍麼？」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搖頭道：「這個……小生就不清楚了！」

展無影忽又輕聲一嘆，緩緩說道：「原因就是在於雲莊主夫婦的心腸太好，武學功力雖高，但是心不黑，手不毒，缺少了懾人的霸氣，所以才落得如此下塲！娃兒，你明白了麼？」

這番話，這番理由，說來雖然似是而非，但是也不能說是全無一點道理！

南宮逸奇心念有若閃電般飛轉，星目倏然一凝，問道：「展老丈知道那當年圍攻血洗『天心莊』的兇手是什麼人麼？」

展無影道：「那人數太多了，幾乎包括了整個武林黑白兩道高手，詳情老夫也不甚清楚，娃兒也不必問那無關之事了，我們還是談談目前！……」

南宮逸奇接口道：「老丈，關於『天心莊』當年突被那多武林黑白兩道高手羣集圍攻之事，小生心裏有着一個疑團？老丈經閱豐富，當今武林智士高人，想必定能開釋小生茅塞，不知老丈肯不？」

奇才畢竟是奇才，智慧確實高人一等，淡淡的兩句話，捧人捧得恰到好處，竟令這位「幽靈無影叟」心裏有點輕飄飄地，忍不住高興地揚聲哈哈大笑道：「娃兒，你這張嘴好會說話，好會捧人！」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老丈，小生這不是捧，乃是事實，除非老丈存心自甘菲薄，不承認是當代武林智者高人，那就……」

「那就」怎樣？留下了個尾巴，語音倏然一頓而止，不說了。

爲何不說了？……

這不難明白，那是因爲不是句好話，是句「損」話，只要是稍微聰明點的人都會明白其中意義！

南宮逸奇他心智實在高明，在「捧」以後加上「激」，而又留下一個讓人尋味的「損」的尾巴！

展無影年高九十有七，一生闖蕩江湖，過的橋可說比南宮逸奇走的路還多，可以算得上是個成了精的老狐狸了。

南宮逸奇「那就」以下的「損」話，雖然沒有說出來，展無影豈不有明白想不到之理。

於是，展無影雙眉微挑了挑，又是哈哈一聲大笑道：「娃兒，連捧帶激，你實在高明厲害得緊，老夫對你開始有點頭痛了！」

他說時聲音很高，肅然默立在南宮逸奇背後寺內大殿前的峨嵋掌門普光大師和一衆弟子，全都聽得十分淸楚。

普光大師耳聞展無影此言，心中不禁暗暗地笑了，心說：「你展老怪如果知道了他的出身師承時，就要更加頭痛了……」

展無影語音一落，說道：「娃兒，你心裏有什麼疑團？你說吧。」

南宮逸奇故作地微一沉思，道：「以武林相傳的習俗，黑白兩道大都形同水火，互不相容，而當年竟然連成一氣，聯手圍攻『天心莊』，這實在是件怪事！」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是以小生心中甚感奇怪不解，懷疑此事暗中有主謀與操縱之人！」

展無影點頭說道：「娃兒懷疑得極有道理，此事暗中確有主謀操縱之人！」

南宮逸奇道：「老丈知道那主謀操縱之人是什麼人嗎？」

展無影搖頭道：「老夫不知道。」

南宮逸奇星目凝注地道：「老丈眞不知道？」

展無影道：「娃兒難道還不相信老夫……」

語聲倏然一頓，微感詫異地注目問道：「娃兒爲何追問此事？」

南宮逸奇心頭暗暗一震！語音平靜地答道：「小生生性好奇。」

展無影道：「不會只是好奇吧？」

南宮逸奇道：「那麼以老丈認爲呢？」

展無影搖搖頭道：「這種事關係非同小可，老丈不願隨便亂猜。」

語聲微微一頓，接着說道：「『天心莊』罹刼之後，老夫心中因爲也有此疑，爲探求此中眞象，曾暗地裏偵查了將近十年，結果始終未能獲得一點綫索，爲了偵查此事，並且有好幾個黑道高手喪命老夫掌下，直到前幾年，老夫始才放棄未再追查下去。」

南宮逸奇道：「這等說來，老丈當眞不知那主謀的惡魔是誰了！」

展無影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搖頭道：「老夫若是知道，何必追查了十年！」

南宮逸奇心念暗轉了轉，問道：「老丈當初追查的目的是爲了？……」

展無影微一猶豫，道：「老夫一是好奇，二是另有私心。」

南宮逸奇道：「老丈的『私心』，大概是爲了那『龍翔鳳鳴圖』吧，是不是？」

展無影雙目倏然一睜，道：「你也知道『龍翔鳳鳴圖』？」

南宮逸奇點頭淡然一笑，道：「老丈當代武林高人智者，應該明白天地之間，絕無一件絕對秘密的事，所謂『秘密』，那只是一時，絕非永久！」

展無影點頭哈哈一笑，道：「娃兒語語皆含至理，實令老夫心折喜愛，若非你我此刻立塲相對，老夫倒眞心願意和你結個忘年之交……」

語聲一頓，話題轉入正題地問道：「娃兒，你和峨嵋和尙是朋友麼？」

南宮逸奇道：「說不上是朋友，小生尙是初次登臨峨嵋。」

展無影道：「娃兒可願聽從老夫的奉勸？」

南宮逸奇道：「老丈可是要勸小生不要管峨嵋的閒事？」

展無影點頭道：「不錯，峨嵋之事你最好不要管，再說你也管不了！」

南宮逸奇道：「小生倘然一定要管呢？」

展無影聲調倏地一冷，道：「娃兒，老夫對你雖然頗具好感，但是，你如若不聽勸告，定要管峨嵋的閒事，老夫可就無法容你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話題突然一變，問道：「老丈，『飛鳳香車』爲何還未到來？」

展無影神情不由愕然一怔！道：「娃兒，你也知道『飛鳳香車』麼？」

南宮逸奇淡笑地道：「小生且還知道『飛鳳香車』就是『至尊宮』屬下『青龍，白虎，飛鳳』三殿的『飛鳳殿主』。」

展無影雙目深注，甚感詫異道：「娃兒，你是怎麼知道如此淸楚的？」

南宮逸奇道：「老丈覺得很驚奇麼，其實老丈只要想到小生適才所言『天地之間絕無絕對的秘密』的那句話，便不會覺得驚奇了！」

語音一落又起，問道：「『飛鳳香車』不來此地了麼？」

展無影微一點頭道：「對峨嵋和尙，有老夫和五霸天兄弟已經足夠了！」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道：「『飛鳳香車』可是轉往別的地方去了？」

展無影冷冷道：「正是轉往別的地方去了。」

南宮逸奇道：「去了何處？」

展無影搖頭道：「這是本宮行動的機密。」

南宮逸奇心念電轉地沉思了刹那，神色突然一肅，問道：「老丈一定要下手峨嵋麼？」

展無影道：「老夫奉令行事，只要普光和尚改變心意，接受本宮任命，老夫便不再動峨嵋一草一木。」

南宮逸奇道：「反之，便要辣手盡殺峨嵋弟子，是麼？」

展無影道：「血洗之後，再加上一把火！」

南宮逸奇劍眉微微一挑，道：「這麼做，老丈不覺太過狠毒麼？」

展無影嘿嘿一笑，道：「老夫奉令如此，再說老夫昔年縱橫江湖，向以狠毒著稱武林，今天再狠毒一次又有何妨！」

南宮逸奇眨眨星目道：「老丈適才曾勸告小生，現在小生也要奉勸老丈，老丈願聽否？」

展無影淡淡地道：「娃兒要勸告老夫放過峨嵋和尚，對不對？」

南宮逸奇正容說道：「佛語有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老丈已是近百高齡之人，何必再沾染血腥，再逞兇名於江湖，受人利用，為害作惡武林！」

「關東五霸天」之首古應雄突然接口說道：「展老，別和這酸丁多嚕囌了，他既然不認識，便就先收拾了他，再找峨嵋禿驢好了！」

南宮逸奇冷冷地道：「你是五霸天的老幾？」

古應雄道：「老夫是老大古應雄。」

南宮逸奇倏地冷然一哂，目視展無影道：「展老丈，今晚之事，由你與小生放手一搏勝負以作解決，老丈認為如何？」

展無影雙眉一挑，道：「娃兒，你自信你能勝得了老夫？」

南宮逸奇道：「老丈『幽靈九爪』雖然縱橫武林罕遇敵手，但是小生自信還能應付得下來。」

展無影雙目突然一瞪，道：「娃兒，老夫縱橫武林一生，『幽靈九抓』從未用過七式以上，即此已是未遇敵手，你能接得下老夫的九式！」

南宮逸奇神色平靜地道：「小生並且還要破你那威力稱絕的第九式『幽靈橫空九追魂』！」

展無影聽得心頭不禁駭然一震！臉色突變，驚異無比地道：「老夫這『幽靈九抓』第八，九兩式，從未在武林中使用過，你竟然知道這第九式的招名，是誰告訴你的？」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家師。」

展無影心頭駭凜至極地道：「令師究竟是當代武林那位高人？」

南宮逸奇道：「人稱老菩薩。」

展無影雙眉微蹙地道：「你也知道『幽靈九抓』第八式招名麼？」

南宮逸奇道：「從一到九，全都知道。」

展無影道：「如此你就說說第八式招名看。」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第八式名『幽靈幻影神鬼驚』。」

展無影心頭再次凜震地道：「你也會『幽靈九抓』麼？」

南宮逸奇道：「不會，何能盡知招名，又如何能破得威力罕絕的第九式！」

展無影心中忽然微微一動，暗暗深吸了口氣，定了定凜駭的心神，雙目凝注着南宮逸奇道：「你既然熟知九式招名，並且能破，那麼你該是同門中人了？」

南宮逸奇反問道：「令師收了幾位弟子？」

展無影道：「只有老夫一人。」

南宮逸奇又問道：「令師祖呢？」

展無影道：「據先師說，本門自曾祖以來均是一脈單傳，只收一位傳人。」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道：「如此，你我何能是同門中人？」

展無影神情不禁一怔，暗道：「不錯，本門自曾祖以來都是一脈單傳，並無其他同門，他怎麼會是……」

暗想至此，心中不由十分迷惑不解地問道：「那麼你究竟是？……」

南宮逸奇正容朗聲說道：「家師學究天人，功參造化，天下武林各門派奇學絕藝，他老人家無所不知，如此，你明白了麼？」

古應雄突然插口說道：「展老，這小子才多大一點年紀，怎麼能會展老的絕學，以古老大看，他可能只是聽說過九式招名而已，絕不可能眞會，眞的能破，展老您可別上了他的當！」

展無影一聽這話不錯，自己幾乎上了這娃兒的當，幾乎被這娃兒的話嚇住了……

於是，這位昔年雖然素以狠毒著稱武林，但是，生平却並無大惡，性情為人介於正邪之間，狂傲不羈的老怪，忽然哈哈一聲大笑，道：「古老大，若不是你提醒老夫，老夫還眞幾乎上了這娃兒的當了！」

語音一頓即起，目注南宮逸奇嘿嘿一笑，道：「娃兒，古老大揭破了你的心機了！」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道：「這麼說，老丈是不相信小生的話了？」

展無影道：「除非你能施展出八，九兩式，威

力與老夫相等，老夫才能相信。」

南宮逸奇劍眉微挑即垂搖頭道：「小生以為大可不必那麼費事，小生只要口述一招就可以了。」

展無影道：「古人雖有口述較技分勝負之例，但是，那畢竟不如……」

南宮逸奇倏然朝他微一擺手，道：「小生所要口述的一招，並非是『幽靈九抓』的八，九兩式，而是另外的一招罕世奇學。」

展無影一怔！道：「娃兒，你……」

南宮逸奇突然朗聲截口道：「展無影，你仔細留神聽清楚了！」

語聲一落即起，音調鏗鏘地朗朗唸道：「寶相莊嚴，任憑爾幽靈幻影萬千，菩提佛光普照，幽靈隱，幻影滅，乾坤朗淨，神鬼何驚！」

展無影聽得心頭不禁猛然一顫！驚聲道：「你……你是……」

他心頭如遭雷殛，竟是語不成聲，說不出話來了。

原來南宮逸奇口述的這一招，竟是破解「幽靈九抓」第八式的奇學。

南宮逸奇接着又朗聲唸道：「一指擎天，似實還虛，幽靈本幻相，心境空明，靈智生，指代劍，劍訣發，九抓斷二，追魂何說？」

這是破解「幽靈」第九式的一招，招式不發則已，發必創敵，決無倖免！

展無影初習「幽靈九抓」之時，曾聽乃師詳細說過這種破解「幽靈九抓」的招式，乃是佛門奇學「天佛」掌法與指法，但是，施展「天佛」掌法指法，必須已練成佛門無上禪功不能，是以，雖佛門弟子，能破解「幽靈九抓」者亦萬難見一！

因此，展無影耳聞南宮逸奇這兩招口述之後，心神不禁狂悸，臉色一片蒼白，渾身直冒冷汗！

然而，他乃是個生性極端狂傲之人，心中雖然驚凜狂悸至極，但是，他仍然強自掙扎地嘿嘿一笑，道：「你這兩招雖然確是八、九兩式的剋星，但是，老夫仍然有點不信！」

南宮逸奇道：「你不信什麼？可是不信我能施展這兩招？」

展無影道：「不錯，據先師說，『天佛』掌法指法，非具有佛門無上禪功之人不能施展！」

南宮逸奇輕聲一「哦」，道：「你不信我已經練成了佛門無上禪功？」

展無影點頭嘿嘿一笑，道：「據先師說，能夠練成佛門無上禪功之人，雖佛門子弟，亦是萬難見一，何況你只是個年紀不足三十之人！」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如此，要怎樣你才相信呢？」

展無影道：「老夫要試試你！」

南宮逸奇道：「用『幽靈九抓』的八、九兩招式？」

展無影搖頭道：「不，用五、六兩式夠了。」

南宮逸奇星目異采一閃，道：「你是怕傷了我，還是怕傷了你自己？」

展無影道：「你與我自己。」

南宮逸奇點頭道：「好，你可以全力施為，不過……」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在未動手之前，我們應該先講好條件再動手。」

展無影道：「你有什麼條件？」

南宮逸奇緩緩說道：「除了『幽靈九抓』五、六兩式之外，任憑你使用任何武功招式，盡展一身所學，以十招為限，與我全力一搏，我勝了，你得聽我的，這條件你敢答應不？」

展無影雙目暴瞪，道：「老夫盡展一身所學，你也有把握實勝？」

南宮逸奇道：「我不願妄作狂言，但是，在未動手之前，勝負你我應該各佔半數！」

展無影微一沉思，道：「可以，不過你應該先說明一個範圍，不然，你如果要老夫自絕，老夫難道也聽你的，那豈不太寃！」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老丈說的是，不過，那絕對不會！」

語聲一頓即起，又道：「我勝，老丈便立刻脫離『至尊宮』回返天池故居頤養天年，不再涉足江湖，同時，不管他們『五霸天』的事情，如何？」

展無影沉思地問道：「你可是要留下『五霸天』兄弟？」

南宮逸奇道：「我要和他們五個另作一搏！」

古應雄雙目一瞪，滿臉兇煞之氣的沉喝道：「小子，只要你敗在展老手下，老子兄弟自會收拾你，你放心吧，展老他不會管我們兄弟的事的！」

南宮逸奇看也不看古應雄一眼，望着展無影問道：「老丈怎麼說？」

展無影點頭道：「老夫答應了。」

語聲一頓，反問道：「你敗了呢？」

南宮逸奇朗聲道：「小生若是落敗，不但小生任憑處置，連峨嵋弟子也全都任憑宰割！」

展無影雙睛突然一瞪，道：「你這話算數？」

南宮逸奇劍眉一挑，說道：「小生之言如山不移！」

展無影道：「普光和尚他不反對？」

南宮逸奇說道：「不信，你可以先問問普光掌門。」

展無影立即揚聲問道：「普光和尚，他的話你聽見了沒有？」

普光大師神情肅穆地道：「貧僧句句入耳，全都聽得十分清楚！」

展無影道：「你不反對麼？」

普光大師道：「峨嵋百餘名弟子皆抵不上他一命，貧僧有何反對可言！」

這話，聽得展無影心頭震驚了，峨嵋百餘名弟子皆抵不上他一命，那麼，他這條命該屬天下最珍貴……

展無影心裏在暗想：這少年書生究竟是何許人？什麼來歷出身？他的命竟然？……

他心念電閃忖想間，南宮逸奇已淡然一笑，道：「老丈還有什麼話說沒有？」

展無影搖頭道：「沒有了。」

南宮逸奇聲調突然一冷，道：「如此，老丈可以準備動手了！」

話落，一抬腿朝前跨出了八尺，氣凝神閒，岳峙淵停般卓立！

展無影見狀，立即凝神斂氣。

驀地——百丈之外，山道上突現人影，星馳電射地飛掠奔來。

來的是兩個人，一前一後，前面那人好高絕的輕功身法，身形騰起，竟是百丈橫空，疾逾飛鳥般地射落！

此人身形未落，已沉聲大喝道：「展老哥，出手不得！」

展無影聽聞喝聲，連忙散去提聚的一身功力，他雖然聽出來人的聲音有點耳熟，但是一時却想不起來人是誰？

來人身形落地，原來竟是南宮逸奇老僕雲福。

雲福首先朝南宮逸奇躬身行禮道：「老奴拜見少主人。」

南宮逸奇欠身道：「雲老不要多禮。」

雲福隨即一轉身，望着展無影笑問道：「展老哥還認得我老雲麼？」

展無影臉上突現驚喜之色地道：「呵！原來是你，雲老弟，我們快二十年不見了吧！」

雲福哈哈一聲大笑道：「展老奇，不是快二十年，二十年出頭了呢！」

展無影點頭大笑道：「雲老弟，還是你的記性好，不錯，算起來該有二十年另五個月多了。」

雲福道：「展老哥，你的記性也不差呢！」

語聲一頓，神色倏然一肅，問道：「展老哥，你怎麼跑上峨嵋找麻煩來了？」

展無影道：「老哥我是奉令行事。」

雲福雙目一睜，道：「展老哥，放眼當今武林，有誰能命令你？」

展無影笑道：「雲老弟，這裏面另有原因。」

雲福道：「什麼原因？」

展無影道：「因爲這命令我之人，當年曾有恩於我，我是恩情難却，不得不聽令呵！」

雲福道：「他是那一個？」

展無影道：「至尊宮主。」

雲福眉鋒一皺，道：「展老哥爲何不說他的姓名？」

展無影搖頭道：「雲老弟，老哥我曾對他發過誓，在他未正式現身露面江湖時，決不向人洩露他的名號。」

展無影這麼一說，雲福自然不便再問了。

於是，雲福話題一轉，道：「展老哥，適才可眞危險呵！」

展無影不由一怔！問道：「危險什麼？」

雲福道：「幸虧我早來一步，若是遲來一步，那後果就糟了！」

展無影仍然迷惑不解地問道：「怎麼糟了？」

雲福抬手一指南宮逸奇，問道：「展老哥知道他是誰麼？」

展無影搖頭道：「不知道。」

雲福道：「他是老兄弟的少主人。」

展無影點頭道：「這個在你適才對他的稱呼上我已經知道了。」

雲福肅容說道：「少主人身具佛門『慧靜禪功』，而且深知你展老哥那『幽靈九抓』的破解招式，你想想看，老兄弟我若是遲來一步，在『天佛』掌指招式之下，老哥你豈不要吃大虧，那不是糟了麼！」

展無影心神不禁倏地一震！道：「他當眞身具佛門無上禪功？」

雲福正式道：「老兄弟難道還會騙你不成！」

展無影心念電轉了轉，道：「老兄弟，你能告訴我他的姓名師承麼？」

雲福微一遲疑，道：「此事老兄弟需要請示方可。」

語落，立即轉首朝南宮逸奇望去。

南宮逸奇對二人的談話聽得十分清楚，一見雲福轉首朝他望來，他心中已閃電地作了決定，不待雲福開口，立即說道：「你告訴他好了。」

於是，雲福便把南宮逸奇的姓名師承告訴了展無影。

展無影雖然已是近百高齡之人，雖然早在七十年前就是成名江湖，但是，那時「佛影聖僧」業已歸隱二十多年，同時因爲「佛影聖僧」昔年挽救少

林，丐幫之危難時，尙未出家，是以，武林之中除了少林，峨嵋，丐幫有限的幾位弟子之外，極少人知「佛影聖僧」卽是昔年那位有天際神龍般一現卽隱的一代奇俠。

是以雲福說出南宮逸奇的師承等於未說，展無影根本不知「佛影聖僧」是何許人。倒是南宮逸奇的姓名反而聽得展無影心頭暗暗一震！目光不由深望了南宮逸奇一眼，問道：「他就是那武林傳說稱奇稱最，傲誇當世第一，奇才蓋代的『魅影拘魂玉書生』麼？」

雲福點頭道：「不錯，展老哥難道不信……」

展無影搖頭道：「據說『魅影拘魂玉書生』人品俊逸，丰神如玉，美男蓋世第一，而他這副像貌却是……難道不是他的眞面目麼？」

雲福含笑說道：「展老哥猜對了，少主人這正是不是眞面目。」

展無影倏然轉向南宮逸奇說道：「南宮閣下，可以一示你的眞面目麼？」

南宮逸奇點頭微笑說道：「可以，但是不是現在。」

展無影道：「什麼時候？」

南宮逸奇問道：「老丈適才和在下所訂之搏約，還算不算？」

展無影微一沉思，反問道：「以你看呢？」

南宮逸奇星目神光灼灼地朗聲說道：「鬚眉漢，昂藏軀，應該言出如山不移，以在下看，既訂之約，似乎不便中止！」

展無影再次微一沉思，點首說道：「你說的是，男子漢大丈夫，一言九鼎，既訂之約何能隨便中止，否則豈不貽人笑柄……」

語聲一頓又起，接道：「不過，老夫認爲適才所訂之搏約條件，有畧予修改的必要，不知你同不同意？」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問道：「如何修改？」

展無影微微一笑，道：「老夫如果僥倖獲勝，你便立刻和雲老弟遠走邊荒，從此不再闖問本宮之事。」

南宮逸奇劍眉微挑，毫不猶豫地一點頭道：「在下依你了，其實這跟任憑處置根本沒有分別！」

這話不錯，南宮逸奇如是敗了，自然任憑處置，那時，展無影別說是要南宮逸奇遠走邊荒不再闖問「至尊宮」之事，就是要殺要剮，南宮逸奇也無話可說。

雲福在旁聽得眉鋒不由微微一皺，雖然他並不知道南宮逸奇和展無影所訂之搏約內情如何，但是他深知南宮逸奇一身功力所學之高，放眼天下武林能是南宮逸奇手下十招之敵之人，爲數決不超過三五人之間。

因此，他不禁有點爲老友担上了心，因此，他忍不住望着南宮逸奇求情地說道：「少主，老奴請求少主……」

南宮逸奇和雲福相處多年，自然深知雲福的心性，他話未說完，南宮逸奇卽已明白了他的心意地，朝他擺手含笑說道：「雲老不必多言，我心裏有數得很，你只管放心好了。」

雲福聞言，心頭稍安地躬身說道：「老奴謝謝少主！」

南宮逸奇又擺手含笑道：「雲老無須言謝，我和展老丈的搏約是兩招試搏之後，以十招爲限，你可以退立一旁替我們記招報數好了。」

雲福點頭躬身道：「老奴遵命。」

語落，轉望展無影一眼，飄身後退丈外站立。

南宮逸奇目視展無影說道：「勝負分判之後，我自當除下人皮面具，以眞面目和老丈相見。」

語鋒一落卽起，又道：「老丈現在請準備動手吧！」

展無影沒有再說什麼，立卽凝氣運功……

於是，一場武林罕見的搏戰展開了，兩招試搏之後，雲福開始揚聲記招報數。

一招，兩招……七招，八招……

雙方招式全都是蓋世奇學，精奧絕倫，招式變換之間更是快疾如電！

十招之數，轉眼卽到。

負責記招報招數的雲福，突然一聲大喝道：「十招到！」

雲福大喝聲落，兩人立刻同時收招住手，飄身暴退丈外。

展無影抱拳一拱，道：「承讓了，南宮閣下，請和雲老弟立刻動身上路前往邊荒擇地安居吧。」

南宮逸奇微微一怔，道：「展老丈贏了麼？」

展無影輕聲一笑，道：「你看看你的袍角就明白了。」

南宮逸奇低首一看袍角，原來袍角已被展無影掌風截去了一大塊。

南宮逸奇心中不由暗暗一驚！但是，他旋卽揚聲哈哈一笑道：「展老丈，你以爲你眞贏了麼？」

展無影笑道：「難道要老夫將你打躺在地上爬不起來，你才肯認輸不成？」

南宮逸奇神情瀟洒地搖首一笑，道：「那當然用不着。」

展無影雙目微睜，道：「如此，你爲何還不肯認輸？」

南宮逸奇淡淡地道：「因爲眞正落敗的不是在

下。」

展無影一怔，道：「不是你難道是老夫麼？」

南宮逸奇頷首道：「不錯，應該認輸的正是老丈。」

展無影雙目突地一瞪，道：「老夫那裏應該認輸了？」

南宮逸奇微微一笑，道：「老丈請低頭檢視胸前的衣服就明白了！」

展無影迷惑地低首一看胸前衣服，臉上不禁勃然變了色，心裏暗暗倒吸了口冷氣！

敢情他胸前「華蓋，玄機，赤坎」三大要穴的外衣上，竟出現了三個指洞，顯然是被南宮逸奇指力點破所致！

這情形很明顯，南宮逸奇指下留情，否則，指力只要稍加一成，豈止點破外衣，此刻焉有他展無影的命在！

他乃生性狂傲之人，一生縱橫江湖七十餘年，會過不少威震武林的名家高手，除了三十多年前，一時不愼，遭遇暗算，被一批爲數十餘之衆的江湖好手圍攻，身陷危境之際，適逢「至尊宮主」途經當地，拔刀相助，解救了他那塲危難之外，生平可說從未落過如此之挫敗！

因此，臉色勃變之後，神情立現凄慘之色地一笑，道：「多謝閣下手下留情！」

話落，突然揚手反掌猛朝自己頭頂拍下……

南宮逸奇神情不由猛地一震！飛快地抬手一指點出！

「拍！」一聲輕响中，展無影的一隻右掌已拍落在自己的頭頂上，但是却軟軟的沒有一點力道。

這是怎麼回事？……展無影心裏明白，南宮逸奇心裏自然更明白。

雲福，「關東五霸天」兄弟，還有那個和雲福一齊同來的一直靜立在三丈以外的丐幫「峨嵋分舵主」尙強的心裏也都明白是怎麼回事。

展無影這種舉動，本是性情桀傲之人受挫後，自感無顏的自然自絕舉動，南宮逸奇反應極快，一見情形不對，立時飛起一指點中了他的右肩穴道，使他落掌無力，因而自絕不成！

他自絕不成，雙目立卽突然暴瞪，怒聲喝道：「南宮逸奇，你這是什麼意思！」

南宮逸奇神色平靜從容地微微一笑，道：「在下請問老丈，你這又是什麼意思？」

展無影道：「老夫不想活了，想自絕！」

南宮逸奇道：「老丈爲何要自絕？」

展無影冷冷道：「這是老夫自己的事情，與你何關！」

南宮逸奇含笑點首道：「老丈說的是，命是老丈自己的，老丈要死不想活，確與在下無關，不過，在下却想聽聽老丈的道理！」

展無影道：「老夫年近百齡，竟然技不如你，自感無顏，羞生人世。」

南宮逸奇搖搖頭道：「老丈這種想法太過偏激了，也太……」

展無影截口說道：「老夫的想法怎樣太過偏激了？」

南宮逸奇正容說道：「老丈乃是聰明智者，應該明白，武學一道，闊深浩瀚如海，任何一個人，窮畢生精力，也無法達到天下第一，永無敵手的境界，人與人之間，武功之有所高低，乃是緣於各人之稟賦資質機遇之不同，實不能以年齡之大小長幼而論定！」

語聲微微一頓，繼續說道：「以老丈一身絕學功力成就之高，放眼當今天下武林，已是三五人之間的絕頂高手人物，老丈若以敗在在下手中便自感無顏，羞生自絕，那麼在下請問老丈，昔年老丈縱橫武林之時，那些曾經敗於老丈手下，而年齡長於老丈，身份聲望而皆高於老丈之人，他們又該如何呢？他們都和老丈一樣，自絕了麼？」

展無影神情不由怔了怔！旋又強自桀傲地說道：「他們是他們，老夫是老夫！」

南宮逸奇淡然一笑，話鋒一轉，道：「老丈不想要看看在下的眞面目了麼？」

展無影廢然地搖搖頭道：「老夫不想看了。」

南宮逸奇星目轉了轉，又變了話題地問道：「老丈還記得我們的約言麼？」

展無影道：「記得又怎樣？」

南宮逸奇道：「老丈記得便應該守約踐諾，不該卽此輕生自絕！」

展無影道：「老夫就此一死，豈不更好，豈不是永遠守約，永遠不虞反悔了麼？」

南宮逸奇道：「老丈可曾想到，老丈倘然就此一死，那便只能說是履踐了兩項約言，還有一項約言却未能履踐！」

展無影神情微微一愕！問道：「還有那一項約言？」

南宮逸奇倏然注目問道：「老丈眞要就此一死，如何返回天池故居？」

展無影被問得神情不禁一呆！施而倏然揚聲一笑，道：「你的目的不是在解救峨嵋和尙的刦難，令老夫脫離『至尊宮』，也不管『五霸天』兄弟的閒事麼，老夫一死，你目的已達，老夫回不回返天池故居，也就無關緊要了，你又何必……」

南宮逸奇搖首道：「老丈這種想法又錯了。」

展無影雙目微睜道：「老夫說的乃是事實，怎麼又錯了？」

南宮逸奇正容道：「老丈所言，在下承認確是事實，不過……在下要老丈遵守約言回返天池故居，是有十分道理的！」

展無影目光凝注地問道：「你有什麼道理？」

南宮逸奇星目眨動地反問道：「在下所言道理如是十分充足，老丈便不再言自絕麼？」

展無影適才之自絕舉動，除了性情桀傲之使然以外，也是一個人於受挫之後，一時心情之激動使然！

經過這一段時間之後，他心中那股激動之氣，已逐漸趨於平靜，安定了下來。

因此，南宮逸奇話音一落，他便立卽點頭說道：「你所言只要眞有道理，老夫自是無話可說。」

南宮逸奇點頭一笑，接着便卽正容說道：「第一，在下與老丈素昧生平，並無一點恩怨，焉能睜眼望着老丈因此而自絕，見死不救，老丈若果就此一死，則『我雖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那我豈不於心難安，豈不愧咎一生！」

語鋒微微一頓，接着又道：「再說俗話有云：『大丈夫生長於世，死有輕於鴻毛重於泰山』之分，死，應該死得轟轟烈烈，名傳後世，老丈如此一死，未免實在太寃，也實在太不值得了！」

展無影道：「還有其他道理麼？」

「還有。」南宮逸奇點頭道：「峨嵋『伏虎寺』，佛門淸靜地方，老丈豈可血染佛門淨土！」

展無影又問道：「就這些道理麼？」

南宮逸奇道：「就這些道理，該是十分充足很够了，老丈如不講道理，在下也就無可奈何了！」

站在丈外一直未曾揷口的雲福，這時忽然開口道：「展老哥，你願聽我這個老兄弟一句話麼？」

展無影道：「你說好了。」

雲福道：「老哥如果還認得我這個老兄弟，便請看在我這老兄弟的情份上，依從老兄弟的少主之勸，回返天池故居，待至江湖的風雨平息後，老兄弟當專程前往天池，和老哥作一月之聚，如何？」

展無影默然沉思了刹那之後，終於點頭說道：「老兄弟，我依你就是。」

「關東五霸天」古應雄突然說道：「展老，你怎麼可以……」

展無影飛快地截口道：「古老大不必多言，老夫之意已決！」

古應雄嘿嘿一笑道：「展老，你不該如此有始無終，對宮主沒有一個交待！」

展無影冷冷地道：「對他的所作所爲，老夫原本就不讚成，根本就不必要向他交待什麼！」

古應雄道：「既然如此，那麼，展老當初又何必，……」

展無影再次截口沉聲道：「當初是當初，現在是現在！」

古應雄嘿嘿一聲獰笑道：「展老這麼說，將來可不要後悔！」

展無影怒聲道：「老夫後悔個屁！」

古應雄道：「展老不後悔就好！」

語落又是嘿嘿一聲獰笑，朝其餘「四霸天」揮手喝道：「咱們走！」

南宮逸奇突然一聲朗朗大笑道：「古應雄，今天你們五個還想走麼？」

朗聲大笑中，身形電閃，已奇快絕倫地飄身攔立在山道上，擋住「五霸天」的去路。

「關東五霸天」也只不過是剛轉過身軀，正欲騰身向山下掠去，突然眼前人影一閃，南宮逸奇已岳立在面前丈外山道當中。

俗語說得好，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魅影拘魂玉書生」武林稱奇稱最，功力罕絕，「五霸天」在未遇見南宮逸奇之前，雖然曾經不止一次的，豪氣萬丈的向人誇說：「魅影拘魂玉書生」有什麼了不起，他也是個人不是神，又沒有長着三頭六臂，怕什麼！他功力高又怎樣？咱們「關東五霸天」，就不怕他，就不信那個邪，有朝一日，他碰上咱們時，管敎他魂斷咱們「五霸天」的「護手雙鈎」之下！

這番話雖說是自誇豪語，但事實上他們「五霸天」也確有一戰「魅影拘魂玉書生」的豪氣雄心。

可是，豪氣是豪氣，雄心是雄心，並且一點也不假，然而，當他們「五霸天」今天親眼目睹南宮逸奇於十招之內挫敗「幽靈無影叟」展無影的武學功力之後，心裏不由氣餒了，往日的那種雄心豪氣消失了！

尤其是眼前的這等情勢，他們「關東五霸天」雖然有五個人，但是對方除南宮逸奇本人外，還有那個對南宮逸奇十分恭敬，自稱「老奴」的老頭兒，分明也是功力高絕的扎手人物！

「五霸天」心中莫不全都十分有數得很，單就這兩個人，已够他們全力應付的了……

何况地當峨嵋「伏虎寺」門外，以五對二，只要畧佔優勢，峨嵋和尙豈會袖手，敵衆我寡，他們「五霸天」又怎能討得了好處？

俗語有云：「好漢不吃眼前虧」，因此，古應雄心念電轉之間，已決定寡不與衆敵，弱不與強敵，決定乘機退走再說。

他想得固是滿好，但是……

（未完待續）

中原第一劍故事

宇文瑤璣・文
董培新・圖

劍星豪



衡山論劍

天亮了。一騎快馬出了岳陽，逕奔南嶽。

馬上之人，正是「中原第一劍」高天弘。

他這一路之上，發現這鮮有人跡的湘潭孔道，竟然出現了不少疾服勁裝的武林人物。心中暗暗驚異。晌午，高天弘落脚一集鎭用飯打尖，順便向店家一打聽，才知道是三月三日衡山論劍，重選「中原第一劍」的事。

高天弘聽說主持人是周白塵、韓玉姑、孫玄嫦、林寒、方筠等人。當下心中沉思道：「『追魂堡』與『落英宮』中之人，與自己過不去，倒還有其原因，這『寒冰宮主』孫玄嫦，又是所爲何來？」心裏想不出原委，鼻中冷哼一聲。

哼聲方畢，忽從旁邊桌上轉出一個藍衣少年。

這藍衣少年約莫二十上下年紀，眉若對劍，目似辰星，玉面朱唇，相貌極爲俊美，較高天弘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此人一手握盞，緩步走過來，在高天弘對面坐下，笑吟吟地向高天弘問道：「兄台一個人麼？」

高天弘似是被對方翩翩風度所吸引，和聲答道：「在下一個人慣了。」

藍衣少年隔桌取過了酒壺酒盞，滿斟一盞，往高天弘面前一送，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待小弟奉敬一杯。」

語畢，仰頸飲盡杯中之酒！

高天弘見藍衣少年甚是熱情，不便推辭，也一飲而乾。藍衣少年緩緩舉壺將空杯斟滿，笑問道：「敢問兄台尊姓大名？」

高天弘一生不喜撒謊，於是直言道：「在下姓高。請教？」

藍衣少年小指在酒盞中一沾，一邊在桌上畫着，一邊答道：「小弟阮玉陵。前些時，在嵩山上論劍奪得『中原第一劍』的高天弘是高兄同宗，不知高兄是否識得？」

本來以高天弘的年齡和氣度，旣已道出自己姓「高」，藍衣少年似應輕易猜出對面坐的就是名噪天下的「中原第一劍」，偏偏他只在「劍上着眼」，因見高天弘不曾帶劍，是以予以忽署了。

高天弘察顏觀色，藍衣少年並非佯問。於是笑答道：「只聞其名，未見其人。」

阮玉陵朗聲笑道：「聽聞此人武功不凡，風采引人。小弟倒想會一會這位『中原第一劍』！」

高天弘相機道：「論風采，阮兄可謂舉世無雙

。論武功，阮兄腰繫長劍，目中神光湛然，那高天弘與阮兄一比，恐怕要遜色了！」

這話似乎說得阮玉陵極爲舒暢，爽朗一笑道：「高兄太謬獎了！來！小弟再奉敬一杯。」

二人杯盞一碰，各自一飲而盡。

高天弘斂神正色，低聲問道：「十年一次的論劍大會，阮兄適逢其盛，爲何放過這大顯身手之機，而不去參加？」

阮玉陵凝目蹙眉，幽聲說道：「實不相瞞，小弟家父認爲樹大招風易，盛名之下，必樹强敵，所以，不許小弟與會比劍！」

高天弘緩緩頷首道：「令尊倒是獨有見地，令人可佩。不過，看阮兄裝束，似要前往衡山，應那三月三日由『追魂堡』與『落英宮』以及『寒冰宮主』孫玄嫦等合併主持的論劍大會，却又是爲了什麼呢？」

阮玉陵似乎面有難色，遲疑地道：「小弟是奉家父之命而去！」

高天弘輕笑道：「這就奇了！十五正大門戶仲裁的論劍大會不讓參加，而由兩三個左道邪門主辦的論劍大會却令之前往，令尊用意何在？實在令人匪夷所思。」

阮玉陵聞言一凛，這份狂大口氣，應不是一個普通人所能出口的！於是，目不稍瞬地注視着高天弘。

誰知高天弘面色詳和，目光平靜，未讓阮玉陵看出一絲端倪。阮玉陵心中疑慮一去，遂笑道：「高兄莫非也是前往衡山？」

高天弘點頭道：「不錯！此類武林盛舉，生平難得一見，不去看看，豈不可惜！」

阮玉陵語意深長地問道：「高兄難道無意逐鹿問鼎？」

高天弘模稜兩可地答道：「比的是劍啊！我呢？」說完兩手一攤，做了一個莫可奈何之狀。

這樣一回答，非常巧妙旣未承認，也不否認。

阮玉陵笑着又舉起手中杯盞，說道：「那小弟有件了。今天初一，離比劍還有兩天。此地離衡山不過百來里地，後天下午動身還來得及哩！」

高天弘舉杯乾了杯中之酒，點頭答應。

兩人就在這酒店中住了下來。

兩日兩夜，二人食同桌，寢同榻。談古論今，說文演武，倒是頗爲投機。

但是，阮玉陵從未再問高天弘叫什麼名字，從何師門。倒不是阮玉陵粗心大意，實是怕高天弘問起自己家世不好回答，所以自己也不問對方。

二人提前要了些酒飯，飽食一頓，才算淸房飯錢，直奔衡山。

約莫初更時分兩人聯袂趕到了衡山祝融峯下。仰首望去，峯頭上燈光如畫，人影幢幢，想是三山五岳的豪客俠士已然到了不少。

高天弘停住身形，低聲對阮玉陵道：「阮兄志在比劍，但在下心存觀摩，你我分道揚鑣吧！」

阮玉陵依戀不捨地道：「高兄與小弟同行無妨！」高天弘笑道：「大地雖遼闊，後會却有期。在下默禱阮兄劍挫羣雄，不虛此行。」

話聲未已，連縱帶躍，直向祝融峯頭奔去！

阮玉陵一見高天弘身法靈巧已極，不由忖道：「看來此人大有來頭呢！」忖罷，也逕自往祝融峯頭而去。

祝融峯頭此時正是萬頭鑽動，那羣喧騰，正等待着論劍大會的開始。別小看這一場由「萬里追魂」、「落英宮主」，以及「寒冰公主」等人出面主持的一場論劍大會，場面比起嵩山論劍大會並不遜色。

對來參加論劍的好手，也不在少數，在嵩山敗落的名劍，均又捲土重來。

由於「中原第一劍」響亮的名號的誘惑，更引來了無數劍國的後起之秀！

最能吸引人的，是大會主持人還邀請了南海光明島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與會。

這個經武林名宿「光明島主」阮靑虛及其夫人金芸娘調敎出來的愛子，雖鮮於在江湖上走動，但他的一套劍法——「旋迴十二劍」的威力，却早已鬨名武林。

果然，「藍衫快劍」一現身，全場立時歡聲雷動，與會的女人全都熱誠地鼓掌，但那些男人雖暗中嫉妒，但見到阮玉陵那種懾人的氣質，也不由得同聲鼓掌而呼。

就連暗藏林間樹梢的「中原第一劍」高天弘，也不禁暗暗心折。

「萬里追魂」高舉雙手，羣嘩頓止。揚聲發話，道：「論劍大會旨在宏揚武學，推廣劍術。膺選『中原第一劍』尊稱之人，不但要劍術高超，而且要爲人謙冲，舉止正大，心性和平。」

羣情默然，周白塵繼道：「但嵩山論劍大會，選出來『中原第一劍』，却與此原則大相逕庭！」

周白塵見自己語氣已然控制住衆人。於是又沉聲接道：「嵩山好勝的高天弘，旣無虛懷若谷君子之風，更無沉穩寧靜之心性。此人傲氣凌人，狂妄已極。若讓此人冠蓋羣雄對各位俱是一種恥辱！」

基於人類善妒的本性，周白塵這一着可算對症下藥，羣情一時嘩然。

片刻，嘩聲漸止後，周白塵方才朗聲接道：「

最重要者，論劍大會取劍術高超者，而高天弘在嵩山論劍大會上根本未曾用劍，此與論劍大會之旨趣相去甚遠，足見主持人天皓禪師有意祖護高天弘。爲維護武林公道，並能使劍國好手出頭起見，本人鄭重宣佈，高天弘當選『中原第一劍』無效，各位有何意見？」

立卽，吼聲震天，羣情一體響應。

周白塵面現得色，稍靜，又繼道：「本人爲籌備此次論劍大會，激怒了狂徒高天弘，趁本人不在堡中，竟將『追魂堡』用火焚燬，但本人並不氣餒。本人爲諸位主持公道而遭毀家，至盼諸位能爲本人討回一點公道！」

暗中隱藏的高天弘不由暗自心驚，周白塵輕描淡寫的幾句話，竟爲自己樹下數千勁敵，使自己有口莫辯。

果然，羣情大嘩。

「碰見高天弘，老夫非得扭下他的頸子！」

「那娃兒要被我碰見了，小爺非刺他十劍！」

「高天弘那娃兒……」咒罵之聲，此起彼落。

高天弘胸中無名火起，眞想走出來，殺一個雞犬不寧。但繼之一想，這樣豈不更中了那周老頭的狡計！於是，强捺怒火，靜觀動態。

周白塵見目的已達，於是朗聲道：「多謝武林朋友的愛戴。周某雖死何辭！好！現在就開始比劍。」話聲一落，正待呼喚比劍之人出場，忽然西廂有人發話問道：「請問一聲，如果高天弘及時趕來，他是否可參加比劍？」

這一問，竟將周白塵問住了，這是他事先沒有想到的問題，他的直覺是一見高天弘，就要與之拚命，那裏會想到比劍的事？

坐在貴賓席上的「藍衫快劍」一直平靜地在聽周白塵說話，心中雖有感觸，但却沒有說出來。現在，見周白塵期期艾艾答不出話來。於是，起身發話道：「依在下意思，否定高天弘以血肉之軀博得『中原第一劍』之尊稱，已然不公平；如若再拒高天弘於此次論劍大會之外，豈非與不公平；所以，高天弘如能及時趕到，在下認爲應准他參加！」

高天弘聽後不由暗暗讚道：「好啊！此人倒不失正大風度，眞不枉相交一場！」

衆人聞言，幾乎也是同聲贊成。

「對！要讓那小子輸得服貼！」

「我們要看一看高天弘究竟有多大本領！」

而周白塵却聞言變色，沉臉寒聲道：「阮世侄，老夫念在與你父相交不惡，才不遠千里請來世侄，你怎麼可以說這種放肆的話！」

阮玉陵面含笑容，恭聲道：「小侄只是就事論事，並無頂撞周世叔之意，尙祈諒察！」

周白塵得寸進尺，寒臉如故，沉聲道：「你知道我論劍大會是爲誰而舉辦的？世侄你太不知好歹了！」

阮玉陵少於走動江湖，却也頗具心機，一聽這種討好賣乖的話，不由惱怒道：「旣然如此，小侄倒不稀罕這種輕易垂手可得的『中原第一劍』的尊稱，小侄這就退出！」

周白塵冷哼一聲道：「你自信能勝得過高天弘？」阮玉陵慨然答道：「『旋迴十二劍』劍法一出應是所向無敵！」

「好！」周白塵輕喝一聲，笑道：「賢侄有你的。老夫錯怪你了！」

他二人對話雖極輕聲，但遠遠暗隱的高天弘却聽得極爲淸晰，心中暗道：「說我狂，看來此人猶勝我三分哩！」

周白塵繼之揚聲喝道：「本人鄭重宣佈，若高天弘及時趕到，仍准其參加比劍，現在各門各派參加比劍的人，請到這裏抽籤分對。」

參加比賽人員紛紛走出，男男女女不多不少，與嵩山那次比劍一樣，恰好十九個。

周白塵手持籤筒，喝道：「本人將籤條拋往空中，請各位在空中各取一支，以示無私無弊！」說完，猛一使勁，筒中二十根竹籤，「嘩啦」，一齊飛向半空。

十九條身影各自仰首佇望，正待騰空而起……

驀在此時，林中暴喝一聲，且慢！

喝聲中，一條人影箏射而出，疾如攫食鷹隼，盤空一旋，兩手一抄，竟將那散於半空的二十根竹籤，悉數抄在手中。

同時，十九條身影拔空而起。說也奇怪，竟無一人抓到竹籤！

來人一落地，身形未定，右手一揮，「嘩」地一聲，那二十根竹籤整整齊齊地回到了周白塵手中竹筒之內。

周白塵一見來人，沉臉厲喝道：「高天弘，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獄無門你自尋。莫非你是前來送死的？」

高天弘冷笑一聲道：「未必，我是問你憑什麼來主持這論劍大會？」

周白塵沉聲道：「憑武林正義！」

高天弘冷哼道：「好一個武林正義！你受何人委託？」

周白塵陰笑一聲，回道：「千千萬萬的公道人心！」這一句一語絹衆的嚴詞厲語，委實使高天弘瞠目怔住。

但高天弘究非凡類，可謂「智珠朗朗」，怎會

就此言拙？當下輕聲一笑，沉喝道：「答得好！你否定嵩山論劍大會的成就，你否定我高天弘『中原第一劍』之名，我高天弘並不計較。我且問你，主持這論劍大會，一要是年高德劭的長者。」

周白塵冷嘿一聲道：「你原來爲此而來，老夫一世英名，當之無愧！」

高天弘劍眉微軒，揚聲道：「好！不管你是英名也好，惡名也好，你『萬里追魂』總算薄有名氣，就算你當之無愧，我問你第二？」

周白塵勃然大怒，變色道：「原憑老夫『萬里追魂』四個字，就可主持這場論劍大會，何況……」

說着，目光轉向旁邊的「落英宮主」韓玉姑及「寒冰公主」孫玄嫦深深一瞥。

高天弘何等機靈，立刻喝阻道：「周堡主，請不要牽扯別人，你正在發號施令，我高天弘就當你是這論劍大會的主持人。直截了當的告訴你，這主持人要年高德劭，還要有過人的武功！」

周白塵振聲喝道：「高天弘，你莫非是存心搗亂？」

高天弘笑道：「你不要亂加罪名，我只想來攷驗攷驗你這主持人的武功如何？免得師出無名，害得這些劍國羣雄拚死拚活，却只得一個使人看不起的虛名。」

高天弘的這一番詞令，使參加比劍的一些高手，平息下來。因爲他們在得知高天弘來此非爲比劍之後，輕輕地各人吁了一口長氣！

「藍衫快劍」阮玉陵一見高天弘現身，便一直在驚喜參半。

喜的是：與自己同食同宿兩天的萍水之交，竟是當今名震武林的「中原第一劍」高天弘！

驚的是：高天弘輕功似已較自己高出一籌，若此人其他功力也如是之强，看來自己想要獨霸武林的壯志，即難以達到了。

雖然高天弘那種凌人盛氣，自己頗爲不快，但他對周白塵的作爲，却更加不滿，所以，他雖眼見高天弘對周白塵連番搶白，却在一旁靜立，不聞不問。現在，聽說高天弘來此不在乎比劍，頓時若有所失，因爲高天弘與自己一較長短的機會似更沒有了。

周白塵原想以言辭來觸動羣憤，不想高天弘機靈過人，反而以言辭贏得了衆人的默契，是以忍無可忍，暴喝一聲，厲色道：「好，老夫正要找你一算毀堡之賬，你竟送上門來，自投羅網。」說罷，「嗆啷」一聲，長劍撤出，在夜色之中，晶光閃閃，耀眼眩目。

高天弘笑道：「不管你是藉機尋仇也好，趁機雪恨也好，我高天弘一概不管，你若勝了我，我不但承認你主持劍會的身份，而且雙手捧出『第一劍令』交給此次比劍的優勝者，若你敗落，那只有另請高明來主持這場論劍大會了！」

周白塵朗聲喝道：「少說廢話，亮劍吧！」

高天弘揚聲笑道：「我高天弘向例以指代劍，自信當今武林，無人能迫我拔劍相向！」

此語一出，全場嘩然。

這一句話委實太過驕狂了！

阮玉陵聽得心頭一震，暗忖道：「此人不除，對我阮玉陵妨害太大了！」

從此，阮玉陵心裏種下了殺機！

周白塵怒極喝道：「小子好狂！」

手中長劍一順，左手劍訣一領，青芒暴張，銀虹劃空之際，聲鳴如若奔雷，雷霆蔦鈞似地一劍刺向高天弘右脇。

高天弘也不答話，右臂筆直平伸，食，中二指雙駢，見周白塵長劍遞到，突然沉腕甩臂，雙指在那劍尖上輕輕一敲。

一片雷鳴聲中，忽然一聲輕吟，長劍頓被盪開尺許。周白塵一劍走空，並不收勢，反進一步，扭腕，沉肩，回劍，迅疾無比的掃向高天弘腰際。

這一劍轉勢極快，變招疾速，「萬里追魂」確非浪得虛名。

高天弘抽身已是不及，眼看長劍就要近腰，不覺意動勁生，暗暗運起「無相神功」。

周白塵眼見一招得勢，高天弘已被罩在劍烎之內，萬難走脫，猛然運勁於腕，全力回掃！

誰知，那長劍在距高天弘腰身不及三寸之處，陡被一股莫名其妙的暗勁盪開了。

此時，高天弘已然倒拔騰空，閃出圈外。

周白塵則暗暗稱奇，手執長劍怔怔發楞！

高天弘也是驚駭不已，前次在嵩山比劍之時，周小娟與黎茹的兩把長劍被自己的「無相神功」拒於三尺之外，而今天周白塵的長劍竟然逼近身軀不到三寸，可見周白塵的劍烎也是驚人的强勁！

兩人怔忡，只是一瞬之間。

周白塵一抖手腕，一蓬劍花又兜向高天弘全身罩下。

高天弘再也不敢掉以輕心，只見他臂伸如劍，連連閃動，黃衫迎風飄展，威猛絕倫的一連向周白塵攻出凌厲的五招。

這五招一氣呵成，簡直快得分不出是一招，還是五招，與在嵩山對付周、黎二女同出一轍！

所不同的，那次只用了三成功力，而今天則用了五成眞力！

那一次，五招攻出，二女紛紛折劍後退，而今

天這五招僅僅將周白塵逼退三步。

一怔之間，周白塵沉喝遞劍一連還攻了八劍！這八劍呵成一氣，足可與方才高天弘發出那五招媲美，勁道則猶有過之！

高天弘神情灌注的避開，心念一轉，乘周白塵攻勢稍遏之際，趁虛蹈隙，右指一屈一彈，施出了嚴厲無比的「天罡指」。

周白塵見高天弘右手一揚，即忙揮劍來拒。「嗆啷」一响，手中長劍首當其衝，齊中折斷，人也踉蹌倒退丈餘！

高天弘冷笑一聲，如影隨形，雙指駢出，直點周白塵「期門」大穴。

周白塵如被點中雖不至殞命，也將終生成殘。

驀在此時，傳來一聲輕叱：「住手！」

隨聲迅快的閃來一條人影，高天弘也聞言將雙指收回。

來人是周白塵的愛女周小娟，橫身擋住周白塵，嬌叱道：「高天弘，你要是傷了我爹爹一根毫髮，我周小娟必定將你碎屍萬段！」

周白塵危急堪虞時，「閃電手」，「靈岩玉女」以及「落英宮主」「寒冰公主」等均要紛紛出手搶救，現經周小娟出面喝止，大家復又袖手旁觀變化。出乎衆人意料，高天弘竟然低聲答道：「在下遵命！」

然後放下手臂，垂立一旁，默然不語。

衆人均一時想不透，高天弘何以會對周小娟如此垂首聽命？

驀然，場中發出一陣震耳欲聾的長笑！

衆人注目一看發笑之人，是那位來自南海「光明島」的少島主「藍衫快劍」阮玉陵！

阮玉陵一笑既畢，緩步走到高天弘面前，笑吟吟地道：「自古以來，多少英雄豪傑，征戰之時，斬將搴旗，無所不能，唯獨難禁美人一笑，高兄在嵩山力搏羣雄，奪得『中原第一劍』之尊，竟也難禁美人一喝，莫非高兄要媲美古人？」

高天弘聽出言下有譏誚之意，但碍於相處兩天之情面，一時不知如何答對！

周小娟突然嬌喝一聲道：「阮師兄，請你說話尊重！」

阮玉陵對周小娟笑道：「玉陵縱敢對天下人不敬，可不敢對師妹不尊，師妹一向可好？」

周小娟沒好聲沒好氣的道：「不勞動問！」

阮玉陵倒是涵養極佳，輕聲笑道：「師妹的脾氣越來越大了！」

復又轉身對高天弘道：「你高兄剛暴火性，似不會聽命一個女子，莫非高兄與周師妹有舊？」

從阮玉陵向周小娟阿諛諂媚的話聲中看來，阮玉陵似乎對周小娟私下愛慕至深，所以高天弘一時不知應不應該說出相處終月的那回事。

高天弘腦筋一動，即笑着模稜兩可的答道：「說有舊也可以，在嵩山比劍之時，在下曾與令師妹走過幾招。」

阮玉陵城府極深，在高天弘一怔之間，已然看出了高、周間有一段不算尋常的感情存在！

阮玉陵自幼跟在母親金芸娘身邊，在婢女羣中長大，難免寡人有疾，加之生就一副人見人愛的好臉子，可說是無往而不利，偏偏這個美得使人愛煞的周師妹，却壓根兒沒把他放在眼裏！

此時，一旦發覺周小娟與高天弘之間似乎隱藏着一段私情，心中有一股說不出來的酸酸滋味。

但，阮玉陵却能不形於言表，輕笑道：「如此看來，高兄念舊之情，倒是重得很呢！」

說着，話音一沉，問道：「請問高兄，這論劍大會就如此作罷嗎？」

高天弘笑答道：「聯名發起者，尙有四人，如他們決意要繼續舉行，也未嘗不可。」

阮玉陵笑道：「不過，要與高兄比試比試是嗎？」

高天弘頷首道：「不錯，在下仍要考驗一下主持人的功力。」

一旁站立的四人，方筠吃過苦頭，不敢答腔，「寒冰公主」似有某種顧忌，也默然不語，「閃電手」林寒眼見自己堡主斷劍敗落，更是噤若寒蟬。

唯獨「落英宮主」韓玉姑，怒不可遏，嬌聲喝道：「好狂的娃兒，待本宮主會會你！」

阮玉陵笑吟吟的伸手一攔，和聲勸道：「韓前輩暫息怒火，此事交與晚輩如何？」

這一聲「前輩」尊稱得韓玉姑非常舒服，韓玉姑朝後一退，點頭道：「但憑少島主！」

阮玉陵轉對高天弘抱拳一禮，笑道：「小弟想主持這場論劍大會，高兄可否看在你我兩日相處的舊情，免去這場主持人的功力考驗？」

這突如其來的請求，立時難住了高天弘，一時期期艾艾的道：「什麼？你……」

阮玉陵仍然面色詳和地笑道：「如果高兄堅持己見，小弟明知必敗，也願勉力一試！」

高天弘一時摸不淸阮玉陵的意向，只得含糊問道：「阮兄，這是何苦呢？」

阮玉陵面上笑容密佈，和聲和氣的道：「實不相瞞，以高兄功力，在場衆人無一不是高兄的敵手，但高兄縱然是能一一將之擊敗，不過是服人於一時，而不能服心於永遠，徒樹强敵耳，是以小弟强行出頭，無非想請高兄賞臉，彼此保留一個顏面，說實話，小弟全是爲高兄打算。」

一席話，說得懇切至極，高天弘幾乎心動，就要點頭雙手捧出「第一劍令」。

忽然，自己父親「大公劍客」高寒因此令失踪的慘劇，以及母親鬱鬱而終的往事，一一襲上心頭，不由一凜！

高天弘定住心神，朗聲道：「阮兄一番好意，在下只好心領了，這『中原第一劍』的尊號，不但是家父昔日夢寐以求的，也是家母臨終的遺命，阮兄所請，在下萬難從命，請恕方命之罪。」

阮玉陵對天一聲浩歎，佯作惋惜道：「既是高兄有如許苦衷，小弟不能勉强，但小弟已然說出大話，要主持這場論劍大會，少不得只有希望在高兄手下討個僥倖了！」

高天弘苦笑道：「我們倆可說是一見如故的好朋友，但却兵刃相見，這難道是天意嗎？」

阮玉陵施施然撤出腰際長劍，笑道：「小弟明知不敵，但却不能不拔劍相向！」

高天弘單臂平舉，雙指駢立，沉聲道：「阮兄進劍吧！」

阮玉陵笑道：「高兄果眞要保持那永遠以指代劍的豪語嗎？」

高天弘答道：「『光明島』家傳『旋廻十二手』劍法，闖名武林數十年，加之阮兄爲人誠懇，對在下頻爲友好，在下本不應如此輕視，只可惜在下長劍未帶身邊，所以迫不得已才以指代劍，尙祈阮兄諒察！」

阮玉陵突將長劍垂地，搖手道：「既如此，我們保留如何？待高兄取來長劍……」語聲未已，突聞周小娟一聲嬌喝，道：「接着！」

一道青芒飛閃而至，高天弘順手一抄，竟是周小娟時時携帶在身的那把「寒梅劍」。

周小娟遠遠地揚聲喝道：「高天弘，姑娘的劍借給你一用，你可別屈辱了這把『寒梅』寶劍！」

言下之意，大有敎高天弘用這把劍好好的敎訓敎訓阮玉陵。

衆人無不納罕，看來這對師兄妹，有點不大對勁呢！

阮玉陵心裏雪亮，揚聲一笑道：「好極，小弟總算有幸，與高兄對劍相搏了。」

高天弘見對方越是輕鬆，心裏越是蹩扭，心裏一陣衝動，不覺脫口道：「阮兄古道熱腸，令人欽佩，而在下竟因一己之私慾，與兄兵刃相向，實在汗顏得很，今日之戰，如若在下倖勝，在下無以爲報，情願終生不再與阮兄爲敵！」

一旁觀戰的周小娟，聞言一凜，心裏暗喊道：「寃家！你怎麼可以答應這斯如此重的諾言哩！只怕你將來要後悔啊！」

阮玉陵一聽，喜在心頭，答道：「小弟這裏謝過了！」

語聲甫落，長劍平伸，身形猛一旋廻，舞起一片光圈。

這不過是「旋廻十二手」的第一招起手式——「葉舞秋風」。

高天弘看得明白，長劍沿肘斜靠，身形淵停嶽峙，眞不愧爲名家氣度！

阮玉陵在身形旋廻中，突然一聲沉喝，身形驟旋而進，招變「燭影搖紅」，頓見無數劍影逼向高天弘全身。

高天弘昂然而立，見那劍影止要臨身，猛一揚腕抖臂，長劍斜刺而出，招走「大梵天十劍」的「雁渡寒塘」，一道晶光直入阮玉陵萬千劍影之中。

高天弘本可運「天罡眞炁」於劍尖，一來他不願對阮玉陵遽施煞手，二來恐怕手中「寒梅劍」不耐眞炁震動，萬一毀了劍，對周小娟難以交代！

誰知高天弘這一顧慮竟讓阮玉陵搶得了先機！

阮玉陵既然說出了「旋廻十二手」劍法一出，應是所向無敵的大話，當然有他的把握。

高天弘長劍刺入，阮玉陵突然飛身旋於半空，長劍連出，「鐵馬搖鈴」，「排竹拂柳」，「狂蝶戀花」一連三劍，削肩，斬腰，刖足，如疾風奔馳向高天弘三處襲到，一時間逼得高天弘節節退後！

一旁觀戰的「靈岩玉女」方筠，一見阮玉陵露面就已經色授魂與，淫心大動。

此時，再見阮玉陵揮劍如風，連佔先機，更是喜不自勝，一拉身旁的孫玄嫦笑道：「孫前輩，妳看這阮少島主，人不但俊，劍術更是超羣，眞是逗人喜歡！」

「寒冰公主」孫玄嫦，此刻另有心事，那有心情聽方筠的喋嘵！冷冷答道：「怎麼？玉女動起少島主的念頭來了，告訴妳，妳少做白日夢，人家眼光高得很，妳這殘花敗柳，他會看得上嗎？」

方筠碰了個釘子，面上雖然沒趣，心中却嘀咕道：「哼！殘花敗柳！咱們這種娘兒比雛兒够味得多了，連高天弘都差點着了我的道兒，難道這個風流的少島主還會不上鈎嗎？」

心裏想着，忽聽身旁的孫玄嫦喊了一聲：「好險！」

原來不知何時，高天弘已然重握先機，連連進攻，方才一劍，險些削着了阮玉陵的左肩。

兩人已然過了三十餘招！

這應該是個奇跡，阮玉陵竟能與高天弘對劍三十餘招而不敗落？

事實上，阮玉陵已然施盡了「旋廻十二手」的煞着，而高天弘却只施展了「大梵天十劍」中幾手較爲平淡的招數而已！

阮玉陵此時已感疲於奔命，方才一招又差點遇險，慘笑一聲道：「高兄劍法神奇，勁力十足，小弟實難招架了！」

話聲中，又勉力遞出一劍。

高天弘心知如此拖延下去，阮玉陵必會脫力，不如早些終場，於是，一咬鋼牙，沉聲道：「阮兄小心，在下要得罪了！」

話聲中，招變「蓮台降佛」，長劍往上平舉，猛一沉腕，凝肩，壓劍，直削阮玉陵左臂。

這招，高天弘算得極準，原指望削掉阮玉陵一片衣袖，露出敗相即可，偏偏阮玉陵成竹在胸，硬落個濺血終場，一見長劍削到，不但不避，反而向左一騰。

只聽一片裂帛之聲，緊跟着迸現一蓬血光！

在羣豪訝然中，高天弘一縱向前，幽聲道：「阮兄，怎麼了？在下實在抱歉！」

阮玉陵已將長劍交在左手，右手按住傷口，只見血水從指縫間汨汨流出！

高天弘又問道：「阮兄，要緊嗎？」

阮玉陵雖是敗落，但表面上却浮上了勝利的微笑，神采飛揚的答道：「區區皮肉之苦，小弟還忍得住，小弟今日雖然敗落，但却敗得非常値得！」

高天弘似乎不解其意茫然道：「這話怎講？」

阮玉陵道：「小弟從今後少了一個勁敵了！」

高天弘頓然省悟，一拍阮玉陵肩頭，正色道：「阮兄放心，大丈夫重在一諾，我高某豈能言而無信？」

阮玉陵滿意的笑道：「小弟信得過你！」

此時，「靈岩玉女」方筠已然走過來，向阮玉陵輕笑道：「方筠乃『追魂堡』總管，少島主既是我家堡主請到的貴賓，就由方筠來爲少島主裹傷吧！」說着，在自己裙裾上撕下一塊白綾，翹首等待阮玉陵的回覆。

阮玉陵對這位「靈岩玉女」聞名已久，放眼一看，月光下，更見俏麗動人。

但阮玉陵却無一般色中餓鬼的饞相，只是落落大方的說道：「有勞姑娘！」

然後，便伸出那隻血漬殷紅的傷臂。

周小娟緩步走到高天弘面前，沉聲道：「高天弘，把劍還給我！」

高天弘雙手奉上「寒梅劍」，恭聲道：「多謝姑娘，在下幸未屈辱這把名劍！」

周小娟一把奪過「寒梅劍」鼻中冷哼一聲，冷冷地道：「高天弘，你以爲你得勝了嗎？姑娘告訴你，你敗得慘極了！」

高天弘輕喟道：「勝敗得失原是難分得很！」

周小娟也不再答話，無限幽怨地瞥了高天弘一眼，歸劍入鞘，走到周白塵身邊，低聲道：「爹爹，我們走吧！」

周白塵神色敗壞的瞪着高天弘厲聲道：「毀堡之仇，老夫記在心頭，來日再算吧！」

「落英宮主」韓玉姑也咬牙切齒的喝道：「倘本宮首席大弟子『凌波仙子』黎茹，走失無着，本宮主絕對饒不過你！」

此時，「靈岩玉女」方筠，已替阮玉陵裹好了傷，極爲親暱地攙扶着阮玉陵從高天弘身邊經過。

方筠眉飛色舞地向高天弘道：「尊駕一掌之恨，方筠也記在心裏了！」

高天弘不由心裏喊道：「記吧！你們有多少深仇大恨，都記在我高天弘身上好了！」

參與比劍的，來看熱鬧的，一見爲首幾人已紛紛離去，也就陸續的散去！

高天弘驀然看見雜在人羣中，用手勾搭着「靈岩玉女」依偎而行的阮玉陵，不由心中一凜，暗道：「糟了！此人好近女色，必是僞善之徒，我這一諾，恐怕將來要遺禍無窮哩！」

高天弘這一怔神之間，峯上人影業已走完。

夜已深沉了！

方才這裏爲爭名奪利而喧鬧一時，此時却又冷清清的闃無人聲，只剩下兩盞殘破的氣死風燈，在光禿禿的柯枝上搖曳着。

搖曳着高天弘的孤獨身影。

一陣夜風襲來兩盞殘破的氣死風燈也熄滅了！

風燈一熄，連帶着高天弘那條身影也幻滅了。

此時，高天弘是眞正的孤獨了！

高天弘眞正一個孤獨的站在祝融峯頭嗎？

不！還有一個更爲孤獨的人伴着他。

就在風燈熄滅的一瞬間，一聲低低的嘆息，自高天弘身後响起。

高天弘此時似乎豪興全消，聞聲並未轉身，只是冷冷的問道：「那位朋友還未離去？」

背後之人並未回答又是一聲長而沉重的嘆息！

高天弘慢慢地把身軀扭轉，只見丈餘開外，站立着一個黑巾蒙面的黑衣人。

高天弘一見這人，就知道不是方才與會的人，於是低沉的問道：「尊駕爲何連聲嘆息？」

那蒙面人沉聲道：「我嘆息的是：自古聖賢寂寞，而武林之中，最有名望者，却最孤單，小兄弟，你是不是感到孤單了？」

高天弘緩緩的搖搖頭道：「在下並不感到孤單，只是不解，爲何那些人一個個對我恨之入骨？」

蒙面人輕哼一聲道：「因爲你名望高了，所以他們嫉妒你，排擠你，把一切罪名加在你頭上，使你無立錐之地，甚至使你失心瘋狂，你如稍有良知，必定躲避他們，遠離市塵，遁入深山，孤獨一生，否則，你不迫開殺戒，他們必然又來追殺你！」

這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說得高天弘似懂不懂，茫然應聲道：「尊駕當年想是一名武林健者！」

蒙面人答道：「與小兄弟今日齊名。」

高天弘立有所悟，驚呼道：「你就是上一屆的『中原第一劍』？」

蒙面人簡短的應道：「不錯！」

高天弘又恭聲道：「晚輩高天弘，叩問前輩安好！」

蒙面人似乎未注意高天弘的叩問，舉首仰望星辰，幽幽的道：「二十年前，與匆匆的趕來嵩山，拚死浴血，奪到了武林中萬人崇仰的『第一劍令』，但我却失去了一切，我只是與那方冰冷的翠玉過了二十年。」

高天弘聽出此人心中恨事特多，才會一時解不開而折磨自己，於是，相機探問道：「聽前輩口氣，莫非心中有恨，可否說將出來，我高天弘聽後，可爲殷鑒！」

蒙面人忽然勃然大怒，吼道：「高天弘，你想幹什嗎？哼！老夫不會上你的當！」

高天弘心內更加疑竇叢生，前跨一步，和聲道：「晚輩只望前輩一吐胸中塊壘，以免鬱鬱終日，並無別意！」

蒙面人輕哼一聲道：「好個慈悲心腸娃兒！」

今晚，高天弘心情也不甚穩定，可是他却沉得住氣，儘管這蒙面人態度失常，却一點也不發作。

蒙面人見高天弘默然不語，復又長嘆一聲，幽幽地道：「令尊『大公劍客』可有下落？」

高天弘聞言心頭一震，暗忖道：「此人可能與自己父親當年未參與比劍而即失踪的事有關，於是緩步走至蒙面人身前，低聲道：「已有了下落。」

「噢！」蒙面人似是微怔，驚問道：「現在何處？」

高天弘平靜的答道：「被婁芸芸囚禁於陝西橋陵『芸香宮』！」

蒙面人語氣更驚地問道：「婁芸芸？莫非是那『九幽冥帝』的寶貝女兒嗎？」

高天弘答道：「正是此人！」

蒙面人續問道：「你父因於『芸香宮』，是何人告訴你的？」

高天弘道：「出於丐帮北五省帮主『鬼丐』孫木公之口。」

「嗯！」蒙面人輕「嗯」一聲之後，又道：「令堂可好？」

高天弘出奇的平靜，和聲應道：「過世了！」

「死了！」蒙面人像是遽受震驚，但倏又平靜地道：「死了！人總是要死的！」

高天弘把握機會，追問道：「聽前輩口氣，似與在下雙親頗爲熟稔！」

蒙面人點頭道：「不錯，曾經是好朋友！」

高天弘駭異不已，訝問道：「前輩，你說什麼？曾經是好朋友？難道以後……？」

蒙面人截住話頭，接口道：「以後我們變成了勢不兩立的仇家！」

「仇家？」高天弘驚問道：「前輩能否告知爲何緣故嗎？」

蒙面人仰天一聲長笑，冷笑道：「你不會懂的，二十年後，應是烟消雲散，見着你父，代我問好！」說罷，就要離去。

高天弘橫身一攔道：「前輩能否告以姓名？」

蒙面人冷嘿一聲道：「有了『中原第一劍』的稱號，什麼都沒有了，包括姓名在內。」

高天弘頗有些不快，於是沉聲問道：「是別人不屑稱呼前輩的名字，抑或是前輩狂得連自己姓名都忘記了呢？」

蒙面人沉聲道：「小子，問得好！告訴你，兩者兼而有之。」

高天弘見對方竟是不怒，於是單刀直入的問道：「家父失踪之事，莫非與前輩有關？」

蒙面人到也直言不諱，揚聲答道：「可說無關，也可說有關。」

高天弘見對方言辭閃爍，立即寒臉道：「請前輩說得詳細些，否則，晚輩心急性躁，恐將得罪前輩！」

蒙面人「呵呵」大笑道：「高天弘，你莫非聽說我與你父有仇，故而藉機隙尋嗎？」

高天弘模稜兩可地應道：「前輩既如此說，晚輩也不願解釋！」

蒙面人揚聲喝道：「高天弘，你錯了，我與你父，要尋仇的是我！」

「啊！」高天弘倒抽一口冷氣，轉圜說道：「晚輩無意尋仇，只是想對雙親過去行徑多作一點了解！」

蒙面人沉喝道：「高天弘，你想落一個『不孝』的罪名嗎？」

高天弘誠惶誠恐的答道：「晚輩不敢！」

蒙面人一個字一個字似敲金擊玉般道：「打探父母隱私，就是不孝，你可知道？」

高天弘點頭默然，蒙面人接道：「上一輩的事，自有上一輩的人自己去料理，還輪不到你們後生晚輩！」

語氣凜然，高天弘恭聲道：「敬領敎論！」

蒙面人復又揚聲道：「我以前屆『中原第一劍』的身份對你忠告幾句：今後行道江湖，須記逢人只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黑白要清楚，是非要分明，高天弘，從今後，你在武林之中，已然多了個難以對付的死敵，此人就是『藍衫快劍』阮玉陵，這個娃兒極具心機，是個口蜜腹劍之徒，高天弘，你要多加小心了！」

語音未落，人已縱離三丈，跟着幾個縱跳，身形便消逝在暗影之中……

高天弘目睹那矯捷的背影發楞！

此刻，祝融峯頭眞正只有高天弘一個人了。

曉星漸墜，天際一片烏黑。

高天弘仰首一聲長嘯，然後直奔峯下而去。

約莫盞茶工夫以後……

從東北角上如電閃般奔來三條人影！

三人一到峯頭，即唉聲嘆氣的道：「晚了！只差得一步！」

這三人是誰？

他們是從橋陵聞訊兼程趕來的「極樂仙童」，「崑崙神姥」以及「大公劍客」三人。

世事在冥冥中似乎有一定的安排。

高寒與高天弘父子倆均渴望相見，而偏偏又將他們錯過了，從此天涯海角，不知何年何月，再能相逢哩！

蕩女多情

被「中原第一劍」高天弘以「元陽天罡」神功焚毁的「追魂堡」，經堡中之人奮力灌救，損失只是前堡的幾重廳堂！

此時，從祝融峯趕回來的「萬里追魂」周白塵正在指揮手下之人，大興土木，重修被毁堡院。

一項新的部署正在他心裏孕育着……

堡後，各莊院內宅，仍然完好如初，未受絲毫損失！

入夜，前堡正在火炬高燃，連夜搶工的時候，內宅的「搖紅軒」也正是燈火輝煌，燭影搖紅。

「搖紅軒」是「追魂堡」總管「靈岩玉女」方筠的寢宮，雖說不上豪華艷麗，人間仙土，却也是幃幕深垂，香烟繚繞！

今晚，「搖紅軒」綵燈高懸，絲竹輕鳴，笙歌自幃幕隙中綿綿傳出，巧婢一個個穿紅着綠，捧菜執壺穿梭其間。

難道這「搖紅軒」今夜有貴賓蒞臨嗎？

「搖紅軒」分東西兩廂，各廂又分明暗兩間，此時東廂明間裏已整治一桌上好筵席，不乏山珍海味，杯箸羅列，只是席前猶虛，無一個人影。

在裏間，一位明眸皓齒的美人正在攬鏡照花容，原已艷絕俏絕的面龐，再加上幾分喜色後，更見媚態。

驀地巧婢的傳報聲傳了進來：「阮公子到！」

這一聲傳報，使鏡前美人面上喜色更濃，慌忙站起，整袂理鬢，迎將出去。

她剛掀簾跨出裏間，那位臂傷初愈的「光明島」少島主阮玉陵，已然含笑走進屋裏。

兩人互一抬頭，立即目射眸勾，四目交集在一起，雖未眞個顛鳳倒鸞，兩人業已黯然消魂了……

阮玉陵是情中聖手，定力不弱，立將視綫收回，挽袖前跨，欠身一揖，道：「玉陵屢次打擾姑娘，這裏多謝了！」

方筠雙目細瞇巧笑道：「那裏話！能請到公子，是方筠的幾生修來幸運，快請入座吧！」

阮玉陵也不客氣，閃身入座。

偌大一桌酒席，珍饌玉餚，美酒盈樽，但只有阮玉陵與方筠兩人對飲！

但他們席前却有一大羣巧婢彈唱！

籠絡「光明島」少島主阮玉陵，是周白塵的一着棋，來日在武林之中能控制高天弘最有力的便是這個少島主，因爲此子不但深具機謀，而且還得到了高天弘「終生不與爲敵」的承諾。

「靈岩玉女」方筠固是被下棋人擺弄的一個棋子，但她却願意當着這一顆棋子，因爲她那片久旱乾田，也需要行雷佈雨來灌漑一番了！

阮玉陵是拈花老手，鑑於游魚必就澤而棲的原因，自也是來者不拒。

於是，酒過三巡，兩人便已放浪形骸，眉來眼去，本來對面而坐，此時已變成相依相偎，股膝交疊了！

方筠纖手把盞，頻頻餵向這位少島主的唇邊。

阮玉陵就在那隻粉手中淺淺啜飲，雙手則不停地在那一團多肉的軀體上遊動，摸索！

一個是壞薄子弟，一個是浪蕩紅粉，兩個人可說是臭味相投。

酒至半酣，阮玉陵笑問道：「久聞姑娘調敎的『玉女蝕骨陣』甚具魅力，曾經迷倒不少武林鐵漢，可否讓玉陵開開眼界？」

方筠嬌笑連連，佻眉輕挑，媚眼斜睇，嗲聲道：「這些雕虫小技，難博公子一笑，還是不要獻醜吧！」

阮玉陵輕薄地道：「是不是姑娘閙聽在下是巴

中餓鬼，故而不敢出示嗎？」

方筠掩口輕笑，極為嬌媚地道：「如蒙公子接納，是方筠的榮幸，怎會秘而不示哩！實在怕公子見笑！」

阮玉陵摟着方筠的手猛然一緊，用嘴貼在方筠的腮邊道：「姑娘眞會講話，在下倒是誠心誠意的要見識見識咧！」

方筠舉手撥了一下鬢邊的散髮，媚聲媚氣的道：「既是公子執意要看，方筠只得現醜了！」

語畢，招手喚來一名巧婢，低語吩咐一陣，那巧婢疾步退去。

片刻，那巧婢進來報道：「啓稟姑娘，準備好了！」

方筠纖手互擊，發出一聲脆响！

掌聲甫落，那原本在輕彈慢奏的樂聲，忽然一轉。

但聞絃聲顫顫，彈聲鏘鏘，乍聞雖輕柔細緻，悠揚動聽，可是入耳以後，竟然震人心肺。

阮玉陵心頭一凜暗忖道：「看來這『玉女蝕魂陣』倒有點不可輕視的威力，我可要小心一點！」

一念及此，不覺屏神凝息，全神以注。

樂聲一揚，垂簾掀動，從門外走進六個身穿素白透明羅衣少女。

一進屋內，即隨着那靡靡的樂聲翩翩起舞。

阮玉陵心內已有防範，故而神定氣閒，正襟危坐。

放眼看去，那六個少女個個天姿國色，容顏絕世，眉目之間，飄蕩着一股動人心魄的春意，吐氣如蘭，巧笑如花，媚態襲人。

身披蟬翼般的羅衫，在曼妙舞動之間，胴體隱約可見。

阮玉陵不覺擊掌讚道：「强將手下無弱兵，先不論這『玉女蝕魂陣』的魅力如何，論姿色，這六位姑娘已是舉世難求了！」

方筠粉面偎着阮玉陵面孔一陣厮磨，諂媚的道：「如公子喜愛，方筠即命荐枕伴蓆如何？」

阮玉陵呵呵連笑，邪聲邪氣地道：「在下不敢得隴望蜀！」

說完，又滿含意深意的用手在方筠的腰際大力一摟。

方筠一時淫心大動，不禁黛眉生春，杏眼流波，伏在阮玉陵懷裏低低喘息。

兩人調笑間，樂聲忽又一轉，從輕柔細緻之中，一變為急速激盪之聲。

那曼舞女郎也隨樂聲而迅快的舞動身軀。

因為身軀劇烈扭動，身上素白羅衫已從肩頭滑了下來！

在阮玉陵眼前幌動的，是如玉色般的裸體。

那顫動的玉胸！

那緊束的小腹！

那渾圓的肥臀！

那使多少鐵錚錚漢子軟化的胴體！

那使多少英雄豪傑銷磨壯志的嬌軀！

阮玉陵兩眼發直，目不稍瞬，兩隻手在方筠身上瘋狂地搓揉，方筠的嬌喘更急了。

猛然樂聲忽轉低沉，那六名少女也舞至席前，環繞在阮玉陵左右。

一時之間，肉香四溢，阮玉陵雖未被蝕魂奪志，却也色慾薰心，難以自持了。

他懷中的方筠也是慾火攻心，含羞作態的嚶嚀一聲，皓腕輕舉，褪去了身上的大紅羅衫。

晶瑩的胴體一呈現出來，阮玉陵再也不能自持，猛然一聲長笑，將方筠抱起走進裏間！

明亮的綵燈熄滅了！

羅帳輕幌着，帳內人兒淺笑低喘！

一個是固澤之魚而突入江河，一個是久旱之田，乍逢甘雨，於是，兩人幾乎都要撕裂對方，或者吞噬對方才能滿足似地瘋狂着。

這種事，原是人間最大的喜悅。

但方筠和阮玉陵二人既不是情，又不是愛。

他們只是像在每年三月菜子花開的時候，一雙屁股咬屁股的鬧春狗！

就在同時，窗外一條暗影，暗哼一聲，疾身而去。

這身影不但閃出了「搖紅軒」，而且閃出了「追魂堡」，直向西南奔去。

此人是誰？原來是「追魂堡主」周白塵的女兒周小娟。

周小娟的再次出走，是為了看不起自己父親的行徑？還是追尋心中所想的那人哩？筆者就不得而知了。

從此，阮玉陵置身於溫柔鄉，享盡人間艷福。

同時，一個震驚武林的消息也傳揚開來。

×　×　×

位於岳陽東街的「瀟湘別館」，是岳陽城中一間兼營旅棧的大酒樓。

這天，金烏方墜華燈初上時節，館裏來了一個衣着華麗，態度瀟洒，神情倜儻不羣的俊美少年。

店家見多識廣，一見就知不是尋常客商，慌忙接過行囊，讓進裏間東廂上房！

淨面洗手已畢，這少年換上一襲淡藍長衫，紮一方文士儒巾，邁進了「瀟湘別館」的酒樓。

這正是上座的時間，酒樓上人聲喧騰，猜拳行

令，談文道武，談古論今之聲，此起彼落。

這少年好不容易在暗隅處覓得一方座頭，要了四色小菜，一壺老酒，自斟自飲！

臨窗一張八仙桌上，坐着一夥疾服勁裝的彪形漢子，一個個交頭接耳，看樣子是在談說武林之中的事。

一個黑臉漢子手執着酒杯，壓低嗓音說道：「想不到『光明島主』阮青虛這頑固不化的老頭兒，會突然與『追魂堡』聯手結為姊妹幫，莫非這個老兒靜極思動，想染指中原武林嗎？」

另一個紅臉漢子指手劃脚的答道：「這還不簡單，他們結盟還不是要聯手對付那姓高的『中原第一劍』！」

黑臉漢子以手支頤，沉吟道：「那姓高的與他們既無寃仇，又無過節，又何苦相迫於他，武林之中許多事情，實在教人看不順眼！」

那紅臉髭鬚漢子似是一怔，以食指在唇上一比，噓聲道：「噓！老四，說話可得留心點，憑咱們這點能耐，可得罪不起他們！說實在的，那高天弘可也狂了點，所謂『樹大招風』啊！」

黑臉漢子似是極為不平的接道：「人家傲，人家狂，那是人家有玩藝，自己功不成，藝不精，不去苦練，迎頭趕上，反而去嫉妬人家，唉！這些人也配在武林之中自稱前輩，其實整日玩權弄勢，凌弱欺善，難怪武林之中永無安寧了！」

其餘諸人，見這黑臉漢子越說越氣，聲音也愈來愈大，深恐鬧出亂子，連忙齊聲勸道：「老四，各家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咱們喝咱們的酒，管那些閒事幹嗎？來！乾一杯！」

桌上衆人一齊舉杯乾盡杯中之酒！

坐在遙遠的俊美少年，對他們的談話都聽得清清楚楚，自己能在無意中得到一些消息，實是可喜，同時，他對那黑臉漢子的談吐，見解，均暗中深深佩服。

驀在此時從東邊踱過來一個年約五旬的老者。

此人瘦瘦清清，兩腮無肉，雙目下陷，但却烱烱有神，內着一套玄色褂衣，外罩一襲黑色大氅，在行走之間，隱約可以看出，腰際掛有刀劍之類的兵刃。

這老者踱到臨窗那張桌子前停下來，朝那黑臉漢子寒臉沉聲問道：「朋友！是那一條道上的？」

這老者的氣勢甚是迫人，使那桌上的人，一個個停杯擱箸，面面相覷，噤若寒蟬！

那黑臉漢子到是一個有血性的男兒，明知對方是來找岔的，而且還是位高手，竟也不甘示弱，霍然沉聲反問道：「有何見教？」

那老者陰惻惻一笑，一個字一個字如斬金截鐵說道：「我要教訓教訓你這張胡說八道的狗嘴！」

「嘴」字尚未落聲，突然手腕一揚，頓聞「拍」的一聲脆响！

這一記耳光，又快又重，黑臉漢子的面孔上，立時出現了五條血紅指痕，口中鮮血也從嘴角上滲出。

黑臉漢子痛在面上，恨在心裏，如何忍受得了！跟着身形一撲，雙掌遽出，飛快地向那老者拍出兩掌！

那老者沉喝一聲：「小子找死！」沉肩，翻腕，掌出如電，先往左一滑，避過襲來左掌，然後，探手一扣，將黑臉漢子後到的右手扣了個正着。

那老者身法步法，招式，不但迅快無比，而且怪異絕倫。

一把扣住黑臉漢子之後，左手往腰際一托，將黑臉漢子高舉過頭，就要向窗外扔去……

驀地，自暗隅中發出一聲厲喝：「放下。」

一條藍色身影隨聲飛至，在半空中，已然出手，右手雙指駢點老者腰際「氣海」，左掌直豎，劈向老者左手腕脈！

那老者聞聲一驚，立覺兩股勁風自後襲到。

老者機在意先，不容考慮，撤手鬆了那黑臉漢子，身形猛旋，雙掌交錯攻出。

兩人掌力一接，竟是平分秋色，各退半步。

原來及時出手相救之人，是那身着藍衣少年。

照說，這老者應該不是這藍衣少年的對手，但是這少年發招不過旨在解救那黑臉漢子的性命，所以，才讓老者得了個平局。

而老者威猛無比的兩掌被這無名少年輕易接下，心中不禁暗驚！

但這老者自恃甚多，於是仍沉臉厲聲喝問道：「娃兒！你是存心要與老夫結樑子嗎？」

藍衣少年氣定神閒的答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此乃壯士本色，有何不對？」

老者似乎也看得出眼前這少年不是易與之輩，聞言嘿嘿一聲冷笑，「嗆啷」一响，自腰間拔出一把帶鈎的細長薄劍，冷然道：「娃兒，好大的口氣，拔你的刀吧！」

藍衣少年也是冷嘿一聲，肅然道：「當今武林恐怕還沒有人能教小爺用刀劍相向的！」

此語一出，眞是震驚四座，傳言中的「中原第一劍」高天弘已然狂得可以，看來這藍衣少年還要狂過三分！

老者一驚之下，更加狂怒，沉聲道：「娃兒報上名來，老夫不與無名小卒過招！」

藍衣少年以牙還牙，也沉聲道：「你少爺掌下

也是不夠無名之徒，你報出你的萬兒來吧！」

在兩人門口的銳氣上，那老者已然輸了一着，哼一聲答道：「老夫是『追魂堡』岳陽分堡的總管，人稱『奪命手』闞放！」

藍衣少年一聲冷笑，沉聲道：「想不到你們『追魂堡』的勢力擴展到岳陽來了，奪命手，也算你霉星高照，今天你少爺讓你奪自己的命，老兒，放出你的鈎劍吧！」

這時，圍觀之人，大都是與武林沾着一點邊的人物，大家都紛紛地猜測這藍衣少年的來路！

有識之士，從氣度上，從說話口氣上，差不多都猜了個八成，但都不願說出口，看樣子，是存心要「奪命手」闞放栽觔斗！

闞放又冷哼一聲道：「娃兒，你也報名吧！老夫說過了，不與無名小卒過招！」

藍衣少年冷笑道：「不用問了，進劍吧！」

闞放却沉聲道：「一定要問！」

藍衣少年譏誚道：「少爺不報出名字，你還有勇氣和我過個三招兩式，如果少爺報出名字，恐怕你連出劍的勇氣都沒有了！」

闞放聞言心頭雖是一凜，口中却逞强道：「那倒不見得！」

藍衣少年面含微笑，環視圍觀衆人一週，然後，忽轉厲色，對闞放喝道：「好！待本少爺告訴你，少爺在嵩山少室峯頭，曾使劍國羣英失色，在『追魂』堡燒了堡舍，在祝融峯頭，以掌挫你家堡主，劍敗『光明島』少島主阮玉陵，並使之濺血五步，老兒你知道我是誰吧！」

闞放聞言，眞是心胆俱裂，想不到，自己竟會碰上這個煞星，一時張口結舌地道：「你，你……你是……」

圍觀之人，也紛紛出聲……

藍衣少年冷笑道：「怎麼樣？出劍吧！」

闞放已然面色慘白，鈎劍垂地了。

藍衣少年緩步踱到闞放面前，冷冷道：「從今天起，撤走岳陽分堡，我若再見你在岳陽城中露面，我就要將你削手斬足之後抛到洞庭湖中餵魚，回去告訴周白塵那老賊，從今以後，如他再繼續同我高天弘過不去，不要怪我心狠手辣，趕盡殺絕！」

闞放平日那股狠勁也提不起來了，只是一味地唯唯應諾！

高天弘繼又接道：「告訴周白塵，別以爲『光明島』爲他助陣，他就洋洋得意，區區一個阮青虛，一個金芸娘，我高天弘還沒有放在眼裏！」說着，用眼瞄了闞放手中的鈎劍一眼，突然右手食指一屈一伸，一股剛勁遽然彈出！

破空挾着「嘶」……「嘶」……之聲，緊接着「嗆」的一响，闞放手中鈎劍應聲齊中斷成兩截！

這一手隔空斷金裂石的指功，委實令人驚心動魄！

高天弘接着又沉聲道：「告訴周白塵，他若再不安份，這便是榜樣，去吧！」

闞放在岳陽城中，雖算得上是頂尖人物，但見了高天弘，無異老鼠見了貓已經嚇得混身軟綿綿。

聽說一聲「去吧！」如逢大赦命令般拾着自己的斷劍，掉頭穿窗而去。

圍觀之人，有痛恨闞放者，無不暗暗稱快，但也有怒目而視，咬牙切齒而冷哼者。

高天弘笑着對黑臉漢子道：「朋友，江湖多風險，爾後要多加小心啊！」

說罷，也不管有多少雙眼睛瞪視着他，高天弘緩步下得酒樓，回到自己的客房內。

高天弘一到客房，憑武林中人特有的感覺，頓時覺得有些不對。

可不是，這室內飄蕩着一絲淡淡的幽香！

高天弘連忙去辨別這種氣息，一點一點地吸入內肺，發覺這種氣味，並不損害人體。

打開窗櫺，外面是一片空曠，並未種植什麼花草！

再一查看屋內，行囊完好未動，驀地……

一張小小的紅柬映入高天弘的眼簾！

高天弘取過案上紅柬，只見上面寫道：「別因藝高而胆大，小心館內有伏！」

字體娟秀，但下筆有力，定是出自一位武林紅粉之手，高天弘不禁注柬怔視。

一陣濃郁的芬芳氣息，自那柬上透出。

高天弘猛然省悟，暗道：「難怪室內有一絲淡淡的幽香，原來一個女人曾經到這屋中來過。」

但是，這女人是誰？

高天弘久思而得不到答案。

猛然，一個笑靨，一個嗔色，一個俏巧的身影，在高天弘腦中湧現。

高天弘不覺脫口喊道：「是她，一定是她！」

高天弘又想到紅柬上的警語，一絲冷笑浮上了嘴角，心中暗道：「來吧！來兩個，準敎你死一雙，來十個，死五對！」

心念一定，裝得若無其事般，熄燈就寢，連那大開的窗戶，以及虛掩的房門，都沒有關。

這正是三月中旬，碧空月華如練，明亮耀人。

在床上趺坐閉目調息的高天弘心中暗道：「月色明亮，來人只要一現身形，準敎他走不了！」

時光在飛快的流逝！

更遞漏轉，不覺已是二更天了！

照理，這應是夜行人動手的好時光，但却絲毫沒有動靜，高天弘不禁有點暗暗懷疑那留柬之人，是否有點危言聳聽了！

驀在此時，「嗚嗚」簫聲，自夜空中傳來。

起初，高天弘並不在意，仍舊屏神凝氣，暗自運功調息。

照理說，只要高天弘一屏凝息，任何音籟均不會入耳才對，但這簫聲却綿綿不絕，灌耳而來，其聲婉轉凄惻！如泣如訴，尤其在喪母失父的高天弘聽來，更增一番愁緒！

高天弘聽得入神，不覺泫然欲涕，暗讚道：「這一闕遊子吟，吹奏得太好了！」

高天弘的武功修爲，早已突破生死玄關，正浸沉於這綿綿簫音之際，忽然意動警生，暗暗道聲：「不妙！自己正在運功調息，這簫音如何會灌耳而來？莫非這簫音不是一般人所吹奏的？」

心中一有疑問，立卽運功於耳，向那破空而來的簫聲拒去！

果然，不拒時，那簫音委婉動聽，這一抵拒，那簫音立變悽厲，尖銳刺耳，與自己功力一觸，竟發生震撼作用，看來吹簫之人，內力强勁驚人！

高天弘這一發現，立卽抖袖振衣而起，佇立窗前，歛神收心，抱元守一，反聽內視，仔細地辨聽那簫聲的來處……

那簫聲乍聽似乎近在窗前，細聽又似乎如隔山傳來，忽高忽低，忽遠忽近，忽疾忽徐，忽疏忽密，此人如是一個樂者，眞可譽爲「簫聖」。

高天弘聽了半晌，唯一可肯定的，那簫聲發自西南方向！

高天弘正要越窗而出，循聲尋去，驀然……

「鏘鏘」兩聲悠揚的琴韻在簫聲相反的方向——東北角上响起！

片刻，那琴聲竟也「叮叮」「咚咚」在彈奏，赫然也是一闕遊子吟。

須臾，那琴音竟與簫聲奏在一起，幾敎人分不出是琴？是簫？

這樣一來，可把高天弘難住了，這一琴一簫，一在東北，一在西南，像是預爲佈置，又像是不謀而合。

高天弘索性取火燃燈，招來店家，故作惱怒道：「這深更半夜，是何人還在吹簫彈琴，擾人淸夢，你們也不管一管？」

這店家被高天弘一喝問，卽忙傾耳細聽，那裏有什麼簫聲琴韻，心中忖道：「莫非相公耳朶有毛病？」

心裏想着，口裏又沒有說出來，笑着回道：「小人怎麼一點也沒有聽見哩！」

高天弘這一驚非同小可，沉聲喝道：「什麼？一點也沒聽見！難道你是聾子？」

這店家本不敢頂嘴，可是又不敢不回明，只得硬着頭皮道：「小人並不是聾子，就連城外曠野荒郊的蟋蟀叫，小人也聽得淸楚，此刻確實沒有聽見什麼吹簫彈琴的聲音！」

高天弘知道這店家說的並不是誑語，想這內中必有蹊蹺，於是不動聲色地道：「想是我聽錯了，你去吧！」

店家去後，高天弘仍舊吹熄了燈，凭窗細聽。

那簫，琴仍然在合奏着那闕遊子吟，一遍又一遍的反覆吹奏！

那音韻似乎有一種穿透的力量，不但灌耳，而且入心！

高天弘不敢稍爲分散心神，全力貫注！

高天弘自到中原，已會過不少武林高手，可是，今晚這一闕悱如來自天外的簫琴合奏，可眞讓他傷透了腦筋！

高天弘聆聽約莫一盞茶時光，忽然雙掌一拍，發出一聲脆响，身形陡然躍起，筆直地自窗口平飛而出。

這一躍，總有十餘丈遠近，足尖一點街面屋脊，又是一縱，飛快地向東北角上奔去。

原來，高天弘聽那琴音甚爲熟悉，再仔細一辨別，却頗似「極樂仙童」在「芸香宮」失去的那張古琴所發。

所以，高天弘毫不猶豫地穿窗而出，捨簫而追琴，直向東北角上奔去。

眨眼工夫，高天弘已縱出城外。

停身一聽，那琴聲更是淸晰可聞，彷彿就在眼前！

高天弘循聲前奔，一口氣下來，又奔馳了十餘里。

再一細聽，那琴聲的位置與距離，和剛才所聽到的差不多，這可把高天弘給楞住了。

更怪的是，此刻高天弘已離城三十餘里，應該已遠離了在西南角上的吹簫聲音。

可是，傾耳細聽，那簫聲却與琴音合在一處！

高天弘不禁大駭！如果吹簫人飛快地以提縱術趕到此處與彈琴人會合，非有一縱千里之能，那是絕難辦到的！

但，簫聲並未停止吹奏，却在眨眼之間，由南到北，而且中間還隔着一座岳陽城？

高天弘可說是憑着一身功力，無畏無懼，可是，這玄之又玄的簫聲琴韻，却使置身於黑夜中的高天弘不寒而慄！

（未完待續）

千人塚

新派武俠奇情長篇小說

高皐・文
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杜子陵在義橋鎮綠竹山莊，獲與師母蘭若蘭會晤，發出飛鴿傳書，命令所有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的高手，集中待命，要與武林盟一決勝負，在等候人手中，武林盟杭州監堂忽然送來請帖，邀約萬字錢莊的二掌櫃馬甲午與飛馬綢布號主持人陳來往晤，杜子陵命陳、馬二人應約，杜本人也一同前往，迨抵達武林盟杭州監堂，立為副堂主薛奔濤要脅，說是已埋下萬斤炸藥，如杜子陵不隨彼等同往謁見甘雯，引將點燃炸藥同歸於盡，杜子陵正感難以應付間，蘭若蘭驀地來到，把藥引毀去，與杜子陵同返綠竹山莊——

綠竹山莊誓雄兵

綠竹山莊內風雲際會，豪笑之聲，幾乎數里可聞。

杜子陵剛剛跨進莊門，立卽被人羣所包圍，詢問之聲此起彼落，他實在有點窮於應付。

於是，他雙拳一抱，作了一個羅圈揖道：「各位先歇歇，有話咱們慢慢的說。」

「慢慢的說？哼，咱們千里奔波，還沒有說出半句怨言，你只逛了一趟西子湖，難道就累了你不成？」

說話的是一個中年美婦，嗓門之高，態度之橫，使一些不明內情之人全都側目而視。

杜子陵尷尬的一笑道：「青妹妹責備的是，各位……咳，辛苦了……」

扮成中年美婦的厲青青噗哧一笑道：「馬後炮，咱們不領情。」

杜子陵此時瞧見人羣之後，遠遠立着面含淺笑的一簑烟雨萬里寒，他身側是一個瘦小乾癟，頭插紅羽的老者，正在雙目烱烱，向自己打量着，看裝扮，此老可能就是南海紅毛島主赤羽蒼舒。

他顧不得再與厲青青鬥嘴，立卽排開衆人，趨向萬里寒一揖道：「伯伯，你老一向可好？」

他對萬里寒的稱呼，一向都是老丈，此時由老丈改稱伯伯，可說是積年累月的眞情所流露，萬里寒絲毫不感訝異，只是一雙虎目之中，却蘊藏着滾滾欲落的淚水。

不過此老豪邁不減當年，他哈哈一陣豪笑道：「老夫好得很，看來你小子混得頗爲不錯。」

杜子陵道：「這都是托伯伯的福，」一頓接道



：「這位老前輩是紅毛島主吧?晚輩接待來遲，請前輩多多担待。」

紅毛島主道：「好說，聽說少俠去過南海，可惜咱們緣慳一面。」

萬里寒道：「一飲一啄，莫非前定，他要是見到了咱們，就可能會失去明師，與稱王海外的機會了。」

杜子陵一怔道：「伯伯都知道了?」

萬里寒向厲青青瞥一眼道：「是的。」

杜子陵心知自己的一切，已由厲青青轉告，倒也免去不少唇舌，遂回頭一指藺若蘭道：「這是敝師母，兩位前輩見過了麼?」

萬里寒與蒼舒同時啊了一聲，道：「是公冶夫人?」

杜子陵道：「是的。」

這兩位縱橫湖海的武林高人，亟跨前幾步，雙拳一抱，道：「原來是公冶夫人，請恕適才簡慢之罪。」

藺若蘭回了一禮道：「兩位是綠竹山莊的貴賓，千萬不要客套。」

在這般舊雨新知歡叙之際，蕭總管已令人抬上了酒席，此時燕燕才找到機會，擠到杜子陵的身前道：「陵哥哥，你是怎麼脫險的?」

杜子陵道：「一言難盡，等席散了之後，咱們再說。」

燕燕道聲好，他們也就投入這場武林難見的盛會之中，席間的話題，轉到了倡亂江湖的兩代妖姬，由於杜子陵秉承師命，肩負衞道平魔之責，人們自然要聽聽他的意見，然而，這兩代妖姬與杜子陵之間，都有着錯綜複雜的牽連，一時很難說個明白，他咳了一聲道：「黃泉村主與家師……咳，各位一定聽到過江湖傳言的了，事實上，黃泉村雖然造成江湖動亂，實在並無大奸大惡的行爲，因此，咱們對黃泉村在於安撫，對武林盟，則以霹靂手段，予以澈底剿滅……」

座中羣雄，除了赤羽蒼舒，全都同意杜子陵的見解。但這位名噪天南的紅毛島主却微微一笑道：「老朽並無反對少俠之意，只是對那黃泉村主與令師之事，却感到十分眩惑!」

他說話之時，目光曾經投向藺若蘭一瞥，杜子陵自然明瞭他語中含意，遂轉向藺若蘭道：「據弟子猜想，師父可能已來中原，師母最好回復本來，以免發生不必要的誤解。」

藺若蘭安詳的一笑道：「好的。」

她摘下頭上的僞裝，滿堂華燭，同時爲之一暗，杜子陵咳了一聲，隨卽長話短說，將師父與師母間的往事，作了一次簡畧的叙述，這蘊藏已久，曲折動人的事跡，使得滿堂豪客，神眩色動，噓唏不已。

赤羽蒼舒嘆息一聲道：「這實在是數百年來，武林罕見的哀艷事跡。好啦，自今以後，紅毛島自老朽以下聽你的就是。」

杜子陵躬身一揖道：「晚輩先行謝過。」

天交二鼓，他們才散開安歇。但杜子陵却被擁入別院，陷入另一尷尬的場面。

第一個開炮的是厲青青，白眼一翻，櫻唇一撇道：「說吧，咱們要聽聽排湖一別，閣下又增加了多少風流韻事!」

杜子陵面色一紅道：「青妹妹眞會說笑，愚兄幾乎兩世爲人，那來的什麼風流韻事。」

厲青青啊了一聲道：「我不信。」

燕燕道：「甘雯色冠羣芳，艷絕當代，所謂溫柔鄉就是英雄塚，陵哥哥兩世爲人之說，似乎相信得過。」

厲青青道：「不錯，你準是與那賤人舊情復熾，作了對不起咱們姊妹之事了!」

杜子陵面色微變，說道：「青妹妹，你太小看愚兄了。」

在一旁侍候的伊不花爲恐主人夫婦把話說僵，趕緊打着圓場道：「剿滅武林盟是一樁大事，爲了養精蓄銳，主人主母何不早點歇息。」

燕燕趁機一笑，說道：「說的是，不花，咱們走。」

燕燕帶着伊不花一走，房中只剩下杜子陵與厲青青兩人，厲青青哧噗一笑，道：「還在生我的氣麼?」

杜子陵道：「沒有，只是……」

厲青青道：「只是我說話太隨便了，哼，好在這是中原，要是在呂宋，你非辦我一個欺君之罪不可!」

杜子陵一把捉住她的纖纖玉手道：「妳這張小嘴從不饒人，應該找一個人管管妳才好。」

厲青青櫻唇一撇道：「找到了麼?」

杜子陵道：「我想差不多了。」

厲青青道：「誰?」

杜子陵道：「師母。」

厲青青嘻嘻一笑道：「你算找錯人了，她老人家那麼慈祥，才不會管我呢。」

杜子陵道：「妳不要得意，我說的師母，是當黃泉村主的那一個。」

厲青青一蹀脚道：「你敢!」

杜子陵哈哈一笑道：「怕了吧?以後就聽點話兒。」

厲青青不依，兩個人就纏在一起……

翌晨他們再到大廳集會，對進剿武林盟作進一步的商討，爲了集思廣益，杜子陵請與會羣雄各抒己見。

种雲龍道：「稟少主，據各地莊縣飛鴿傳書，武林盟已撤除各地監堂以下的組織，東南西北四大分壇也一律停止活動，所有人員，全部集中華山，似乎有什麼異乎尋常的重大行動。」

杜子陵啊了一聲，轉向萬里寒道：「伯伯，你看甘雯要作些什麼?」

萬里寒道：「小妖女變化萬端，行爲之怪，每使人難以預測，不過此項訊息是否可靠?咱們不要中了小妖女的計算!」

燕燕道：「萬字錢莊及飛馬綢布號，分店遍及全國，當今武林任何一個門派，也無法與他們相比，要不是种大俠獲得飛鴿傳書，告知甘雯已潛赴金華赤松山，咱們只怕此時還在華山打轉呢!所以种大俠得來的訊息，應該是可靠的。」

萬里寒道：「不錯，依燕姑娘的看法，甘雯打的是什麼主意?」

燕燕道：「侄女有一點淺見，可不知道對是不對。」

杜子陵道：「燕妹妹必定智珠在握了。」

燕燕微微一笑道：「甘雯雖然當上了武林盟主，但這個寶座她坐的並不安穩……」

杜子陵點點頭道：「武林之中，確有不少反抗暴力之人。」

燕燕道：「威脅最大的是黃泉村，從她登上武林盟主的寶座起，黃泉村主，就是她最感棘手的敵人。」

杜子陵道：「燕妹妹是說她集中人力，是爲了對付黃泉村主?」

燕燕道：「不，是爲了對付你。」

杜子陵愕然道：「燕妹妹不是說黃泉村主才是她最感棘手的敵人麼?怎麼又是對付我了?」

燕燕道：「所謂棘手，不過是使她感到困擾，無法安然的坐穩盟主寶座而已，當她發覺你是當代第一高人的衣鉢傳人，而又無法使你臣伏在她石榴裙下之時，她感到盟主寶座眞正動搖了，如不將你除掉，她就會寢食難安。」

杜子陵恍然大悟道：「甘雯是想以全力消滅咱們，然後挾戰勝的餘威，排除異己，橫掃武林。」

燕燕道：「大概是這樣的。」

厲青青道：「她在做夢，憑我厲青青就容她不得!」

杜子陵道：「甘雯網羅了不少隱居已久的黑道魔頭，咱們不可太過大意!」

紅毛島主道：「少俠知道他們是誰麼?」

杜子陵道：「晚輩在赤松山曾見過吊客司普，血指惲隆，魔刀鄒懷仁等，還有八公山少山主應白衣，也作過甘雯的座上貴賓，禿龍應祥自然也會協助甘雯爲虎作倀了。」

紅毛島主眉峯一皺道：「禿龍應祥使毒之能，天下無出其右，血指惲隆一身邪門功夫已然登峯造極，在魔道之中不作第二人想，今後遇到他們兩人，少俠要多加注意。」

杜子陵道：「敬謝指教。」

燕燕道：「陵哥哥，你是否決定對甘雯立卽進剿?」

杜子陵道：「小兄確有此意。」

燕燕道：「那麼小妹還有兩點拙見，提供各位參攷。」一頓接道：「出師必定有名，何況甘雯還是現任的武林盟主。此其一，第二，指揮三軍，必須統一號令，咱們需要選出一個發號司令之人。」

燕燕的意見，在會談中掀起了高潮，他們首先推舉發號施令的統帥，自然，一襲烟雨萬里寒，紅毛島主蒼舒，以及公冶夫人藺若蘭，是他們優先考慮的人物。

但萬里寒及蒼舒，認爲臨陣殺敵，他們義無反顧，對於指揮統御之責，說甚麼也不肯承當。

藺若蘭也有不能担當的理由，因爲她暫時不願公開身份，以免節外生枝，惹來黃泉村主藺雲卿，使平魔義師陷於兩面作戰。

三位前輩不肯接受，領導之責，自然非杜子陵莫屬了，在無可推辭之下，他只好接受了這一艱巨的任務。

接着，他們爲甘雯擬定了十大罪狀，否定了她的盟主之位，並傳示天下，公開討伐。

第三日的凌晨，种雲龍率三十五名高手當先開道。中軍精銳，由杜子陵親自統率，唐儉領着五十名高手爲後衞，由杭州，越東天目山的北麓，向安徽進發。

他們經寧國，至荻港渡江，還未到達巢湖，种雲龍已然傳來警訊。

巢湖是他們必經之地，但沿高林橋至桐城一帶，已潛伏着不少敵人。

三十六名開道的高手，遭遇到數倍敵人的突襲，經過一場浴血苦戰，敵人撤走了，但三十六人之中，却已五傷兩亡。

這般開道的高手，全是杜子陵的師門舊屬，論功力，每人都有不凡的成就，來人竟能使他們五傷兩亡，這確是不太平凡的大事。

因此，杜子陵傳令所屬，暫時在襄安鎭停歇，他要給敵方一個教訓，以淸除沿途可能繼續發生的困擾。

他召詢种雲龍，這位名震河東的大俠，感到十分歉疚，他首先躬身一禮道：「屬下無能，請少主治以應得之罪。」

杜子陵霽顏一笑道：「勝負是兵家的常事，种大俠勿須自責。」

种雲龍咳了一聲道：「敵人預伏林中，人數又多過兩倍，咱們驟不及防，因而造成兩亡五傷。」

「冲大俠看他們是何方神聖？」

「像是綠林道上的朋友，可惜他們人數太多，咱們無法擒到一個活口。」

「武功呢？」

「近百名來敵之中，身手驚人者約五名，堪列高手者約二十餘人。」

「咱們五名傷者的傷勢怎樣？」

「已予救治，均有再戰之能。」

「好，請种大俠通知咱們附近莊號，派人將死者運交其家屬，並予從優撫恤。」

「是。」

「咱們在此暫住一宵，种大俠歇息去吧。」

种雲龍辭去，杜子陵才回頭對燕燕道：「敵暗我明，情形對咱們十分不利！」

燕燕道：「咱們本晚來一次圍獵，必可扭轉不利的態勢。」

杜子陵道：「敵方自高林橋迄桐城，正面如此之廣，任何行動，均將不易瞞過敵方的耳目！」

燕燕道：「除了擁兵十萬，決不會將兵力這般分散的配置，高林橋迄桐城之間，只是設有傳遞訊息的樁卡而已，他們的重點，必然是仍在咱們的正面。」

杜子陵想了想道：「好，咱們就來一次月夜行獵吧。」

他補充种雲龍二十名高手，令他於本晚二更，由右側包抄日間中伏的樹林，唐儉率後隊包圍左翼，並須二更準時到達。

杜子陵與燕青青，率領巴顏善、伊不花，及高手百名，預計於二更前以火箭攻擊樹林，迫使對方出戰。

留守之人，由萬里寨指揮，並保持前後的聯繫，以便隨時增援。

一場驚天動地的行動，在更鼓初傳之時展開了，一條條矯如遊龍的人影，在朦朧月色下分三路向黃姑閘猛撲。

在一聲龍吟長嘯之下百弩齊發，火箭帶着烈焰，像飛蝗般射入樹林，立卽濃烟四起，火舌亂竄。

燕燕猜的不錯，這片樹林之內，果然是敵方的主力所在，由於日間伏擊种雲龍，他們受到極大的挫折，要再度發動攻勢，必須徵調人力，因此，他們在歇息整補，林中一幢破廟，是他們臨時寄身之處。

在火舌吞噬樹林之際，他們知道中了對方的計算。但他們臨危不亂，在一名蒙面老者率領下，向左側突圍而出。

他們碰到了唐儉所率的後隊，但不待接戰，便轉身逃逸，因而唐儉种雲龍兩隊，也放棄圍堵而跟踪窮追。

當杜子陵獲得种雲龍的追敵報告之時，他失望的一笑道：「咱們這一隊已失去圍獵的對象，只好就此收場了。」

厲青青道：「也許會抓到幾個漏洞的，咱們何不跟去瞧瞧。」

杜子陵道：「瞧瞧倒是可以，似乎用不着如此勞師動衆了。」

燕燕道：「那麼，我帶隊返回襄安，他們去瞧瞧吧。」

於是，杜子陵厲青青領着伊不花巴顏善繞林急追，一直追到霍山，總算趕上了一個動人的場面。

在一座山谷之內，難以數計的黑衣蒙面人像浪潮般向谷中衝擊，呼喝之聲，幾乎羣山皆應。

杜子陵目光一瞥，立感心頭一懍，原來种雲龍唐儉兩隊，已然陷入重圍，想不到月夜行獵，自己反而變成了被獵的對象。

由那般黑衣蒙面人的裝束判斷，他們必是黃泉村的部屬，那麼种雲龍日間遇伏，以及他們圍獵之舉，可能都是黃泉村主的誘敵之策。

他不願與師母對敵，但卻不能對部屬的生死置之不理，他呆立了半晌，終於銀牙一咬道：「咱們衝……」

他們撲入谷口，十餘名蒙面人立卽向他們展開迎擊，杜子陵一振天狼寨，縱聲一陣狂笑道：「杜某不想殺人，但各位不要迫人太甚。」

他的警告並未發生效力，一鞭一劍帶着呼嘯之聲，分左右攻了上來。

劍氣嘶風，鞭影縱橫，這一招攻勢，竟然威猛無比。

杜子陵心頭暗震，他知道這兩名蒙面人，都有一身不容忽視的功力。如果一經纏鬥，要脫身只怕不易。

因而足尖一彈，藍衫飄忽，在間不容髮的空隙中，由劍光鞭影中錯身而過。

這兩名蒙面人果然不凡，一招落空，彈身急起

，杜子陵尚未立穩脚根，兩般兵刃又已迎胸襲來。

這一下當眞兜起了杜子陵的眞火，右臂一顫，天狼寨盪起股耀眼寒芒，迎向那名使劍的蒙面人，左手突的一吐，已然抓着另一蒙面人的鞭梢，一脚橫飛，正踢在對方胯骨之上，那人悶哼一聲，便已帶着血雨摔了出去。

幾乎在同一時間，那名使劍的蒙面人也劍殘臂斷，在天狼寨一記絕招下鎩羽而逃。

杜子陵連傷兩名強敵，他並沒有跟踪追擊，他是要給師母保留一點顏面，今後才好向師父有所交待。

因而，他氣發丹田，沉聲叱喝道：「住手。」

這一聲叱喝宛如雷鳴，那般捨死忘生的拚鬥者，一齊停下手來。

不過，黃泉村的高手，果然非比等閒，他們雖然暫停攻擊，但包圍並未撤收，冲雲龍等獲得一個喘息的機會，要出圍，還是不太容易。

此時黃泉村衆之中，走出一個領導羣雄的人物，正是二殿閻君治地，他面現得色，遙遙抱拳一拱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估不到此時此地，又與少俠不期而遇。」

杜子陵哼了一聲道：「如此說來，我們之間，是一場誤會了。」

治地陰沉的一笑道：「不錯，是一場誤會，但大錯已成，我們就不得不假戲眞做了。」

杜子陵道：「甚麼大錯？」

治地道：「貴屬下出手太狠，黃泉門下，豈能平白的蒙受損失！」

杜子陵道：「日間伏襲种大俠的是貴村，推究禍首，貴村應負無故挑釁，輕啓戰端之責。」

治地仰天一陣狂笑道：「少俠怎知伏襲貴屬下的就是本村？」

杜子陵道：「難道不是？」

治地道：「自然不是了，黃泉門下頂天立地，焉能做出見不得人的鬼祟之事。」

杜子陵聞言一怔，暗忖：「如果治地所言屬實，那麼挑啓戰端，其曲在我，這當眞是一件棘手之事。」

不過江湖之中詭詐百出，治地片面之言，他焉能遽予採信。因此，他淡淡一笑道：「遇伏被誘，同在一座樹林內，如果算是巧合，就未免太過意外了。」

治地哼了一聲道：「你是不信？」

杜子陵道：「在下實是願意相信，但無法歪曲事實。」

治地仰天一陣狂笑，道：「看來，我們不必浪費唇舌了，不過，本閣君不得不爲少俠表示一點惋惜。」

治地說話之際，杜子陵已察覺情形有異，及目光左右一瞥，一片怒火忍不住昇了起來。

霍山是一種丘陵起伏的山地，遠遠瞧去，起伏有緻，像湖水中的縐紋一般。

但他目光所及，是一片驚人的黑浪，似乎整個霍山，已被黃泉村那些身着黑衣的魔徒所塡塞，聲勢之盛堪稱前所未覩。

顯然，黃泉村是有預謀的，而且他們集中了全部精華，要藉霍山一戰，將杜子陵作澈底消滅。

杜子陵感到有點後悔，他爲甚麼只是注意武林盟，而忽視黃泉村主對他們師徒的懷恨之心？

現在他已像獸進陷穽，鳥入樊籠，除了盡力一戰，只怕別無選擇了。

於是，他振吭一聲長嘯道：「杜某是在追蹤武林盟，並非與各位爲敵，如果各位認爲杜某有甚麼不當之處，杜某願向各位致萬分歉意。」

治地哈哈一陣大笑，道：「害怕了麼？姓杜的，可惜你的人情送得太遲，我們實在難以接受，這樣吧，你隨本閣君前往太白，向我們村主當面認罪吧。」

杜子陵面色一變道：「杜某不願與貴村各走極端，但願閣下不要迫人太甚。」

治地狡詐的一笑道：「只能說你姓杜的螳臂當車，不知自量，要說各走極端麼，嘿嘿，太抬高你的身份了。」

厲青青怒叱一聲道：「你是甚麼東西，哼，黃泉村主的一個走狗罷了，過來，過來，讓姑奶奶砍掉你的狗頭。」

治地閻君橫行江湖數十年，第一次聽到有人對他如此辱罵，他氣得混身亂顫，大喝一聲道：「給我拿下這些小輩。」

在他這一聲叱喝之下，黃泉村的攻勢發動了，只見人如浪潮，聲震羣山，黑衣人排山倒海之勢，向他們衝了過來。

杜子陵沉聲道：「敵衆我寡，我們千萬不能分散，我領頭青妹妹斷後，伊不花巴顏善防禦左右，我們要與种大俠會合，才有突圍之望。」

他們不過剛剛排好了方位，便已陷入重圍，杜子陵遭遇的是三名使劍的黑衣人，三柄長劍帶着耀眼精芒，分刺他身前經脈穴道，出手一招，竟然毒辣無比。

杜子陵雙臂一振，天狼寨像風中弱柳般顫了起來，劍鋒逼出三股凌人的劍氣，向那三名黑衣人迎了上去。

天狼寨是絕代名劍，加上杜子陵那深厚無比的

內力，振腕一吐，劍芒直達丈外，劍氣所指，更遠達兩丈有餘。

攻擊杜子陵的三名黑衣人，也算得是劍道高手，但他們攻出的招式還未使出一半，俱感到一道寒芒掠身而過，每人胸腹之間，裂開一條長長的橫口，鮮紅的血水同時像黃河决堤的噴了出來。

一招擊斃三名劍手，不能打開他們的困境，一隻鐵筆，一條長鞭，又到上了那三人的空隙。

不過，只要他劍鋒所指，必然有人濺血橫屍，搏鬥雖然慘烈，但沒有人能逼進他身前八尺以內，因爲，他們在强敵包圍中，仍有活動之能，前進得雖是十分緩慢，終能與种雲龍等逐漸拉近彼此間的距離。

黑衣人的攻勢是全面的，圓週每一個環節，都是他們攻擊的對象。

杜子陵等固然不必顧慮身後，但必須注意保持方位，一旦被人突破他們的聯手，就會被黑衣人分隔而形成各自爲戰，因而，他們攻拒之間，也就受到極大的拘束。

厲青青的功力雖較杜子陵爲差，但殭屍門的武功別走蹊徑，劍鋒所指之處，每每令人難以測忖。黑衣人傷亡纍纍之後，也就不敢過於接近。

在如此情形之下，壓力自然轉向兩側，伊不花及巴顏善變爲黑衣人搶攻的目標了。

呂宋王室刀法「破浪正反十三刀」，雖無法與杜厲二人相比，在刀法之中，也算得箇中翹楚，再經杜子陵指點師門武功，他這一雙忠僕，都具有一流高手的功力。

巴顏善刀沉力猛，一招攻出，千軍辟易，黑衣人一再向他衝擊，他依舊兀立的像山岳一般。

只有伊不花是最弱的一環，主要的原因，是她的兵刃太短，在强敵輪番環攻之下，無法發揮破浪正反十三刀的威力。

這位夷邦的美人兒，倒不是一個易與之輩，她時常在危急之際，使出一記詭異莫測的招式，黑衣人之中不乏功力驚人的高手，但無人能逃過她這一記怪招。

終於，他們與种雲龍會合了，百丈不到的距離，他們爲黃泉村留下一片屍山血海，慘烈之狀，令人不忍卒覩。

种雲龍與唐儉兩隊，擺的是先天太陰百刦陣，雖在千軍萬馬之中，敵人依然無奈其何，此時杜子陵等到達，他們更是軍心大振。

种雲龍請杜子陵在陣中歇息，並請示道：「少主！我們是據險而守，還是就此突圍？」

杜子陵畧作思忖道：「黃泉村傾盡全力，擺下這麼一個陷阱，我們要突出重圍，可能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种雲龍道：「但此地全是丘陵，並無特別險要可守。」

杜子陵道：「右側山頭之上，有一座玄天道觀，我們衝向那座道觀再作後計。」

种雲龍道：「請少主主持陣法，待屬下去通知唐大俠。」

原來唐儉一隊，被阻於三十丈外，黃泉村爲恐他們兩隊合併，在那三十丈距離之間，投下了極爲驚人的阻力。

杜子陵不欲种雲龍涉險，因而微微一笑道：「還是我去吧，我們以嘯聲作信號，分兩路向玄天觀衝殺，只要守住那座道觀，我想燕姑娘會率衆來援的。」

厲青青道：「陵哥哥！我跟你去。」

杜子陵道：「妳留下協助种大俠吧，我一人去比較方便一點。」

厲青青櫻唇一撇道：「士別三日，應刮目相看，你不要看不起人。」語音一落，她竟然領先闖出陣去。

杜子陵大吃一驚，立即跟踪出陣，目光向前一瞥，不由神色一呆。

厲青青說的不錯，士別三日，應刮目相看，她此時的武功，果然大異往日。

她用的兵刃是劍，但使出的招式閃並非劍招，杜子陵觀察半晌，仍然看不出她使的是甚麼武功。

不過她那令人莫測高深的招式，却具有驚神泣鬼的威力，只要她一劍揮出，總會有幾個敵人的喉頭被擊穿一個大洞。

杜子陵被她這神奇的武功弄得目瞪口呆，圍堵她的敵人更是亡魂落胆，心顫神搖。

但黃泉村中，藏龍臥虎，她衝出未及兩丈，終於碰到了堅强的對手。

那是一個身形頎長黑衣人，兩道眼神由幪面黑紗之中透出，像兩隻無情的冷箭。

他使的也是一柄長劍，一招揮出，勁力如山，立將厲青青的怪招封了回去。

此人在黃泉村中，似乎有極高的身份，他一出手攔截，其他的黑衣人立卽退立丈外。

厲青青一連攻出五招，每一招都是適才所用的詭異招式，但她無法使那身材頎長的黑衣人一劍洞喉，只能迫得他連退五步。

她招式一緩，頎長黑衣人立卽展開反攻，他那隻長劍一經展開，便如長江大河一般，攻勢源源而來。

厲青青無法抵禦他那疾如閃電的攻勢，更無力

承受他劍鋒之上所送來的强勁壓力，她在步步後退，而且欲振無力，額頭鬢邊滲出了豆大般的汗水。

以厲青青一身功力，縱然碰上黃泉村的閻君地王，她也不見得差到那裏，現在除了開頭五招，她幾乎已失去還手之力。

芳心一急，她竟然破口大罵起來，道：「蒙面賊；看你這副德性，一準不是個好東西……」

頎長黑衣人微微一怔道：「哦，敢情芳駕還是一個善觀氣色的命相大家，妳說在下那一點兒不好了？」

厲青青冷冷一哼道：「姑奶奶突圍陷陣，已費去不少眞力，你想檢姑奶奶的便宜，豈不是混賬一個！」

頎長黑衣人倏地長劍一收，後躍五步，然後仰天一陣大笑道：「原來如此，姑娘何不早說。」

厲青青估不到這名身材頎長的黑衣蒙面人，當眞會收招後退，她目光一轉，道：「這麼看來，閣下多少還有一點兒男子氣概，以後我少罵你幾句就是。」

那黑衣人哼了一聲道：「說話會傷神的，姑娘最好快點調息。」

厲青青道：「好吧，你讓開一點。」

黑衣人一呆道：「在下讓開一點，與姑娘調息有關麼？」

厲青青道：「自然有關了，如果四週都是張牙舞爪的豺狼，閣下總不會安心睡覺吧！」

黑衣人道：「姑娘之意……」

厲青青道：「讓我過去，你如果够胆量，姑奶奶待會再來找你。」

黑衣人身形一側，向身後的黃泉門下叱喝道：「讓開！」

黑衣人竟會讓厲青青過去，不僅黃泉門下不信，厲青青本人也大爲眩惑，好在前面已經讓出一條大道，她自然不便再說甚麼，蓮足一陣急彈，像風一般的捲到唐儉的陣法之前。

唐儉將她接進陣去，說道：「少夫人，妳受驚了。」

厲青青道：「沒有甚麼，陵哥哥要我告訴你，準備以嘯聲爲號，衝上山頭。」

唐儉道：「是聽少主的嘯聲麼？」

厲青青道：「不，由我來發。」語音一落，她立卽引頸長嘯，一股裊裊淸音，在山中飄蕩起來。

嘯音甫落，唐儉已揮隊急衝，他們像一面帶着利刃的齒輪，在亂草之中疾速的轉動，那厚密的草叢，終於被他們掃開一條通路。

在玄天觀前，种雲龍與唐儉兩隊會合了，杜子陵他們組成十人百刦陣，分守道觀的前後門，觀中守禦由唐儉負責，种雲龍作臨時增援並相機出擊的任務。

這枝一百多人的隊伍，將一座玄天道觀守得像鐵桶一般，黃泉村人數雖衆，一時間還眞是奈何他們不得。

杜子陵藉雙方僵持的時間，他想瞭解一下玄天觀的環境，最起碼玄天觀變作戰場，他也得向觀主表示一點歉意。

這座道觀還眞箇不小，除了太極，三淸，祖師等三座大殿，還有很多偏殿供奉後天神靈。

觀主是一個年逾耳順老道長道號修眞，他聽到杜子陵的解釋之後，對這個肩負武林安危的少年十分同情，他們全觀道士近百，無人身會武功，但他却願意供給杜子陵等的食物，爲他們解決了不少困難。

夜色深沉了，是黎明前的黑暗，杜子陵畧作調息，便與厲青青在祖師殿前閒聊着。

「青妹妹……」

「嗯……」

杜子陵道：「在向唐大俠傳訊之時，妳使的是甚麼武功？」

「不知道。」

「不知道？」

「是眞的。」

「誰敎妳的？」

「沒有人敎。」

「天生的？」

「我可沒有那麼好的智慧。」

「到底是怎麼回事？」

「你被甘雯擄走，燕姊姊與我跟踪追趕，還沒有趕上姓甘的，就被人關進一個奇特的房屋之內，想不到我們因禍得福，在墻壁上學得一套不知名的武功。」

「有這等事？難怪妳會直透重圍，沒有將那般黃泉門下放在心上了。」

「你猜錯了，黃泉村大有人在，要不是我會罵人，單憑武功麼，只怕難以闖出重圍。」

「哦，罵人還會勝過武功？這倒是一樁新鮮之事。」

「自然要有罵人的理由了，只要罵中對方的弱點，任何問題均可迎刃而解。」

「那麼天明後就要仰仗妳了。」

「明天？」

「也就是天亮後，我想黃泉村會傾巢來犯的，妳能罵跑他們，我們豈不是免去一場凶險。」

「我才不幹呢，你要我潑婦罵街，你做丈夫的

，面上有甚麼光彩？」

杜子陵摟過她來，哈哈一笑道：「誰叫妳跟我胡吹的，好啦，我們還是說一點正經的事吧。」

厲青青櫻唇一撇道：「誰說我吹了。不過偶然碰到一個傻瓜而已。」

「當眞麼？」

「自然是眞的了，此人身材頎長，氣派不凡，他不僅不懼我那套武功，一旦出手反擊，就像山崩地塌一般，我實在無力招架……」

「那麼妳就罵他了。」

「當然囉，誰叫他欺負我的。」

「他居然被你罵跑了？」

「不，他只是讓我調息一下，以便我能够恢復眞力。」

「啊！此人果然氣度不凡。待會我倒要會他一會。」

一陣長談，已然天色大亮。黃泉村衆像晨鳥般的鼓噪着，黑浪洶湧，逐漸迫近觀門。杜子陵領着厲青青，种雲龍，伊不花，巴顏善及師門舊屬五十餘人，在觀外佈成一個百刦大陣。他立身陣外，向黃泉門下高聲叫道：「在下杜子陵，那一位請出來答話？」

黃泉門下，立時走出十餘黑衣人，除了一身材頎長之人，以黑紗蒙面外，其餘均露出一副猙獰的面目。

杜子陵縱目一瞥，赫然竟是二殿閻君治地、七殿閻君步隨，及十八地獄王中的七王歸化，九王南雷等。其他雖非素識，看情形可能也是閻君地王一類的人物。

杜子陵哈哈一笑道：「閻君地王齊集霍山，倒是一場十分罕見的武林盛會……」

步隨冷冷一哼道：「閣下的命倒是長得很。小蘇呢？你將她怎樣了？」

杜子陵面色一寒道：「她已身入空門。我能够將她怎樣？」

「她明明身着俗裝，逃離佛門。哼！你毀了我的女兒，還拐誘佛門弟子，老夫今天說甚麼也放你不過！」

「來吧！淸算一下舊賬也是好的。」

步隨怒哼一聲，正待撲向杜子陵，治地伸手一攔道：「步兄且慢，兄弟還有話說。」

語音一頓，回頭對杜子陵道：「杜少俠……」

杜子陵哼了一聲道：「閻君有什麼指教？」

「少俠是聰明人，一定知道什麼叫識時務的會意了？」

「可惜在下愚笨得很！」

「少俠見過籠中的困獸麼？」

「我見過一羣餓狗，圍着一個虎王，要我告訴結果麼？」

「閣下眞狂得可以！」

「對張牙舞爪的瘋狗，難道還能仁慈麼？」

治地面色一變，回頭向步隨及另一矮胖的黑衣人道：「村主要活的，廂煩兩位一下。」

那矮胖的黑衣人名叫丁灌，在黃泉村中居於九殿閻君的高位。

此人以一雙鐵槍成名江湖，並獲得三不過五的喧赫聲譽。所謂三不過五，是說他攻出兩槍算是一招。在三招之內，只要攻出五槍，任何一個高手，也難逃魂斷槍下之危。

他摘鐵槍，與步隨並肩前進，至杜子陵身前五尺，他們停了下來。步隨嘿嘿一聲道：「拔劍吧！姓杜的。」

杜子陵拔出天狼寨，一股凌人的氣勢，隨着劍光迸射而出。他手握劍柄，輕輕一顫，兩縷寒芒像星馳電掣一般，直奔步丁二人的胸腹，來勢之疾，幾乎令人連轉念的機會也沒有。

步丁二人都是名噪武林一流高手中的頂尖人物。但他們縱橫江湖數十年，幾曾見過如此神速的劍法，在心神一懍之際，他們已不約而同的倒竄八尺，及運目向前一瞥，那位丰神若玉的藍衫少年，依然卓立原地，面頰之上是一片鄙夷之色。

在大庭廣衆之中被人戲弄，任誰也難以忍受的。何況他們還是縱橫湖海的成名人物！因而一聲怒吼。他們一左一右向杜子陵撲了過去。

丁灌雙槍一振，泛起六朵槍花，有如焦雷帶着驟雨，威勢驚人已極。

步隨錯步之間，已然轉到杜子陵的身後，雙掌一抖，向杜子陵的後心拍了出去。

他雙掌拍出之勢，也算得武林少見，左掌以掌背拂出。右掌同時以掌心猛推，兩股掌力像波浪一般，前趕後湧。力中生力，威勢之强，如同數名一流高手所匯聚的力道。是銅澆鐵鑄之人，也難以承受他這雙掌一擊。

在黃泉村兩名閻君各以絕藝全力一擊之下，杜子陵功力再高，也不宜硬架硬接。否則，這一招拚鬥，就可能落得當場飲恨，血洒霍山。

然而，面對這兩名高人驚天動地的一擊，他毫無趨避之意，右臂一圈，劍氣暴盛，一陣叮叮噹噹的斬金折鐵之聲，丁灌只剩下兩枝光禿槍柄，他那雙成名的鐵槍，變成了六段，在小石山砸出點點火花。

一招猛出，雙槍寸斷。丁灌嚇呆了。他瞧瞧那些斷槍，再看神色自若的杜子陵，事實雖然擺在眼

前，他還是不願接受，因而呆呆地像傻了一般。

其實他還算幸運的，因爲杜子陵存心除去步隨，爲景小蘇雪仇滌恨。他的注意力自然大半集中在步隨的身上。

首先，步隨雙掌擊出，像擊在一座鐵山之上，克察一聲，他那兩隻震懾武林的鐵掌，雙雙齊腕而折。這位七殿閻君的苦頭可吃大了，痛得每一寸肌肉都在顫抖，每一根毛孔都在擠出冷汗。

自然，他擊出的力道會全彈回，除了斷腕不算，他的身軀也不由自主的飛了起來。

杜子陵原想追掉他的老命的，只要將護身罡氣微微一振。這位七殿閻君就難免要心脈皆斷，縱然大羅金仙，也只好徒喚奈何。

不過，他沒有這樣作，赤松山救命之恩，使他無法痛下絕情。就這樣，今生今世，武林之中再也不會有步隨這個名號了。

一招之中，兩名高人落得如此下場，這種結果太過驚人了，黃泉村雖然高手如雲，仍然嚇得像木雕泥塑般的發起呆來。

良久，那名身材頎長的蒙面人跨前兩步，道：「杜少俠神功驚人，兄弟算是開了一次眼界。」

杜子陵道：「好說。在下微末之技，怎能入閣下的法眼。」

蒙面人道：「兄弟見獵心喜，想向少俠討教討教。」

杜子陵道：「可以，不過……」

「怎麼？」

「咱們似乎素昧平生！」

「不錯！」

「兄台必是黃泉村中有數的高人了？」

「不敢當，濫竽充數而已。」

「兄台尊姓上名？」

「有告訴閣下的必要麼？」

「兄台旣已知道在下……」

「對不起，兄弟無法奉告。」

「那麼兄台能否摘下面巾，讓在下瞧瞧兄台的眞面目？」

「這個……歉難從命。」

「大丈夫頂天立地，難道兄台有什麼不可告人之處不成！」

「哈哈……少俠誤會了，兄弟……咳，只是遵奉……」

「令慈黃泉村主之命？」

「少俠……你……」

杜子陵道：「事無不可對人言，令慈如此限制兄台，似乎……」

「家母不容侮蔑，少俠說話請注意一些。」

「是，是，在下並無此意。」

「那麼，少俠請賜招。」

「別忙，在下還有一事請教。」

「什麼事？」

杜子陵道：「如果在下猜的不錯，兄台必然姓藺名法……」

蒙面人全身一震，蒙面黑紗之中，射出兩股懾人心魄的眼神，道：「你還知道什麼？」語氣嚴厲無比，寒冷得有如嚴霜一般。

杜子陵神色自若的淡淡一笑道：「在下知道得很多，就看兄台願不願聽。」

「請說！」

「兄台是跟隨母姓……」

「好聰明！」

「可是令尊呢？任何人不能沒有父親是麼？」

「這個……」

一股勁風，疾若奔雷。蒙面人語音未落，忽地一掌向杜子陵的肩頭扣來。

杜子陵估不到他會猝然出手，而出手之快，又是像電光石火一般，所幸他一身功力已達化境，身形一仰，避開了蒙面人那疾如閃電的一抓。同時曲指一彈，一股暗勁，嗤的向蒙面人腕脈射去。

蒙面人右腕微縮，橫切而下，掌緣帶着勁風，劈向杜子陵的前胸。同時左掌食中二指一駢，逕向他脅下點來。

杜子陵身形猛的一擰，雙掌向下一抄，以霸王卸甲之勢，分襲蒙面人的雙臂。

這兩人一接上手，竟然奇招百出。攻守之間，暗蘊無窮妙着，雙方觀戰之人，只感到眼花撩亂，連大氣也不敢吁出一聲。

最令人駭異的，是他們任何一招，無不是武林罕見的絕世奇學，只要稍一疏神，就可能立陷危境，但他們雙腳不離方寸。一晃百招，誰也沒有離開原地半步。

最後，杜子陵一聲長笑，斜飄五尺，雙手一搖道：「在下眞力不繼，咱們歇一會再打吧！」

蒙面人哼了一聲，眞的停下手來。杜子陵又微微一笑道：「兄台要不要聽在下講一個故事？」

蒙面人道：「請便！」

杜子陵道：「當年，盛平已久的武林，出現了一件大事……」

「嗯……」

「絕代仙姬，行道江湖……」

杜子陵雖然將妖姬改爲仙姬，但只要是江湖中人，都可以聽出他所講的正是千人塚與裘馬玉孫的往事。

（未完待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江湖一鼎無雙浪客」北雙，得朱妮的捨生幫助，師母「天母仙姑」詹杏娘的醫治，恢復神功，他在離開天母潭後，立即趕回漢苗鎮，剛好碰見紅苗幫衆正在以多凌寡的圍殺牛妞等人，北雙把紅苗幫人殺散，在牛妞口中獲知轟天爆雷已被西北雨的少陽分舵主「賽關羽」萬清見所殺，另立「霹靂虎」王棟爲幫主，北雙爲報答朱妮捨生救己的恩情，乃與牛妞率領牛家幫八十多名幫衆，殺往紅苗幫，殺死了萬清見及王棟，把紅苗幫一舉蕩平，乘着牛妞對他痴情，要牛妞把紅苗幫的名堂延續下去——

火煅骷髏會佳人

北雙想起了方才的一幕，心中暗罵着道：「好險，幸虧這小丫頭及時解救，嘖！我這老毛病怎是老改不去！」

北雙抱着牛妹，站起身形，朝牛妞說道：「小妞，我得走了！」

牛妞猛地站起嬌軀，驚聲道：「你要走了？」

牛妹一聽北雙要走，猛可地把小手緊抱着北雙的脖子，哭着叫道：「不，北哥哥，我生病的時候，你說過不走的！」

北雙笑着哄道：「乖，牛妹妹，北哥哥下次會帶回中原很好玩的禮物給妳……。」

牛妞走至北雙身前，兩眸含着痴痴的情意，而且盪着欲滴的淚水，顫聲道：「你眞的要走了？」

「是的！」

北雙見牛妞淚水在打轉，生平最怕女人的眼淚，趕緊別個頭，裝着沒有看見，吻着牛妹的臉蛋，輕鬆的說。

牛妞走近北雙，握住北雙手臂，心碎的說道：「北雙哥！」

北雙不敢看她，他知道如果自己看到她淚流滿頰，準又會軟下來。

牛妹哭着叫道：「不，北哥哥，你不能走！」

北雙邊哄，邊望望天色，心知纏下去八成走不了，當下一咬牙，伸手點住牛妹的軟痲穴，把她交

新派奇情俠義長篇連載

文　單于紅
圖　新培畫

江湖浪子



給牛妞，眞摯的說道：「小妞，再見，祝貴帮帮運興隆。」

「不，你不能再留一兩天麼？至少也要等到天亮以後才走，讓我們弟兄好好替你送行。」

牛妞悲悽的搖搖頭，兩串珠淚，使她的語音哽咽模樣。

「不必了，小妞，妳知道天亮天黑對我這個亡命天涯的浪子是一樣的。」

北雙硬起心腸，唇嘴浮起一個笑意，溫柔的拭着牛妞的淚痕，沉聲說道：「妳該堅強一點，把我忘了吧……。」

「不！我要你和我一塊去中原！」牛妞哭着打斷北雙的話音，嬌軀連同牛妹投在北雙懷裏。

北雙眞狠起心腸推開牛妞，然後一展身形，溜之乎也，但總是不忍，艱辛地扶起牛妞滿是淚水的臉龐，苦澀的說道：「小妞，看看那邊，妳的族人需要妳領導，妳不能背棄他們，是不？」

牛妞痴痴的含着滿頰淚水，她原本帶着天眞嬌戇的俏臉，不該湧上她不曾有過的憂傷，她現在才知道，使她難受得想倒下去。

「再吻我一次，好不？」

牛妞痛苦的閉上眼簾，一聲肝腸寸斷，有如杜鵑哀啼的語音，那麼艱辛的自她的小嘴中溜出。

北雙心中歉疚的歎息一聲，摟着牛妞的嬌軀，湊上臨時的一吻。

沉睡的牛妹被夾在中間，牛妞騰出一隻手，緊緊纏着北雙的頸項，如痴如醉的吻着北雙。

不知過了多久，牛妞只覺北雙輕輕推開自己，耳畔响起微顫的話音：「珍重！珍重！」

然後北雙在她的淚眼婆娑中，慢慢消失無蹤。

「珍重！」

牛妞仍痴痴的站着，淚水簌簌而下，耳邊又彷彿聽到北雙那令她心碎的道別，腦海彷彿又漾起北雙令她心醉的擁吻……

北雙懷着一股連他也不明白的愁緒，黯然的離開天眞嬌戇的牛妞。

北雙雖說不愛她，但多少有一點依依不捨的戀情停留在心頭。

但北雙想起血仇未報，深恨未雪，毅然轉身離去，一刻也不流連。

北雙拋開了令他心寒的兒女情長，一路馳向骷髏谷。

他無時無刻不記着單桂珠的愛馬被骷髏的小金蛇噬得一乾二凈，要不如此，他也不會偸偸的離開單桂珠，而增添令他痛楚難受的創痕。

他預計着今後的行程，先踏平骷髏谷，然後北上夷平少陽分部，救出川梟，再至湖北旗山找黑門豹算賬。

正巧沿路「索賬還債」。

北雙還記起曾被弄得啼笑皆非的祈靑靑，雖然他對她有一份好感，但他仍要摧平所謂的武林禁地——骷髏谷。並且殺死她師父——金蛇骷髏張松。

北雙默默的展着身形。

半個時辰——

北雙已抵骷髏谷口。

北雙站在谷口的白綫外，望着黑黝黝的深谷，微微調息着體內翻波的氣息，稍會北雙冷嗤一聲，兩掌運起了五成功力，驀然朝谷的石碑推去。

「碰！」

那塊四尺見方書寫「越界進谷者死」字樣的石碑，碰然一响，被震得石屑紛飛，糜碎已矣！

「從此骷髏谷即爲江湖上的歷史陳跡！」北雙接着身子一旋，猛然射向谷裏。

「嘎！」

北雙剛越過白綫，眼角耳畔忽地聽到一陣吱嘰之聲，並且瞥見兩旁山谷竄出一片光芒，北雙微微一驚，心知是小金蛇向他噬來。

北雙連忙運起「先天罡氣」，週身突地漾起一陣白濛濛的霧氣。

但只見那無數急飛的小金蛇忽像被一排無形的銅墻鐵壁所阻，紛紛墜落於地。

北雙放眼一看，只見遍谷擠滿了那看來令人毛骨悚然的金蛇，而且一陣腥臭燻鼻，他感到呼吸一陣窒碍。

北雙停下身子，辛苦的換了一口氣，對着眼前不下數百萬條的獨角金蛇，心頭不禁一陣徬徨，北雙凝目向谷底望去，能把「先天罡氣」支持到進入谷底？

縱算如此，也要消耗他太多的內力眞元，待遇到金蛇骷髏之時，他便要吃虧了……

北雙一面私忖着，一面雙掌連發。

「碰！碰！……」

掌風一到，掀起一道血光。

瞬眼，獨角金蛇已死了一大片，但兩旁山谷也接着湧出一大片。

層出不窮，如潮而出。

北雙見狀心頭大駭，連忙抽身越出了谷外。

北雙方越出谷口的白綫，忽覺背後，响起一陣衣袂破空之聲，連忙轉身望去，口中喝道：「什麼人？」

「北少俠！」

來人身未到，聲已到。

北雙只覺聲音好生稔熟，待看淸楚來人面孔，

竟是涼山派掌門人千手百脚洪平，心中大喜，脫口叫了一聲：「洪掌門！」

洪平飛快的射到北雙跟前，激動的握着北雙的手道：「北少俠，你的武功恢復了？」

北雙激動的點點頭，興奮不已，停了好半晌，望着風塵僕僕，微顯疲憊的洪平道：「洪掌門，你怎會在此地出現？」

洪平緊握着北雙的手，興奮的回道：「我是來尋你的。」

北雙自茅園和白嘉露一戰之後，便不曾再見洪平，心頭有很多疑問，一時竟不知如何問起，一把把骷髏谷的事給放在腦後，激動的把洪平拉至谷口旁邊坐下，如連珠串的朝洪平問東問西。

北雙凝神的聽着洪平的別後情形，才恍然大悟黑衣蒙面人便是他，在北雙受難被鐵鍊金錨蔡根困住之時，正是洪平替他解圍，使得自己與單桂珠能順利逃脫。

洪平與川梟爲使少陽分部不能追殺北雙，便時常騷襲少陽分部，弄得雙鐮客疑神疑鬼；洪平與川梟還得奇雙鐮客派出人馬欲擒冷面黑煞嚴夢柔，及時救助嚴夢柔，力敵西北雨……川梟不幸被擒，而洪平爲了拯救神志半淸醒的嚴夢柔，只得撇下了川梟……。

北雙一聽救走嚴夢柔的也是他，此刻却不見嚴夢柔，一股急切的焦慮自他心中昇起，忍不住急聲打斷洪平未完的話問道：「小柔呢？」

「我爲了逃避西北雨的追殺，與嚴姑娘躲在山裏，嚴姑娘經過我的解說你的苦衷，才幡然醒悟過來，恢復神志，她明白你是眞的愛她……。」洪平望着北雙焦急而激動的臉色，微微一頓，接着說道：「嚴姑娘與我本想救出老官，但一聽少陽分部已派出斷劍神龍姓吳的捉拿你，事迫眉睫，只得暫時先撇下了老官，與嚴姑娘匆忙的趕向苗疆；但我們一進入苗疆，便聽說你與單姑娘已達天母潭，昨天臨晚，我們來到了漢苗鎭，更聽到你已經恢復武功的消息……。」

北雙見洪平又要停下，急忙接着問道：「之後呢？」

「之後，嘿，北少俠，你該可以想像到嚴姑娘該是多高興！」洪平瞅着北雙，故意停了一下，見北雙又急着想開口，連忙笑着接道：「嚴姑娘一直嚷着馬上要去見你，嘿，北少俠，你猜猜看，我和嚴姑娘從近東海邊緣的地方，來到這足有萬里不止的漢苗鎭上，整整十五天，這十五天，我們停留了幾次？」

北雙望着洪平疲憊的神情，心知洪平在打趣自己，訕訕笑了一下。

「只有三次，平均五天停留一次。」洪平伸出手指，裝出無奈的神色說道：「嚴姑娘的武功比我強多了，再說繫念她的心上人，她當不覺疲累；可是老夫慘了，到了漢苗鎭再也走不動啦，反正你已恢復武功，我相信停留在漢苗鎭一定可以遇上你，於是嚴姑娘和我便在漢苗鎭打尖……。」

北雙不待洪平停下，便又急聲說道：「你還沒說出小柔現在那裏？」

「你急？看你這副急相，眞不敢相信老官對我所說的你當初撇開嚴姑娘的狠樣。」洪平打趣的朗笑兩聲，望着北雙微紅的兩頰，搓了搓手，這才又說道：「一個時辰以前，我們聽到伙計在談論着你已把紅苗帮夷平，立卽趕到牛家帮，但你已走了，我們便馬上追來……。」

「那小……。」北雙急着又想開口，但一想到洪平又會取笑他，連忙噤住話語，耐心的等待洪平說完。

洪平見北雙那副急不及待的樣子，忍噱不住的笑出來，發笑說道：「嚴姑娘和我找了一陣子，不見你的身影，便分頭找，約定明晨在前頭的一家客棧見面。」

「噢……。」北雙聽完臉上一陣失望，忽然站起身子說道：「走，咱們現在就去！」

「慢！慢！」洪平一把揪住北雙的衣襟，笑着問道：「你還沒有告訴我，你在這裏幹嘛？」

「噢，對了！該死！」北雙叫了一聲紅着臉拍了一下腦勺，他現在才想起該辦的事，連忙說道：「我正想去踏平這座骷髏谷！」

洪平立起身子凝目望去，谷口的碑已被北雙毀去，所以一直沒知道眼前的野谷便是武林三大禁地之一，一聽竟是骷髏谷，臉色微微一變，不解的問道：「那姓張的又是怎麼惹了你？」

「哼！少爺今天非把他給踏平不可……！」北雙走到谷口，面露凶機，恨聲把單桂珠愛馬遭殃的詳情說給洪平聽。

洪平邊聽邊凝注着谷裏，只見裏頭躺着不下千條的獨角金蛇，隨風傳來一陣刺鼻的腥臭。

「老夫闖闖看，就不信所謂的武林禁地！」洪平一待北雙說完，一股雄心昇起，說了一聲，拔身飄進谷裏。

北雙見狀，連忙叫道：「洪掌門！留心！」洪平正想回話，兩旁山谷忽竄出一大片金芒芒的小蛇，心頭一震，忙射出谷外。

說也奇怪，洪平越過谷口的白綫，那些獨角金蛇忽又隱去。

「那門子邪？」洪平躍在北雙之旁，面漾餘悸

，袍袖拭着額角的汗珠，驚聲說了一句。

「姓張的不知那裏弄來這許多名堂，我剛才試過，也不行！」

北雙望谷興歎，朝洪平無可奈何的聳了一個肩，苦喪着臉說道。

「有了，看我的！」洪平忽地亮起兩眼，一拍手，興奮的叫了一聲。

北雙正奇怪，只見洪平從懷中掏出兩枚姆指大的黑色鐵丸，心中一喜，脫口道：「好極了，有這兩枚火燐彈，不愁沒法叫這些小畜生炸個稀爛！」

洪平把一枚火燐彈交給北雙，得意的說道：「咱叫姓張的滾出老窩！」

「洪掌門，你怎弄到這玩意？」北雙知道火燐彈威力無比，足可把一座山頭給炸毁，在江湖上很少見，幾可說鳳毛麟角，驚奇的把火燐彈置在掌中，邊細看着問道。

「那是我和老官弄到的……。」洪平面帶得意的說道：「我和老官赴東海的途中，遇到老官昔日的仇人『滿天星』許浩那傢伙，老官把他劈死了之後，無意中弄得到這個玩意；我們在救嚴姑娘的時候，老官身上的兩顆炸死了西北兩舵的人馬，還剩這兩枚，正好派上用場！」

「好！咱們就送給姓張的！」北雙聽完，就要把手中的火燐彈給擲進谷裏。

「喲！慢點！」洪平臉色一變，驚惶的按住北雙的手。

「怎麼了？」北雙被攪得滿頭霧水，不解的問了一聲。

「咱少說也要退後十丈遠，否則咱也一起要完蛋……！」洪平抓住北雙的手腕，射起身形，直飄出十幾丈遠，停在一顆古樹背後，沉聲說道：「老官就是不明究理，也被它炸傷了，才被那姓萬的逮去的！」

「竟如此厲害？」北雙驚訝的說了一聲。

「馬上就可得到證明！」洪平點點頭，一揚手掌，把火燐彈朝十丈的谷底裏投去。

北雙也忙不迭丟出火燐彈。

「碰！」「碰！」

兩聲震天撼地的暴響驟然掀起！

北雙與洪平只覺得耳膜差點沒被震破，連忙俯下身子，只感地面在劇烈的動搖，胸腑一陣難受；而且四週還唏哩嘩啦的掉下一大堆的石碎，以及無數燒焦的小金蛇。

「好傢伙！」北雙站起身子，拍拍臉上的塵土，和身上的泥灰以及金蛇糜爛的屍體，望着已是一片火海的骷髏谷，驚奇不止的嘖了一聲。

熊熊的火勢，隨着乾燥的秋風吹送，火燄高達十幾尺，照得滿天通紅，好不壯觀。

北雙拂過肩後的劍柄的絲穗，好生缺德的說道：「阿彌陀佛，姓張的，你現在去的地方，正是『人間禁地』啦！」

「可憐，姓張的只有向老閻詢問是誰幹的『好事』了！」洪平望着剎那前還是一座高聳雄偉的野谷，現在卽成了一片火海焦地，臉色聳然的說道。

「哼！現在成了『武林平地』啦！」北雙笑了一聲，轉身向洪平說道：「洪掌門，一條『帳事』已了，走吧！」說罷，當先躍起身形，射向已是微現光的天際裏。

洪平也忙不迭的拔起身形，急追而上。

一路上，北雙大畧的向洪平講述他逃亡的經過，以及恢復武功的大概。

「北少俠，令師母是否吩咐你採集三種藥草？」洪平忽然想起什麼，插口問道。

「咦，我還沒有說你怎知道？」北雙一震，脫口問道。

「我何止知道，我還知道那三種藥草的名哩！」洪平怪異的一笑，接着道：「是不是叫龍角草，貝芝，臯葉？」

「嗄！」北雙驚異的叫了一聲，猛地刹住身形，瞠睜着兩眼，望着滿臉含着神秘笑意的洪平急聲問道：「你怎這樣清楚？」

「嚴姑娘告訴我的！」洪平笑着說道。

北雙又是一怔，脫聲問道：「小柔告訴你？她又怎知道？」

「喲，你這個人眞是健忘！」洪平似有意賣關子，故意停了一會，一待北雙想開口，才連忙搶着說道：「難道你忘了你的心上人的父親，以前是幹甚麼的嗎？」

「是一位名醫！」北雙想起嚴夢柔的父親雙陽先生嚴秋生生前在江湖上行醫，大悟說道。

「是了！嚴姑娘神志清醒後，得悉你是中了七絕去功散，她想起她父親醫書上記載的治療方法，所以，她急着要去見你，就是爲了幫助你恢復武功的……。」

洪平拉起北雙，示意北雙邊走邊談：「我告訴她單姑娘已決定爲你犧牲，但她說單姑娘不見得會死去……！」

「什麼，」北雙剛剛展出身形，一聽單桂珠並不會死，脫口叫了一聲，又要把身形停下。

「你別窮緊張，咱們邊走邊談，你知道老夫此刻多希望馬上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覺。」洪平連忙揪住北雙，拖住北雙的身形，笑着說：「嚴姑娘肯定的說，令師母醫術高明，必能保住單姑娘的性命，至少能延長兩三個月，但必需在兩三個月裏得到三種藥草，然後單姑娘必能脫離險境。」

北雙神色激動的問道：「小柔眞的這麼說？」

洪平點頭道：「不錯，而且非常肯定！」

「洪掌門，小柔有沒有說這三種藥草生長在什麼地方？」北雙定了定神，用力咬痛了舌頭，發現不是在夢裏，才又急聲問了一句。

「沒有！」洪平搖搖頭。

這時兩人已馳出山林，踏上通往中原的官道，天色也漸漸亮起來。

北雙和洪平中止了談話，默默的展着身形，但兩人心頭有一股同樣的急切念頭，就是希望儘快抵達前頭的鎭集，兩人身形展至頂點，如兩隻大鵬，颼然而掠。

洪平爲的是要好好睡一覺。

北雙巴不得見到他闊別三月的嚴夢柔。

北雙的心中，一直打轉着，他在天母潭時的一幕。

他想起他師母絕口不提單桂珠，眞的是沒有死去。

但他又不明白何以沒有見到單桂珠？

這一切令他感到不解。

一朶旭陽已露出山頭，射出金芒萬丈，大地已甦醒過來。

官道上已可以看到嬝嬝的炊烟，早起的莊稼漢以及趕路的生意人，漸漸多起來，北雙與洪平爲免驚世駭俗，不得不慢下身形。

奔了好一下子，兩人總算進入鎭集。

北雙和洪平轉了兩家客棧却不見嚴夢柔，洪平實在支持不住，對北雙苦笑着說：「鎭上只有三家客棧，你馬上可以見你的小柔了，老夫眼皮已快睜不開了。」

「眞不中用！」北雙望着疲累已極的洪平，笑了一聲。

洪平打了一個呵欠，朝北雙怪異的擠了一眼，移動脚走入客棧，回頭朝北雙笑着說：「也許要老夫去叫你們！」

洪平把你們說得特別重，北雙知道洪平是在打趣自己，俊臉紅了紅，訕笑了一聲。

北雙轉過一條街，來到最後一家客棧，遠遠的便見到他心愛的坐騎停在客棧前。

「黑炭！」北雙叫了一聲，跑上前去，興奮的摟住黑炭的脖頸。

「啡！——」黑炭一見北雙，揚首叫了一聲，四蹄興奮的抖動着，不住磨厮着北雙。

北雙走入客棧，問明伙計嚴夢柔是否在這裏。

「客官爺，您是說那剛來的穿黑衣服的姑娘？」伙計露出欽羨的眼光，望着北雙說道：「有有，就在樓上左排最後一個房間……。」

「謝你老兄！」北雙不待伙計說完，已衝上樓梯。

「喲，急性鬼一個！」伙計望着北雙消失的身影，笑着自言自語道：「不過那麼漂亮的妞兒，任誰也會性急！」

北雙衝至最後一個房間，猛地停下來，一顆心忽地咚咚鹿跳不止。

北雙甩甩頭，定了一定神，他不明白自己此刻何以會如此緊張？不是麼？

他又不是第一次見到女人。

停了一下，北雙伸出舌頭舐了舐唇邊，伸出手推開房門。

北雙的心差點沒跳出來。

北雙只見床上擺着一幅美人春睡圖。

北雙輕輕的走到床邊。

嚴夢柔正安詳的閉着兩眸，床邊的茶几放着她的短劍，牆上掛着一襲黑色絲衣，床下擺着一雙小蠻鞋。

北雙俯首凝視那張令他心顫而且心疚的臉龐，看得那麼眞摯，那麼火辣！

嚴夢柔宛似不覺北雙進入，睡得那麼甜，白色的綢被輕掩着她那姣美的胴體，被外露出她紅色的褻衣，以及兩隻如雪藕的粉臂，白脂的胸脯，隨着並不均勻的呼吸，微顯急促的起伏着，長長的睫毛微微眨抖着，紅潤的小唇微微張着，吐着如蘭的氣息……。

一切是那麼撩人，那麼令北雙忍不住的俯下臉龐，愛憐溫柔的堵住嚴夢柔的香唇。

嚴夢柔並沒有絲毫掙扎，任由北雙的蜜吻着，而且，還輕輕的送出蓮舌，輕巧地，捲住了北雙的舌尖……。

嚴夢柔輕輕地抬起玉手，慢慢解下北雙背後的雙劍，然後緊緊地摟住北雙的頸項。

兩人如痴如醉的吻着。

幾乎要窒息過去，北雙才抬起頭，望着仍是閉着雙眸，但吹彈得破的粉頰已泛上一片春桃的嚴夢柔，輕輕的喚了一聲：「小柔……。」

「雙哥，你爲什麼要說話？不是很美麼？」嚴夢柔不待北雙說完，兩隻粉臂又圈住北雙的頸項，香唇輕輕觸吻着北雙的鼻子，下頷，眼眸，微喘息着妮聲說道。

北雙扳住嚴夢柔的玉臂，強吸了一口氣，微顫着聲音說：「小柔！」

「我不能……。」

「我說過不要開口。」

嚴夢柔伸出如削葱的纖指，輕掩北雙嘴唇，夢囈的吐了一聲，然後掀開長長的眉睫，兩隻烏黑如深潭的眸子，捲盪着一片濃深的情意，那麼火灼的，一瞬不瞬的凝視着北雙的兩眸……。

北雙的心弦猛然一顫，叫了一聲，緊緊抱住嚴夢柔的胴體，兩眸那麼令他難以尅制的浮上一片淚光。

「雙哥！」

嚴夢柔這才叫了一聲，兩臂緊緊摟住北雙的胸膛，螓首用力的埋在北雙的懷裏，喜悅的淚水，再也按捺不住，如長江汎濫的相湧而出。

「雙哥，告訴我，這不是夢！這是眞的！」

嚴夢柔瘋狂的把北雙抱上床上，把北雙緊緊擁在自己胸前，瘋狂的說道。

「小柔，這是眞的，我再也不會離開妳！永遠不會！」

北雙瘋狂摟住嚴夢柔無骨的嬌軀，吻着嚴夢柔的淚痕，心靈一陣絞痛，哽咽着說。

良久——

北雙艱辛的推開嚴夢柔，脫下統鞋，坐在床沿，痴痴的望着自己的嚴夢柔，溫情的拭着嚴夢柔兩頰的淚水，愛憐的撫着嚴夢柔的秀髮，望着嚴夢柔半裸的胴體，但心中沒有一絲非念，只有滿腔歉疚，和滿腔的愛意，他覺得自己負欠她太多了！

「妳瘦了。」

北雙苦澀的笑了一下，顫動喉結，啞聲說了一句。

「你也瘦了，雙哥！」嚴夢柔把嬌軀輕輕的投在北雙懷裏，輕沾淚痕的臉龐，溫柔的貼在北雙胸前，邊聽着北雙的心跳聲，邊夢囈般的說道：「我以爲那天之後，你……你眞的不要我了，你——你不再吻我了……。」

北雙的心靈不住輕輕顫着，溫柔的，輕輕的，撫着嚴夢柔的香肩，默默的聽着嚴夢柔含淚的輕訴和低語……。

「雙哥，你怎的不說話？」

嚴夢柔夢囈的呢喃了半天，半天，見北雙始終沒有接腔，抬起螓首，顫聲問了一句。

「……」北雙宛若未聞，兩眼閃着一片濃深的痛苦，臉上現在片一迷惘的神色，呆然的望着窗外。

「雙哥！」嚴夢柔離開北雙的懷裏，痴情的叫了一聲。

「噢，小柔……」北雙如夢醒來，連忙牽起一絲微笑，苦澀的應了一聲。

「你怎麼不說話？」嚴夢柔握住北雙的手，發現北雙的手在微微顫抖着，驚惶的問道：「雙哥，你怎麼了？」

「小柔，你不是叫我不要開口麼？」北雙連忙抽回手，唇角綻出一絲嚴夢柔可以看得出非常勉强，而且苦澀的微笑。

「不，雙哥，你在瞞着我什麼？」嚴夢柔扶過北雙的頭，顫着聲說道：「你沒有看着我！」

北雙逃避般的移開視綫，唇角痛苦的抽搐了一下，蠕了蠕嘴唇，沒有說話。

「雙哥！」

嚴夢柔看不出北雙會如此模樣，芳心忖測着，迷茫的叫了一聲。

嚴夢柔只覺得北雙在痛苦的躲避着自己，腦中急速一轉，忽然脫口大聲叫道：「不！雙哥！你不要……！

「不！不！你說過，永遠也不！不再離開我的，不！……」

嚴夢柔緊緊抱着北雙，方歇的淚水又湧出，俏臉上一片驚惶之色，小嘴伴着哭聲無力的張着，兩隻裸露的粉臂，在北雙的腰肢上圈得那麼緊，生怕北雙會再離開她似的。

嚴夢柔知道北雙何以痛苦，爲的是自己已是名花有主了！

北雙忽然想起朱妮曾對他說過，嚴夢柔已許配給紅扇書生林伯駿，北雙也想起自己對紅扇書生的承諾，把嚴夢柔讓給他。

「小柔，咱該理智一點……。」北雙眸中漾着一片痛苦之色，他何嘗不願永遠留在嚴夢柔身邊？但爲了嚴夢柔的名譽，他能不離開她麼？他是多麼愛她啊！

他怎能破壞她？雖然，這一切是自己造的後果，但，他已承受太多的創痕了，又何妨加上這一點點呢？

北雙儘量使自己艱辛吐出的語音，不隨着絞扭的心靈而顫抖，那麼艱難，那麼痛苦的說道：「小柔，他會給妳幸……」

「你這懦夫！騙子！」

嚴夢柔忽然推開北雙，眸中含着心碎而痛恨的淚水，咬着銀牙朝北雙恨聲罵道，並且抬起右掌，用上全力，痛恨至極的摑了北雙一個耳光！

「拍！」

「哼！」

北雙本是痛苦得支持不住，根本料不到嚴夢柔會出手刮向自己，但聞一聲清脆的响聲，北雙悶哼一聲，身子倒栽床下。

嚴夢柔武功之高强，其之力量，不想可知，況

且是含恨而出，北雙只覺右頰一片火辣辣的，疼痛難當，眼前漾起一片星條，還好北雙武功高深，換了別人，準個沒命！」

「我拋棄一切名譽！我背上不孝的逆名！我逃婚！爲的是什麼？爲的是聽你這個懦弱男人自以爲是富麗堂皇的話麼？……」

嚴夢柔歇斯底裏的爬下床沿，撲到北雙懷裏，露出只穿着褻衣褻褲的胴體，眸中漾起變態的痛恨，那一串由愛轉恨的語音，自她隨着抽泣而顯得顫抖不止的小嘴吐出，兩隻粉拳胡亂的敲向北雙週身：「你根本不配做男人！你不敢面對現實！你說你愛我，你給了我什麼？眼淚！痛苦！欺騙！你懂得什麼叫做愛？你這懦弱的男人！……」

北雙被嚴夢柔劈得昏頭轉向，但又不敢回手，緊緊摟着嚴夢柔半裸的嬌軀。

他們的聲响，已經驚動了隔離，夥計驚惶的敲着房門，震驚的問道：「喂，喂！裏面發生了什麼事麼？」

北雙連忙點住嚴夢柔的睡穴，急忙回道：「沒，沒什麼！」

北雙等夥計的脚步聲離去，這才把嚴夢柔抱上床上解開她的穴道。

「雙哥！……」嚴夢柔悠悠掀啓仍沾着淚水的眼簾，方才的瘋狂已斂起，臉上一副痛楚心碎的神情，望着灼灼俯凝着自己的北雙，顫着雪白的纖手，那麼心痛的拭着北雙的唇角血絲，那麼腫的臉頰，那麼令北雙想號哭的幽幽說道：「對不起，打痛你了？」

北雙緩慢的把雙脚移進上床，而且移入曖烘烘的被窩裏，把身軀靠向嚴夢柔的胴體，字字眞摯的語音，由他的肺腑溜向他的齒縫：「也打醒了我，小柔，我給了你眼淚，痛苦，但，我絕沒有給你欺騙……。」

「雙哥，我知道！」嚴夢柔夢漾的兩眸，迎着北雙火灼灼的眼光，把顫慄嬌軀，緩緩移向北雙向她欺來的身體，她只覺得她的胴體被北雙壓住的時候，她不自禁的震了一下，像觸電般的，她感到暈眩，快樂的暈眩……。

「我確是太軟弱，我是一個男人，我爲什麼不敢愛我所愛的人？」

北雙把臉輕輕的磨擦着嚴夢柔的臉頰，那麼堅決的說道：「小柔，我愛妳，我不再畏縮，我要給妳幸福，給妳快樂，給妳眞摯……。」

「雙哥，我全要，只要是你給我的！」嚴夢柔感到自己全身在軟癱着，體內火燒般的難耐，她任由北雙溫柔的替自己解下肚兜，她奇怪自己的氣息爲什麼會和往常一樣？她從沒有想到自己的血液會流動得令自己相信。

「我要面對現實，我不管妳是否許配給別人，我只知道，妳是屬於我的……。」

北雙輕巧的褪下嚴夢柔的肚兜，一股不再是痛苦或朦朧的雲霧，在他雙眸已不見，可以看到的是眞摯的眸光……。

「雙哥，我永遠屬於你的！」嚴夢柔發現喉嚨乾渴得令她窒息，而且發現北雙熱烘的手輕輕撫着自己的胴體的時候，她覺得全身無力，祇覺得小腹湧起一股令她想哼叫的感覺，她竭力的使自己想輕鬆，她不知幻想過多少次，她要和北雙緊緊的擁在一起的，此刻爲何又會有想逃避的感覺？

「我要盡全力，補償還妳給我的，我負欠妳太多了，我永遠和妳負起任何打擊！」

北雙緩緩從被裏伸出手，一件褻衣已從他手中滑到床下。

嚴夢柔想開口，但她覺得她的腦海已暈亂的不能下達任何命令了，她祇覺得北雙堵住自己乾澀的嘴唇之時，那種畏懼逃避的感覺，變成一股强烈的需要！她從沒有想到自己會大胆得脫男人的衣服，她爲自己的笨拙感到害羞，她看到自己顫慄的雙手，撕破了北雙的衣服。

她只知道過了很久！很久！她想自己的靈魂已飄上天了，她直覺得自己是死去了。

嚴夢柔嬌羞的把胴體藏在北雙的懷裏，螓首緊緊的埋在北雙的頸間，玉齒輕輕的咬了一下北雙的脖子，悄聲說道：「雙哥，你是眞的不會再離開了我？」

嚴夢柔緊緊摟住北雙，粉頰上停留着一片紅霞，閉着雙眸。

「這個『保證』還不够？」北雙伸手拖起地下的棉被，蓋住兩人赤裸的身體，笑着說道。

北雙緩緩掀開嚴夢柔胸前的被子，却又被嚴夢柔狠狠的敲了一記，苦着臉望「被」興嘆。

嚴夢柔掩唇輕笑嫵媚的瞟着北雙，那副樣子，叫北雙魂都給勾走了！

「雙哥，你還沒有告訴我，你三個月來的情形呢？」

嚴夢柔斂起嬉態，把胴體偎住了北雙，兩眸關注的凝着北雙的俊臉，嬌聲地說道。

「小柔……。」

北雙攬住嚴夢柔的胴體，輕輕歎了一聲，無限感傷的說出他逃亡的經過……

北雙除了和牛妞的親熱避而不說外，其外詳詳盡盡的說給嚴夢柔聽。

北雙從他這次重出江湖以後所發生的事情，當

然她和嚴夢柔在一起的日子，他是用不着說，羅萍爲他犧牲，白嘉露對他「强暴」，如何遇到單桂珠，又爲什麼離開單桂珠，而且也把無關緊要的[illegible]青，皆不厭其詳的告知凝神傾聽的嚴夢柔。

當北雙開始訴說在漢苗鎭「出醜」之時，寶貴的上午已溜走了。

然而他倆似不覺，北雙是多麼愛嚴夢柔，他沒有一絲煩厭，那麼高興，那麼願意的把那他現在想起的心靈仍會陣陣絞痛的事情說出……。

嚴夢柔緊緊的把胴體靠近他，兩眼幾乎瞬也不瞬的望着北雙時而激動，時而悽傷的表情，她一顆願掏出給北雙的心，爲北雙被八刀客酷打而憤怒，爲北雙被陰陽斧救起而歡欣……。

當北雙說出自己被朱妮拷打時，他發現嚴夢柔在他懷裏的胴體輕輕的顫抖着，而且那充滿太多自己閉起眼也知道的愛意的美如星辰的兩眸，沾着令他心顫的淚光……。

北雙扭曲着痛苦的心靈，苦澀的說出被神女放蠱以及朱妮捨身的救他，他原本不輕掉淚的，但嚴夢柔那善良的泣啜聲，使得自己飽脹的淚腺，控制不住的一瀉而出……

當北雙說出朱妮死去之時，嚴夢柔已哭得像淚人兒，北雙可以數出她晶瑩如串的淚珠裏，存有着太多的善良，同情……

北雙接着說出單桂珠及時的出現，嚴夢柔高興的破涕爲笑，北雙說不出自己是會如何用力的緊攬着嚴夢柔的嬌軀，嚴夢柔把他當作自己的愛心，可以彌補三個月來所受的折磨，痛苦、委屈……。

北雙說完之時，窗外只能見到黯淡的光亮，已是黃昏了。

「雙哥，想不到爲了我一念之差，想幫你打倒白嘉露，而讓你嚐了這麼多苦。」

嚴夢柔像一頭温馴的綿羊，柔若無骨的胴體緊偎着北雙，兩隻美眸漾着深深的情意，温柔的凝視着他的枕邊人。

她想起自己要是不出手襲擊白嘉露，那麼北雙便不會遭受到這許多波折了，歉疚的蠕了蠕櫻紅的小嘴，幽幽說道。

「小柔，妳爲什麼不說我自以爲是倔强，給了你更多的痛苦？」

北雙那麼愛憐的拂着嚴夢柔披肩的秀髮，他的星眸裏湧着濃深的愛意，如此深刻地凝視着懷裏的伊人……。

兩人停止了說話，四道火熱的眼光，含着兩人太多的了解，慕愛，比他們緊纏的身軀還要緊的揉在一起。

北雙輕輕的吻住嚴夢柔的紅唇，他發覺自己曾經拋開她，是多麼殘忍，這不僅是對嚴夢柔而言，對自己何嘗不是一樣？他現在才知道自己對她的愛，出乎自己想像！他直覺如果失去嚴夢柔，他肯定自己再無法活下去！若果誰要自己離開她，那麼自己一定殺誰！

北雙和嚴夢柔吻的是那麼緊密，那麼貪婪——愛的緊密，愛的貪婪！

北雙温憐無比的撫着嚴夢柔毫無瑕疵如玉般的軀體，她的意識裏湧上狂瀾的需要。不是卑鄙的需要，是神聖愛念的需要，不是純粹的肉體慾念，而是神聖的精神愛念……。

不是粗野，是眞摯，不是夷濫，是眞摯……眞摯，兩人緊揉的身軀，漾着絕對的眞摯。

嚴夢柔不再推開北雙在自己胸前輕搓的兩手，也不再認爲踢開棉被是粗野的，那不僅僅是最高潮的美感仙境，而且是神聖的愛的寫照！

良久——

他們都不願意讓那最高潮的美感仙境溜走，但他們高興能擁有神聖的愛。

北雙與嚴夢柔二度攜手巫山遊之後，又是那麼令人嫉妒的緊擁在一起。

「對了，小柔，妳知不知道龍角草、貝芝，和臯葉在什麼地方？」北雙這才想起那三種草藥，連忙開口問道。

「雙哥，我記不起來了。」嚴夢柔轉着夢漾春情的美眸，想了一下，蠕着又紅又小的櫻唇說道：「我只知道家父在未被害之前，時常整理他老人家的醫書，偶而看到關於記載七絕去功散的治療法……咦，雙哥，你怎知道找清楚這三種藥草的？」

嚴夢柔說至末後，咦了一聲，不解的問道。

「洪掌門人告訴我的……」

北雙忙把在路上和洪平的對話告訴了嚴夢柔。

「小柔，妳能肯定單姑娘沒死？」北雙說完，緊張的接着問道。

「錯不了，你不是說你離開令師母的時候，並沒有看到單姐姐？」嚴夢柔頷着螓首，凝着兩眸說道：「先父的醫案上寫着，只要醫術高明，藉着藥物，至少可以保住三個月的生命。如果能得到龍角草等三種草藥，還可以挽回中毒者的生命呢。」

「但家師母說這三種藥，是千年難逢之物，她也不知道生長在什麼地方，這怎是好？」

北雙聽得一陣興奮，但又想起藥草毫無頭緒，根本不知下落，歎聲說道；北雙正憂急，忽又兩眼一亮，急急扳住嚴夢柔的香肩，急聲道：「小柔，妳是說妳記不起，還是不知道？」

「喲，雙哥，你揑痛我了！」

嚴夢柔蛾眉微蹙，輕吐了一聲；北雙連忙陪笑揉着嚴夢柔圓潤的香胛，嚴夢柔輕輕笑了一聲，握起粉拳，不帶勁的在北雙毛茸的胸膛擊了一下，故意噘起紅潤的小嘴，嬌嗔着道：「想不到你蠻心急的！」

「小柔，妳，妳不介意單姑娘介入我們之間吧？我是說我們能挽住她的生命的話。」

北雙俊臉，漾起誠懇之色，凝着星眸，沉聲說道。

嚴夢柔嗤了一下瓊鼻，嬌哼了一聲：「我當然介意！」

北雙一震，心弦一陣息顫，臉色驟地蒼白起來一陣痛苦的抽搐，兩眸不自主的滴出一顆失望的淚珠，困難地扯動着喉結，失聲道：「小柔，妳知道我只要妳便够了，但你也知道單姑娘對我……」

「喲，你才是別閃了腰呢！」嚴夢柔噗哧一笑，摟住北雙的頸項，嬌俏的舐去北雙眸角的淚珠，令北雙心顫的說道：「我介意！如果你對單姊姊漠不關心的話！」

「好個丫頭，妳竟敢耍少爺！」北雙歡欣的叫了一聲，摟住嚴夢柔的胴體，在她的玉頸上一陣狂吻……。

「噫，小柔，妳是怎麼了？」北雙見嚴夢柔毫無反應，吃驚的問了一聲；嚴夢柔宛若未聞，一張俏臉煞有其事的扳着，看也不看北雙；北雙心中嗤了一聲，也賭氣的不開口，但他馬上氣餒下來，他發現自己慣常在別的女人面前要的「性格」，却不能在嚴夢柔面前「耍」，他只知道嚴夢柔和賴宛英一樣，只要不開腔，他便會急得心神無主，一陣心痛。

「好娘子，拜托拜托，請笑一下，小的那裏敢開罪您老人家了？」北雙連忙搬出他從前對付賴宛英的辦法，果然不錯，嚴夢柔忍俊不住的笑了出來，北雙連忙温柔的摟住嚴夢柔的亂抖的腰肢，蜜聲說道：「小柔，以後千萬別這樣子，妳會使我緊張得減短壽命的。」

「去你的！」嚴夢柔一面嬌笑着，一面輕捶着北雙的胸膛；半晌，才噘着嘴唇說道：「我氣你把我看成心胸狹窄的女人，其實你如果丟下單姊姊不顧，看我揍不揍你？」

北雙兩眸昇起朦朧的雲霧，唇角微顫的撇了一下，他幾乎要把嚴夢柔當作是死去的賴宛英！

「完了，這小妞和小英一樣的難『侍候』。」北雙心中甜甜的暗笑一聲，兩眼痴痴的望着嚴夢柔，一陣傻笑。

「雙哥，我是記不起書上寫的那三種藥草的地名……。」嚴夢柔白了北雙一眼，甩開北雙儘在自己胸前蠕動的手，粉頰上又慢慢泛起一片桃紅，微嗲着聲音說道：「不過我們可先回東海，翻着爹生前留下的醫書，那裏面有記載……。」

「吁，謝天謝地！」北雙興奮的說了一聲，總算有辦法挽回單桂珠的生命，否則，他眞不知自己要難過到什麼地步！北雙放下心中一塊鉛石，如獲重釋的閉上眸子，抱着嚴夢柔蠻腰的手縮回來。

「雙哥，你還想賴？天已黑了，咱們快下樓去吃飯，我們必須去救官大哥呢！」

嚴夢柔按住北雙的手，讓它停留在自己的胸前，貝齒輕咬着北雙的下頷，聲音隨着已是急促的氣息，顯得有點糢糊。

「是，是，咱就下去！」北雙應了一聲，就要起床。

「不嘛，你……！」嚴夢柔却「莫名其妙」的拉回北雙，把胴體緊緊偎向北雙，從被縫裏，可以看到嚴夢柔光滑如雪的玉腳，正緊緊的纏住北雙的兩腳。

「咦，妳不是要『吃』麼？」北雙故作驚異的說了一聲。

「死東西！」嚴夢柔嬌羞的罵了一聲，但她的兩手却不鬆開，緊緊的摟住北雙身軀。

「好娘子，來日方長，妳急什？」北雙望了一下窗外，已是滿天繁星，室內一片漆黑，心繫着川梟，笑着在嚴夢柔的腋下一陣搔騷，嚴夢柔嬌笑着，放開北雙，北雙連忙逃到牀下，但仍是被嚴夢柔一把給扯了回來。

「誰叫你要弄得人家……。」

嚴夢柔掀開被子，在黑暗中仍可以看到她那叫人看昏倒的胴體，緊貼着北雙壯健的身體……。

於是，在黑暗中可以隱隱約約看到兩條赤裸的身子在翻動着。

在一片濁重而急促喘息聲中，依稀的可以聽到他們的對話：「對了，小柔，我進來的時候，房門怎沒有上閂？而且我吻你的時候，妳也沒睜開眼睛，妳不怕有採花賊進來麼？」

「雙哥，我聽到黑炭的叫聲，我就知道是你，我只要聽那熟悉的腳步聲，以及那熟悉的氣息，我便知道是你這個『採花賊』來了！」

「所以妳只穿着內褲，等待少爺來採？」

「你再說一遍！」

「怎麼？我的標準湖南腔調你聽不懂？……哎唷……！」

末後只聽北雙一聲「慘叫」隨即變成叫人聽不清的唧唧之聲，其聲淌艷撩人，連窗外的星星也連連閉眼不止。

（未完待續）

新派武俠驚險長篇連載

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紫鏢囊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甘人鶴重赴落星城，與「刀君」遺孀白老夫人及大頭師伯會合，更與隱身城中扮作老家人的「八方劍客」宋公民坦誠相見，共商除去暗中操縱玄玄帝君，掀起江湖巨禍，擬獨霸武林的老魔頭「無腸毒狼」梁歪的辦法，甘人鶴把解毒聖丹予各人服下後，決由大頭師伯引誘梁歪前往山洞，合力除此巨魔，大頭師伯發出嘯聲，招來老魔，僞說那替白雅環送東西回來的張震寰在白雅菱練功室，梁歪毫不懷疑地帶領着兩名修爲功深的老者，跟隨大頭師伯來到室外，這時甘人鶴正與白老夫人閒談等他到來——

巧施妙計除隱患　苦心孤詣挽狂瀾

甘人鶴細辨笑聲，心中暗自估量道：「緩吐深納，驚心而不震耳，化勁爲神。果然他內功之深，要高出大頭師伯一籌。只不知他的武學造詣，究竟到了什麼境界。」

念動中，已與白老夫人會心一笑，起身相待。只聽一陣腳步聲，進來了三個人。

甘人鶴與白老夫人不由都是一怔，心中無不震惑已極。難道他已暗中查出了他們的計劃，有了相對的安排？

無腸毒狼梁歪哈哈一笑，走到甘人鶴面前，道：「老夫梁歪，少俠耳中大約不陌生吧！」

甘人鶴心神一歛，欠身道：「晚輩已從環妹口中久聞老前輩大名。今日一見，更勝聞名。晚輩有幸，得親慈顏。歡欣何似！以後尙望老前輩多多指教！」

無腸毒狼梁歪呵呵笑道：「好說！好說！少俠年輕有爲，如不以老夫朽邁，今後老夫極願與少俠互相切磋。」

兩人口頭上說得客氣，而心中却是各有各的計較。

無腸毒狼梁歪轉頭向白老夫人一笑，道：「夫人，老夫也給你帶來了二位不速之客，夫人不會見怪麼？」

白老夫人展顏笑道：「歡迎！歡迎！其實我們

這裏早該請些朋友來熱鬧熱鬧了。」

無腸毒狼梁歪默默含笑道：「只要夫人不厭煩，今後我們這裏有得熱鬧了。」

甘人鶴劍眉一鎖，暗忖道：「看來他是準備大幹起來了。今日如果不下手，以後只怕更沒有機會了。但是……」心中好不作難！

甘人鶴正苦思對策之際，無腸毒狼梁歪忽然叫了一聲，道：「張少俠，你來自玄玄教，不知可識得老夫這位朋友？」

甘人鶴被他叫得心思一斷，舉目望去，只見他正指着一個身穿皂色大袍，面如滿月的那個老人在問他。

甘人鶴搖頭道：「對不起，恕小生眼拙，一時想不起尊駕面貌。」

那老人淡淡一笑道：「令主高高在上，自是不識得屬下這等無名小輩。」

甘人鶴一笑道：「小生在玄玄教時日無多。識人有限。不認得尊駕，那也不算什麼。」

那老人道：「老夫對令主倒是淸楚得很。」

甘人鶴劍眉微微一蹙，暗忖道：「他老在這問題上轉，看來是想自找痲煩，那眞是天從人願，求之不得的好事。」輕笑一聲，道：「是麼？」語氣之中充滿輕蔑的意味，擺起了令主的架子。

那老人冷然一笑道：「教中之人，誰不知道令主已被帝君洗心滌腦，已是帝君面前矢志不貳的心腹。」

他既然是玄玄帝君的心腹死黨，那就來意可知了。

奇怪的是，無腸毒狼梁歪竟是一臉笑容，沒有任何表示。

甘人鶴知道他心機深沉，又兇又毒。一面對他始終保持着高度的戒備，一面更不放輕爭取他短時間的信任，以減輕他的戒心。

那老人似是有意挑他的毛病，使他原形畢現，但甘人鶴什麼人物，豈會把那老人放在心上，只淡淡的一笑，道：「尊駕都沒說錯，帝君要不信得過小生，短時日就以大任相付。」

照理說，在這種情形之下的人，除了否認之外，便只有矯飾，那會像甘人鶴這樣，坦然一口承認下來。

無腸毒狼梁歪臉色微微的動了一下，又恢復了原狀。

那老人像是抓到了有力證據一樣，哈哈一笑，道：「令主，你到底所爲何來，可以向老教主坦白呈明了吧！」

甘人鶴轉向無腸毒狼梁歪神秘的笑了笑，道：「老前輩可要晚輩據實呈報？」

奇怪，無腸毒狼梁歪臉上竟然現出了猶豫之色，甘人鶴看在眼中，心裏有數，暗忖道：「看來這老人並不知道白雅環的事，所以梁歪在攷慮該不該給他知道，憑這一點我就有了辦法了。」

心念一動，搶在無腸毒狼梁歪決心未下之前，哈哈一笑道：「環姑娘知道晚輩並未被帝君『制心術』所控制，所以她才放心大胆的要晚輩替她將重物送來。」

那老人那知道甘人鶴的用心，猶自追問道：「你能逃得開帝君『制心之術』，此話說來，誰會相信？」

甘人鶴一笑道：「尊駕不相信，回去一問環姑娘就知其中奧妙。」

那老人還不知死活，一個勁的加壓道：「你口口聲聲環姑娘，環姑娘在帝君面前喫得開，在老教主面前可就不見得吃得開了。」

甘人鶴哈哈一笑道：「難怪你的糊塗，敢情你還不知道環姑娘就是梁……。」

驀地，無腸毒狼梁歪，大喝一聲，厲聲道：「住口！」

甘人鶴笑聲一斂道：「老前輩也認爲晚輩來意不善？」

無腸毒狼梁歪冷冷的道：「你說得太多了。」

甘人鶴一愕道：「大家不都是自己人麼？」

無腸毒狼梁歪不再答理甘人鶴，雙目向那老人一瞪道：「你所知更超過了你的身份！」

那老人面色一變，剛叫了一聲：「老……。」只見無腸毒狼梁歪猛然抬手一指，點向那老人「七坎大穴」，那老人一聲沒哼，就倒地嗚呼了。

這時只嚇得另一個老人面無人色，顫聲道：「師……。」

無腸毒狼梁歪一揮手，截住他話聲，道：「這些內情，本來要告訴你的。」

那老人暗吁了一口長氣，安下心來。

甘人鶴目光閃閃，一連打量了那老人好幾眼，對他疑忿重重。

無腸毒狼梁歪轉向甘人鶴道：「少俠，你能進入此間，可是環兒告訴你路徑的？」

甘人鶴點頭道：「環姑娘對晚輩非常信任。」

無腸毒狼梁歪道：「老夫也很信任你，你要沒有過人之能，我想你就是從環兒那裏知道了進入秘徑，你也無法到達此間。」

話聲頓了一頓，臉上又帶上了笑容，道：「你能順利到達此間，算是攷驗及格，可以列爲老夫核心助理了，也可獲得老夫脫胎金丹一粒，永駐長生。……現在老夫就把『脫胎金丹』賜給你了。」

說話之際，他已取出一粒藥丸，話一說完，藥丸便送到甘人鶴面前，雙目如炬的盯着甘人鶴的臉色變化。

甘人鶴微微一笑，伸手接過那「脫胎金丹」，想也不想的投入口中，吞下藥丸之後，才說話道：「小生現在想說幾句心底話了。」

無腸毒狼梁歪見他已將藥丸吞下，對他大是放心，含笑道：「少俠有什麼話要說？」

甘人鶴望了另外一個老人一眼，接道：「小生知道，此事關係小生生死成敗，因此，小生不願知道此事之人太多，……這位朋友麼！小生覺得他也不該知道得太多。」雙目圓睜，兇光熠熠，作勢欲撲。

無腸毒狼梁歪這人，眞也够狠够毒，只見他哈哈一笑，道：「環兒眼力不弱，少俠眞丈夫也。」

甘人鶴跨步向前，一聲輕喝：「朋友，你該怨你自己不該見到小生。」

話聲出口，右手一掌，電閃雷擊，疾吐而出。

甘人鶴不敢顯露眞實力，這一掌，只使出了六成力道。但他的六成力道，也是威勢十足，不可輕侮。

那老人猛施一個旋轉，閃電般橫飄八尺，舉目向無腸毒狼梁歪望去，他沒有回手，敢情心中有所猶豫。

無腸毒狼梁歪輕輕的點了一下頭，同時，甘人鶴大喝一聲，第二掌又襲到。

那老人得到無腸毒狼暗示之下，這才左手一揮，擊出一股凌厲掌風，對着甘人鶴的掌力迎去。

甘人鶴化掌爲指，向那老人腰眼穴點去。

兩人這一對上手，只見拳來脚往，打得猛烈無比。

甘人鶴的六成功力，竟然奈何不了那老人，後來增加到七成眞力，才漸稍佔上風，但要想把他收拾下來，仍不是一件簡單之事。

舉世之中，能接得住甘人鶴七成力道的人，已是不可多見，這個老人要不遇上甘人鶴，怕不又是一個了不起的大魔頭。

甘人鶴一咬鋼牙，暗忖道：「不能顧忌太多，還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收拾了這老人再說。」

雙肩倏地一幌，口中發出一聲厲嘯，掌力陡增，如山暗勁，潮湧而出。

那老人臉色一變，移形換位，閃身急避，他已心寒胆戰，不敢再接甘人鶴的掌力了。

眼看他就要傷在甘人鶴掌下了。

無腸毒狼梁歪見甘人鶴如此了得，心中大是高興，笑喝一聲，道：「少俠住手，老夫有話說。」

甘人鶴暗忖當前形勢，大頭師伯尚未回來，如果一意孤行，惹得老魔出手制止時，自已縱能敵得住老魔，但這個現在和他動手的老人，功力如此之高，白老夫人只怕難以抵擋，利害相衡，只有借勢一收掌力，帶着不愉快的臉色，道：「老前輩好不叫小生失望，如此拿不起放不下。」

無腸毒狼梁歪對甘人鶴表現的兇殘天性，大是欣賞，哈哈一笑，道：「少俠眞乃老夫夢寐以求的我教奇才，……不過此人，你儘可放心，他本身就是老夫那孽徒玄玄帝君搜殺的對象，任何情形之下，他既不會，也不能出賣你。」

甘人鶴面色稍霽，道：「老前輩既然這樣說，小生就放過他了。」

接着，臉色一寒，冷聲向那老人道：「朋友，希望你能够懂得小生的意思，忘記了我們今天的相識。」

那老人臉色一陣青一陣白，驚魂初定，氣喘吁吁的道：「小老兒理會得。」

甘人鶴氣勢凌人的道：「這樣就好。」

無腸毒狼梁歪點頭一笑道：「少俠且請歸座，我們得好好談一談了。」

甘人鶴坐回原位，道：「小生助你老前輩大展宏圖，但不知老前輩何以對小生？」

無腸毒狼梁歪陰陰一笑，道：「但不知少俠要什麼？」

甘人鶴道：「小生有二件要求，不知老前輩做不做得到？」

無腸毒狼梁歪笑笑道：「少俠且說來看看。」

甘人鶴道：「小生敬你老前輩，奉你爲尊，但小生不願有第二人高在小生之上。」

無腸毒狼梁歪想也不想，滿口答應道：「少俠大才，自當大用，老夫請你爲副教主如何？」

甘人鶴滿意地一笑道：「多謝教主。」

無腸毒狼梁歪道：「你還有一件什麼要求？」

甘人鶴一笑道：「這件事……暫時不說好了，到時候但望教主美言一二就好了。」

無腸毒狼梁歪怔了一怔，恍然而悟，一陣哈哈大笑，道：「副教主放心，將來一切，包在老夫身上就是。」

英雄難過美人關，像甘人鶴這等人才，自已創一番基業，也不是困難的事，何以屈身相就，還不是爲了她，這理由，足够老魔無腸毒狼梁歪自我陶醉，不疑有他了。

這時，大頭師伯帮着老宋，把酒菜送來了。

無腸毒狼梁歪心中高興，招呼老宋也一併坐下，開懷暢飲起來。

片刻時間，帶來的美酒，均已飲盡。

老宋出去，搬回一大罈美酒，甘人鶴知他已將他的藥粉下於酒中，於是替無腸毒狼梁歪斟滿一杯，然後又注滿了自己的酒杯，舉杯一照道：「屬下以副敎主身份，敬敎主一杯。」一口飲盡了杯中之酒。

他剛才一直都在自稱小生，這時改了屬下的稱謂，意義重大，情不可却。

無腸毒狼梁歪一笑乾了杯中之酒，也回敬了甘人鶴一杯，甘人鶴自傲自大，却沒敬那老人的酒，只與無腸毒狼梁歪酬酢。

在甘人鶴來說，這是非常不禮貌的行爲，也是性格上的缺點，但看在老魔眼中，却對他發生一種錯覺，認爲他只是年輕的狂妄，更好掌握對付。

大頭師伯鍾璉却敬了那老人不少的酒。轉眼一罈美酒又已飲盡，老宋又待告退出去取酒，甘人鶴忽然眉頭一皺，道：「這酒……。」

老宋似是心虛胆怯，快步向室外走去。

無腸毒狼梁歪冷聲一哼道：「那裏走！」話聲中，舉掌一揮，向老宋身後遙遙擊去。

老宋這時已閃身出去了二丈多遠，算他掌力沉雄，如此遙遠的距離，必然也是强弩之末，難以傷着自己，於是有心試試他的厲害，因而旋身出掌，全力反擊過去。

詎料，兩股掌力甫交，無腸毒狼梁歪所發的那股潛力暗勁，陡地隨着他手掌一幌之勢，呼的一聲，驀地倒捲而回。

老宋發出去的掌力，而泥牛入海，而覺一虛，倏感立足不穩，身子被一股碩大無朋的吸力，拖得直往無腸毒狼梁歪身前射來。

無腸毒狼梁歪冷笑一聲，道：「你好大的狗胆，竟敢在老夫面前弄鬼！」右臂一探，迎着老宋腕脉扣去。

老宋被無腸毒狼梁歪掌力裹住，身不由己，那還有閃讓之能……。

眼看老宋已將落入無腸毒狼梁歪手中……。就在他手臂高擧，脅下門戶大開之際，甘人鶴霍地出手一指，向他期門穴上點了過去。

甘人鶴原是與無腸毒狼梁歪併肩而坐，擧手可及，但聽得「嘶！」的一聲，指力已臨「期門穴」上。

無腸毒狼梁歪駭然色變，封架閃躲，兩皆不及，危急中，猛然提起一口眞氣，將「期門穴」橫移半寸。

只聽「噗」的一聲輕响，無腸毒狼梁歪一哼，脚步一陣踉蹌，竄出五步，才穩住身子。

甘人鶴一招得手，揮袖一揚，把八方劍客宋公民用掌力向洞外送出去，八方劍客宋公民身形一閃而沒。

無腸毒狼梁歪悶聲不响，扭頭旋身，雙足一蹬，直向洞外射去，其勢又快又猛，宛如負箭之狼。

甘人鶴早有準備，眼明手快，已橫擋住了洞口，嘲笑道：「小生久聞九毒敎用毒之術，獨步天下，今日你也中了小生之毒，不知你有何感想？」

無腸毒狼梁歪兇目連翻，掏了一粒藥丸納入口中，揚掌便擊，他掌挾腥風，又快又疾。

甘人鶴擧掌而上，硬打硬接。

這時，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已在甘人鶴暗中指示之下，雙雙撲向那另外的老人，準備合力收服他後，再同心合力，對付無腸毒狼梁歪。

小小石室之內，頓時注滿了拳勁掌風。

無腸毒狼梁歪怒氣橫生，凶心暴起，展開拚命打法，奇招迭出，直向甘人鶴身上猛襲。

無腸毒狼梁歪爲惡一生，爲害武林，不可一世，這時身受暗算，那還不捨死相拚，孤注一擲。

甘人鶴是唯恐縱虎歸山，遺下無窮禍患，自是盡展所學，全力以赴。

無腸毒狼竭盡所能，勉强支持了八九十合，傷勢無法調息，體內之毒又已開始發作，情知再打下去，定然不幸，於是招式一變，猛攻三招，阻住甘人鶴狂烈掌風，大喝一聲，道：「住手！」飄身退出一丈。

甘人鶴縱覽全室，只見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合力之下，已把那老人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沒有還手之力，可說整個情勢，都掌握在自己手中，勝利在握，因此想看看這無腸毒狼梁歪還能有些什麼花樣可變。

於是，一揮手道：「兩位老人家也歇一歇，看看這老魔頭還有何話可說。」

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也停止了迫攻，但却把他分隔開，不讓他與無腸毒狼梁歪會合。

無腸毒狼梁歪提起一口眞氣，止住腹中翻騰的血氣，道：「少俠，你今日殺了老夫，只怕也難逃毒發身死之危，你可知剛才老夫給你所服的『脫胎金丹』更含着奇毒無比的毒藥麼？」

甘人鶴笑笑道：「眞的麼？」

無腸毒狼梁歪抽動着臉肌道：「你可是不相信老夫的話？」

甘人鶴諷刺的道：「當然相信，要不是老前輩『脫胎金丹』之功，給小生益補眞元內力，剛才小生就早死在老前輩掌下了。」

無腸毒狼梁歪心中恨得牙癢癢的，但身處劣勢之下，却不敢妄動無名，激怒對手，只好忍住怒火，一笑道：「少俠可想試試的『脫胎金丹』的神奇藥力？」

甘人鶴道：「正想領敎！」

無腸毒狼梁歪屈指輕彈，彈出一股發毒藥引，直撲向甘人鶴鼻端，道：「少俠，你現在覺得如何了？」

甘人鶴故意吸了一口長氣，把他彈來的發毒藥引盡行吸入腹中，笑道：「好得很呀，我覺得內力又精進了不少。」

要知無腸毒狼梁歪「脫胎金丹」所含藥力，至爲神妙，不經引發，任你是誰，也察覺不出其中含有劇毒，一經引發，便絞腸裂腦痛苦難忍，再倔强的人，也非俯首聽命不可。

爲什麼甘人鶴一點事沒有？

無腸毒狼梁歪一怔之下臉色大變，伸手懷中取出那瓶「脫胎金丹」，倒出來一一驗看。

甘人鶴冷言冷語的笑道：「你的『脫胎金丹』一點沒有問題，眞正的問題是你用錯了對象。」

無腸毒狼梁歪原以爲引發甘人鶴體內「脫胎金丹」之毒力後，可以和他一談條件，化險爲夷，渡過今日一刦，那知道小子不知有什麼神通，竟出奇的欣然無恙。

無腸毒狼梁歪這時有如高樓失足，頓失憑藉，臉色變得慘白，顫聲道：「你……你……到底是什麼人？如何解得老夫『脫胎金丹』之毒？」

甘人鶴道：「這個小生慢慢再告訴你，現在也請你試試小生用毒之能。」

話聲一落，接着，口中發出一聲低沉而顫動的輕嘯，無腸毒狼梁歪只覺甘人鶴嘯聲入耳，初聽一點異狀沒有，但過不了片刻，只覺原已被壓制的毒力，忽然在體內蠢動起來，暗用內力試行再加壓制，那知已是無能爲力了。

無腸毒狼梁歪攢着眉頭，一連服用了四五粒他自製的解毒神丹，結果，只有更糟，大叫一聲，痛倒於地。

當然，另一老人，也同遭池魚之殃，跟着毒發受罪。

甘人鶴倏地嘯聲一歛，面色一冷，道：「你一向以毒制人，今天也嚐到了被制之苦吧！起來，本公子有話問你。」

無腸毒狼梁歪自己就是慣於用毒制人的人，比誰都識得其中厲害，不敢不乖乖的聽話，站了起來，神色沮喪的道：「老夫算是栽到家了，少俠只要饒老夫一命，你要什麼，老夫給你什麼。」

甘人鶴點頭道：「你倒是識時務得很，好吧！小生給你一個機會。」

無腸毒狼梁歪心底泛起一綫希望的微笑道：「少俠天縱奇才，如有意江湖大業，老夫願拱手將敎主之位相讓，奉你爲尊，老夫以有生之年，効命相助。」

甘人鶴望了一他眼道：「你捨得？」

無腸毒狼梁歪一臉慷慨之色道：「老夫經此一敗，已恍然大悟，英雄出少年，老夫是老了，已無能完得這素願，能眼看老弟替老夫完成那心願，老夫歡喜還來不及，豈有不捨得之理……咳！咳！咳……老夫爲表示我的忠誠起見，老夫還有一處寶庫，立可呈獻老弟，以供老弟大擧之需。」

甘人鶴雙目一亮道：「你還有一個寶庫？」

無腸毒狼梁歪道：「這寶庫就藏在這山谷之中，聚集了老夫一生所有，雖不能說富可敵國，但也够你大擧大幹了。」

甘人鶴忽然似有所覺的，冷笑一聲，道：「你說得倒好聽，小子豈會輕易上你的當？」

無腸毒狼梁歪千誠萬懇的道：「老夫以權術行世一生，這也難怪你不易相信，但老夫這次却絕無虛假……要知老夫固然受制於你，但我藏寶之事，無人得知，老夫又何必自動告訴你，說開來，還不是因爲老夫非常欣賞你的才智，願意向老弟作此奉獻。」

話聲一頓，忽然從貼身內衣之中，取出一個油布小包，打開油布小包，裏面是一份名册，一張地圖，他把名册先遞給甘人鶴道：「這是老夫準備東山再起的佈署名册，你有此名册在手，即已具備敎主權力，老弟該信得過老夫了吧。」

甘人鶴接過那份名册翻了一翻，總共不到二十個人，但其中確然有大頭師伯，白老夫人和白雅環等人的名字，看來倒不像是假的。

甘人鶴微一點頭，無腸毒狼梁歪馬上又把那張地圖遞過到甘人鶴手中道：「這是老夫寶庫位置圖，老弟馬上就可按圖索驥找到老夫寶庫。」

甘人鶴微微一笑道：「這樣看來，你倒是眞情實意的相助小生以成大事。」

無腸毒狼梁歪道：「如果老夫不是年歲已高，來日無多，不瞞老弟說，老夫決不會輕易放手。」

甘人鶴沉思了一下道：「任你老前輩如何說，小生還是要先看到了寶庫之後，才能給你解藥。」

無腸毒狼梁歪連連點頭道：「在老弟的立場，理當如此，老弟儘可看到寶庫之後，再來詳談。」

甘人鶴道：「對不起，小生還得點住老前輩幾住穴道，才能放心前去。」

無腸毒狼梁歪現在是百依百順，無不應聲道：「少俠此擧一點不爲過，請下手罷！」

甘人鶴出手點他穴道時，他竟是眉頭也不皺一

下，視之當然的接受了。

甘人鶴向大頭師伯一點頭道：「師伯，請你把那老人的穴道也點了，我們証實了寶庫之後，再來和他們說話。」

大頭師伯鍾璉猶豫了一下，出手點了那老人穴道，那老人雖也未抗拒，但却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甘人鶴把那地圖交給白老夫人道：「老夫人可知道地圖所示的地方？」

白老夫人看了一眼，點頭道：「老身識得這地點，老身替少俠引路了。」舉步先向廳外走去。

甘人鶴一讓身，讓大頭師伯走在第二，自己走在第三，當他走到石室門口時，只聽另外那老人忽大叫一聲，道：「你們去不得，那是坑人陷阱！」

無腸毒狼梁歪陡地冷哼一聲，被制的身子，竟陡的一彈而起，向那發話老人撲去，舉手一掌當頭落下。

敢情，無腸毒狼梁歪剛才說的都是鬼話，一旦被自己帶來的人喝破，那能不大發雷霆，先要了那老人的命。

他這裏掌力一落，只聽耳邊一聲輕笑，甘人鶴正閃身而到，翻手接下了他那一掌，哈哈一笑道：「梁歪，小生現在也用不上你了。」

無腸毒狼梁歪恨聲道：「你道老夫眞支持不住了麼。」聲出招出，倏地掄掌連連反擊。

這段時間以來，這老魔的體力似是恢復了不少，竭盡所能，又與甘人鶴打了三四十招，一面嚴守門戶，一面急思脫身之策。

驀地，他腦中如遭鎚擊，痛得他手脚一顫，招式一慢，高手相搏，失誤不得絲毫，但見甘人鶴出掌如電，呼的一聲，擊上了他右臂。

這時正好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又已回身轉來，無腸毒狼梁歪端的厲害，身形就地一落，霍地向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之中射去，想奪路而逃。

他這時已是雙眼血紅，勢如瘋虎，掌力一吐，打得大頭師伯與白老夫人兩人，立身不住，一分而開。

同時間，甘人鶴大喝一聲，手起一掌，正正擊在無腸毒狼梁歪後心之上，將他打出丈外，跌落地面。

但見那無腸毒狼梁歪一仆而起，凄厲長嘯，直向洞外衝去。

甘人鶴眼看他連中兩掌，依然有能力突圍，心中也是駭然，但他却立身不動，未加追擊。

忽聽室外傳來一聲轟然震响，接着發生一聲凄厲的慘號，慘號之聲過後不久，只見八方劍客宋公民滿頭大汗，心有餘悸的走進來，道：「老魔已在巨石壓頂之下，遭了惡報！」

敢情，甘人鶴早有準備，在洞口巧妙的安排了一塊千斤巨石，由八方劍客宋公民埋伏操縱，無腸毒狼梁歪在身負重傷之下，那還承得住千斤巨石一擊，自然一命嗚呼了。

甘人鶴吁了一口長氣，走到另外那穴道被制的老人身前伸手拍開了他穴道，躬身一禮，道：「諸老哥哥，請恕小弟失禮冒犯，小弟向你賠禮了。」

原來，這老人竟是甘人鶴的老朋友漆奇，他雖然又易了容，却沒逃過甘人鶴的利眼。

但也因此使甘人鶴對他有了誤會，認爲他大有脚踏兩條船，望風取利之嫌。

本來甘人鶴可以一鼓作氣之下，擊敗無腸毒狼梁歪，但爲了攷驗漆奇與無腸毒狼梁歪又打成一片的眞心，所以容得無腸毒狼梁歪再展毒計，故作無知的準備去上當。

其實，無腸毒狼梁歪這種誘人送死的手法，甘人鶴早就瞭然於心了。

果然，漆奇未叫甘人鶴失望，爲自己洗刷了嫌疑。

甘人鶴一笑道：「老哥哥，小弟不是什麼張少俠，而是甘某。」這是用自己的口音說的話。

漆奇自是聽得出來，老臉一垂，慨嘆了一聲道：「老哥哥心中好不慚愧……」

甘人鶴朗然一笑道：「老哥哥請不要這樣說，剛才要不是你老哥哥出聲示警，我們可不要上他一個大當。」

漆奇的腦筋並不簡單，那有不知自己剛才處境之理，出了一身冷汗，苦笑道：「老夫也是倒霉，不料又遇上了這個惡師，唉！要不是今天又遇上了老弟，老哥哥我只怕再無重見天日的一天了。」

話聲頓了一頓，接口道：「惡師雖然不仁不義，惡絕人寰，但對老哥哥我說來，總有數十年養育傳藝之情，老哥哥有一不情之請，尙望老弟能夠俯允。」

甘人鶴道：「老哥哥有何吩咐？」

漆奇道：「老哥哥想親自收殮惡師遺體，稍盡寸心。」

甘人鶴肅然道：「人死不記惡，老哥哥你請便吧。」

漆奇謝了甘人鶴，走出洞外，只見惡師無腸毒狼梁歪，被壓在一塊千斤大石之下，只有下半身露在外面，推開大石，他的上半身，已是血肉糢糊，慘不忍睹。

漆奇默默的向無腸毒狼梁歪屍體拜了三拜，抱起無腸毒狼梁歪屍體，向甘人鶴一點首，點足而起，向一座青峯之下投去。

大頭師伯鍾璉霜眉一展道：「人鶴，他到底是什麼人？」

甘人鶴道：「他就是無腸毒狼梁歪的大弟子，就是玄玄帝君漆英的親兄長……。」

一語未了，白老夫人接口道：「那你就不該讓他把梁歪帶走了。」

大頭師伯鍾璉接口又道：「我看你與他關係不惡，這又是怎樣一回事？」

甘人鶴少不得又把結交漆奇的經過情形，向大家說了一遍，接着，輕嘆一聲，道：「此老倒眞是一位迷途知返的苦心人，剛才小姬又幾乎誤會了他了。」

大頭師伯鍾璉與白老夫人聽說他就是無腸毒狼梁歪的大弟子，也覺得他實在難能可貴，不由一陣嗟嗟嘆息。

漆奇未見馬上回來，甘人鶴想起丐帮帮主黃震宇還被大頭師伯鍾璉擱在一邊，轉頭向大頭師伯鍾璉道：「師伯，我們現在去看看黃帮主如何？」

大頭師伯鍾璉身形電掣而起，道：「不必大家都去，老夫把他請來就是。」話落人杳，走得不知去向。

白老夫人微微一笑道：「我們不去也好，免得叫黃帮主難爲情。黃帮主一定是被招待在最劣的情況之下。」

甘人鶴會心的一笑，便沒跟去。

白老夫人轉頭只見八方劍客宋公民正在仰首望着一片白雲出神，輕呼一聲道：「老宋，請你去看看菱兒好嗎？」八方劍客宋公民走開後，白老夫人輕咳一聲，道：「人鶴，現在首惡已除，眼看武林承平在望，老身已決心永留此間，不再走出江湖一步了，唯環兒與菱兒兩人年幼無知，老身既不能要她們永伴老身，隔絕人寰，虛擲一生，又不放心她們在江湖上走動，老身見你爲人正直聰明，意欲請你替老身照顧她們二人，希望你能慨然一諾。」

話是說得很含蓄，甘人鶴已知道她的深意了，劍眉微微一皺，口中方一猶豫：「這……。」

白老夫人截口一嘆，道：「人鶴，希望你能明白，成全了老身，也就是成全了整個的江湖。」這話可就語重千斤了。

甘人鶴悚然一驚，暗忖道：「知子莫若父，她們祖孫之間的瞭解，似乎更勝父子，從她語氣之中，已可看出白雅環的爲人個性，看來那準備釜底抽薪之計，不但行不通，只怕越弄越糟，這却如何是好，巧妹對我情深義重，叫我……。」

思忖未了，忽聽白老夫人的話聲又起，道：「人鶴，環兒這些年來，是不是變得很壞了？」

甘人鶴能說甚麼呢？不要說白雅環對他們維護備至，即使白雅環對他們不盡友善，他也不能僅憑表面上的觀察，隨便批評一個人的好壞，他爲難地一搖頭道：「她爲人很好。」任誰在這種情況之下，大約也只有這樣回答了。

白老夫人霜眉微皺，道：「她的爲人已然不壞，那你爲甚麼對她這樣畏忌不安，生怕她拖累了你似的？」

甘人鶴雙眉一苦，心中正不知如何措詞作答之際，只見八方劍客宋公民，與白雅菱已從一旁現身出來。

白雅菱是像一隻小蝴蝶一樣，老遠就叫着奶奶，飛掠而到，嬌嗔的翹着小嘴唇，道：「奶奶，你們眞壞死了，有熱鬧却偏瞞着我，把我支使開，我不來了……。」

白老夫人慈藹的微笑道：「剛才你張哥哥還在說，要帶你出山去，你要不願意，那就算了。」

白雅菱一把拉住甘人鶴道：「眞的麼？」

甘人鶴望着她那天眞爛漫的童心，口中那能說「不」字，只有含糊的「嗯！」了一聲。

白雅菱高興得跳了起來，道：「男子大丈夫，你可不能說過的話，不算數啊！」

白老夫人笑道：「張哥哥乃是守信君子，那會說了話不算數，你放心，他不會騙你的。」

甘人鶴愁眉苦笑道：「菱小妹，到外面去闖江湖，可苦得很啊！」

白雅菱嬌態的道：「我不怕苦，只要好玩就行了。」

甘人鶴不由爲之一笑。

瞥眼間，只見大頭師伯鍾璉與丐帮帮主黃震宇已有說有笑的飄然而到。

白老夫人向八方劍客宋公民一揮手道：「老宋，你去準備一桌，大家好好的再喝兩杯。」

八方劍客宋公民應了一聲：「是！」自去準備酒菜。

接着，漆奇也把無腸毒狼梁歪埋好，回來了。

白老夫人請大家到她茅屋之內用飯長談，甘人鶴替大家重新正式介紹之後，接着，八方劍客宋公民把酒菜送了上來。

八方劍客宋公民緊守自己的身份，擺好酒菜之後，便待轉身退了下去，甘人鶴一笑叫住他，道：「宋老伯，你也不必再隱瞞身世了，讓小侄替你說開了吧！」

白老夫人一怔，道：「老宋，你……。」

八方劍客宋公民欠身一禮，苦笑道：「晚輩宋公民，因有不得已苦衷，相欺夫人之處，尙請夫人寬宥。」

（未完待續）

精選新派武俠連載

七星堡

慕容美・著
董培新・圖

・上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徒烈前往探查施天青下落，途至潼關，遇瘋和尙交予「先天太極式」練功秘笈，乃逗留下來，滿擬花七天工夫把絕藝練成，詎在最後一天，閻士發現他踪跡，迫與拚搏，危急間幸得上官倩僞冒糊塗叟驚走閻士，不料剛脫虎口，又爲百花敎牡丹壇諸女暗下迷藥迷倒，司徒烈與上官倩雙雙落入牡丹壇中，牡丹壇主把上官倩安置密室，擬擇日送往總敎，把司徒烈留下，點了他的𤸃穴，向他施出狐媚蕩態，司徒烈身不能動，唯有破口大罵，牡丹壇主見他不受引誘，不禁萬分訝異的問他是否別有所愛——

幾番生死幾番情

司徒烈聽了少婦的一番話，神智一淸，猛然憶起迷娘，急忙問道：「你們究竟是誰？還有那位跟我一起的女俠呢？」

「噢，果然被我猜中！」少婦噓出一口香氣道：「那位青城迷娘麼？她很好，你放心吧，等會兒我再詳細告訴你。」格格一笑，摟得更緊，低聲曖昧地又道：「是的，她很美，但是奴也不錯啊！」

司徒烈叱道：「胡說！」

她聽若未聞，玉軀顫抖，喘息着絮語道：「試試吧，乖乖，你會動心的……會的，乖乖……試試吧。」

香喘如蘭，顫語似泣似訴，滑軟柔膩的胴體散發一陣比一陣更爲强烈的電流，他止不住一陣窒息，身心直欲酥化，於是，他狠咬鋼牙，血如湧泉，又是一陣劇痛，幾乎暈厥過去。

她身軀一震，聲浪忽然變得像哀求：「可人兒，可人兒，就算奴家求你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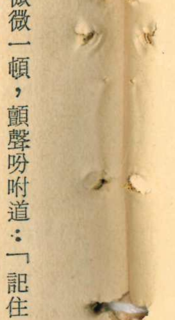
司徒烈信念驟增，忙喝道：「滾開，你這具骷髏！」

少婦猛抬面龐，訝聲問道：「什麼？原來你將我當作一具骷髏看待？」

司徒烈迎面猛啐，同時喝道：「是的，一具骷髏，一具污穢的骷髏！」

少婦玉容微變，旋又展顏一笑道：「眞的嗎？你怕沒看仔細吧？」

口中說着，雙臂一鬆，雙腿一曲一彈，悠然立身而起，亭亭然，在司徒烈眼前展露着一座曲綫玲瓏，白如羊脂的全裸玉體！





「看呀，這裏是一具骷髏嗎？」

「骷髏，骷髏，」司徒烈瞑目喊道：「還是一具骷髏！」

「還是一具骷髏？」少婦喃喃自語道：「好的，那就讓我們瘋狂了今天，然後都變成骷髏吧！」

臉一偏，向裏鬢掌喊道：「海棠，你出來，娘有話說！」

喊聲停歇不久，床後那道厚幔微微掀開一角，海棠少女自幔後露出半邊蒼白的臉龐，目光中透着一絲疑訝的神色，眼望少婦，輕聲道：「是娘喊我麼？娘有什麼吩咐？」

少婦揮揮手，別過臉去說道：「去娘房拿點東西來。」

海棠少女道：「什麼東西？」

少婦低聲道：「神仙和合散！」

海棠驀地失聲道：「什麼？」

少婦重覆道：「神仙和合散！」

海棠少女臉色更白了，顫聲道：「神仙和合散？娘也有神仙和合散？」

少婦的聲音也有點顫抖道：「是的，孩子，神仙和合散，娘是前年自敎主身上偸來的，它放在娘床身中一個密匣裏，祇要按動床頭那對歡喜佛，就可以找到了。」

海棠少女不勝驚惶地忙道：「娘，娘，那，那怎生使得？」

少婦霍然轉過臉來，臉色一沉道：「爲了誰使不得？」

海棠少女搶出幔前，撲地跪倒，泣道：「當然爲了娘，娘——我們以後靠誰啊？」

少婦臉色一緩，黯然仰臉道：「你應該了解，唉，孩子，別說了，快去快回吧！」

微微一頓，顫聲吩咐道：「記住，孩子，是靠右邊的那一包。左邊的那一包是百花行功散，它們的顏色和氣味本來差不多，娘爲防萬一會被敎主發覺，是以連包裝用紙也改成行功散一樣，小心別拿錯了啊！」

海棠少女仰臉時，臉上已掛了兩串淚珠，這時似想再說什麼，嘴唇動了一下，忽又忍住，舉袖輕輕拭乾淚痕，起身向室角少婦進來的那個洞口，默默走去。

片刻之後，海棠少女的背影在洞口消失了，怔怔目送海棠少女進入洞中不見，少婦忽然和身倒下，拉起絨被一角，緊緊蒙住頭臉，極其傷心地失聲痛哭起來。

司徒烈雖然已近弱冠之年，但却是渾金璞玉一塊，他又那會曉得男女之間，性的過份恣縱或抑制，都會造成變態呢？

他這時，除了憂、羞、急、怒之外，更是大惑不解。

暗忖道：神仙和合散難道是一種毒藥不成？

他心裏雖然這樣想，心情却比先前益發平靜下來，他非常希望神仙和合散是一種毒藥，他這樣想：寧可不明不白的死去，也勝似留着活的髒身子，再去見所有寄他以厚望的師長和親人！

時間過去得很快，約盞茶光景，海棠少女已匆匆而回。

地道洞口，一陣輕響，少婦立即止泣坐起，用被角抹乾了臉面，神色異常平靜地望着室角，等待海棠少女的走近。

這時的海棠少女，臉無人色，香汗盈盈，不住喘息，像是憂傷，也像是恐怖，她走得那麼慢，就像在走向死亡；最後，當她伸臂展開手掌時，一陣

急喘，嬌軀搖搖欲墮，幾乎昏倒下去。

少婦伸手把她攔腰扶住，輕聲道：「孩子，沒有弄錯吧？」

海棠少女無力地搖搖頭，少婦憐惜地又道：「好了，孩子，藥交給娘，你到裏面去吧！」

海棠少女如痴如呆地立着沒動，好似沒有聽到，少婦又推了她一把，她這才失神地向床後走去，臨走一瞥，目光中和淚閃着一抹告別的哀怨，她似乎想要司徒烈看到，但司徒烈沒有注意。

少婦打開那個接自海棠少女的銀色小包，現出一小撮桃紅粉末，散發着一股令人神舒的香氣，她托着，向司徒烈斜瞥一眼，幽幽地道：「你有勇氣服用麼？」

司徒烈反問道：「是毒藥麼？」

「差不多！」她又問道：「你够勇氣麼？」

司徒烈盤算一下，覺得求生已是無望，一狠心，什麼也不再說，下巴一抬，卽將嘴巴張開，少婦小心地在他口中傾了一半，然後將另一半移向自己唇邊。

就在這時候，套間一聲尖呼，海棠少女驀地衝出，少婦微微一怔，迅將手中餘藥收好，才待叱喝時，海棠少女已驚喜交迸地喊道：「娘，快看，這是什麼？」喊至此處，一瞥司徒烈，忽然促聲又道：「娘，娘，他，他已經服下了麼？」

少婦微點頭，一面自海棠少女手中接過一本薄薄的，陳舊得發黃的小册子，而海棠少女這時却雙目發直，大爲絕望！

少婦沒有覺察這一點，她的一雙視線已爲那本小黃册子牢牢吸住，這時輕輕一噫，同時失聲唸道：「先天太極式？」

先天太極式五個字，像五個連發的春雷，司徒烈身心猛震，霍然睜開眼來，可是，一聲深嘆，雙目復闔，兩行熱淚業已奪眶而出！

這時，他自服下紅色粉末之後，忽有一股起自丹田的氣團，經過一陣奔騰澎湃，立卽在週身百脈中流竄起來。

「毒發了！」他想：「發得好快呀！」

及至聽得「先天太極式」五字入耳，心神一震，血脈中那股勁氣益發怒竄起來，他不禁傷心欲絕地忖道：「這一來，死得更快了，唉唉，一死本不打緊，先天太極式乃千古絕學，一旦落入這等淫婦之手，今後武林，將成什麼世界？罪孽造自於我，令我死不瞑目，公理何在，天道何在，我司徒望怎會落得如此下場的啊？」

耳中忽又聽少婦喃喃地道：「有了這個，我可要愼重考慮一番了。」

「當然嘍！」司徒烈暗嘆道：「你現在已得了一件武林至寶，別說是你，換了誰也捨不得自暴自棄啊！」

海棠少女促聲問道：「娘，你看這人習成了沒有？」

少婦訝聲反問道：「你問這個是何用意？」

海棠慌亂地一噢，少婦却忽然笑了起來道：「妮子，你是說他若有神功在身，死了未免可惜是不是？」

海棠少女又慌亂地唔了一聲，少婦又笑道：「他服下了，娘可沒服呢！妮子，你救了娘一命，娘感激你，現在，娘要走了，他留下來給你，算是報答——。」

少婦尚未說完，海棠少女忽然有點反常地撒嬌道：「娘，你要走你就快走吧！」

少婦咦了一聲，旋卽笑了起來道：「好哇，丫頭，你饞成這副醜樣子，等娘穿好衣服也來不及？你再抖亂，亂出娘的春火，娘來個成命收回，你將如何？」

海棠少女漫唔着，好似在撒嬌不依，同時，沙沙輕響，少婦好似正拿起那襲白色便裝往身上披，口中又笑道：「妮子你可注意點呀，他服過和合散呢！」

一陣格格脆笑，笑聲似向屋角移去，又聽少女道：「娘忙什麼，穿好衣裳再走也不遲啊！」

少婦的聲音，帶着伴叱笑道：「娘都知道，別假惺惺啦！」

就在這時，一聲乾咳，一個男子的聲音忽然冷冷接口道：「壇主說得對極了，咱們都用不着假惺惺啦！」

咦，聲音好熟？噢，七星叛徒玉面閻羅！司徒烈血脈中那股氣團奔勢已緩，他原心平氣和地等待着死亡，這時不禁忘其所以地雙目一睜，屋角含着一抹詭笑站立着的，不是玉面閻羅還有誰？

海棠少女木立如痴。

少婦穿衣不及，一聲尖喊，搶過一條薄毯，圍住了腰部。

「何必呢？」玉面閻羅曖昧地一笑道：「壇主，我們今後應該連心都給對方看透才對，彼此均是百花教中人，你我誰在乎這麼一點？」

少婦戟指顫巍巍地叱喝道：「姓蕭的，你是找死麼？」

玉面閻羅毫不在意地笑了笑道：「找死？嘿，壇主也未免說得太嚴重一點了吧？」

色迷迷地在少婦裸露的上身溜了一眼，又道：「談武功，姓蕭的雖然不才，終究出自七星堡主門下，壇主如習成了先天太極式，自當別論，但在目

前，似乎尚不足以憑此示威，至於我們之間的身份，更沒有什麼可說的了，我們都犯了死罪，誰的地位高，現在可說都一樣！」

少婦臉色蒼白，咬牙發抖，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玉面閻羅仰臉自語道：「好心有好報，眞是一點也不錯，姓蕭的本想一走了之，但身出廳外，愈想愈是捨不得，原打算拚着一命不要，先向壇主跪求片刻歡娛，詎知，入室無人，正感惶惑，這位海棠姊姊自地道中出來了，仗着身手不太笨，差幸避過，之後，如法泡製，來到這裏，一路上，爲了嫉妒，好生難受，剛才，一聽見床上那位少俠也還沒有得到什麼，心中總算舒適了一點，嘿，嘿，嘿嘿嘿！」

連聲乾笑，斜目而視，神色之間至爲得意。

「色徒！」司徒烈暗罵一聲，忽又想：「我已是臨死之人，還生這些閒氣作甚？他們一羣色徒加淫婦，本是一丘之貉，蒼天有眼，早晚總會有報應呢！」

他平靜地闔上眼，耳聽少婦忽然冷冷問道：「蕭少主，事已至此，我們大家都是明白人，你有什麼打算，這就明說吧！」

又聽玉面閻羅乾笑着回答道：「打算？我有什麼打算？你，我，大家一樣，祇要鬧開了，誰都難逃一死，如有打算，也得彼此先有意活下去才能談到呀！」

少婦冷冷地又道：「你呢？準備同歸於盡是不是？」

玉面閻羅連忙分說道：「那裏，那裏，姓蕭的絕無此意！」

少婦冷冷地又道：「那你想取得什麼呢？」

玉面閻羅乾笑一聲，說道：「古人說得好，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魚與熊掌，不可兼得，現在，祇要壇主肯在兩者之間，賞賜一樣也就够了！」

少婦冷冷地又問道：「何者爲魚？何者爲熊掌呢？」

玉面閻羅聲音忽然一低，嘻嘻笑道：「先天太極式，或者消魂牡丹花下！」

少婦驀地喝道：「在這裏，拿去滾！」

一道嘶風之聲，似有一物自少婦手中擲出，但聽玉面閻羅哈哈一笑，故意大聲嘆息着道：「魚與熊掌不可兼得，唉唉，不可兼得。」

聲音漸漸低微，想已進入地洞之中，司徒烈暗嘆道：以狼易虎，先天太極式落入那個色徒手中，也是不得了啊！

少婦靜默了一下，忽然格格狂笑起來道：「緣訂前生，奴家該得什麼，結果還是一樣。」

少婦狂笑聲中，司徒烈耳中忽然傳入一陣低促語聲：「少俠，你服下行功散這麼久，功力仍未恢復？」

司徒烈心頭大震，暗忖，什麼？我服的百花行功散？不是毒藥？那麼，噢，噢，一定是的，海棠少女原來在捨命救我！

迅忖着，一催眞氣，運行如意，竟連先天太極神功最後一段功夫也藉百花行功散無意完成，心下不由又喜又急又懊惱自己的糊塗。

他暗忖道：玉面閻羅走出不遠，一定還追得及的！

念如電轉，也來不及出聲應答，倏而張目，同時自床上一躍而起，海棠少女一聲喜呼，粉頰上却是驀飛紅霞，司徒烈低頭一看，原來自己忘了還是一絲不掛，才待拉被掩身，陡聞一聲嬌叱：「好賤婢！」

叱聲發自少婦，勢隨聲發，猛欺身，一掌向海棠少女劈至，司徒烈脚下無法着力，又因事出倉卒，欲待發出一元指搶救，已經慢了一步，一聲哀啼，血染海棠紅，海棠少女張口噴出一口鮮血，業已撲地栽倒——。

司徒烈暴叱一聲，手指處，立有一縷無形勁氣，朝牡丹少婦眉心電射而出。

妬恨如狂的牡丹少婦未虞有此，警覺抬頭之下，不由得驚容滿面，欲待閃避，已是不及，嬌軀晃得一晃，便自應指倒地。

狂風歇，暴雨收，海棠室中又一度平靜下來。

司徒烈茫然地望望自己的雙手，望望袒裼裸裎，玉體橫陳的牡丹少婦，再望望血濺紅飛，玉殞香消的海棠少女，心頭泛湧着一陣陣說不出的滋味，他怔了好半晌，這才搖了搖頭，輕輕一嘆，跳身下床。

他在套間內找着自己的衣服和寶劍，匆匆穿好，走出套間，先將那襲白衣丟在牡丹少婦身上，然後曲指一彈，解開牡丹少婦的心經穴。

牡丹少婦輕唉一聲，悠悠醒轉。

她緩緩地睜開眼皮，偏臉朝司徒烈幽幽地瞥了一眼，什麼也沒有說，默默地伸手拉過那襲白衣，默默穿上。

司徒烈爲防意外，容得牡丹少婦掠着雲鬢立起身來，出手如電，分別又在牡丹少婦左右雙肩上，迅速地輕輕一點，牡丹少婦毫無抗拒之意，指風至處，牡丹少婦的雙臂，立卽廢然下垂。

司徒烈站在牡丹少婦背後，沉聲說道：「知道麼？這就是那本先天太極秘册中的武功，叫做一元

指。你是聰明人，我相信你一定知道底下應該怎麼做！」

牡丹少婦回頭又投出了幽幽的一瞥，旋卽神色黯然地轉過臉，姍姍無力地走向室角地洞入口。

司徒烈戒備着跟在身後。不消片刻，地道走完，到達另一間更爲華麗的臥室。

一路行來，四下環境像夢幻似的不斷變換，雖令司徒烈暗感新奇，但因刻下仍舊身處險地，是以他絲毫不敢將心神分散。

而牡丹少婦則步伐慵懶，神態似甚消極。

她一直不以爲意地向前漫步走着，既不左右矚顧，也始終沒有開口說過一句話，到達第二間臥室之後，毫不停留地又向室外走去。

穿過無數道自動啓閉的門戶，最後來至一所大廳。

大廳中這時空無一人，司徒烈正自暗感納罕之際，牡丹少婦業已欵步走向大廳中央，右脚輕輕跺了三下，廳外立卽飄然閃入兩名身披紅綠二色披風的妙齡少女。

身披紅色披風的少女，雙肩各繡桃花一朶，綠色披風的少女，雙肩上則繡的是兩朶水仙。

兩女揷臂之下，目光中雖充滿了訝異，但却沒有誰人開口。牡丹少婦朝兩女看了一眼，無力地問道：「杏花呢？」

兩女面面相覷，同時搖了一下頭，牡丹少婦修眉微蹙，本待要說什麼，却忽然輕聲一嘆，垂頭向身後低聲問道：「少俠有甚吩咐，請說吧！」

司徒烈退出半步，先佔好有利位置，然後沉聲說道：「要一副筆墨紙硯，同時將青城女俠請到這裏來！」

牡丹少婦抬起臉，朝身前桃花少女跟水仙花少女點點頭，兩女互望一眼，立卽折腰微微一福，默然退去。

片刻之後，水仙少女先將文房四寶取至。

緊接着，一陣鶯聲燕語，廳角那道密門中，像爆散了一串烟火似地，在桃花少女率領之下，一下子湧出了二十餘名，身披各種不同顏色的披風，人人均具幾分姿色，並各於雙肩上繡有一支花朶的少女。

衆少女簇擁着輭椅，朝大廳中央走了過來。

司徒烈目光至處，祇見輭椅上躺着的正是已撕去怪老人化裝，回復了本來面目，一身天藍勁裝的青城迷娘上官倩！

這時的青城迷娘，玉靨泛霞，昏昏如睡，她那柄長劍，竟還放在身旁。

衆少女來至近前，大概都已看出情勢有異，因此一個個都面露驚愕之色，櫻唇半啓，噤若寒蟬！

牡丹少婦待衆少女放下輭椅，分班站定之後，舉目左右一掃，微微仰臉，又向身後無力地漫聲問道：「少俠，現在呢？」

司徒烈且不答腔，他先朝水仙少女比了一下手勢，令水仙少女磨好墨，端至他身前放下，復令水仙少女退回原位，然後側身抄起紙筆，一邊揮毫疾書，一邊以眼角監視着面前的牡丹少婦的動靜，同時，口中說道：「一元指的威力，我想壇主一定很清楚——」

牡丹少婦淡淡接口道：「相當清楚。」

司徒烈戒備地又道：「換句話說，本俠不希望有人冒昧嘗試！」

牡丹少婦漫聲道：「這些話可以不說。」

司徒烈沉聲接口道：「那就勞神立卽解醒上官女俠！」

牡丹少婦眼角一掃桃花少女，乏力地道：「桃花，聽到沒有？去娘房中，將放在左邊套那座藥櫥頂格內的那瓶一白一黃的解藥拿來呀！」

桃花少女聽完，不禁微微一怔。

就在這時候，牡丹少婦雙眸微滾，驀地射出一道嚴厲無比的眼光，桃花少女身軀一顫，不由得打了個寒噤，慌忙折腰應道：「是的，娘——」

口中應着，一福而退。牡丹少婦與桃花少女眼色交換，祇是一刹那間之事，司徒烈因爲站在牡丹少婦身後，全部注意力又都集中在牡丹少婦一人身後，再加上手中正在寫着字，是以，一點也沒有發覺。

桃花少女去牡丹少婦的臥室，必須要從司徒烈身邊經過，司徒烈見桃花少女向他走來，立卽側身讓開一步，他的目光一直不肯離開牡丹少婦，以他聽覺之敏，他相信桃花少女在他背後十步之內，是無法施展任何暗襲的！

片刻之後，桃花少女將兩瓶解藥取至，而這時，司徒烈要寫的東西也已寫好，他匆匆摔去手中半毫，又匆匆地摺好紙片，然後急步繞至衆女之前，站在牡丹少婦的左側，意在監視桃花少女用藥。

他這番舉動，牡丹少婦視如未見，僅虛弱地吩咐着道：「先用白的，後用黃的，丫頭，別弄錯了呀！」

司徒烈不由得點點頭，暗忖：唔，這還像話，上天有好生之德，妳們既能迷途知返，等會兒我放妳們一條生路就是。

桃花少女低頭應了一聲，從另一少女手上接過水碗，先打開一隻白色瓷瓶，傾出一小撮白色粉末，抖在青城迷娘口中，以水送下，緊接着，又打開那隻黃瓷瓶子傾出一撮黃色粉末，抖在迷娘口中。

說來眞是靈驗，兩種藥粉服下不到盞茶光景，迷娘便輕輕一啊，自輭椅上翻身坐起！

司徒烈喜不自勝地喊道：「上官大姊，我在這裏。」

迷娘正揉着眼睛，被他一喊，幾乎嚇了一跳。

司徒烈忙又喊道：「這一邊，大姊！」

迷娘循聲回頭，又怔了一下，這才驚喜地低呼一聲，順手抄起身邊長劍，皓腕微揚，一式嫦娥奔月，輕靈無比地飄落到司徒烈身邊。

她輕輕一扯司徒烈衣袖，迫不及待地問道：「快說，弟弟，這是怎麼回事？」

司徒烈手臂一抖，擺脫迷娘之手，口中應道：「別忙，大姊，等會兒慢慢告訴妳！」

口中說着，雙目却始終未曾一刻離開過牡丹少婦。他見牡丹少婦神色如常，僅朝這一邊瞥了一眼，便卽仰起了臉，這才點點頭，接着接道：「這裏是百花敎，牡丹分壇，先前我們都着了道兒。」

迷娘忽然驚噫一聲，促聲低低地道：「百花敎？那麼我們——？」

司徒烈雙頰一熱，仍自目不轉睛地望着前面，口中道：「我們都很好。」

迷娘想了一下，又道：「但我記得——」

話說半句，粉面泛霞，倏而住口。司徒烈也被這半句話勾起了連串的記憶，心頭微微一蕩，同時又怒，又恨，又羞慚。

他掙扎了一下，囁嚅地道：「是的，大姊，自那時候開始。」

迷娘顫抖地道：「以後呢？」

司徒烈忙接說道：「以後我們大概被迷倒了，再以後我們便被帶到這裏，雖然如此，但據我所知，我們都……都沒有吃虧，尤其是大姊你。」

迷娘惑然地道：「那麼你——？」

司徒烈忙道：「我也很好。」

迷娘不解地又道：「那你剛才怎地那樣說？」

司徒烈乾咳了一下，含混地道：「大姊一直在昏迷之中，我醒得較早。」

迷娘忙道：「誰救你的？」

司徒烈忍不住輕嘆道：「那人已經死了！」

迷娘哦了一聲，司徒烈不想她再問下去，忙將手中紙片遞過，一面說道：「經過的事情很多，一時無法細說，大姊且拿這個先離開這裏，上面已記有大概的情形，另外附有施大哥的住址。」

迷娘失聲道：「你不一起走？」

司徒烈痛苦地搖搖頭道：「不，大姊，你一個人先走吧！」

迷娘黛眉緊蹙道：「還留在這裏做什麼？」

司徒烈低聲恨恨地道：「我丟了東西。」

迷娘忙道：「什麼東西？」

司徒烈道：「先天太極式秘本。」

迷娘失聲道：「什麼？跟『魚龍十八變』，『觀心大法』，同爲『一元經』三節本之一的『先天太極式』？」

司徒烈點點頭，咬牙道：「是的！」

迷娘忙又問道：「誰拿去了？」

司徒烈恨恨地道：「七星第二煞！」

迷娘詫聲道：「玉面閻羅？」

司徒烈恨聲道：「他現在是百花敎少主！」

迷娘眉頭皺了一下，目光掠過牡丹少婦，玉容忽然微微一白，但她僅咬了咬牙，並沒有說什麼，司徒烈不敢側顧，自然無法看到，他沒聽到迷娘開口，因此又催道：「大姊，你快走吧，它是瘋和尙贈送給我的，我必須追索回來。」

迷娘玉容又是一白，似在忍着一種痛苦，低聲道：「留下你一人怎對付得了？」

司徒烈目光平視，傲然微笑道：「先天太極神功我已練成！」

迷娘輕輕一哦，玉容再度一白，同時低聲道：「好的，弟弟，大姊明白你的苦心，就先走一步，弟弟保重。」

說完，便擬移步離去，司徒烈忽又道：「且慢，大姊，我叫她們派人領路！」

就在這個時候，那位一直仰臉凝視不語的牡丹少婦，忽然偏臉朝這邊淡淡一笑，同時欵步走了過來。

司徒烈見了微閃半步，蓄勢喝道：「止步，不許靠近上官女俠！」

牡丹少婦脚下微微一頓，睨視而笑道：「是因爲她太尊貴？還是爲了我太卑賤？」

司徒烈沉聲道：「都可以！」

牡丹少婦不但不生氣，反而點點頭，嫣然笑道：「哦，是這樣的嗎？那麼妾身眞够榮幸的了！」

司徒烈聽了正自茫然不解，詎知牡丹少婦話一說完，竟漫不經意地又移動脚步向這邊走了過來，司徒烈怒喝道：「聽到沒有？止步！」

牡丹少婦脚下未停，口中笑說道：「少俠已點了妾身左右肩井，忘了麼？」

話說之間，已至迷娘面前，但見她向迷娘微笑說道：「上官女俠，您很令奴羨慕。不過，奴得說清楚點，奴羨慕於您的，並不是這位少俠口中所說的那份尊貴。是的，您很尊貴，那是事實，但它並不足引起奴對您的羨慕，因爲羨慕別人的尊貴，並無補於自己的卑賤，女俠，您說是不是？」

微微一頓，緊接着又道：「而且，更大的原因

是奴也自以爲曾經尊貴過！」

司徒烈目光一掠迷娘，突然失聲道：「大姊，你，你——？」

牡丹少婦偏臉薄嗔道：「等奴說完好不好？」跟着轉過臉去又朝迷娘笑道：「奴是女人，女俠也是女人，雖然我們之間仍有很大的區別，但奴總希望您能比這位少俠更能了解奴一些，因此，奴想向女俠請敎一件事：奴姓白，小字牡丹，今年虛渡二十八，沒有愛過一個男人，也沒有受任何男人愛過，祗爲奴自信並不欠缺做爲一個高貴女人的任何條件，而竟落得今天這種下場，其原因何在？是不是奴的錯？假如錯在奴身，究竟錯於那一點？當然，在您回答以前，您一定會先追究奴的身世，關於這個，奴很抱歉，我們的時間恐怕不太够，看樣子，我們只好到另外一個地方去慢慢詳談了！」

司徒烈忙又喝道：「你想帶上官女俠去什麼地方？」

牡丹少婦回眸一笑，凄楚地道：「什麼地方麼？地府！」

司徒烈心頭一震，陡喝道：「你敢！」

牡丹少婦睨視而笑道：「爲什麼不敢？」

司徒烈喝道：「要去你先去好了！」

右手食指一駢，又點了牡丹少婦中庭穴，牡丹少婦上身一顫，張口吐出一口鮮血，身後衆少女大嘩。牡丹少婦却回頭叱道：「肅靜！」

衆少女卽鴉雀無聲，一個個黯然低頭，牡丹少婦呼喝太急，不由得又吐出第二口鮮血。這時的迷娘，面如白紙，白中泛青，身軀搖搖欲墜，牡丹少婦噘回口中餘血，定了一下神，又向司徒烈笑着道：「誰先去都一樣——」

勉力提高聲音，接着又笑道：「剛才那兩種藥，白色的叫清涼散，可解迷香；黃色的叫百花黃，劇毒無比，服用一撮，一個時辰內發作，二個時辰內喪命，除了本門解藥，回天無力，奴自知難逃一死，所以奴說，這是奴的榮幸，因爲奴可以跟這位女俠死在一起。」

司徒烈又氣又急，咬牙道：「先殺了你，不愁找不到解藥！」

牡丹少婦蒼白的臉上泛出笑意道：「奴並不像少俠想像中的那樣糊塗。」

司徒烈氣得發抖道：「你我之間的恩怨，跟這位上官女俠又有什麼關係？」

牡丹少婦瞑目，咀角微披道：「你不懂，奴說過了！」

司徒烈戟指喝道：「你說，你說！」

牡丹少婦臉色蒼白，乜斜着微微笑道：「好，就讓你多懂一點東西吧！奴之所以這樣做，原因都在奴太羨慕她，由羨生嫉，由嫉生恨，都屬人之常情，尤其是我們心胸較狹的女人，這就跟海棠那丫頭致死的原因一樣，少俠，現在懂了麼？」

司徒烈未及答言，忽聞身側撲托一聲，偏臉一看，原來是迷娘猝然栽倒。

這時的迷娘，雙目緊閉，氣息微弱，玉容一片青紫，司徒烈情急之下，單指一送，又將牡丹少婦中庭穴下的鳩尾重穴點上，牡丹少婦一聲悶哼，應指而倒，同時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她側臉瞥了司徒烈一眼，又望望身邊倒臥着的迷娘，嘴唇漾出一絲滿足的笑意，輕輕噓出一口氣，乏力地闔上眼皮。

司徒烈咬牙搓手，額汗如豆。

他惶急無主地徘徊，張望，大廳雖廣，却是一片沉寂，廿餘少女，包括桃花水仙二女在內，一個個垂手無言。

他今待向諸女逼取解藥，但憶及牡丹少婦之言，知道牡丹少婦工於心計，衆女對此事必然無能爲力，縱將衆女全部殺光，也無濟於事。想來想去，認爲祗有一條路好走，要救迷娘，仍得從牡丹少婦身上着手！

他這樣想定，立刻走至牡丹少婦身邊，曲指分彈牡丹少婦氣海湧泉二穴，牡丹少婦血脈一暢，緩緩轉臉向上，無力地道：「怎麼？事情至此，還沒算完？」

司徒烈咬牙沉聲道：「回我一句話！」

牡丹少婦微微一笑道：「十句也可以。」

司徒烈接口喝道：「你到底想不想活？」

牡丹少婦雙目微闔，漫聲道：「少俠知道，這不是一個『想不想』的問題。」

司徒烈立卽用手一指迷娘，沉聲道：「我再問你，上官女俠還有救沒有？」

牡丹少婦啓目望了迷娘一眼道：「半個時辰之內，不致——」

司徒烈不待說完，立卽接口道：「好，現在我告訴你，救活這位女俠，你也可以不死！」

詎知牡丹少婦聽了，竟搖搖頭道：「謝謝少俠美意。」

司徒烈怒不可遏，厲聲道：「你當眞預備同歸於盡麼？」

牡丹少婦好整以暇地又搖了搖頭道：「螻蟻尙且貪生，何況乎人？」

司徒烈又怒又恨地大聲叱喝道：「那你究待怎樣？」

牡丹少婦闔目悠悠地道：「既得隴，復望蜀，人之欲望，永無窮盡，早一個時候，少俠如提出此

一條件，奴身一定一口答應，但現在情形似乎有點不同了。」

說至此處，忽然住口。

司徒烈強忍怒火，厲聲喝道：「爲甚麼？說下去！」

牡丹少婦目光移向別處道：「再說下去非常簡單，那就是奴家並不僅以能活下來爲滿足！」

司徒烈沉聲問道：「另外有何條件？」

牡丹少婦容顏煥發起來，張目道：「條件之苛刻，乃意料中事，少俠是否要多多考慮一下？」

司徒烈大聲道：「祗要你言而有信，不用欺騙手段，本俠死而無怨！」

牡丹少婦連忙點頭道：「這個放心，等會兒你就知道了！」

司徒烈不耐煩地道：「時間無多，請妳做得乾脆一點！」

牡丹少婦本待開口，目光偶掠身前昏迷着的迷娘，雙眸中閃過一層微帶黯然的嫉妒之色，忽然一偏臉，仿着司徒烈在海棠室中命令她的語氣，改口漫聲道：「大丈夫能屈能伸，少俠也是聰明人，底下怎麼做，何用他人吩咐？」

一着錯，滿盤輸，事已至此，還有什麼可說？司徒烈知道，除了拚着玉石俱焚，接着來的磨難是受定了，他想：祗要迷娘安然無恙脫險，其他的事聽它來吧！

他不敢再跟她鬥氣耗時，當下咬咬牙，一聲不響地出指一點牡丹少婦丹田，牡丹少婦眞氣一通，立卽爬身坐起，司徒烈又走至牡丹少婦身後，亮掌遙按牡丹少婦靈台，爲她送入一股先天太極眞氣，不消片刻，牡丹少婦已自地上一躍而起！

司徒烈退後一步，注視着牡丹少婦如何處理，但見牡丹少婦整理了一下衣角散髮朝他嫣然一笑，先自桃花少女手上取過那隻盛有百花毒藥的瓶子，傾出一小撮藥末，托在掌心，送至司徒烈面前，笑着道：「份量很少，在三個時辰之內，少俠照樣可以爲所欲爲！」

司徒烈微微一怔，但旋卽伸頸一吸而盡，牡丹少婦又遞給他一杯清水，舉動之間，情柔意馴，就像說部中時常描寫的「衣不解帶，勤伺湯藥，無微不至——」完全一樣。

接着，牡丹少婦把藥瓶還給桃花少女，同時芳容一沉道：「桃花，叫山茶出列，取三倍藥量令她服下。」

桃花少女遲疑了一下，道：「娘，這是什麼意思？」

牡丹少婦沉聲道：「爲了取信於這位少俠！」

桃花少女又道：「何須三倍？」

牡丹少婦微怒道：「發毒不快，青城女俠在時間上如何等得？」

桃花少女目光一掃，右排衆女中立有一名身披橙色披風，雙肩繡有兩朵山茶花的少女，怯生生地走了出來。

桃花少女托着一大撮黃色藥末，上前柔聲道：「別怕，茶花妹妹，娘不過要藉此證明一下藥力而已。」

山茶少女粉臉微白，勉強點點頭，同時張口由桃花少女倒入藥粉，並喝了兩口清水，大廳上又開始靜了下來。

由於份量下得重，僅片刻光景，那名山茶少女便已撲地捧腹哀啼，桃花少女急急地回頭向牡丹少婦請求道：「够了，娘，用解藥吧！」

牡丹少婦平靜地搖了搖頭。

桃花少女大驚失色，牡丹少婦仰臉漫聲道：「爲了使這位少俠相信百花黃可以致人於死，爲娘的雖然心裏很難過，但也祗好對不起山茶丫頭了。」

諸女愕然，一個個眼眶紅了起來，桃花少女低頭拭着眼角，默然無語。司徒烈見狀忍不住大聲喊道：「救活她，我已相信——」

說未說完，地上那名山茶少女手足舞動，一聲厲呼，已自氣絕，司徒烈朝地下瞥了一眼，抬臉旣怒且恨地道：「哼，你，你好狠！」

牡丹少婦回頭淡淡一笑道：「是嗎？那你見識太少了，這世上比奴更狠的人可多着哩！」

口中說着，臉色一整，回過頭去又道：「迎春出列，也服三倍量！」

左列衆女中，立有一名少女花容黯淡地應聲而出，嬌軀不住地顫抖，狀至堪憐，司徒烈大跨一步，沉聲喝道：「你少作點孽好不好？」

牡丹少婦回頭不悅地道：「還有再要她死的理由麼？眞多事！」說完回頭叱道：「用藥！」

司徒烈暗忖：先前是爲了證明毒藥的威力，這次自然是爲了證明解藥的效力，是的，她實在沒有再犧牲一名花女的必要了！

他這樣一想，也就不再開口。

那名身披淺紫披風，肩繡迎春花朵的少女，在聽了牡丹少婦的話後，似乎寬心了不少，這時已將一撮百花黃閉目吸入口中。

片刻之後，迎春少女也仆地哀啼起來。

司徒烈跟其餘少女的心情一樣緊張，這次，桃花少女僅回頭朝牡丹少婦望了一望，目中充滿乞求之色，却是不敢開腔。

不知自什麼時候開始，此刻牡丹少婦手上已多了一顆赤紅如火的藥丸，祗見她以兩指夾着，遙遙

舉向司徒烈，同時微笑着道：「它叫回春丸，請少俠認明顏色，形狀，以及顆粒的大小！」

司徒烈雙目一亮，心中湧起一股衝動，牡丹少婦瞥了他一眼，格格一笑，接下去又道：「別動歪念頭，假如你想搶的話，看吧！」

拿着藥丸的手往唇邊一湊，笑接道：「我就立卽吞下去。」

笑得一笑，又道：「就算你能搶到手，你也無法從奴身上找出第二顆，現在三個人服下了百花黃，你想救那一個呢？」

司徒烈怒道：「胡說！」

牡丹少婦手掌往前一送，格格笑道：「好好，算我胡說，現在送給你，你要不要？」

司徒烈目光一掠地上的迷娘，牡丹少婦又笑道：「也別動那個念頭，半顆無效！」

司徒烈見迎春少女臉色大變，哀啼愈烈，忽然忖道：我眞胡塗，再拖下去，地上這名花女不又要送掉一命麼？

於是連忙抬臉喝道：「少廢話，趕快救人！」

牡丹少婦目光一瞥地上的迎春少女，喃喃道：「迎春丫頭受這趟苦，眞還値得呢。」

口中這樣說，人已快步走至迎春少女身邊，俯身將藥丸投入迎春少女口中，說怪也眞怪，藥方入口，哀呼立止，轉瞬之間，迎春少女已自地上爬起，朝牡丹少婦磕了一個頭，顫巍巍地，含淚退回行列。

諸少女發出一陣低聲歡呼，司徒烈也輕輕噓出一口大氣。

他憂心忡忡地抬起頭，目光觸處，不由得又是一怔，同時，不勝懊悔地暗暗跺足道：上當了，上當了！

你道是怎麼回事？

嘿，原來此刻牡丹少婦的手上，竟又捏了一顆紅藥丸，與先前的一粒完全一樣。但見她笑吟吟地望着他道：「現在是眞正的最後一顆！」

司徒烈咬咬牙，暗忖：不論眞假，這次我也要試試了！

他心念方動，牡丹少婦急速地拉開衣帶，嬌軀一扭，脫下她身上那襲僅有的白衣，露出一身白玉胴體，足尖一勾，手抄衣角，微微一揮，一襲白衣便像一朵白雲似的，冉冉飄至司徒烈面前落下。

司徒烈大感意外，牡丹少婦光着身子，手一指，毫不爲意地笑道：「左邊有個小口袋，兩顆回春丸原來就裝在那裏面，現在請你檢查，看看裏面還有第三顆沒有？」

司徒烈面赤如火，幾個少女已忍不住低頭吃吃而笑。

司徒烈恨罵一聲不要臉，單腿一彈，將白衣踢回牡丹少婦身邊，牡丹少婦慢慢取過穿回身上，然後緩步走至迷娘面前，將藥丸投入迷娘口中，不消片刻，迷娘也就再度睜開眼來。

迷娘掙扎着立起身子，虛弱而茫然地問道：「弟弟，這又是怎麼一回事？剛才我有點不適，怕使你不安，便運氣忍耐，那知道愈忍愈難受，忽然一下跌倒，難道大姊第一次中毒太久，尙未完全恢復麼？」

司徒烈嘴唇動了一下，囁嚅地道：「大槪是這個原因，咳，蒙這位牡丹壇主又加贈了一份解藥，你現在已經完全好了，此地別無他事，大姊，快走吧！」

他知道迷娘性子很烈，說明了又免不了一場麻煩。

而且他腹內也於這時隱隱起了變化，知道毒性已經開始發作，再延下去，被她瞧出破綻，事情就多了，因此，話一說完，不容迷娘再開口，忙以目光一掃牡丹少婦，牡丹少婦立卽向身後一女招手道：「榴花送客！」

司徒烈也加了一句道：「大姊好走，我們五月五，岳陽見。」

在榴花少女帶領下，往廳外甬道中走去，迷娘頻頻回顧，司徒烈咬牙別轉了面，再回頭時，迷娘背影業已消失不見。

沒有多久，那名領路的榴花少女便已回轉，司徒烈仔細察看了一下榴花少女的神色，斷定迷娘確已安然脫險，這才寬下心來。

心神一寬，復感胸腹絞痛，任其自然還好，一運氣抗禦，立卽更加難受。

這時，在榴花少女歸列之後，牡丹少婦忽然朝司徒烈緩步走來，在司徒烈身前五步左右站定，仰面微笑道：「奴想先解除少俠出手能力，少俠反對否？」

司徒烈兩眼望天，不發一語，他知道他現在仍有力量殺光大廳中所有的人，但是，那樣做了，除了增加一些可憐的寃魂之外，還有甚麼好處呢？

至於這位牡丹少婦，他想，他可以先殺了她，不過，他雖有這種想法，却始終下不了手，殺了牡丹少婦，就無異斷絕了自己的全部生機，現在的問題不是貪生或怕死，他從事實上得到經驗，凡事鹵莽不得，愈在險境中，愈要鎭定。

譬如說：剛才迷娘在服了白黃二色藥末而甦醒之後，她如認爲已無任何顧慮，而對牡丹少婦下手快意的話，豈不就送了迷娘一命？

心中想着，雙肩突然一麻，兩臂知覺已失。

他知道，這是一報還一報，牡丹少婦業已點中了他的左右肩井，他僅朝牡丹少婦淡淡地瞥了一眼中，仍然挺立着，一動不動。

正思忖間，又雙膝一軟，坐到地上，心忖：好，又點了雙膝跨虎！

他坐着，抬頭看時，牡丹少婦口道一聲：「現在，完全安全了——」旋卽前俯後仰地格格大笑起來。

司徒烈張目怒叱道：「何事可笑？」

牡丹少婦止笑望着他道：「想知道原因麼？看吧！」

口中說着，上前兩步，伸手一探白衣左邊那個口袋，翻轉來，拉開一排捺鈕，探指而入，慢慢地從袋內摸出一樣東西，緩緩送到司徒烈眼前。

司徒烈一看之下，完全呆住了，牡丹少婦身後，衆少女也不禁一致發出一聲低噫，你道怎麼着？

嘿嘿，又是一顆赤紅如火的藥丸！

同一地方，第三顆回春丸！

司徒烈雙目噴火，他恨，恨自己！恨自己太愚蠢！

牡丹少婦輕輕搓動着那顆赤紅如火的回春丸，喃喃地道：「記得誰說過，這就叫做『險中弄險顯才能』——」

不知怎的，她一面說着，神色忽然黯淡起來，茫然地向司徒烈低聲問道：「我冒這種大險，胆從何來，你知道嗎？」

司徒烈恨叱道：「不知道！」

牡丹少婦幽幽一嘆道：「你當然不知道，你當然不知道。」

司徒烈又叱道：「同時也不想知道。」

牡丹少婦凝眸搖搖頭道：「這點很抱歉，你愈不想知道，奴却非要讓你知道不可。」

司徒烈手足無法動彈，唯有毅然將面一偏，以無言表示抵抗。

可是，下巴忽覺一陣滑暖，一隻柔軟的素手又將他面孔硬扳了過來，目光掃處，一雙幽怨的眼神正望着他。

他恨恨啐了一口，牡丹少婦渾以未覺地嘆道：「我無法令你愛我，也無法令你疼我惜我，最後，我只有一個希望了，我要你佩服我——」幽幽一嘆，接着又道：「退而求其次，無非想令你留點印象罷了。」

話說完，又是幽幽一嘆，同時將那顆回春丸塞在司徒烈口中，左手勢順勢在司徒烈喉結穴上一拂，司徒烈不由自主地讓藥丸滑入腹中。

一道暖流，沿百脈流走，片刻之間，週身痛苦盡失！

「怎麼樣？」她低聲又道：「不論印象好壞，今後你還能忘得了我嗎？」

司徒烈正不知如何回答，廳外，那座小型假山背後，突有一個嘶啞的聲音，大聲代爲笑答道：「忘不了，忘不了，他忘得了，我也忘不了！」

語畢大笑，笑着又道：「過癮，過癮——」聲音嘶啞，酸澀刺耳，笑聲中，但覺廳前藍影一閃，已經現出一人！

衆人移眼望去，但見此人約莫六旬出頭，身穿一套新藍布襖，腰束闊板帶，眼角下垂，眉亂如草，刀樑齊下端的兩側，有着兩道深深的八字形肉溝，驀地看去，就像在笑，待看淸了，那種笑容實在比哭還要難看。

司徒烈第一個脫口低聲呼叫道：「啊啊，一招勾魂！」

是的，一點不錯，來的正是那武林傳言「三奇三老，一叟一無常」中的「笑無常，一招勾魂，閻士」！

這時，笑無常正托着他那支兒臂粗細的旱烟筒，目光電掃，不住地點頭微笑，形狀之醜，令人胆寒。

牡丹少婦先是一怔，繼之雙頰又是一紅，當下無可奈何地站起身來，向前走了幾步，微福嬌聲道：「原來是閻老前輩，有失迎迓了！」

一招勾魂皮笑肉不笑地點點頭，啞聲道：「壇主好說，老夫已經來了好一會兒了！」

一聽這話，牡丹少婦雙頰更加紅了起來，方待再說甚麼時，一招勾魂業已大刺刺地搖擺着走入廳中，以手中烟筒一指司徒烈，怪聲笑道：「原來你是跟青城那女娃在搗老夫的鬼？好好，今天老夫有事，這筆賬我們以後慢慢算，總叫你們知道老夫的厲害！」說至此處，一偏頭，驀向牡丹少婦問道：「七星堡那個叛徒呢？」

牡丹少婦怔了怔，道：「閣老前輩是指本教總壇的那位蕭少主麼？」

一招勾魂嘿嘿一笑，道：「甚麼都好，老夫要人！」

牡丹少婦有點爲難地道：「老前輩早來一步就好了。」

一招勾魂怪眼一翻，嘿嘿笑道：「他進來時，老夫就來了，要多早？」

牡丹少婦驚哦道：「老前輩沒再出去過？」

一招勾魂冷冷地唔了一聲。

牡丹少婦蹙眉喃喃地道：「那就怪了？」

一招勾魂詫異地道：「難道那小子已經走了不成？」

牡丹少婦一指司徒烈，苦笑道：「老前輩不相信可以問問這位少俠！」

一招勾魂果然偏面問道：「小子，怎說？」

司徒烈仰面閉目，沒有開口。

一招勾魂嘿嘿一笑，啞聲道：「嘿，這小子骨頭硬得很呢！」

其實，司徒烈並不是不肯開口，他是正在想：那座假山就在甬道之旁，任何人進出甬道均必須自假山左側經過，除非玉面閻羅仍在這座分壇之內，否則以一招勾魂的一身成就，玉面閻羅出去時，又怎能逃過他的耳目呢？而玉面閻羅既已取得先天太極式，遠走高飛尚恐不及，那還有戀戀不去之理？所以說，這問題他自己還沒想透，你教他開口說甚麼？

廳中很靜，每個人都在用着心機，司徒烈皺眉想了一陣，智珠忽然一朗，暗道一聲：原來如此，驀地省悟過來。

心有所得，不禁微微一笑，同時緩緩睜開雙目，一招勾魂眼光銳利，立即瞧出端倪，乾咳一聲，忙又問道：「如何？小子。」

司徒烈嘴唇動了一下，忽又住口。

他暗忖道：「玉面閻羅這一走，海角天涯，到處可去，以我一人之力，要想找着他，眞是談何容易？現在，我何不來個嫁禍東江，拖刀殺人之計，先抖出他的懷璧之罪，然後再說明他脫身的經過，讓一招勾魂立即追上去，即令追他不着，也可弄個人盡皆知，一方面叫玉面閻羅安身不得，一方面希望這消息能儘快傳到恩師遊龍老人，或者瘋和尚，白夫人，神機怪乞等人耳中，我縱有不測，不也安心得多麼？」

念如電轉，立即點頭微哂道：「是的，他已經出去了。」

一招勾魂接口問道：「你怎知道的？」

司徒烈答非所問，但很有力地道：「你可知道他已得到了一件無價之寶？」

一招勾魂怔了怔，問道：「甚麼無價之寶？」

司徒烈一字一字地，大聲答道：「先天太極秘笈！」

一招勾魂猛然一呆，喃喃地道：「先天太極圖？他從那兒得來的？」

司徒烈大聲道：「從我這裏。」

一招勾魂驀地張目道：「你又得自何處？」

司徒烈大聲道：「瘋大師！」緊接着，大聲又道：「這就是瘋大師不將當今一批邪魔外道放在眼中的原因，本俠早晚也有那麼一天，換句話說，誰得到它，立即就有資格不把別人看在眼裏！」

一字比一字引人，一句比一句誘惑，一招勾魂的面色，立即有點陰晴不定起來，他雙目如電地向司徒烈面上不斷掃射着，好似說：「哦？眞的嗎？不是在騙我嗎？」

司徒烈雙目一閤，長嘆道：「而現在，玉面閻羅那種無恥之徒居然也有幸輪到！」

一招勾魂嘿嘿一笑，道：「這樣，他可以死得更快。」

司徒烈見一招勾魂已爲自己說動了心，不禁暗暗欣喜，詎知一招勾魂口中雖然這樣說，身軀卻是一動未動，毫無去意。

司徒烈暗急，於是故意怨嘆道：「那賊徒要是遠走高飛了，實在是這位牡丹壇主大力成全。」

一招勾魂哦了一聲，忙道：「甚麼？他們合力謀算於你？」

司徒烈見一招勾魂始終沒有立即追趕出去的動向，心中更急，但表面卻不得不搖搖頭道：「如說合謀，似乎不恰當——」

一招勾魂追問最後一句時，同時掃了牡丹少婦一眼，牡丹少婦的面色，立即大變，及至司徒烈這麼一說，一招勾魂又哦了一聲，如墜五里霧中，而牡丹少婦望向司徒烈的雙眸中卻充滿感激之色。

一招勾魂不解地又問道：「那該怎麼說？」

司徒烈恨聲道：「先天太極式本來是落在這位壇主手裏，後來玉面閻羅到，她就拿它給他作爲交換條件——」

一招勾魂有點不明白，忙道：「她也得到了甚麼？」

牡丹少婦，粉面一紅。司徒烈也發覺自己未能將話說清楚，但急切間又無從解說。一招勾魂亂眉軒動不已，望望這個，再望望那個，突然有所會意地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有如母鴨，格格甲甲地，好不刺耳！

司徒烈聽了，非常厭煩，牡丹少婦的面色由緋紅而艷紅，果不啻芳林苑中盛開的牡丹，一招勾魂望着她，笑聲漸歛，一雙眼光，却慢慢地發起直來，牡丹少婦輕咳了一下，故意提高聲浪道：「蕭少主現在是本教的人，如有得罪閻老前輩的地方，敝教主——」

底下的話，當然不外乎「自會出頭處理」，或「當會向前輩賠罪」之類，但牡丹少婦僅說到這裏，便未再說下去，而且將「敝教主」三個字說得又長又響，好似有意在提醒一招勾魂一件事：別忘了此地是百花教的分壇！

一招勾魂那能聽不出來？但見他呆然被說得神情一動，雙目中那股貪婪之色立即消失不少，乾咳一聲，又瞥了牡丹少婦一眼，這才掉臉又向司徒烈

問道：「什麼先天太極，後天太極，是另外的問題，老夫現在要問你的，祗是你怎知道那小子已經離開此地？老夫一直守在假山背後，難道那小子會遁形隱迹不成？」

司徒烈臉一仰，微哂道：「求證不難，可以問問這裏的一位杏花姑娘！」

一招勾魂忙轉朝牡丹少婦問道：「這裏誰叫杏花？」

牡丹少婦猛噢一聲，立即揮手喝道：「大家出去分頭將杏花找來！」

衆少女齊聲一諾，鶯飛蝶舞，剎那之間，走了個乾乾淨淨。

現在，廳內祗剩下一招勾魂，牡丹少婦，以及司徒烈等三人，一招勾魂仍矜持着，但不消片刻，一雙色眼又止不住在牡丹少婦週身上下滑溜起來。

牡丹少婦秋波微閃，忽然無話找話地向司徒烈問道：「少俠，你突然叫找杏花是什麼意思？難道少俠以爲那位蕭少主串通杏花那丫頭，二人一齊逃走不成？」

司徒烈一怔，暗忖：對呀，這倒是個漏洞，我剛才的一番推斷可沒想及這一點呢！他這樣一想，忍不住連忙反問道：「這座地下室，出去的通路有幾條？」

牡丹少婦道：「兩條！」

一招勾魂跟司徒烈幾乎是同時失聲道：「什麼？兩條？」

牡丹少婦却搖搖頭道：「那不相干，兩條雖是兩條，但另外一條祗有敝教主跟奴家兩人知道，而且內中險伏重重，別說再無第三者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是走不出去的。」

一招勾魂點點頭，司徒烈噓出一口氣道：「這麼說，我先前的想法就不會錯了。」

牡丹少婦問道：「你是怎麼想的呢？」

司徒烈未及回答，廳前紅影一閃，桃花少女飛身奔入，身形未定，業已氣急敗壞地喘息着喊道：「報告……娘……杏花死了……」

驚噫聲中，牡丹少婦沉聲問道：「死在什麼地方？」

桃花少女喘息着道：「值更班房中。」

牡丹少婦緊接着又問道：「看出怎麼死法的沒有？」

桃花少女稍爲定了一下神道：「好像喪於一種掌力。」

司徒烈忽然冷冷接口道：「是的，一種掌力，一種不成氣候的『陰陽兩儀罡氣』！」

一招勾魂失聲道：「陰陽兩儀罡氣？」

牡丹少婦杏眼圓睜，也道：「那麼是七星堡那個叛徒下的手了？」

司徒烈仰臉道：「應該不會錯！」

衆少女一個個悄然入廳，臉色都很難看。

一招勾魂目光如電般地射在司徒烈臉上，好似在問，你小子怎能知道得這麼清楚而肯定的呢？

司徒烈裝做沒看見，漫聲又道：「如我猜得不錯，杏花姑娘身上還應該少去一件東西。」

桃花少女驀然叫道：「對，披風——」

牡丹少婦啊了一聲，一招勾魂已搶先開口問道：「那位杏花姑娘身裁如何？」

牡丹少婦道：「普通。」

一招勾魂猛一跺足道：「就是他了！」

司徒烈微笑不語。

牡丹少婦猶有不解地，忙問道：「老前輩怎麼說？」

一招勾魂怪眼亂翻，恨恨不已地道：「老夫因爲進得早，這裏的一切經過，大半都看在眼裏，那狗小子第一次往甬道中走出，老夫正待出手，狗小子不知爲了什麼忽又回頭——」牡丹少婦臉色微微一紅，一招勾魂接說道：「老夫不愁他會飛，所以又耐性地繼續守着，隔了兩盞熱茶光景，他從牡丹室中入而復出，神氣十足，春風滿面，老夫心想，哦，原來是這回事——」牡丹少婦臉色更紅，一招勾魂自顧自說下去道：「當時老夫又想，你們都是百花教中人，怎麼那樣快的呢——」牡丹少婦又羞又氣，臉紅如血，一招勾魂全不理會地接着說下去道：「老夫當時心頭有着一種說不出的滋味，已不僅止於恨——」一聲乾咳，又道：「老夫已等不及跟他出去，正想現身斃了他，詎知那小狗子仰天呆了一下，忽然向廳左廻廊中走去，老夫認定他跑不了，是以又忍耐了下來，沒有多久，廳中忽然低頭走出一名身披銀灰披風，身材修長的少女——」說至此處，恨哼一聲，就未再說下去。

牡丹少婦訕訕地問道：「老前輩竟沒想到就是他？」

一招勾魂點點頭，又哼了一聲，沒有開口，雙目却死盯在牡丹少婦臉上，不稍一瞬，牡丹少婦不安地強笑道：「以老前輩一身成就，如想找他，諒他也跑不了。」

一招勾魂目閃異光，忽然文不對題地啞聲問道：「剛才壇主沒被那狗小子欺侮吧？」

牡丹少婦玉容復赤，強制着一股不悅之色，冷冷一哼道：「他算什麼東西？白牡丹縱然卑賤，也不至卑賤到那種程度，閻老前輩侮辱人，未免太過份了！」

一招勾魂却仍寬慰地連連點頭道：「唔，那還

算好！」

一面點着頭，雙眼始終未離牡丹少婦那張嬌艷的面龐，眼光那股異様的光采已是由淡而濃，漸漸鮮明强烈起來。

牡丹少婦感到有點不對，這時頭一垂，低聲道：「那賊徒應該還沒有下去多遠，假如老前輩這就追上去，一定追得及！」

一招勾魂忽然搖搖頭，曖昧地甲甲笑道：「他跑不了的，遲早不爭這麼一點工夫。」

牡丹少婦微微一愕，好似已有了什麼預感，方待抬頭之際，說時遲，那時快，一招勾魂一聲怪笑，手中烟筒疾如閃電般往前一送——

牡丹少婦僅僅噫得半聲，嬌軀一晃，已被點上了中腰後志堂！

一招勾魂身法奇快，一招得手，身隨勢上，左臂往前一抄一帶，已將牡丹少婦攔腰抱起，輕輕巧巧地挾在脅下。

牡丹少婦拚提餘氣，厲呼道：「孩子們——」

衆少女被這突然發生的巨變嚇得一呆，直到牡丹少婦呼聲出口，一個個始柳眉倒豎，齊齊一聲嬌叱，羣向一招勾魂湧撲而上。

衆少女站立位置距離一招勾魂最近的，便要算那名水仙少女，這時，水仙少女皓腕一翻，驀地自袖中抽出一柄銀光閃閃的七首，一咬牙，出手一招「織女投梭」，連人帶兵刃，一聲不響地猛往一招勾魂背後刺去，一招勾魂渾似未覺，容得那柄鋒利無比的七首業已沾上衣邊，堪堪即將透衣而入，這才驟然旋身，右臂一揮，烟筒有如一條烏蟒，震開水仙少女的七首，沿肘順勢而下，在水仙少女肩上一按，水仙少女一聲哀嚎，一條右臂已自脫軀飛出二丈之外，血濺如雨，橫屍當場！

厥狀之慘，令人不忍卒覩，所有其他少女見了，包括桃花少女在內，一個個花容失色驚怖却步。

一招勾魂獰獰地嘿嘿笑道：「知道麼？女娃兒們，這就叫做『一招勾魂』！」

牡丹少婦又是一聲尖呼，旋即寂然，似乎覩狀暈絕，衆少女驚怖之色漸爲悲忿所代替，正擬再度拚命相撲，桃花少女忽然厲聲喝道：「不許動！都聽我的！」

衆女一愕，桃花少女轉身厲聲又道：「閤老前輩在當今武林中之地位，並不在我們教主之下，我們能伺候教主，爲什麼就不能伺候閤老前輩？」

一招勾魂不住大聲道：「識時務，不愧爲女中俊傑！」

桃花少女回身一福垂淚道：「以後的事，還望老前輩做主。」

一招勾魂甲甲一笑，傲然道：「一切都有老夫担着。」

桃花少女又福了福，轉過身道：「有閤老前輩做主，我們還愁什麼，一個個都給我退出去！」

諸女茫然，呆立未動，桃花少女也未再催，一招勾魂走近桃花少女，挿回烟筒，伸手在桃花少女臉頰摸了一下，不勝憐惜地道：「眞是可人兒，下一個一定先找你。」

桃花少女非常温順地低聲道：「賤卑桃花，先謝老前輩榮寵。」

一招勾魂受用地一哼，偶而顧及地上閤目端正，神色凛然，好似老僧入定般的司徒烈，哦了一聲，忙丟下桃花少女走到司徒烈身邊，用脚踢了司徒烈一下，司徒烈雙目暴睜，叱道：「幹什麼？滾出去！」剛才所發生一切，司徒烈幾乎全未在意，這段時期，他想得很多，他想：百花教設非以淫樂爲宗旨，一招勾魂縱然好色，也不致毫無顧忌，寧爲一時之慾而得罪整個百花教。所以說，種瓜得瓜，牡丹少婦今日之境遇，均係自取，一招勾魂淫毒如此，將來之下場，也可想見，天道好還，報應不爽，一切如此而已！

因爲他已將自己之生死置於度外，所以此刻的他反覺心平氣和起來，他知道，一招勾魂不會饒過他，與其受辱，不如早死，因此，他儘量加强聲色，以冀激怒於他，詎知，一招勾魄不但不怒，反而陰笑道：「別惹我，小子，老夫並無宰你小子的理由。」

司徒烈口雖不言，內心忖道：是呀，一個人狠毒也得有個限度，像我，跟他一直井水不犯河水，他憑什麼不容於我呢？

思忖不已，却又聽一招勾魂怪笑道：「不過老夫也想不出留你活着的理由。」

司徒烈心頭一震，但恐怖之感立即被一陣忿怒代替，他雙目一張，注定對方那張醜臉，大聲道：「要找理由麼？本俠可以代勞！」

一招勾魂一怔，頓感興趣地道：「妙，妙，你倒說來聽聽看！」

司徒烈冷冷一笑，沉聲一字一字地道：「我活得下來，你就活不了多久，這就是你這個老鬼不應該留我活下來的理由，知道沒有？」

一招勾魂甲甲笑道：「好狂——」笑聲一歇，怪聲怪氣地道：「知道了，知道了本來老夫可以一掌送你歸陰，現在却必須另想妙法，讓你死得痛苦些，好令你小子在臨死之前明白一件事：武林中那些人物可以得罪，而那些人物却萬萬得罪不得！」

說至此處，驀然偏臉向桃花少女問道：「『百花黃』還有沒有？」

桃花少女秋波一轉，毅然道：「還有，就是不大多了！」

一招勾魂道：「服下去可熬多久？」

桃花少女道：「大概四五個時辰。」

一招勾魂又道：「解藥呢？」

桃花少女搖搖頭道：「解藥却是沒有。」

一招勾魂點點頭：「好，取來給他服下！」

桃花少女依言命另一名花女取來一杯水，同時傾出黃瓶中僅有的一小撮黃色藥末，托在掌心，送向司徒烈，司徒烈本待拒服，却忽覺膝蓋上被什麼東西碰了一下，心中一動，立即毫不遲疑地引頸一吸而盡！桃花少女送上清水，他也喝了。

一招勾魂甲甲笑道：「好小子，居然視死如歸，老夫佩服，佩服之至！」

司徒烈本不想再說什麼，膝蓋上忽又被撞了一下，有所領悟，於是臉一仰，冷冷笑道：「老淫賊，你知道麼？你將連這種死法也望不到呢！」

一招勾魂甲甲大笑道：「五個時辰不短，老夫跟你可能還有一面之緣，現在暫時不陪啦！」

一面大笑着，人已搖搖擺擺地挾着牡丹少婦往牡丹室中走去，那一廂一招勾魂身形方在室門中消失，這一廂桃花少女玉容一寒，玉指連點，一氣解開司徒烈身上全部穴道。司徒烈正在運氣活血，桃花少女回手一招，廿餘名花女立即淚流滿面，悄無聲息地一字在他面前跟着桃花少女跪了下來。

司徒烈怔了一怔，但旋即點頭低聲道：「好，你們起來吧，我知道——」

衆女叩首而起，司徒烈加緊運氣運息，片刻之後，元神恢復，正待起身，忽見桃花少女含淚托着一顆藍色藥丸，顫聲道：「這是一顆『長青丹』，功效雖不及『回春丸』，但『回春丸』確已用盡，服了這個，足可拖延一月之中，還可一月之久，再想他法。」

司徒烈詫異地道：「我剛才服下的眞是『百花黃』？」

桃花少女垂淚低聲道：「婢子罪該萬死，但如不那樣做，也實無更好辦法，婢子用心之苦，少俠應該看得出來。」

司徒烈輕輕一嘆，取過藍色藥丸服下，正待衝向牡丹室，桃花少女却忽又拉住他的衣角，低聲道：「那老魔功力驚人，少俠最好見好就收，能趕跑他也就好了。」

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有時變化得莫明其妙，就像此刻的司徒烈一樣，他，以及迷娘三番兩次地，幾乎被牡丹少婦弄得身敗名裂，而現在他服下百花教的毒藥，不但無法洩忿，反而要捨命去救助那個一再陷害於他之人，你說可笑不可笑？

可笑，眞是太可笑了！

司徒烈搖搖頭，深深一嘆，不再多想，猛提一口眞氣，一式龍巡四海，身形似箭，疾射而起。

他拋開身後一片驚嘆，落身在牡丹室前。

這時的他，如瘋如狂，管它什麼暗門密戶，將先天太極眞氣凝聚雙臂，擋着他的，就是一掌。

砰，砰，砰，連串暴響，碎木橫飛，一路打入就像在撕毀一層層爛紙，眨眼間已達內室門外。

一招勾魂半裸上身，含怒掀簾而出，一見是他，失聲道：「什麼，會是你——？」

司徒烈厲喝道：「是的，萬惡淫爲首，淫報最快！」

口中喝着，右手一揮，五縷勁氣，夾着一陣銳嘯，分射一招魂駭天突，璇璣，華蓋，鳩尾，中庭五大要穴！

一招勾魂駭然道：「一元指——」

口中說着，臉色遽變，倒身一滾，右臂揮出一道氣浪，藉一頓之勢，順手抄起那支旱烟筒，同時又打出一掌。

這一掌，力道之猛，可謂僅見，司徒烈雙掌齊亮，也只堪堪抵住。

一招勾魂的確不愧爲武林一代巨奸，對形勢之把握，實非司徒烈可望項背，他一見司徒烈攻勢受挫，毫不怠慢，右手連揮，旱烟筒有如巨浪滾滾，司徒烈立被迫得連連後退，還手不得。

經過一陣進退迎拒，兩下站立位置已變，一招勾魂這時背外面內，司徒烈經驗雖差，但先天太極功究屬不凡，加以年青氣盛，活力充沛，才退得四五步，業已無名火起，狂吼一聲，雙掌猛推，一下發出全部眞力，一招勾魂硬接之下，身軀竟被震得歪了一歪，他亂眉抖動，眼露兇光，好似要下煞手，但在猶疑了一下之後，却忽然抽身向外縱去，司徒烈從未打過這種硬仗，豪興大發，生死早置度外，當下一聲長嘯，如天馬行雲，騰身便追。

來至廳中，一招勾魂並未離去，一招勾魂見他出來，雙目火赤，忽然摔去手中那支烟筒，沉吼一聲，上身頓矮，雙掌湧起一股狂飈，朝司徒烈當胸湧到，同時厲聲喝道：「你小子今天不死，就可從此揚名！」

司徒烈豪壯地大笑道：「宰了你並不稀奇！」藉長笑而激動八脈眞氣也以雙掌正面迎去，四掌相接，一聲巨響，二人各退三步，一招勾魂怔了怔，司徒烈大笑道：「哈哈，這叫一招勾魂麼？」

一招勾魂目眥皆裂，司徒烈接着又笑道：「一招不能勾魂，第二招就得送命！」聲發勢出，雙掌一亮，原式不變，立即向一招

勾魂當胸推去，一招勾魂臉色一青，忽然一聲不響地掠身往外就跑！

桃花少女遙遙喊道：「快追，少俠，老賊受傷了！」

桃花少女喊完，一招勾魂也已自消失不見。

她未見司徒烈有所行動，甚至連回答也沒有聽到，不禁有點奇怪，回頭一看，呆住了！

此刻的司徒烈，雙掌仍然向外推舉着，目光平視，口角含笑，好像傲然地面對着一個人！

桃花少女輕咦一聲，走近看時，才發覺司徒烈面色非常難看，知道他也已受了重傷，正想伸手去扶，司徒烈驀地轉身作勢喝道：「認得麼？這就是先天太極神功！」

這時，牡丹少婦正秀髮散披，玉容黯淡地緩步走了出來，桃花少女朝司徒烈瞥了一眼，突然撲入牡丹少婦懷中，哭喊道：「娘啊，這位少俠傷得太重哪！」

司徒烈踉蹌地走近一步，眼神渙散茫地然問道：「誰傷得很重？」

桃花少女泣道：「是老賊傷得很重，但，少俠，你也受傷啦！」

司徒烈吼道：「老賊人呢？」

桃花少女泣道：「早跑哪。」

司徒烈忙道：「被我趕走的麼？」

他沒有聽到回答，却聽到一片啜泣之聲。

「什麼？」他喃喃地說道：「我，我也受傷了麼？」噢，噢，他迷迷糊糊地想：我大概也受傷了，但我很好啊，我不過有點發昏想吐罷了，唔，一定是因爲很累，那就休息休息吧。

他躺下了，躺在四條玉臂之上。

他也吐了，吐的是一灘鮮血，血被一陣淚雨向四面冲流，在他脚下形成一座千瓣蓮蓬——

司徒烈於噴出大口鮮血之後，雙目一閉，立卽昏迷過去。

環立四週的衆少女，頭一低，一個個淚如斷線，桃花少女忽然想起什麼似地一聲低呼，慌忙抬頭顫聲道：「娘，這怎辦？」

牡丹少婦注目搖頭黯然低聲道：「不要緊，孩子，他功力深厚，這點內傷想來還沒多大關係。」

桃花少女異常着急地道：「不，娘，桃花不是指這個。」

牡丹少婦杏眼微睜，輕哦道：「那麼你是指什麼呢？」

桃花少女低頭垂淚道：「當娘氣昏之後，老淫賊因被這位少俠頂闖得恨入骨髓，而又不願讓這位少俠死得太乾脆，忽然問起桃花還有沒有『百花黃』，桃花一看剩下來的『百花黃』業已爲量甚微，便取出交給了他。」

牡丹少婦忙問道：「結果呢？」

桃花少女顫聲道：「桃花暗示這位少俠服下去了。」

牡丹不由得怒得發喘地道：「餘量雖微，但娘記得至少尙有一份的三分之一左右，你這丫頭好糊塗，難道你不知道娘已沒有了解藥麼？」

桃花少女囁嚅地道：「桃花知道。」

牡丹少婦更怒道：「那麼你爲什麼還不把它潑掉？」

桃花少女仰起臉，淚痕滿面地泣訴道：「娘，別誤會桃花是貪生怕死，除了這樣做，這位少俠便難逃一死，要是這位少俠死了，我們這些沒用的丫頭，又有誰能相救於你啊？」

牡丹少婦聽了，嗒然無語。

默默移目朝臉白如紙，業已人事不省，但於唇角却仍噙着一抹傲然笑意的司徒烈注視了片刻，忽然輕輕一嘆，緩緩自司徒烈背下騰出右手，自懷中取出一隻小巧錦盒，桃花少女目光至處，不禁低聲驚疑地道：「什麼？『百花長春丹』？」

牡丹少婦點點頭，神色微微一黯，偏臉向身側一名身披淡黃披風的少女，虛弱無力地吩咐道：「金花，你去取點水來。」

桃花少女嘴唇噏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不一會，那名金花少女取來一碗清水，牡丹少婦遞出錦盒，金花少女接過打開，一陣清香飄過，盒中立卽現出十來顆相思豆般的紅色藥丸，金花少女有點遲疑，牡丹少婦無力地說道：「做一次，孩子。」

桃花少女低聲問道：「娘說年服一顆，能使人青春長駐的就是它麼？」

牡丹少婦點點頭道：「是的，孩子。」

桃花少女低聲又道：「用完了娘還可以再向敎主討取嗎？」

牡丹少婦輕輕一哼，仰起臉道：「除非來世再爲女兒身！」

桃花少女不安地道：「那麼娘以後呢？」

牡丹少婦仰臉漫聲道：「以後？以後怎麼樣？以前又曾怎麼樣？」

桃花少女黯然地低聲又道：「娘，它也能解毒嗎？」

牡丹少婦搖搖頭微嘆道：「服下這十顆『百花長春丹』，將可延緩毒性發作一個月，『百花黃』的解藥祇有『回春丸』一種。」

桃花少女想了一下，又道：「桃花剛才已給他服過一顆『長青丹』，有用沒有用？」（未完）

BiC
MARQUE DEPOSEE
Made in France

法國碧牌原子筆
全球銷量日逾四百萬枝，其波珠以最新之炭鎢合金製成，經久耐用，不漏墨，不溜脫，不玷污，出類拔萃，與衆不同。

BIC ORANGE FINE BILLE CARBURE

透明桿粗嘴　黃桿幼嘴

各大書局及文具行均有出售

總代理：飛達有限公司
香港怡和大厦十二樓　電話：229171-2

黃飛鴻的大名——
每個人都耳熟能詳。
黃飛鴻的電影——
前後拍了八十多部！
黃飛鴻的故事——
請問閣下知道多少？
如果你知得並不多
請看——

馬雲新著：黃飛鴻傳奇故事

全書分上下兩冊
經已出版！

大鬧丁家莊
黃飛鴻傳奇故事
馬雲

全書306頁・定價港幣三元六角

黃飛鴻的徒弟是——林世榮
林世榮的門生是——朱愚齋
朱愚齋的弟子是——馬　雲
本書就是根據朱愚齋師傳口述
並由名小說家馬雲執筆寫成的
眞人眞事與別不同
眞正的黃飛鴻故事



全書273頁・定價港幣三元二角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四五六一二一（四線）